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剑底扬尘

(中)

 **eBOOK**
网络资源 学校装备

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行疫使者一听方大郎服了魔笛飞仙的赤心丹，吃了一惊，忘了向魔笛飞仙讨解药，急急追出，其他的事皆置脑后了。

魔笛飞仙见重要的人都走了，也感无趣，带了红绡与志超越窗而出，失意而去。

店家报了官，官兵已到了院门外，强弓弩硬弩刀枪耀目，奋勇向内抢。

赣州三狼与那些贼伙们，匆匆溜之大吉，从后园撤至辉山，尽兴而来败兴而去。

丁家四老少与十名老少仆妇，他们是以良民百姓身份落店的，不用逃避。贼人已走，他们假称有贼抢劫，皆从后面闻风逃掉了，并未伤人，只损失一些财物而已，贼人是什么来路，他们诿称一无所知。

白凤也是从辉山走的，但走的是山东麓，青天白日抱着一个大男人，怎能往有人的地方走？方大郎早被魔音所扰，与及致金笛与魔音相加所发的内劲爆发相抵，所以又并未伤重，到了山坡便恢复正常，急叫道：“白姑娘，放下我。”

白凤穿林而走，林中怪石多。她闻声止步，羞红着脸，像一朵怒放的石榴花，又羞喜兴奋地问：“方大哥，你……你不要紧么？没受伤吧？”

他挣扎下地，苦笑道：“利害！魔音加上强劲力道所震撼，令我头脑昏眩，气血欲散，可怕极了。”

“两魔全力一击，确是威力奇人……”

“只怪我大意，事先不知，事先不知魔女突下杀手，来不及运功相抗，几乎送掉小命。”

白姑娘，谢谢你及时出现相救，不然……”

“方大哥，我不依。”她痴痴地说；娇态十分动人。

“你……”

“你救了我，而且是冒死救我，我只是带你出困而已，听你说得难听，方大哥，你是不是也希望我诚意正心再向你谢救命的大恩大德呢？”

“呵呵！你真会说话。今后你我的恩惠收支两抵，一笔勾消，可好？且让我歇息片刻以恢复元气，魔女不会追来了。”

他在一座石上坐下，头下林荫蔽日，满山蝉鸣，不见人迹。山下的景物被树影所障，只能看到城东的东山。

白凤偎在他身旁坐下，满怀幽怨地说：“你……你说的一笔勾消四个字，说得多轻松啊！男孩子的心肠硬，像我们女儿家一丝小事也会牵肠挂肚的。”

美人在侧相偎而坐，芳泽微闻，而这位姑娘，又是他在河下一见倾心的人，而且两人曾经历过一段不平凡的患难，彼此之间心有共鸣，虽则彼此仍属陌生，但在情感上，说他们是一对相交甚厚的老朋友谁曰不宜？

他只觉心弦一动，轻轻地挽过她的纤手，轻抚她柔若无骨的温润掌背，柔声道：“不是男孩子心肠硬，而是男孩子在人生的路途上，凶险重重，必需全力以赴，不得不硬起心肠以应付逆境与危难。你是一位可爱的姑娘，你的人生是美好的。姑娘，交浅言深，我有几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方大哥，我在听。”她低声说，浑身起了轻微的痉挛，想将手抽回，却又无力移动。

手上传来的神奇感觉，令她有瘫痪的念头。

她感到心跳加速，有点晕眩，浑身热烘烘地，颊上有灼热的感觉。方大郎的手上一种神奇的魔力，有一种令她无可抗拒也不想抗拒的吸力和亲和感，电一般传遍全身，一阵奇妙的感觉震撼着她，肌肉起了难以言宣的震颤，令她觉得天地已不存在，只有她和方大郎，身外物视若未见，听而不闻。

她微抬螭首，偷偷地向他注视。

糟！方大郎恰好转首，微笑着向她凝视，她接触到对方那双情意绵绵的火热眼神。

她几乎要窒息了，抬起另一手娇羞万状的以袖障住脸面，心头像有千百头小鹿在乱撞。

方大郎自感失态，轻轻放掉她的手，低声道：“女孩子不宜走江湖，江湖鬼域，荆棘重重，我关心你比关心我自己还要多。”

白凤感到心潮一阵汹涌，情不自禁地偎向他。

方大郎神意飞驰，突然将她紧紧地抱入怀中。

她“嗯”了一声，整个人崩溃了，意乱情迷地回抱着对方，不知人间何世。

久久，方大郎在她耳畔低柔地说：“小凤，人间仍是可爱的。我不认识你，你也不知道我，人与人之间，能彼此信任，彼此相爱，不是很好么？不是很好么？”

他眼中流下了两行清泪，声调变了。

白凤一惊，抬起娇羞万状的粉颊，看到他颊上的泪痕，蓦地笑容僵住了，怔怔地问：

“大哥，你……你流泪了？为什么？”

他扭头叹息一声，佯然地说：“没什么，一时感触而已。”

“大哥，你……你有太多的心事，是为我么？我……我……”

“与你无关，不可胡思乱想。”

她捧住他的双颊，情意绵绵地勇敢地说：“大哥，如果你真关心我，爱护我，把你的心事告诉我吧，我愿为你分忧。以我俩两颗真诚相爱的心，足以抗拒天下的妖魔鬼怪。”

他突然忘形地亲吻她她的粉颊，神色肃穆地说：“小凤，你定下神听我诉说心声。”

“大郎，我在听。”她闭上醉人的眸子深情地说。

“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见钟情的女孩子。”

“啊！大郎，我……我……”

“但我有事在身，目下不能因儿女柔情而耽误正事。”他谈上正题。

“我能替你分担痛苦与忍受折磨。”

“不！男子汉第一件事，是令妻子生活在安全，温饱，无惧的安乐环境中，这是他应该花一生心力去奋斗去争取责无旁贷的事。”

“大郎……”

“而目前我却不能获得这些奉献给你……”

“大郎，请你不要……”

“请听我说完，我被人诬陷，天涯亡命，有家归不得，目前，不可能找

到事实的真像，真像大白之时，便是我释去心灵重负之期。那时，我会请人向令尊令堂求婚。今天，我只能请你将住处告诉我。只要我留得命在，非你不娶，天日共鉴我的真诚与爱心。”

“大郎……”

“如果我一年之内断了音讯，你……”

“大郎，大郎，我不要听。”她垂泪尖叫，紧紧地掩住他的嘴唇，饮泣道：“舟中共患难，身心已属君。你如有三长两短，我不独活。大郎，听见没有？我不独活。”

方大郎爱怜地替她拭泪，颤声道：“小风，不要哭，我的心碎了，我会珍惜自己，我不会让心爱的人悲伤。”

“是啊，大郎，请让我也分担你的痛苦……”

“不行。”他坚决地说，亲了她一吻又道：“你赶快回家，告诉我你的住处，好么？”

白凤拭泪抬头，幽幽地说：“我家住浙江绍兴府曹娥江畔高桥村，家父鼎新公，在高桥村无人不晓，一问便着。”

“哦！绍兴府姓白的似不多见呢。”

她噗嗤一笑，说：“我不姓白嘛，我爱穿白……”

“哎呀！我真傻，你……”

“我姓龙，小名玉雯，年方二八……”

“姓龙？”

她不曾发觉方大郎的脸色已变，往下说：“家父是地方士绅，武林人必感陌生，但家兄却是名震天下的英雄豪杰，江湖败类闻名丧胆，他将偕师父四明怪客从湘西赶来，听说永州九疑山将群魔乱舞，要前来看看他们是否安份……噢！你……”

方大郎如受雷击，紧抱着她的手已松脱了，额上冒汗，嘴唇紧咬，颊肉在抽搐，手在痉挛，脸上苍白，大眼流露出可怕的表情。

龙玉雯大惊，以为他的内伤发作了，急声问：“大郎，你怎么了？”

他脑门一震，定下神说：“没……没什么，你……你说什么？”

玉雯吁出一口长气，苦笑：“你……你的神情吓坏我了。家兄即将前来，你有何困难，他会全力助你……”

“令兄叫……叫……”

“他叫龙飞，云龙双奇之一。”

方大郎像被人踩住尾巴的猫，将她一推，倏然站起，几乎将她推倒在地。

她踉跄站稳，骇然叫：“大郎，你……你……”

他如见鬼魅地向后退，向后退。

“大郎，你……”

他突然扭头狂奔，势如电射星飞。

龙玉雯大骇，狂叫道：“大郎，大郎……”

她正待追上，林下的草丛中人影乍现，娇笑声震耳，赫然是魔笛飞仙。

她惨然失惊，伸手拔剑。

魔笛飞仙格格浪笑，说：“小妹妹，不可撒野自讨没趣，你们俩在此卿卿我我情话绵绵，只有我一人知道，你不用怕我，我是情关过来人，见怪不怪平常得紧。”

龙玉雯又急又羞，切齿道：“你……你可恶，你是何居心？你……”

“嘻嘻！我告诉你，那小伙子为何惊怖而逃，我是一番好意。”

“我不听，我……”

“你想听得紧。你不该姓龙，令兄的名头太响亮了，吓坏了他啦！”

“见鬼！你胡说。”

“最大的原因，你要不要听？”

“你……”

“叫我一声亲亲爱爱的姑奶奶，我就告诉你。”

玉雯怎能不听？但口中却不输气，哼了一声说：“啐！你不做梦。”

“好吧，你不听我就不说。”魔笛飞仙笑咪咪地说，转身便走。

“且慢！”玉雯扬声叫。

“是你叫我么？”魔笛飞仙扭头笑问，笑得暧昧。

“左丘前辈……”

“啐！谁要你叫我前辈，我还不服老呢？”

“这……”

“叫不叫？”

“好吧，亲亲爱爱的左丘姑奶奶，请你将最重要的原因说来听听好么？”

“嘻嘻：这才像话。二天前，他在潇湘镇南面唐、蔡两家共有的松林中，被两家的子弟打得晕头转向，他装傻不加还手，是个不肯争强斗胜的人。”

“这与家兄……”

“别打岔。正在下不了台，恰好天南双剑的党羽，咱们乾坤八魔之一的九阴丧门阳起凤，派江湖四凶前往掳劫唐、蔡两家的子女为人质。那小伙子在紧要关头不再装傻，一枚制钱击伤了欢喜佛百戒和尚，戏称自己是云龙双奇的妹婿，吓走了四凶。”

“什么？这……”

“他不知自己闯了大祸，目下天南双剑的爪牙们，皆知道双奇的妹婿替水西门六大栈出头，正在设法对付他呢。你一报名号，他心中有鬼，不吓跑才是怪事，他怎惹得起云龙双奇的妹妹？如果被你兄妹两人查出他在潇湘镇胡说八道的话，不活劈了他才怪。你说出真姓名，他做贼心虚，怎不吓了个胆裂魂飞狼狈而遁？”

龙玉雯心中一定，如释重负，转忧为喜道：“不要紧，这件事情可以解释，他……”

“他就要成为龙飞的真正妹婿了，是么？”

“不错。”她勇敢地说。

“不害臊。”

“我不给你说。”她娇羞万状地说。

“不说就不说，只怕你前途多难。”

“哼！你仍不死心？”

“我已宣告放弃他了，他又不是人间活宝，唉！少臭美。他已被你吓跑了，今后将望影而逃，你踏破铁鞋，也休想找得到他了，天下之大，你到何处去找他？不必枉费心机了。”

“误会可以解释，我相信他是真心爱我的。”

“嘻嘻！爱你是真心又能怎样？他这人更爱他自己的性命，他不会笨得因为爱你，而让你兄妹俩宰了他。”

“废话！我兄妹怎会宰他？”

“但他并不知道，是么？再见，小妹妹。”魔笛飞仙媚笑着走了。

“我必须找到他解释，告诉他我毫不怪他。”龙玉雯自语，下山而去。

方大郎直奔到山下，方定下心神，悚然自语道：“老天爷！造化弄人，怎么会这么巧？偏偏她就是龙飞的妹妹，岂不是要命么？”

他向客栈走，心乱如麻，不住地想：“龙飞师徒都要来，是不是为了我？龙姑娘是否受乃兄之托，先行前来探消息的？如果她知道了我的真名，会不会反脸拔剑杀我？唔！不对，她的情意都是假的，她该已知道我冒充双奇妹婿的事，故意戏弄我了。哼？这鬼女人装得真像，罢了！”

他想歪了，龙玉雯极少与江湖人接触，也不会与人交谈打听，怎么知道潇湘镇松林的事？

人在怨恨中，常会想歪了，一时偏激，便会走上极端，生出反抗的意识。他把心一横，忖道：“被这小女子所愚弄，委实不甘心。哼！”

回到客店，丁伦一家老少已经迁走了，只留下一名健仆等候着他，要他立即带了行囊、至城南六十里的雷石镇会合。

仆人告诉他，云龙双奇已从东安的白牙市动身前来府城，查访在白牙市做下十数桩血案的歹徒，可能已得线索，因此必须离开，以免涉嫌遭了池鱼之灾。

同时，府城风声鹤唳，不能再稽留，群龙已先后动身赴九疑山，留在府城无益，必须早走。

他心中明白，丁伦的主子神女峰无极丹士已经来了，已没有再在府城逗留的理由，不走何自待？

仆人交代毕，径自走了。他即收拾行囊，出城南下。他一面走一面想：“金眼雕与无极丹士硬拼一招，两败俱伤，不知是否仍有余力在九疑山称雄道霸？谁称雄霸道，皆与他无关，他只关心丁伦一家子，撒开大步向南赶。

南下道州的小径鸟道羊肠，傍山倚水迤逦西下，沿涂水秀山青，景色绮丽颇不寂寞。

雷石镇在潇湘旁，是这一段潇江的龙口，小流湍息触石声如雷鸣，所以叫听雷口，是一座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镇，属零陵县管辖，镇南的龙白滩，便是零陵与道州分界处。该地北至底城六十里，即非大市镇，亦非中途站，因此市面并不繁荣，但地当南北要道，因此颇为著名。

已经是申牌正未之交，天色不早了，今晚如不赶夜路，不可能赶到雷石镇。

他人地生疏，而南下道州的大道却小得可怜，只有三四尺宽，与一般的乡村小径并无不同。不同的是不时可以发现一般青石铺设路面，路面也因经常有人行走而鲜明易辨，但有些近村镇的岔路，路面相差有限，分辨不易。尤其是夜间，迷路平常得紧。总之，他决定立即动身是相当冒险的。

他唯一可凭藉的是，潇水入道洲向北流，道路在江左，即使走错，也不难分辨方向。

他知道，永州的群雄，皆已向道洲走了，至少府城中不再有逗留啦！

他忘了沙步衡，一个他乡萍水相逢的陌生客，忘了他救沙步衡的恩惠，不再记怀这段平常的友情。

但他未能忘怀龙玉雯这段令他懊丧的恋情，他在幻想，幻想那位白衣女郎并不姓龙、而是一个爱他，也被他所深爱的纯洁小姑娘。令他魂牵梦萦

的可爱知心挚友，今他愿付出一生心力以获取的爱侣。可是，幻想是会消失的，真实的前情往事，确是那么无情，那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撵之不走。

龙飞的名号，令他受到可怕的震撼，震散了他的恋情，震消了他的幻梦。

他埋头赶路，心情沉重寂寞，满怀忿怒，心事重重难道难排。

他遥望云天深处，不自觉地低叫：“来吧！你们都来吧，我是不会被你们吓到的，我等着你们。”

黄昏降临，他已走到州里，看不见路了，前面出现一座山岭，放眼望去，全是岭岩怪石，与一丛丛乱林荒草。岭石不远处，透出一星灯光闪烁不定，前行百十步，灯光便不见了。

路径穿过起伏的丘陵，林木森森，野草萋萋。好在路面光亮，尚可分辨不至迷途。

他一面走一面进食，喝着葫芦里带着的酒，吃着以荷叶盛包着的食物，边吃边赶。凉风吹来，暑气全消，四周苍凉死寂，不见有村镇田地，附近全是没有开垦的茂林荒野。

接近山口，豺狗的凄厉长啤与夜枭的厉号，令人闻之毛骨依然，甚至，听到令人心悸的虎啸声。

他紧紧包裹，挟起斑竹打狗棍，洒开大步向前迈进，毫无所惧。

松风怒号，松林刺刺作响，到了岭下了。大道绕过一座山坡，进了两山相峙的夹谷。

“咦！刚才灯光不是路旁的村落呢。”他想。

路径不难分辨，他不需打村庄问路。进入山口，兽吼隐隐，他想：

“丁伦一家不知是否已经先到前面去了？仆人只说在雷石镇会合，并未说丁家是否已经先行。如果他们先走，有老有小乘轿走路，只比我走半个时辰，那么。应该快被我赶上了。

唔！路上虎豹多，申牌以后不再有人敢走，他们大概并未启程，还落在后面歇宿，我却连夜向前赶，岂不太傻？”

星光朗朗，天空没有月色，无意中他扭头回望，突发现后面半里地路中有物移动。

“是人！”他驻足细看自语道。

是两个人影，脚甚快。敢走夜路的人，必定不是善男信女。同时，水州府龙蛇毕集，至九疑山的道路上高手络绎于途，为免麻烦，须避免与人打交道。

他向路侧的茂草中一伏，静候来人。

两黑影渐来渐近，皆穿有劲装，带来了包裹兵刀，脚下甚快，从他的潜身处急急奔过，显然并未发现他。其中一个人是个大和尚，一看便知。他心中冷笑，自语道：

“是欢喜佛和矮仙翁，这四凶分道扬镖了。”

他对四凶并无成见，在潇湘镇打了欢喜佛一枚制钱，惹上是非结下梁子，他并未在意。

“等他们先走，免得路上碰头，大家不愉快。”他想，干脆往草中一躺，歇歇脚再说。

一刻时辰之后，他已小睡一觉，背起包裹重新上路。

前面一峰当道，糟，路在此分道，左右两条路一般大小，般光亮，那一条是至道州的正路？

“且找找指路碑。”

他伸手搜索字迹，上面刻着：

“南至道洲一面廿里，西至曾家墟廿二里。北至永州三十里。”

他正待重行上道，后面突然火光乍现。

“又来了一个。”有人高叫。

他一惊旋身察看，有人举着一支以松明燃的札制的火把，火光熊熊，黑烟滚滚，经风一吹愈烧愈旺。举火把的是位以黑巾蒙面的人，黑劲装，背剑，身材高大。左方不远处，也站着一个人蒙面黑衣人。

他呵呵笑，说：

“老兄们，是拦路收买路钱么？在下只带十来两盘缠，要走的路远着呢，不能给你们。

不是在下太吝啬，而是在下太穷。”

“闭嘴！”举火把的蒙面人叫。

“老兄们，出外靠朋友，两位好朋友高抬贵手，方便方便。”

“你的嘴好滑。”

他向南下的路退走，前面火光一闪，又出现两支火把三个人，相同的打扮，相同的神情拦住去路。

他先向曾桥的路上退，只退了五六步，迎面火光又现，三名黑衣人从草中现身，拦住去路，中间那人拿着一具匣弩，喝道：

“站住！此路不通。”

他向山上退，喝声再起：

“九枝弩箭等住你，你敢走？站住！”

他站住了，沉静地说：

“诸位，有何见教？”

“是前往道州九疑山的人？”

“在下是过路的。”

“不许说谎。”

“搜搜看。”

一名蒙面人走近，喝道：

“手张开高举，规矩些。”

他依言张开手高举，蒙面人先搜他的腰部，再搜双手是否戴藏暗器的臂套，摘下他的包裹察看背部，再屈身摸他的小腿与靴口，十分老练。

他突然向下一伏，双手一合，便锁住了对方的咽喉向上提，大喝双：

“咱们好来好去，让路！不然在下先宰了这位仁兄，再拼死两个便有得赚了。”

持匣弩的人投鼠忌器，不敢发弩袭击。所有的人，做梦也没有料到负责搜身的同伴如此不济锁住喉管便完全失过了抵抗力。不由大惊，你看我我你看你，不知如何是好，僵住啦！

他改锁为挟，勒住蒙面人的喉部挟在身前，背起了包裹，徐徐向下的路上退，一面：

“借光，那三位仁兄拜托往北退，快退！”

“你走不掉的，阁下。”持火把的蒙面人叫。

“那是我的事，不劳你老兄担心，你们让不让路？快退！在不说第二遍了。”

三蒙面人只好退至北面，他远出三丈外，问道：

“你们在此掳了多少人？快招！”

被制住的蒙面人心胆俱裂，叫道：

“只……只捉了什余名。”

“为何要拦路掳人？”

“阻止到九疑山趁火打劫的江湖人。”

“刚才过去的和尚和矮老人怎样了？”

“已被擒住。”

“人呢？”

“送走了。”

“有一个叫丁伦的人，带了家小……”

“他们在半个时辰前被捉的。”

“就你们这几个人，便捉了他们十余口？”

“咱们的三位总管那时恰好在此。”

“人呢？”

“押走了。”

“在何处？”

“在下不……不知道。”

“你不说？”

“杀了我，我也不知道。咱们只知奉命行事，在这一带潜伏人押走另有专人负责……”

“滚！”他沉喝，将人向前一推，转身撒腿便跑。

后面赶的人象奔牛，他轻快得却象一阵风，奔出半里地，后面不再有人追来。

他将包裹藏好，往路侧一窜，往回走。

火把已熄，路侧有三名蒙面人在议论，一个说：

“人没捉住，定已走漏风声，怎办？”

“二总管不在，必须等他来定夺才是。”另一名蒙面人说。

“不行，咱们必须撤走，免误大事。”

“如果二总管降罪下来……”

“好吧，先藏好再说。”

不久，西面小径来了五名大汉。伏路的人迎出，将刚才的经过禀明，请示下一步的善后大计。

“撤走。”一名大汉断然地说。

众人往至曾家墟的方向急撤，埋头赶路，竟不知后面有人跟踪。

先前有灯光闪动的地方，是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庙后的树林中，搭了两座草棚，席地共躺了什余名神秘人物。庙前庙后戒备森严，并在附近设了伏桩。

后殿的神座供有山神，神龙蛛网尘封，神像的金身早已剥落得现出泥胎，不再是神了。

殿口把守着两名大汉，监视着廿余俘虏。

俘虏全都反绑了双手，双脚也用牛筋索捆得结结实实，象是捆猪，分

开各占一席地放倒，不许睡在一处。

松明毕剥作响，火光明亮。两大汉不住左右走动，手中拂动着一根皮鞭，俘虏如有异动不听警告，皮鞭便会无情地光临那位可怜的俘虏身上，一鞭一条痕，结结实实毫不询情。

什余名俘虏，丁伦一家四口侧身其中，还有四口随行的仆妇一并在内。

欢喜佛真象一头大肥猪，被梆得不住哼哼叫。

矮仙翁最可怜，大概他曾反抗过，因此绑的是四马攒蹄，那滋味真不好受，绑久了不松绑，恐将变成残废，难怪他龇牙裂嘴，额上青筋暴跳。

小欣姑娘脸色苍白，被丢在神案下，欲哭无泪，痛苦的呻吟，十分凄惨。

前殿供的不知是何神祇，神像已经半坍，神案已经不知去向，目前已被人加以清扫，设了数座草榻，横七竖八躺了五名中年大汉，一枝松明发出暗红的光芒。庙外有一名警哨，有一组又三个人组成的巡哨不住的在庙附近巡逻，活动范围并不广。

撤回的人先到庙后的树林中安顿，由为首的人进入庙中禀报。

跟踪的方大郎闪入草丛中，蛇引惊伏逐寸接近庙左，悄然越过一个伏桩，从庙左的警哨身侧不足两丈爬过，草木不惊，无声无息、如同一头灵猫。平安超越警哨，接近破庙反而安全了。

为首的大汉进入庙中，唤醒了一名中年人，将拦截失手的经过禀明，说是二总管不在，已奉徐爷之命，先行撤回，以免走漏风声。

中年人将对方臭骂了一顿，怒斥对方大意不中用，连一个人也没有搞住，岂有此理。最后吩咐他们早安顿，明早即撤离此地。

方大郎欺近了屋角，迫近左面的破窗。正在察看内外四周的形势，庙门大踏步进来两名大汉，高叫道：

“北路管事诸位弟兄，起来。”

五名中年人闻声惊起。一名额有青痣的人一跃而起，笑道：

“是二哥么？咦！怎么来得这么快”

二哥淡淡一笑，说：

“庄主亲自前来此路查视……”

“什么？你说庄主……”

“庄主还没到，要兄弟赶来传话。”

“哦！但不知庄主有何吩咐？”

“庄主下令撤回北路三拨弟兄，限令立即启程。”

“此地的事……”

“停止截击，让那些人进来。无极丹士、金眼雕皆在府城先后现身，下午府城会发现他们自相残杀，立脚不牢，即将南下了。如果此地不撤，你们决拦不住高手，反而打草惊蛇，万一你们落在他们手中，岂不前功尽弃？因此限期撤回，快，该准备动身了。”

“庄主果然有先见之明，今晚咱们便失了风……”

北路管事将拦截方大郎失手的事说了，当然并不知方大郎的身份。

二哥不多追问，笑道：

“走漏一两个人，正好让他们疑神疑鬼互相猜忌。一共捉了多少人？”

“共计七名男女，可惜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只有两个三流小辈略有名气。”

“谁？”

“江湖四凶的矮仙翁葛元，与欢喜佛百戒，两个江湖混子。”

“哦？他们是天南三剑的小爪牙。”

“这些人怎办？”

“带上，听候庄主发落。”

“砍掉他们岂不省事？”

“不行，也许庄主还用得着他们呢。”

“什七个人带走，委实不便……”

“兄弟带来了廿二位弟兄，他们可帮忙。”

不久，众人开始动身，五六十大汉，每两人伺候一个俘虏。俘虏只捆双手，矮仙翁的脚已恢复自由。一行人浩浩荡荡连夜进路，向前走。

方大郎见对方人多，而且戒备森严，不敢下手救人，找回包裹在后面跟踪。希望在路上能找到下手救人的机会，他并不太焦急。

当方大郎离开府城南下的同时，沙步衡匆匆返店，向店伙打听方大郎的消息，店伙告诉你，方大郎独自一人，背了行囊离店走了，未留下话，去向不明，已走了两刻左右啦！至于丁伦一家老小，是半个时辰前离店的，分为两拨去的，一拨是仆人与轿夫，一拨是丁伦一家四口与四名仆女，也是去向不明。

沙步衡立即前往水西门泰和栈，找到店主唐鸣远探听方大郎的消息。唐店主丝毫不知方大郎的下落，表示正为了此事焦急，已请来几位好友，希望将方大郎接来店中安顿，并向方大郎劝说，要将女儿唐绮玉嫁给方大郎为妻，这件事希望及早进行，却不知方大郎竟然不辞而别平空失踪，正不知如何是好呢。

沙步衡颇感焦躁，失望地离店而去。

同一期间，东安方面来了三位风尘仆仆的旅客。大踏步接近了府城。

府城西行的官道，在平政桥西一分为二。往西的是官道，是到广西全州的大路。另一条小径向西北伸展，通向东县。

距平政桥还有三里左右，三人登上一座小山坡，府城在望。

三位旅客人才出众，衣着华丽。为首的是一名仙风道骨颇有仙气的老道，年属古稀，依然神情气朗，不现老态。一双老眼明亮如朗星，焕发着似可看透对方肺腑的眼神。手持一柄拂扫尘，举步从容，神色肃穆，似乎八辈子都不曾笑过，严肃冷静道貌岸然。

另一人英俊魁梧，剑眉入鬓，虎目神光炯炯，有一股迫人的神情流露在外。穿一身水湖绿紧身衣裤，佩剑挂囊，背了一只小包裹。廿二三岁的青年人，外表流露着自负的神色在所难免。

最后那人是个撒余岁的虬须大汉，披发戴发箍，象一个头陀，壮得象头大牯牛。佩一把紫金厚背刀，背了一个大包裹。穿的是青绸襖，脚下是抓地虎快靴。打扮象个仆人，所穿的衣裤鞋皆是上品。

正向坡下走，坡下人影奔驰，五名青衣大汉佩了刀剑，正急急向上奔来。

领先的大汉獠头鼠目，五短身材，佩了一把单刀，健步如飞向上赶，汗湿衣胁显然曾经长途奔路。双方相距尚在四五丈外，大汉便大喝道：

“让路！听见没有？”

三位客人并不介意，老道首先让在道左。青年人与中年健仆也闪在一

旁，不以为逆。

合该有事，双方如果各走各路，便不会有冲突，旅客一方已经让步，已经够容忍了。岂知大汉突然止步，向同伴叫：

“等一等，问问他们那两个免崽子的消息行踪。”

老道一无表情，青年人仅淡淡一笑。

五大汉存心找麻烦，以为三位旅客可欺，先是此喝让路，接着是声势汹汹向旅客打听消息。

以老道为首的三位旅客修养到家，不以为逆，站在路旁淡然处之，静听下去。

獐头鼠目的大汉令同伴止步，正式打量三位旅客。老道神色肃穆庄严，年青人则傲然卓立，仆人木无表情，看不出有何异处，

大汉的目光，落在年青人的剑上，略一迟疑，最后仍然气汹汹地问：

“喂！刚才有两个小辈向北逃，你们看见没有？”

三个人不言不动，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大汉怒火上冲，踏进一步厉声问：

“呔！你们是聋子？”

三旅客仍然不加理睬，相对一笑，然后是青年人首先举步欲行。

大汉脸上无光，下不了台，不由恼羞成怒，伸出毛茸茸的大手，劈面拦住大家喝道：

“不许走！你……”

“你想怎样？”青年人接口问，脸色不悦。

青年人高大、健壮、英俊，沉下脸不怒而威。大汉真有点害怕，情不自禁退了两步，心中发虚。

“自讨没趣。”青年人冷冷地说。

大汉被这句话一激，脸上挂不住，恼羞成怒，凶性大发地怒吼。

“好小子，你胆敢向太爷发横撒野？太爷要活劈了你这小狗。”

另一名大汉一看不对，赶忙上前叫：

“大哥，不可鲁莽，咱们有事向他们请教，岂能如此对待他们？”

“让开，三弟，愚兄非要与他说明不可。”大汉不识好歹地怒叫，一步踏出向前迫近。

青年人冷哼一声，剑眉一轩，冷冷地道：

“不错，今天你阁下非说明不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为何平白无故骂在下是小狗？在下走遍了五湖三江，历遍四海九州，今天是第一次受人如此无礼对待，你态度之恶劣，已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了。幸亏是在下碰上了你，如果换了别人岂不更为不堪？想必你平时为人定然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了，如不教训你，总有一天你会闯下大祸，死无葬身之地。”

大汉一惊，但仍然强硬地叫：

“什么？你这厮好大的……”

“在下要教训你，免得你日后横死。”

“你……你好大的口气，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大汉气势汹汹地说，其实色厉内荏。

“在下不管你是谁，只向是非曲直。”

“你口气……你报上名字。”

青年人徐徐举步迫进，若无其事地说：“在下姓龙，名飞。”

五大汉惊得屏住了呼吸，不约而同向后退，脸色大变，如见鬼魅。

近五六年来，云龙双奇的名字，红透了三江五湖四海九洲，一双宝剑威震宇内，去暴除奸斩妖诛怪，黑道群豪闻名丧胆，老大云雷，出身于河南幽谷关披云小筑老主母崔婆婆乃是老一辈的剑术名字，名列宁内三剑，名号之响亮可想而知。

老二龙飞，是宇内三剑之首，号称天下第一剑客四明怪客公孙明的衣钵传人，为人嫉恶如仇，一身侠骨，出道六载，与云雷并肩行道江湖，行侠仗义侠名四播，足迹遍天下，所往处群魔远避妖邪遁形，声誉之隆，如日中天，谁都知道他们是一双铁铮铮的汉子，是黑道歹徒的克星，极获白道群雄的推崇。在江湖提起云龙双奇的名号，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云龙双奇不是圣人，自然也有缺点，那就是个性太刚强，极端主观，缺乏容人之量，有年青人的活力与任性，几近猖狂。他们以铁腕手段在江湖行道、坚强、刚毅、自信、豪迈，当然也自负。因此，少不了开罪了不少人，也获得不少朋友。他们那敢作那为不畏强权的作风，和只问是非不顾私情的行为，令白道中钓名沽誉的人深怀怨恨，令黑道凶泉恨之入骨，经常明暗中向他们袭击，明枪暗箭无所不用其极。

但向他寻仇报复的人，结果都一一断羽含恨以投。双奇的剑术自不必说，名师出高徒，宇内三剑的门人子弟，如果未练至通玄境界，岂敢在江湖丢人现眼辱没师门声誉？他的气功与拳掌，也是高人一等傲视武林，是武林中近百年来，最杰出的一支武林奇施。

两人前三年结伙并肩行道，以后声誉鹊起，寻仇报复的人渐来渐少，于是分道扬镳，在江湖行道飘忽如神龙，萍踪无定，神秘莫测，名号愈来愈响亮。但他们经常有约会，事先预定会面的时地，以交换见闻与及合办棘手的大事。

三月前清明前夕，两人约会在南京庐州府舒城县南的仙人峰，此外与会的还有一位武林前辈黄山逸士。没料到消息外泄，仇人毕集，黄山逸士失约不至，却来了一位自称游学书生的方士廷小后生，在仙人峰预先替云龙双奇挖墓坑，杀了六名掘墓人，摆下毒蒺藜阵，竖双奇的墓牌，要埋葬云飞双奇。岂知时辰未能控制好，双奇突至，攻败垂成，方士廷逃入仙人洞脱身远走高飞。

这就是三月前春秋山仙人峰血案的概略情形，也是云龙双奇遭袭的无数事件的一件。

双奇不肯罢手，云雷赴黄山访黄山逸士，龙飞得江湖朋友之助南下九江追凶，庐山一举袭溃收容方士廷的七星盟，喋血庐山威风六面。

方士廷得鄱阳水贼翻江鳌张玉山之助，逃出鄱阳沿赣江逃走，在丰城马鞍山被龙飞率群雄迫及，夜困绝崖，突围时失足跌毙，尸被猛虎所吞，了结了这场公案。

由于尸体被虎所吞食，龙飞不见尸心中生疑，独台至湖广追踪，二月来音讯全无，不得不放弃追寻，认为方士廷已经死了，没有追究的必要啦！

由于墓坑四周所布的五毒蒺藜，出于九岭毒魔之手，双奇认为方士廷必是九岭毒魔的门人，因此飞转而追九岭毒魔，听说老毒魔已到湘西去了，便走了一趟湘西，无功而罢。

在湘西，他发觉湘西八怪全部远离湘西，一时好奇，便往湘南急赶。巧的是路逢乃师四明怪客从广西云游而返，师徒两带了一位仆人结伴而行，

在安东白牙市看到了乃妹正在追缉在白牙市行凶劫杀掳走妇女的血案凶手，立即展开侦查，逗留三日，便急急赶来永州。

真巧，距府城只有三四里，便碰上这五位不讲理的仁兄，江湖成名人物，到底修养到家，一再忍让，最后终于受不了起而反抗，通了名字，可把五位仁兄吓了个胆裂魂飞，几乎大小便失禁，狼狈已极。

五大汉脸色死灰，如见鬼魅地向后退。狰头鼠目大汉凶焰尽消，更是吓骇万状。

龙飞哼了一声，叱道：

“站住！你们怎么不再耀武扬威了？”

狰头鼠目大汉魂飞天外，如中雷击般僵住了，脸色泛青，说不出话来了。

龙飞徐徐迫近，冷笑道：

“你们这群不干好事的狗爪子，那还将龙某放在眼下？居然与龙某……”

狰头鼠目大汉双膝一软，跪下了，恐惧地叫：

“龙……龙大侠，小……小的是身……身不由己，奉上命所……所差，不得不与龙爷……”

“什么？你们奉谁所差？说！”

“是……是这样的，敝长上已……已查出作晚的泉陵废墟救……救走六栈子女的人也……也是令妹婿所为……”

龙飞勃然大怒，一把揪住大汉的衣领向上提，厉声问：

“狗东西！你说在下妹婿救了什么人？”

“龙大侠饶命！”

“说！怎么回事？”

“敝长上已经查出了，今妹丈也就是方大郎，也就是自称方郎中的人。敝长上一怒之下，派人四出追寻。小的奉命在这一带踩探，刚才发现两个人向这一带急走，因此追来查问，没料到……”

龙飞愤怒地将大汉掷倒在丈外，正待将另四人放翻以便追查，四明怪客却摇手道：

“不可激动，找到你妹妹再说。”

龙飞怒气未息，恭身说：

“师父明鉴，这人出言无状……”

“我知道，此中定有隐情。把这人带走，找到你妹妹之后便知道其详了。事关你妹妹的名节，不可鲁莽。”

“徒儿遵命。”龙飞按下火便说道。

“好，带走。”

龙飞抓起大汉，一掌拍在大汉背心上，冷笑道：

“我已制了你的督脉，放乖些，生死要看你的造化，领路入城。”

大汉打一冷战，驯伏如羊连声应诺，丢下四名同伴，在前领路扑奔府城”

四名大汉惊软在地，眼睁睁目送他们去远，久久还不敢移动。

云龙双奇到达的消息，立即传出了。

龙飞在府城扑了个空，乃妹留下了到达的记号，并未标示落脚的地方。他们先在各处客栈查问，直到夜幕降临，依然音讯全无，一无所获，只好先落店再说。

他开始拷问大汉迫口供，大汉是双尾蝎的爪牙，将所知的事一一招了。

他被气惨了，几乎发疯，将大汉赶走，向乃师说：

“这个叫方郎中方大郎的狗东西，简直可恶万分，竟敢自称双奇的妹夫，把云大哥也牵连在内，徒儿不杀他，此恨难消。”

四明怪客却泰然地说：“一面之词，不可全信，目下必须找到你妹妹，她既然早来了，必定知道底细，问清了再说。”

“徒儿意欲先找到这个叫方大郎的人再说。”

“你可以进行，但切记不可意气用事，见到人三思而行，激愤将令你灵智不清至要至要。”

“徒儿将冷静处理，请师父放心。”

方大郎不在城中，盛怒的龙飞发疯似的穷找。

三更天的雷石镇灯火全无，犬吠声零落，江流水声如雷，一带的镇民习惯了这种澎湃的水声，倒不怕水声扰人清梦。

在后面跟踪的方大郎，已看清了对方的形势，深知这群劫路的人决不会在雷石镇逗留，愈往南走，对方必将愈聚愈多，下手不易了。

前面有村镇，妙极了，在镇中闹市，必定惊醒镇民，镇中的乡勇必定出面干涉，人们必定分出手应付，不敢公然下手杀掉二十七名俘虏，不然只要有一人落在乡勇手中，人命官司打定了。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贼人怎敢公然招惹官府打人命官司？

他脚下一紧，绕道先一步赶入镇中，先在外藏好包裹，然后偷入民宅，取来一只铁锅，伏在镇口的栅门旁候机。

不是冬防期间，栅口未派人看守。全镇只有两名更夫，栅门加了门，挡不住夜行人。

更鼓声从镇南传来，三更点了、

全镇只有一条街，几条小巷，街铺了青石板，街中心的广场，便是每逢一、四、七日的墟市所在地，搭建了四栋市场，平时空荡荡地鬼影俱无。

贼人到了栅口，一名贼人飞越栅顶，拔开了栅门，放人进入，由最后的闭上栅门。

脚步声杂乱，一群家犬疯狂的跟着吠叫。

刚到达墟市，后面的方大郎突现，敲着铁锅大叫道：“强盗！强盗！强盗攻入镇了，快抄家伙杀啊，杀！强盗进来了……”

犬吠声，人声、叫喊声、敲锅声，乱成一片。

贼人们一怔，有人叫：

“快走！出栅再说。”

镇南锣声大鸣，镇北也传来了警锣声。

开门声乍现，火光乍起。

为首的贼人吃了一惊，急叫道：“不能再走了，再走便引起误会啦，停下，不可妄自走动，本座与他们打交道，未得到招呼，不许伤人……”

可是，已来不及了，方大郎已凶猛地抢近后队，铁锅一抡，并向一名断后的大汉。

大汉不管三七二十一，拔刀自卫，一刀挥出叫：

“慢来，我们不是贼……”

“当”一声响，刀被锅挡开，方大郎以锅作盾，撒盾抢人，架开刀贴身就是一掌，将大汉击昏，抢过单刀，火杂地疯狂上扑。

一冲撞之下，三名断后的人皆被放倒，他势如疯虎，怒啸震天中，冲向押送俘虏的人丛。

镇民开始涌出家门，火把齐明，刀、枪、棍、耙、叉、猎弓、标枪……全部出笼。

“杀贼！上啊！”方大郎大叫，首先便砍倒了押解一名青衣人的两大汉。

人群大乱，呐喊声四起。

为首的人一看不对，大叫道：“乡亲们，我们不是贼是借路……”

“杀！”是乡民的怒吼声。

为首的人不可收拾，吼道：“上屋，出镇南会合。”

贼人纷纷上屋，全是些可高来高去的好汉。但有些轻功稍差，无法带俘虏上屋，二十七名俘虏，只被带走八九名，保命要紧，顾不了俘虏啦！

方大郎眼尖，已看到一名大汉扛着小欣，跃登街有的瓦面，向南飞跃而走。

他也上了瓦面，奋勇狂追。

黑夜中变生不测，有理也说不清。贼人也知道怒众难犯，混战起来双方皆将死伤惨重，因此不敢不走。脱身唯一之路是从屋面撤，村民决不敢上屋追。

前面是墟市，贼人必须下地，不然须绕过街侧，会绕远不少脚程。

贼人纷纷向下逃，方大郎跟踪跃下，下面恰好有名贼人，肩扛着丁伦正待起步。

他一掌劈在贼人的耳根旁，接过丁伦急急拖至一旁，割断双手的捆绳低声道：“快找地方躲，我去救其他的人。”

丁伦听出是他的口音，急着：“家母已被他们带走了……”

这位仁兄居然甚有孝心，首先想起了乃母，但方大郎已经追出，听不见他的话了。

方大郎追入第二座墟棚，斜刺里冲来一名青衣大汉，黑夜中敌我不分，向他叫：

“快来帮我，这贼和尚重得像一座山，我带不动，咱们轮流扛。”

不管他肯是不肯，将人向他顶去。

他一把将人接住，顶回说：“我也带不动，还给你。”

“砰”一声大震，欢喜佛跌落地面，哎一声狂叫。

大汉故意不接人，任由和尚坠后，拔刀说：“你不带，宰了他算了。”

方大郎不假思索地一刀背挥出，“噗”一声敲在大汉的右颈根，大汉仰面便倒，昏原了。他割断欢喜佛的捆绳。悻悻地说：“滚你的蛋！上次打了一制钱。这次救了你一命，咱们两不相亏，恩怨扯平，逃命去吧。”

声落，已追出第三座墟棚去了。

双喜佛躺在地上揉动发麻的双手，骇然自语道：“是云龙双奇的妹夫，他……他怎会救我？”

恰好有一名贼人奔掠而至，和尚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猛地伸脚一绞，立将贼人绊倒，恰好倒在和尚身旁，和尚用发麻的手狠狠地一掌横拍，“噗”一声重重地击在贼人的脑门，力道奇重，几乎将贼人的脑袋击碎。

贼人肩上的俘虏“哎”一声尖叫，被掷出丈外。

和尚一听是女人的声音，大喜欲狂，跃起将小欣扛上，也向南逃。

左右贼人如飞前窜，谁也不知左右的人是敌是友。

方大郎为了救丁伦，稍一耽误，便失去了小欣的所在，启开脚程向前追，却不知小欣反而落在后面，更不知小欣已被和尚救了。

贼人们逃出了村南棚门，立即集结。村镇只有一条路南下，一面是潇江，一面是稻田，出镇三四里开始有山岗，把住这条路，不怕有人追来。

方大郎不知对方的来路，但知道他们见人就捉，捉了丁家的人，也抢捉四凶，猜想不会是穷凶极恶的人。同时，这些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肯与镇民交手，可知必定不是太坏的人，所以他袭击时用刀背不用刀刃，击昏而不取命，手下留情。

最先奔至村南松林的人，拦住后到的人叫：

“列阵戒备，我回去与里正商量，不许俘虏脱逃，北路第二组的人，准备跟我走。”

众人左右一分，各占地利戒备。

方大郎又击倒了两名贼人，正随在后面急迫，听到叫声立即止步，向路旁一伏。如果奔近松林，他穿的衣着与贼人不同，必定被先到占地戒备准备捉俘的人所发现。同时猜想带了小欣的贼人可能仍在后面，因此想在路旁等候，希望能将小欣救出。

他离开玉雯，第一个想到的女人便是小欣。在所有的姑娘中，比较接近便是小欣。虽他对小欣另有所图，但他不得不承认对小欣颇有好感，他须将小欣救出，以后的变化难以逆料，不去想它。

后到的人陆续到达，但就是不见带小欣的贼人经过，正在心焦，北面人影又现，是两个人影。奔在前面的人无意中扭头回望，突然大叫道：“好啊！你也来了。欢喜佛，你认命啦！”

叫声中，欺身回扑，单刀一招“分波逐浪”扎出，左右砍削，相当凶猛。

欢喜佛左手扛着小欣，右手却没有兵刃，火速后退，避过了一招，扭头便跑。

后面三名黑影到了，有人叫：

“那一个是欢喜佛？留下啦！”

“他救了一个人，休让他走了。”操刀追逐的人叫。

路两侧只有五六丈荒地，不跳河便得逃入稻田。欢喜佛走投无路，既然后面有三个人，前面只有一个，只好冒险向前冲，大喝一声“接镖！”向左一闪，扭身斜掠。

操刀追赶的人以为是空言恫吓。

真有镖，向侧一闪再向下伏。

和尚矮身飞跃，夺路狂奔。

松林中突传出吼声：

“去两个人把贼和尚砍了！”

林外缘立即站起两个人，刀光闪闪严阵以待。

和尚经过方大郎的潜伏处双方相距咫尺。方大郎一看和尚扛着人，心中狂喜，叫道：“和尚，这儿走。前面去不得。”和尚不假思索地向侧一跃，跟着方大郎撒腿狂奔。三二十步便是乱石如林的江边，和尚一看到水，只感到双腿一软，叫苦道：“老天？这是绝路。”

“往水里逃。”他叫。

“我……我是旱鸭子。”

“不要紧我带你过去。”

“这……”

“人放下，还带人干什么，自己也保不住呢？”

和尚怎敢不依？老命要紧，女人第二，赶忙将小欣放下。

方大郎一把将小欣接住，替她割断捆手的绳索。

和尚大急，叫道：“人追来了，还不走？”

方大郎不在乎地说“只来了三个人，打发他们走，人已经带来当然救人须救彻。”

小欣听出是他的口音，大喜欲狂地叫：

“方大哥是你么？”

“是我，能走么？”他问。

“还好，只是双手发麻……”

和尚大叫道，“决将刀给我，追的人到了。”

他顺手就是一掌，“啪”一声打在和尚的右颊上，和尚“哎”一声狂叫，被击倒在地。

追的人到了，三把刀闪闪生光。

方大郎一不做二不休，迎上一声低叱，钢刀一闪，“铮”一声震开第一名大汉的刀，反手一带，刀背“噗”一声砍在对方的肋骨上。

“滚！”他再次沉喝，人化狂风，一闪之下，另一名黑影的有膝也挨了一刀背，摔倒在地。

三个人倒了两个，第三名大汉大骇，扭头急退，退后四五丈大叫道：“决来几个人，点子扎手，快……”

方大郎将两大汉两掌劈昏，猛扑叫嚷着的第三名大汉，一踢三丈，快速绝伦。

大汉刚看到人影射到大骇而退，却晚了一步，腰带贴地缠到，“哎”一声怪叫，扑倒在地。

方大郎转身奔回，向小欣叫：

“快走，入水。”

小欣被他拉住手奔向水际，愕然叫：

“我……我见水就怕，我……”

“怕也得走，一切有我。”

和尚昏头转向地爬起，狂叫道：“阁下带我过去，我……”

他扭头凶狠地叫：

“贼和尚，你给我滚远些。在下救你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你这淫僧居然死到临头，仍恶性不改又掳走同患难的少女，你这该死的……”

“冤枉，贫僧救她也是一番好意。”和尚叫。

小欣不住活动手腕，低叫：“大哥，他们大批恶贼追来了。”

“我们走！”

和尚跟在后面，哀求道：“施主，你不能见死不救，救人须救彻。刚才你既然救我。难道就……”

“滚你的你这万恶浮僧。”

“贫僧发誓，今后改恶从善，如贰心，天地不容，人种共弃，”

方大郎破缠得不耐烦，将腰带的一端抛过说：“抓住，你须要不怕水，闭上气。在下便可拉你过去如果你受不了可以放手。”

“放手，岂不被淹死？”

“你不会水性当然会淹死。”

“那……”

“只要不放手就死不了。”

“那岂不太过危险？”

“这点风险你非冒不可，不然你就在此向他们投降，也许死不了你留下好了。”

“不！我愿冒险。”欢客佛急急地说。

方大郎一手挽住小欣的腰入水向外游去。腰带拴在和尚的腰部，和尚双手握住，闭眼睛屏住呼吸，被拖带着向对岸浮去。

水流端急水声如雷方大郎水性甚佳，不顾一切带了两个人，终于过了湍潇江。

和尚被拖上岸来，已喝饱了水只剩半条命，依然死抓住腰带不放。

这一带全是起伏的荒野和山区，三人到了一处山坡的树林中，方大郎向正在拧干袍袂的和尚说：“和尚，你可以走了。”

和尚余悸犹在，苦笑道：“你是云龙双奇的妹夫，当然也是侠义人。我欢喜佛不是好人，那些抢我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何不将他们赶跑，你们在路上也可安全些。”

方大郎哼了一声，不悦地问：

“和尚，你在打什么主意？”

“施主请勿误会，贫僧只是说明事实而已。”

“哼！你心怀诡计，居心叵测。”

“冤枉！贫僧已是洗革面心的人了。”

“狗那能不吃屎？哼！”

“真的，贫僧两世……不，三世为人，说的真心话。那些人中，我认识一个叫独眼狼李彪的人，过去他是稳坐九疑山庄看风色，不先拔出爪牙，你怎能接近九疑山？”

“哼！拔除爪牙，替天南双剑开路么？”

“这个……施主多心了。”

“你给我快滚，免得糟踏在下两次救你的情意。”

“好，好，贫僧走就是。大德不言谢，容图后报。”和尚一面说，一面合十行礼告辞。

方大郎拉了小欣便走，说：“咱们走远些，此地不安全。”

两人怕贼人过江搜山。所以避远些。他俩一走，和尚象一头猫一般，远远地跟来，山路只有一条，两侧都是山坡乱石与丛林，不宜行走，跟踪毫无困难。

和尚在后面跟进，一面自语：

“我和尚一个人走，岂不步步凶险？好小子，我跟定你了，有你替我挡灾，岂不妙哉？等危险过后，佛爷还得找机会带定那丫头享受享受呢！君子可以欺其诚；这种小毛孩子容易打发，小心应付，有惊无险。”

方大郎远出里余，到了一座矮林内，说：“丁姑娘，咱们人地生疏无路可走，必须等到天明方可决定行止……”

“方大哥，我祖母和爹妈……”

“我已将令尊救了，至于令母与令堂，今尊当能设法的。这些人中，并

无真正的高手，今尊如不大意，应付当不困难。你在此地歇息。我过去看看。”

“大哥，我跟你走，我已可以运动动手拼命了。”

“不。我无法照顾你。你躲好，除非已被发觉，不然千万不可出面走动。衣裙已湿，小心受寒，我走后你可将衣裙的水绞干。”

说完，他回身走了。

和尚恰好藏身在一丛草后，先一步发现他，及时潜伏不动，模不清他何以一个人往回走。

他过了河，小心翼翼四处试探，抓到一名伏路的人，追问口供的结果，令他甚感不安。

这些人果然是九疑山庄派出阻截入山群雄的人，不久前接到山庄的赶来接应人马，目下已封锁厂雷石镇南北的要道，追索前来劫人的疑犯。

至于丁伦夫妇与丁母，目前下落不明，可能已经脱险从北而走了。二十七名俘虏中，只追获八名，另三名目下在雷石镇的乡勇手中。山庄的主事人，正在镇中与镇民交涉，解释误会并索回被镇民擒获的七名兄弟，讨回三名俘虏。大概不会有困难。乡勇如果不答应，雷石镇可能要遭殃。

这些乡勇怎挡得住九疑山庄的大批亡命围攻？

他心中甚感不安，立即隐起身形北上雷石镇。总算不错，在镇口碰上了从镇中出来的人，押着三名俘虏，背了受伤被擒幸获释回的七名兄弟。这表示雷石镇的乡勇已经让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他取回包裹，先向北探，只走了半里地，此路不通。大批九疑山的人马封锁了要道。再往南探，松林前三步一冈五步一哨。沿江边一带，伏桩散布其间。稻田一带无所遁形，也有人把守。

他仍然泅水而回。打算等天亮后再找出路。一念之慈，替自己找来了麻烦；他未将俘获的警哨杀之灭口。

回到小欣的藏身处，糟！小欣不见了。

矮林中，有打斗留下的遗痕。看地上的草木被踏痕迹，显然小欣被人掳走了，走的方面正是山深处。

他沿遗痕追，追了百十步，心中一动，付道：“遗迹象是故意留下的，此事大有可疑。”

他略一思索，脚下一紧，急急向里追，脚下甚重。

他走后不久，欢喜佛抱注被制了穴道的小欣，从小欣原来藏身处左侧的矮林中出现，冲他追去的方向得意地一笑，向小欣说：“丫头，你看佛爷是不是料事如神？那小子将一口气追过前面那座山，像个游魂般团团转。哈哈！咱们找地方快活去，等天亮后再带你出道州。”

神偷一辈子没做好事，到头来报应在孙女身上，岂不是天理循环么？你不要怨我，佛爷在府城曾经见过你一面，惊为天人，可惜你一直就不曾离开客栈，佛爷只能光瞪眼，想不到九疑山的施主们倒帮了我一次大忙，哈哈！”

和尚抱了小欣，小心择路往回走，走了百十步方向南一折，沿山坡的密林急走。密林下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不怕留下足迹了。

到了林南的草丛，再向西一折，又绕回原处，距先前姑娘的藏身处四五丈左右，往矮林下一钻，滚倒在草丛中，附身向小欣说：“小畜生做梦也不会料到佛爷在此地，他失去踪迹后，即使往回我，也决不会在这附近花工夫，咱们正好在此地快活。让佛爷再检查你的哑穴，佛爷只怕你出声叫嚷，其他皆不必耽心。”

片刻间，他已将小欣剥得象头白羊。一面脱下自己湿漉漉的僧袍，一面低声说：“佛爷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与阎王爷打交道，但一直是福星高照，死中得活，因此从不怕死。即使要死，也会死得快快活活……”

话未完。身后突然传来扩大郎阴森森的嗓音：

“不错，你将死得快快活活，但不知你是否有快快活活的心情去死。”

和尚大骇，百忙中来不及将尚未脱下的僧袍扔掉，猛地扑向地下的小欣，希望控制小欣为人质。

晚了。“噗”意声响，下颌挨了意脚，沉重的打击力，击碎了他满口牙齿，上身一挺，翻倒在地。

接着，是一连串可怕的重拳及体，方大郎将他抓起再把他击倒，他肥胖的身腰挨拳头时，“砰砰”怪响，像是擂在破鼓上。

起初，人尚能挣扎与含糊地叫饶命，最后，像条死狗般昏了过去。

方大郎取来包裹，取出一身衣裤，替小欣解了穴道说：“穿上衣裤，今晚在此地歇宿，破晓之前便得离开，准备爬山。令尊一家三口已向北走了，可能回府城。河对岸小镇南北皆被九疑上的人所封锁，正在彻底搜捕脱逃的人。”

小欣两世为人，哭了个哀哀欲绝，她才知道在江湖称雄，是如何可怕如何凶险了。

方大郎用腰带将和尚捆好，四马倒蹄捆了个结结实实，方将和尚弄醒。拖至林中挂在树枝上，冷笑道：“你这种佛门败类，杀你污我之手，破了你的气功。削死你的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你的左半身废定了。吊你一夜，明早再放你。让你在世间活现世，”

闪到小欣身旁。小欣扑入他怀中放声大哭。

他换了干衣，安慰小欣说：“事情过去了，没有什么好哭的。丁姑娘，老实告诉我，令祖会不会赶来？他是否肯替无极丹士卖命？”

“我……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小欣饮泣道。

“那好，你就睡吧。”

两人依偎着躺在草丛中沉沉睡去，过度疲劳使他们暂时忘却四周的危险。

东方天际刚现鱼比白，方大郎首先醒来，在身旁的小欣睡得正香甜，不由心中一阵恻然；自语道：“对不起，我不得利用你以便接近令祖。假使你祖父神偷正是我要找的人，你会痛苦一辈子。但我已经三番二次救了你，你不久我，我也不欠你的了。”

他要练功，要活动筋骨，拾起刀钻出树丛，大吃一惊，浑身的血液似乎已经凝结了。

藏身的矮树丛四周，共有二十六名高大功人影，全部手按剑靶目光灼灼地注视着他，像是二十六具石人，不言不动，只有一双大眼偶或眨动，微曦下看得真切，全是些四十岁上下的穿劲装大汉。

有六个人持有匣弩，弩矢全向他集中遥指。

“我被困死了。”他抽口凉气说。

迎面的一名大汉冷冷一笑，接口道：“你如果不反抗，死不了。”

“在下怎知你们不杀我？”他问。

“你只好相信了。”

“有保证人么？”

“没有保证，你得赌一赌运气。”

“你们是些什么人？”

“九疑山庄的豪杰。”

“哦！在下认了。”

“昨晚是你闹事，用刀背击伤咱们不少人么？欢喜佛已经落在咱们手中了，他已残废啦！”

“正是区区。”

“你是云龙双奇的妹婿？”

“见鬼，在下可没有那么好的艳福。”

“丢下刀，跟咱们走。”

“好吧，我跟你们走。”他丢掉刀说。

“把你的女伴叫醒，走吧，希望你自爱些规矩些。”

他叫醒了小欣，苦笑道：“咱们已被九疑山的豪杰所制，安静些，走吧。”

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小欣似已看破生死，居然沉得住气，只好认命。

当天，九疑山的人并未动身，藏身在山谷中。

山庄为首的人，是五大总管的二总管神机军师叶虹，这人年属花甲，相貌堂堂，丝毫未现老态，为人倒还和气。问过两人的身份，神机军师不再多问，定然是早就摸清两人的底细客气地请两人安心歇息，并未派专人监视，也未将两人分开。特地告诉小欣，说她的祖母与父母皆已逃返府城，会合了无极丹土的爪牙，听说她的沮父神偷与鬼窃胡林，已在昨天早出现在道州，这两个贼伙伴神出鬼没，居然逃过了府城无数眼线的耳目，委实不等闲。

夜来了，神机军师率数名大汉前来问安，含笑递过两副铐链说：“对不起，咱们即启程返九疑，得罪两位了。”

11

九疑山，在宁远县南六十里。史记称舜葬于江南九疑山，就指的是这座山。山有九峰（另一舜峰不入九峰之列）共流出九条河，四河南流入于南海，五水北注合于洞庭。潇水的源头就在朱明峰下，山周千里，半苍梧半在零陵，岫壑负担，异岭同势，九峰相似望而疑之，所以叫九疑山，也叫苍梧山。最高一山称为舜源峰，也叫华盖峰，古老相传，从未听说过有人登上峰岭。

最绮丽的是娥皇峰与女英峰，满山全是原始森林，奇岩怪石星罗棋布，平时云雾缭绕，人迹罕见。

这座连跨四郡的大山，充满了舜帝与他的两位妃子娥皇女英的神话。在传说中，舜崩在苍梧之野，苍梧之野据说是九疑以南的一片大山区。湘境多产斑竹，据说是舜死之后，两位妃子娥皇女英悲伤过度，泣泪成血，血溅在竹上，从此这种竹上的血斑永远不退云云。

潇水有三源，其中一源发自朱明峰。

朱明峰在上北，也就是九疑山庄的所在地。

九疑山庄的庄主八臂金刚童威，名列乾坤八魔之一。山庄四周五十里之内，列为禁地，里面别有洞天，不许外人进入，如敢擅闯，有死无生。想当年八魔闹江湖的岁月，宇内群雄像是做了一场恶梦，除了宇内三剑之外，

谁不感到头痛？

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乾坤八魔都是老一辈的人了，武林中英雄出少年，新人辈出，生气勃勃活力充沛的青年人逐渐取代了他们老前辈的地位啦！

乾坤八思有些已经凋零，有些归隐林泉，只有几个仍在江湖活现世，但也搞不出名堂来了。像排行第六的九阴丧门阳起凤，目下竟沦落至替天南双剑做走狗，岂不悲哀？

排行第七的魔笛飞仙，仍在江湖卖笑，引诱良家子弟，居然不服老，愈老愈风骚，真是反常，上次掳获方大郎，仍然被方大郎溜之大吉，她不服老是不行了。老头娶少女，美其名为白发红颜传为佳话。即使出言挖苦，也只说老牛吃嫩草而已。如果一个老太婆找少年人，那真是不堪已极，难怪这位魔女脸皮厚，她就不怕挨骂，仍在江湖活现世，也象征了乾坤八魔已是穷途末路。即使仍在挣扎，仍在为非作歹，仍想重振雄风，也只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日薄西山啦！

八臂金刚息隐江湖将近十载岁月，年前居然在云南访友途中失踪，据说遇上了死对头南昭遗民段诚，两人都翘了辫子，尸骨无存。

世情淡薄，人心险恶；只有锦上添花，不见雪中送炭。八臂金刚失了踪，有心人便打起九疑山庄的主意来了。

九疑山庄确是世外桃源，附近百里人烟稀少，猛虎成群，毒虫滋生，闲人不敢接近，只有一些亡命之徒生息其间，官府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谁取得九疑山庄，谁便可以做惬意的土皇帝。在外面带入子女金帛，生杀予夺南面之不易也。因此，谁不眼红？

大总管押解持十余名俘虏，只有方大郎和小欣一对少年人受到优待，只带了铐链而未加脚镣，同时白天连铐链也除去，饮食无缺，神机军师虽然对他们俩另眼相看，其他的人可没有他们那么幸运了。

昼伏夜行，走了三夜，沿途有人将俘虏送来，第二天人数已接近四十之数了。

这天四更时分，大队人马进入了以巨木为栅的深山中的大庄院，庄前以巨木架成的木片牌楼上，挂了一块大红匾额，上面的楼金大字，刻的是“九疑山庄”。

两人被安顿在一间客房中，包裹行囊原封不动地送到。一间客房只有一张床，场面极为尴尬。方大郎向送他们来的人抗议，声明他与小欣不是夫妻，要求另找住处安顿。但抗议未被接受，送他来的人推说奉上天命所差；作不了主，置之不理。并且客气地警告他，千万不可擅自出房走动，外面戒备森严，不知规矩的人，不但机关陷阱可怕，而且随时可能受到弩箭的箭雨袭击，万分凶险，总之，房门内是安全的，外面则是炼狱，门窗就是鬼门关，生死大权操在自己手中。

他与小欣成了俘虏，但仍然受到优待。

不管怎样，至少目下是安全的。两人共睡一床，小欣不在乎，女孩子心眼窄，相信天命，认为与他共患难。这条命是他救的，而且心目中早就对他动情，以身相许感恩回报理所当然，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欢喜还来不及呢。何况目下身入牢笼，生死难以逆料，说不走下一刻便是诀别之期人鬼殊途，生同衾死同葬，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别无他求啦！

但方大郎却不作此想，他有他的打算，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生机操

在自己手中，只要留得一口气在，他不会放弃求生的希望。

他将小换安顿在床上，自己睡在墙角，定下心神，无牵无挂地沉沉入睡。

邻室有一个秘孔，室中的动静，皆在邻室的监视下，无所遁形。

一觉睡到日色近午，房门响起了叩门声，一名庄汉送来了酒食，另一名庄汉送来了盥洗物件。

食罢，庄汉前来收拾，由另一名健仆传语，请方大郎至客厅一会。

广阔的西院客厅中，共有十余名老少在等着他。主座上高坐着一位相貌堂堂，英俊魁伟的卅余岁壮年人，脸色如丹砂，方脸大耳，留了漆黑的八字大胡，一双虎目神光炯炯，不怒而威。

另一人是大总管神机军师叶虹，其他的人他皆感陌生，一个人也不认识。

十余名高手的眼睛，皆在他全身上下转，像一群饥饿的豹，在打量一头小鹿。

神机军师叶虹客气地肃客入座，并替其他的人引见。主座上的红脸壮年人是少庄主董刚，其他的人。神机军师只说出姓而未道名。

予方大郎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是年约花甲的干瘦老花子，姓胡，有一又锐利阴沉的鹰目，令人难以忘怀。

另一人姓苍，身材高大得像座金刚。粗眉大眼满脸横肉，手长脚大，一看便知是孔武有力的人，也是皮粗肉糙经得起打击的巨人。

他客气一番，行礼告坐。神机军师的目光，向众人扫视一匝。

所有的人皆摇头示意，只有老花子木无表情的点点头。然后众人一一告退，他感到莫名其妙。

厅中只剩下少庄主，神机军师、与及两名伺候茶水的健仆。少庄主董刚堆下笑，说：“方老弟，这几天委屈了。本庄自家父失踪之后，觊觎本庄的人络绎于途，上半年先后有十八起入侵事件，本庄先后被杀的弟兄，共有十六名。九疑山庄既不是绿林山寨，亦非黑道朋友的秘窟垛子窑，仅是一座极为平常，不与外界往来隐居地。为了生存，本庄的弟兄不得不起而反击，因此有些不相关的人，难免波及遭了无妄之灾。人心隔肚皮，谁也不知对方是敌是友。因此，在下希望老弟坦城相告，表明身份，以便斟酌。得罪之处，亦请老弟包涵一二。”

他明知身在虎穴，不实说只有自找麻烦，刚才那群人的表情，很可能是他散在各地的眼线，九疑山庄早有准备，搜集各地群雄的动态。永州等于是九疑山的门户，山庄必定派有大批眼线在那儿潜伏，只消对自己的行踪亦有所隐瞒，便将惹来不必要的祸患。

他心中已有所准备，笑道：“承蒙少庄主以礼相待，在下敢不坦诚相告？兄弟是江西人氏，到永州找一位姓李的行医朋友，浪迹江湖，可说与任何一方的人皆无关连。到永州的第一件事，便是在潇湘镇东面七八里，惹上了是非，碰上笑无常，八卦道人、贾家五虎抢去水西门六栈的财货。同一天在镇南，又被唐家的子弟打得头青面肿，碰上了江湖四凶，无端惹上了一身是非……”

除了隐起与龙玉雯的一段情之外，他将所经历的事一一概要地说了，最后说：“兄弟无意与江湖朋友作对，也不愿毫无条件地受人胁迫。既然惹上了事，便得略尽心力解决。替六栈房拒贼，义不容辞，受任丁家司命，在

下也必须尽力，然则除医药之外，其他的事与我无关，但碰上了也只好认命，救丁家的人完全为了道义二字。兄弟可以对天发誓以表明心迹，与贵山庄决无恶意，在到达永州之前，兄弟根本没听说过九疑山庄的名头。这些都是兄弟由衷之言，少庄主是否肯信，在下不敢勉强，但确是字字皆真，是真是假，少庄主任凭卓裁。”

少庄主豪放地笑，笑完说：“老弟，我相信你所说的话。今早永州有人送来了书信，请老弟过目。”说完，从袖口取出一封书信，由仆人接过转交给方大郎。

方大郎打开书信，不由一怔。原来是以唐鸣远为首，六大栈店东同具名的书信，附呈一笔礼金，乞请山庄执事保护方大郎的请求函。

神机军师加以解释道：“六大栈出入各地地区，皆与本庄的弟兄小有交情，本庄虽不负责六栈的安全，但在道义上却责无旁贷，上次六栈出事，本庄的人因大部已撤离府城，欲出面相助也力不从心，天南双剑的毒谋，是先在外围剪除本庄的羽翼，截断本庄的财源，所以积极图谋六大栈，引本庄的人出面以便放手铲除。没料到他们未能如愿，碰上你出头打抱不平，不但诡计落空，反而灰头土脸。不瞒你说，你在府城的一举一动，皆在本庄的耳目监视下，这件事本庄深为感激，也就是足下受到礼遇的原因。”

他呵呵笑，说：“夜间赶路时上铐链，总管仍将兄弟当犯人看待。”

“此中另有原因，老弟休怪。”

“是为了丁家的事？”

“丁家的事是原因之一，那丁伦已答应替无极丹土卖命，本庄不得不怀疑者弟另有图谋。再就是老弟自称是云龙双杰的妹夫，这件事极为引人不安。”

方大郎不住摇头，苦笑道：“想不到在下一句戏言，竟引来了无穷是非。不瞒你说，在下与云龙双奇是对头，如果贵庄将兄留下，只要走漏些少消息，双奇极可能找上门来索人哩！”

“什么？你与云龙双奇有过节？”少庄主讶然问道。

“不错。”

“哦！难怪云龙已在府城打听你的下落了。”

“所以少庄主最好放在下离庄，以免惹起是非。”

“哈哈！你以为九疑山庄怕是非么？那你就错了。老弟请回房歇息，而后有机会咱们多亲近。”

“兄弟什么时候可以离庄？”他问。

“群雄九疑逐鹿事了之后，在下亲送老弟离庄。”

“这……”

“本庄只有三名医士，眼看群雄角逐，死伤必惨，及需老弟相助，幸勿推辞。”

“这……那么，丁姑娘……”

“哈哈！丁姑娘不能释放，即将改监囚于地牢。”

方大郎吃了一惊，道：“少庄主，丁姑娘对她双亲的事一概不知……”

“别无商量，敌我泾渭分明，咱们不能对敌人仁慈，放了她将是一大祸害，也许今午即将她处死……”

“少庄主……”

“老弟，不必为她难过了，我保证不为难她，给她一个全尸。”方大郎心

向下沉，变色道：“少庄主如果将她处死，在下决不与贵庄合作。”

少庄主与神机军师皆用惊奇的目光向他注视，久久，少庄主笑道：“想不到你竟然是个了不起的大丈夫，委实难得。你知道拒绝在下要求的后果么？”

“在下只好尽力而为，不问后果。”

“哦！不要看轻自己，老弟。说吧，你对丁姑娘是否有情？”

“没有。”

“你喜欢她么？”

“倒还谈得来。”

“好，她可以不死。”

“谢谢少庄主金诺。”

“但有条件。”

“什么？”

“今后她就是你的女人……”

“不！这……”

“你不肯，她死。她对你有情，你既然不要她，那么，本庄不能留下她，必须永除后患……”

“且慢！婚姻大事……”

“没有人要求你娶她，她只是个伺候你的女人而已，唐栈主与蔡栈主的千金，在下皆曾经见过，他们的千金比起丁姑娘，论才貌家世，丁姑娘那一点也无与伦比。你已拒绝唐、蔡两家的婚事，定然心有所属，当然不是属意丁姑娘，她也配不上你。”

“噢！少庄主怎知兄弟技婚的事？”

“你真傻，不是说你在府城的一举一动，皆在本庄眼线的监视下么？二总管将另替准备客室，丁姑娘将从牢中提来交给你管束，你何时说不要，总管便会派人将她带走。兄弟有事先走一步，你与二总管再谈谈，少陪了。”少庄主说完，告辞出厅而去。

神机军师亲自将他领至一座雅室中安顿，替他引见了庄中另三位郎中。三位郎中的姓是戚、谢、周，武功的根底都不太差，算起来该是伤科郎中，只有姓周的兼治瘴毒时疫等症。

雅室对面是两座瓦房，一是养病一是药室。病房中有八名重伤的人，此地不收留轻伤患者。

看来，他注定被困在九疑山庄了。

回到雅室，行囊送来了。接着是两名大汉将脸色苍白的小欣押来，小欣惊骇地投入他怀中，浑身颤栗。原来姑娘自他走后，便被押至地牢，上了链推入囚室，里面共有十余名男女囚犯，囚室内的光景，几乎将她吓疯。

他将会见少庄主的经过说了，要她放心暂且忍耐。

小欣自然深感安慰，但也替乃父母耽上了无限心事。

午饭后不久，侍役请他到病室一行，三位郎中正在等候他要他照顾刚送来的两名伤重的大汉。两人皆是刀伤，伤处一在左肋一在右股，他足以应付裕如。

当天外刑场处决了二十二名囚犯，都是天南三剑与无极丹土的爪牙，欢喜佛不在其中。

次日一早，全庄开始与入侵的人接触了。

病室先后又送来了六名重伤的人，可知庄外各处已开始与入侵的人接触了。

当夜，庄中灯火全无，受过训练的猎犬，将全庄警卫得像坐金城汤池，夜行人休想越雷池一步。

两人仍然分床而卧，房中漆黑，三更时分，两人心事重重地辗转不能成眠，庄东突传来猎犬的咆哮声。

警钟声此起彼落，此喝声与惨号声间歇地传出。

四更天，仆人终于前来请方大郎至病室救人，直闹至五更天，抬来裹伤的人已超十名大关。

呐喊声分别从东北西三方传到，但似乎只限于庄栅附近，入侵的人始终未能超越一旁房舍。从受伤的人伤势程度看来，恶斗相当激烈。

庄占地甚广，以中间的九峰楼为中心，四周以三重房舍为外围，分八方建筑。房舍以大小两种型式建造，按八卦位置而列。以乾位来说：乾三连以三栋大型长屋建位坤。六断，则以六座小屋建位。屋与屋之间有花木亭台，每栋房屋皆以石块为基，十分坚牢。

屋外转是深沟，引水为濠。最外围是三丈高以原木建成的木栅，木栅外也是三文宽的深壕。要飞渡重重障碍偷入堡内，真是太不简单了。

任何天险也挡不住人，今晚入侵的人已进抵第一层房舍了。方大郎心中暗急，他不能离开，如果他要找寻的人来了，而他却丝毫不知，岂不全功尽弃，一番心血尽付东流。

“我得设法出去看看。”他想。

在替最后一名大汉裹伤时，他发觉将伤者送来的一名大汉，佩了一只镖囊，不由中一动，向帮他散金创药的小欣低声问：

“小欣，能将那人的镖囊偷来么？”

小欣瞥了那人一眼，低声道：“除了他的脑袋以外，任何物品皆可偷来。”

“我要他的镖囊，和一此制钱。”

“一切交给我辣！”小欣语气轻快地答。向大汉叫道：“喂，那位爷请过来帮帮忙，这位受伤的人要发疯了，快帮我按住他的手。”

大汉急急走近，小欣在伤者的腋下掏了一把，已陷入半昏迷的伤者突然大叫一声，身躯一动便被大汉按住了，动弹不得。

伤裹好，大汉也走了。镖囊与一串制钱，已揣入方大郎的怀中。

看看天色发白，怪的是入侵的人仍无退意。

病室在九峰楼的西北角，附近是一座大花园，除了供使唤的仆役外，未设有警哨，这里已是中枢重地的外转，其实用不着派警哨。

蓦地，青石走道有人奔来，飞快地奔向病室后。后面五六丈，另一个黑影再冉接近。捷逾星逃丸掷。看光景，前面的人根本不知有人追踪而至。

前面那人背了一个受伤的人，距室门不足几丈，后面的人快近身了。

室内恰好出来一名健仆，喝道：“站住！什么人？”

背人的黑影奔到叫：

“少庄主伤重，快救人。”

“进去，郎中都在……呔！”最后一声大喝，随喝声单刀出鞘，向后到的黑影劈去。

那是一个高大的怪人，头上戴了一具头罩，只露出五官，浑身黑，劲

下却捆了一条白布。

“铃”一声巨响，怪人一剑拂中劈来的单刀。单刀齐锔而折，反手一剑，刺入健仆的口中，身手之迅疾，骇人听闻。

“啊……”健仆仰面便倒，只叫出半声。

背少庄主的人已经进入病室，大叫道：“少庄主伤重，快抢救。有人侵入，拦住他……”

怪人已经抢入，飞扑而上，剑化长虹，刺向背上的少庄主。

方二郎恰好准备外出，不假思索地扑上，突然仆倒，飞脚便扫。

双方皆急如星火，室中虽灯光明亮，但太快了，委实不易应付。

“砰”一声大震，扫中怪人的小腹，怪人被扫得“嗯”了一声，飞退八尺，一剑无功，剑尖距少庄主背后的脊心只差分毫。

方二郎一跃而起，大喝一声，左手疾扬，用上了“满天花雨洒金钱”手法，洒出了十二枚制钱。人亦掌即至。

“扑”一声响，他斜歪侧里一掌劈中怪人的持剑手腕，剑脱手而飞。

怪人中入四枚制钱，但并未击中要害，一声怒吼，伸爪急抓方二郎的胸口，五指如钩，指尖乌光闪亮。

方二郎心中一凛，侧退丈外。

怪人一爪落空，身形一晃，转身跟到。

小欣恰好拾起了剑，抛过叫：

“大哥接剑。”

方二郎一手接住剑，怪人恰好近身，一爪急攻，他也恰好一剑拂出，内力倏发，劲注剑身。对付这种手爪有毒的人，慈悲不得，如不注入内力，剑恐怕伤不了毒爪。

“扑”一声剑过指断，剑也缺了口，发出的震鸣声如触金石，方二郎内力刚好可以克制怪人的毒爪。

剑光一闪，点在怪人胸口。

“投降！”方二郎沉喝。

怪人的右手断了四个指头，流出紫黑色的血，不愿投降。大吼一声，伸左手急拔长剑。

方二郎不愿冒险擒活口，剑脱手送出，撒手飞退丈外，再向侧一闪。

怪人拔慢了些，剑已入体半尺，一拔之下，剑脱体飞掷，人向前疾冲，双手箕张，依然凶悍绝伦。冲出两丈余，突然撞在壁上，左手五指楔入大青砖砌成的墙壁内。发出一声厉叫，倒在墙上慢慢向下滑倒。

方二郎说声“好险”，胫自去拾长剑。

室中的人皆呆住了，一名健仆上前，猛地拉掉怪人的头罩，骇然叫：

“我的天：是毒爪擒龙鲁学文老毒怪，方郎中竟然能把他杀了呢。”

不远处戚郎中的急促叫声传到：

“谢兄，快用制脉止血手法，你内行些。”

方二郎急步走近，丢掉剑说：“不必用制脉术，用压经术便可！”

谢郎中也焦急地说：“压经术恐怕也用不上，两处内脏伤，金创药根本毫无用处。”

三位郎中只能按住伤口发急，少庄主的伤势确也严重。人已昏迷不醒。胸口挨了一剑，左肋与颈侧也各有一道创口，鲜血已染透衣衫。看样子，大罗神仙也绝了望。

方大郎摇摇头；说：“不要慌，咱们得尽人事，先上金创药，再服护心丹，你们从光替他包扎，我去找药来。”

他急急向外走，小欣拦住他低声说：“大哥，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他瞪了他一眼，说：“这时怎能走？救人要紧。”

“但……这是唯一的机会……”

“天已亮了，走不掉的，我不愿冒险。”

他回房取来了一颗龙虎丹，一进门，便看到满室全是人，有男有女，叹息声此起彼伏，妇女的啜泣声令人闻之心中发酸。

围在床四周的人，有二总管在内。妇女中有一位中年老妇一个青年少妇，一位美丽的少女。

三位郎中已包扎停当，但少庄主象是死了。

他排众而入，谢郎中恰好叹气，放下少庄主的左手，凄然地说：“我也尽了力，准备后事吧。”

少妇一身劲装，所有的皆是劲装。一把抓住谢郎中的手，尖声叫：

“谢叔，求求你，救他一救，救他一救。”

谢郎中苦笑道：“少夫人，少庄主已经脉息已绝，我……”

方大郎不动声色走近，他不按脉息，冷静从容地揭开少庄主的眼险小心察看，在少庄主赤裸的胸部伸掌压下，叫道：“取水来。”

他取出了灵丹，捏破蜡衣，谢郎中一把抓住他问：

“老弟，你认为他仍有救？”

“可以试试，”他沉静地答。

“他呼吸已绝，脉息已停……”

“他并未死，瞳人未散光。”他一面说，一面将丹丸捏碎放入少庄主口中，灌口水以嘴就口度口气，将水与药送入咽喉，叫道：“所有的人让开，让开。”

他用上了推拿与引气归元术，手控制胸部的起伏，以口运引气归元术，双管齐下。

一刻时辰过去了，天色大明，但室中人似已忘却天色，似乎感到时光慢得令人受不了。

谢郎中的手，悄悄扣向少庄主的脉门，突然狂叫道：“少庄主的脉息恢复了。”

二位女流急急奔来，二总管神机军师伸手虚拦道：

“请退后，方郎中不能让人打扰。”

“二总管……”少妇惶然叫。

“少夫人请放心，少庄主得救了。方郎中正在要紧关头；少庄主的生死控制在他手中，千万不可打扰他。”

方大郎浑身衣裤汗影触目，根本不理睬身外事。

少庄主的手脚，开始有颤抖抽搐的现象了。

终于，方大郎停止使用引气归元术，双手一停，下床吁出一口长气，向众人宣布道：“挨得过今晚，少庄主可起死回生，目下不要有人打扰他，不久他可以醒来，两个时辰之内，不必用任何药物，以防冲克服下的丹丸。”

少妇抢近，泪痕满脸惶然：

“方郎中，拙夫有……有救么？”

“有五成希望，但今晚将是最难挨的一关。”

少妇是少庄主的妻子，突然屈身下拜泣道：“请恩公救活拙夫，贱妾没

齿不忘……”

“少夫人请起。在下当尽力而为，医家有制胜之心，在下希望伤者痊愈之念，比任何人皆心切。”他避在一旁说。神机军师俯身拾起一片蜡衣，审视片刻，不住嗅吸，含笑道：“老弟，这是什么药丸？”

“是救伤丹。”他信口答。

“敝庄地近万山，药材多的是，老弟是否可替敝庄配一些救急？”

“这……”

“老弟是否认为需要酬金……”

“万两黄金，在下也无法配制。”他苦笑着说：“这……”

“在下不会制。”

“那……这颗……”

“别人送给我保命的，天地间只有几个人知道配这种丹丸，只要一息尚存，内脏不至碎裂，皆可起死回生。”

神机军师指了指蜡衣上的金粉图案，那是一只龙头的三分之一，可看到一只龙角，说：“这种丹丸图记，兄弟听人说起过……”

方二郎一把夺过，捏碎抛掉冷冷地说：“既然听说过，你就不要说了，赠丹给在下的人，冒了千万风险，是以生命换来的，得来不易。在下不能见死不救，毫无吝惜这颗人间至宝。你如果不慎透露些少口风，你就对不起少庄主与我方二郎。”

神机军师呵呵笑，说：“对不起，老弟，我不该起疑的，这件事已过去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丹丸。老弟放心。少庄主这儿，要不要派人照顾？”

“有三位郎中，请再派两位细心的人看守便可。外面怎样了？”

“我们死了五个人，对方遗尸廿一具，只有两人侵入九峰楼。这两人便是伤了少庄主的金剑镖尚信，他是无极丹士的师弟，可惜被他逃掉了。另一人是毒手擒龙鲁学文，是天南三剑从武在山请的凶魔。这人艺臻化境，比天南三剑似要高一分。老弟竟在此地将他一剑击毙，如不是弟兄们亲见有尸为证，委实无人能信。”

“侥幸而已，在下占了地位。”

神机军师猛摇头。说：“算了，我又不傻。兄弟想起来就毛骨悚然，那晚龙弟如果反抗，大概我这条命早就完了。没话说，只怪兄弟瞎了眼，居然把一位武林高手看成一个小郎中，惭愧。话又得说回来，如果不是瞎了眼将你老弟请来，少庄主那有命在，呵呵！此地两个时辰内既然不需照顾，老弟请至九峰楼贵宾客小叙，兄弟先替老弟引见老夫人……”

老太婆是老庄主人臂金刚童威的老妻，少夫人是少庄主的妻子，少女是童威的么女，十八岁的大闺女尚未有婆家。

他藉口等候少庄主伤的变化，敬谢邀请，在老夫人千思万谢下返回房中歇息。

老夫人一家不放心爱子的伤况，留在药室守候，遣走众仆，向神机军师问：

“二总管，那颗丹丸是什么灵丹？”

神机军师脸色沉重，说：“是武当的至宝，武林三大神药之一的龙虎金丹。他可能是武当的后辈，委实令人耽心。”

“耽心什么？”

“如果武当派也介入谋夺本庄的纷争。本庄危矣！”

“不会吧？如果他存心不良，怎肯用灵丹救小儿？”

“很难说，但愿不会。无论如何，属下总感到心中凛凛。庄主如不在这两天赶回，万一这人反脸，庄中没有人可以制伏他。”

“总管多疑了，老身感到他是个可信托的人的。”

“但愿如此。”

方大郎与丁小欣回到房中，叹口气说：“失去一次机会，可惜。”

小欣摇摇头，苦笑道：“你这人很了不起，我不知你到底是那一种人，神秘莫测，艺业更不可测。大哥，你到底是什么人？姓名是真是假？到湘南有何贵干？”

他烦躁地和衣往床上一躺，不耐地说：“不必多盘根究底了，睡吧，闹了一夜，还不好好歇息？”

当天晚间平安，庄中草木不惊。

次日一早，庄中发出不少请帖，庄外半里地的一处平缓的山谷坡地中，开始由庄丁们割除杂草矮树，半天工夫，就搭成了东西两座长形凉棚，中间是一片约三亩大的短草坪、北面是宽约四五丈水色清澈的溪流，南面是矮林散布草高及肩的山坡，但远在一箭之外。棚四周三百步内，一无遮掩。

次日近午时分，庄主夫人带了卅余名庄中高手，率先到了东棚，棚中铺设了竹制的三行凉席，卅余名高手席地而坐，静候客人光临。

清溪向北流，溪旁的小径，是至宁远的唯一道路，与清溪并行，穿越丛山，直抵宁远域。

西棚宽大，成半弧形，长有卅丈，足以容纳数百人。

烈日当头，今天似乎特别炎热，天宇中万里无云，没有一丝风，显得炎热沉闷，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小径北面，第一批人影绕过前面的山嘴，徐徐接近。

西面里外的另一座山坡上，一群青衣高手出现在林下，穿越山谷而来。

北面而来的第一批人到达棚前，第二批也接着出现。以后来的人不再成群结队，而是三三两两陆续到达。

九疑山庄五位大总管全部出动迎客，周旋在宾客之间，宾客就座谈笑风生，根本不象是死对头。

五位大总管中，神机军师以沉稳干练，足智多谋见称。但最出色的仍是大总管蓝狮柴元绍。这人年约半百，高大英武，生了络腮的虬须，须发皆不是黑褐色的，而是闪闪的蓝光与众不同的异色须发，加上戴上的蓝色英雄巾，蓝劲装，蓝鞘剑。剑也是蓝色的锋刃，一色蓝，蓝得令人颇感压迫。

大总管蓝狮柴元绍平时不常在家，负责外务，他的武功修为，江湖上武林朋友知者不多，但在附近千里内的瑶区中，骠悍好斗的生瑶熟瑶，提起这个蓝衣怪人，莫不惊心胆跳，上百名生瑶，也望影而逃不敢惹他。他袖底藏了一筒从瑶入处学来的毒弩，管小仅四寸，细仅一分，淬了蓝色毒药，只消沾上皮肉，人便感到刺痛难当，如果伤了肌肉，可能立即痛死痛昏十分霸道。

第三批主要的客人，皆被分别安顿在西棚，后到的零星群豪，也在西棚的北端占地而坐。

这三批人中，最左翼的是一群绿林豪客，以金眼雕为首，卅余名像貌凶猛的著名大贼，踞坐在棚中声势汹汹，旁若无人。

中间是实力最强，人数最多的天南双剑一群爪牙。天南双剑是一双毫

不出众的短小精悍弟兄，貌不惊人，仅一汉深陷的大眼，厉光闪闪令人望之生畏而已，坐在那儿不言不动，不与主人应酬，一切应付皆由他们的好友五岳瘟神雍百里代言。

双剑的党羽中，后面坐着笑无常；和两名脸目阴沉的怪老人，一个佩剑，一个除剑之外更多了一根苍木杖。右首，坐着一个脸色如厉鬼，佩了剑的老家伙，他是乾坤八魔最没出息的九阴丧门阳起凤。

右端，是以无极丹士为首的卅余名高手，巫山双煞在侧斜坐，可知身份不算高。

零星而来的人中；有一位年届古稀，高大肥胖的大和尚，生了一双火红的怪眼，最为引人注目，他就是八魔之一，排行第八而极少在江湖走动的火眼弥勒达德禅师。

在另一角落，坐着氤氲二老。

南两三百步的山林中，不时看到一两个飘忽的人影，他们不是山庄的人，来意不明。

午时正，童庄主夫人缓缓站起，少夫人手捧代表九疑山庄的庄旗，站在有后方，大总管蓝狮则在左方跟随，三人宝相庄严地到了广场中心，面向群雄，冷然回顾，神色肃穆。

鸦鹊无声，所有的目光皆向她集中。

她虽然已是年近花甲的人，穿的是老太婆装，荆钗布裙，但依然未显老态，举止沉稳，有一股雍容华贵的气息，流露在外，风度极佳。

她的目光落在火眼弥勒脸上，扬声问：

“达德大师，请问大师为何而来？”

火眼弥勒不动声色，沉着地说：“童大嫂，贫僧希望见见庄主。”

她的目光转落在九阴丧门身上，冷然问：

“阳起风，你又为何而来？”

九阴丧门冷冷一笑，说：“童威兄多年前欠了一笔债，此来想诸他当面谈谈，听说他已死在云南，不如是真是假？大嫂尚请明告。”

“拙夫是生是死，有何关系？”

“俗语说，父债子还，夫债妻偿。童威兄如果死了，大嫂是否该还？”

“不错。”

“那么，请大嫂将山庄交出，旧债一笔勾销。”

“山庄是拙夫的心血，他不会给你的。”

“那么，叫童兄来谈谈。”

“他目下不在，老身做得了主，日下无极仙长要占有本庄，作为碧落宫的建址。天南双剑两位来自南方朋友，要本庄作为创建南门的山门所在地，赣南的金眼雕黎寨主，则要本庄作为劫掠三省的山寨，改九峰楼为忠义堂，这些天来，你们三方互相锄除异己，一而再侵入本庄，山区中死亡枕藉，未免有伤天和。山庄只有一座，你们到底由谁取得。问不相告？老身也可有所打算，说啦！”

童夫人一针见血地询问众人，问谁是取得山庄的人。三方实力最强的首脑，在这种场合下，谁也不敢大意，一言不合，便会惹火烧身。

山庄中，方大郎带了丁小欣，佩了一把剑，向已可说话的小庄主辞行，坚决地表示要到群雄大会的会场见识见识，不管肯是不肯，非去不可，他只带了一个百宝囊，行囊留在庄中，少庄主身受鸿恩，怎肯相阻？命两名亲信

带领他出庄而去。

工于心计的无极丹士徐徐站起，桀桀怪笑道：“童夫人，这种话说出来便不够大方了。”

童施主在世之时，九疑山庄因庄主的交情而能幸存，童施主死了，你们孤儿寡妇如不见机及早迁离，早晚要死无葬身之地，你这是何苦？”

“山庄只有一座，老身要问谁来接收、其他的枝节小事，不必多提。”童夫人大声说，放过儿媳手中的庄旗。信手掷出，八尺长杆的大旗飞射三丈，“噗”一声插入地中。她淡淡一笑，又道：“代表九疑山的庄旗在此，老道你就拿去吧。”

所有的人都纷纷站起，贪婪地盯视着庄旗跃然欲动。

无极丹士桀桀笑，说：“贫道不会愚蠢得要这面庄旗，只要你们孤儿寡妇迁出山庄，山庄到底归谁，以后咱们自会决定谁是主人。今天你如果不给咱们决定性的答复。咱们不会满意，必将倾全力对付你们。反正这山庄早晚要更换主人，你何苦死抓住不放。甘愿把老命也赔上？难道你就不替子孙打算？”

童夫人冷冷一笑，扬声道：“老身是否肯迁，还得看着谁是得主才能决定。庄旗在此，看谁获得此旗，他便是山庄的得主，未决定新主人之前，老身是不会迁走的。”

说完，她举手一挥，徐徐后退。

绿林群豪中，突然掠出一条青影。

天南双剑的一名爪牙几乎同时掠出，双方都奇快绝伦，几乎同时接近庄旗，几乎同时出身抢旗，一声怒吼，“砰”一声大震，两人对了一掌。

人影乍分，两人同时飞退丈外，脚一软摔倒在地，这期间，方大郎刚到到了栅门外，左面草丛中突然升起一个人影、招手道：

“小欣，快来。”

小欣大喜，叫道：“爹妈怎样了？”

那人是丁伦，护送的两名大汉正持枪出，方大郎却一把扣住小欣的手，喝退两名大汉，向小欣说：“问你爹令祖来了么？”

两人向前迎去，小欣不假思索地说：

“爹，爷爷来了么？”

“来了，现在前面的山脚下矮林中。”

方大郎大喜，挽了小欣撒腿奔上，挥手令两大汉回庄。丁伦接到人，先向方大郎道谢，领先奔上小山，说：“拙荆与家母皆已出困，老弟云天高谊，兄弟没齿不忘，这几天打听出小女与你陷身庄中，投鼠忌器，不敢出面，天幸看到你们出庄，快来与朋友会合。”

“令祖呢？”

“在前面山下。”

到了山下矮林中，看到十余男女老少，其中一人身穿黑袍，背了一个特制的藤筐，挟了一根怪竹棍的怪老人，脖子上盘了一条长不足两尺，浑身火红，鳞甲半张的怪蛇，三角形的蛇头顶生肉冠。一般的蛇都是黑信的，这条赤蛇吐出的竟然是红信，一双不曾眨动的蛇，阴森森地向前注视。

方大郎一看便知是湘西八怪的蛇魔桂安仁，而其他的人中，竟没有他所要找的人。

“噢！桂叔，家父与胡叔叔呢？”丁伦讶然问。

蛇魔向下面三四百步外的棚屋，指，说：“令尊与老胡到下面去了，要咱在此待机进入了中行事。令媛从屋中出来，是不是已被他们收买了，这小辈又是谁？”

方二郎扭头便走，向下面飞掠。

小欣大惊，急叫道：“方大哥……”

但蛇魔却将她拉住了，低喝道：“不可出声，不能被人发现我们的藏身处。这小辈岂有此理！怎么一声不出便跑下去了？”

“他是救了小侄全家的方二郎。”丁伦无可奈何地说，似乎对蛇魔颇为畏惧。

方二郎健步如飞，直向棚中的广场奔去。

广场中，庄旗纹风不动，附近有四具尸体。无极丹士跃出场边，大叫道：“诸位如果再抢这面旗，便会中了泼妇驱虎吞狼的毒计了，旗是可以另造的，并不能代表九疑山庄。不管谁是山庄的得主，以后谁还要这面废旗，咱们何不先将泼妇除去，再商量谁是得主……站住！”

原来方二郎已进入场中，直向西棚走去，他的走向恰好须经过旗旁，因此老道以为他要取旗，便出声叱喝。

所有的目光，皆被方二郎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所吸引，皆感十分意外。

童夫人吃一惊，脱口叫：

“他要干什么？”

方二郎脸色冷厉。一双虎目冷电四射，落在天南双创身后的两个老人身上，大踏步而上。

无极丹士见对方不听喝阻，勃然大怒，恍身迎而拦住喝道：“站住！你找死么？”

方二郎瞥了老道一眼，仍向前走。

西棚中一名大汉一声怒吼，掠出叫：

“道长请退，割鸡焉用宰牛刀？待在下收拾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

叫声中，疾冲而上，拔剑出鞘招发“寒梅吐蕊”，凶猛地扑上追击。

人影乍合，剑气骤发，但见剑剧烈地吞吐，在电光火石似的短暂接触中，突然剑虹倏敛，人影乍止。

方二郎用上的绝学，这是他第一次下杀手。

双方相对而立，相距仅五六尺，伸手可及，方二郎的剑斜垂在身前，冷然斜立，脸上一片萧杀别无表情。

大汉的剑垂在身侧，以左手掩住心坎，指缝中有血沁出，怪眼彪圆，嘴唇歇张却无法发声，身躯摇摇，蓦然，剑脱手而坠，张大着嘴想叫，叫不出声音，向前一仆。

方二郎大踏步越尸而过，向西棚迈进。

无极丹士大吃一惊，沉声问：

“你是谁？如果想夺旗，贫道要慈悲你了。”

方二郎并不止步，沉声道：“在下不是夺旗的人，你们谋夺九疑城的狗屁事于我无关，让开。”

“那……那你……”

“在下要找天南双剑身后那两个老狗，我与他两人三月清明前夕，在舒城春秋山仙人峰有一场死约会，他两人迫在下做挖墓穴。他们逃掉了，在下却做了他们的替罪羔羊。”

所有的目光，皆向两名老家伙看去。

方大郎重重地哼了一声，又道：“你两个老狗还不滚出来？你们是不是湘西八怪中的神偷鬼窃两个老狗？无极丹士，你少管闲事。”

无极丹士大怒，这一生中谁敢如此对他说话？怒火如焚，突然伸手拔剑。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剑刚出鞘，方大郎已抢制机先进攻，剑上风雷俱发，连攻五剑，把练了罡气剑术通玄的无极丹士，迫得连退丈余。仍未能抢得从中宫反击的机会。

老道想硬封硬架。但方大郎的剑招却太神奇、敌未动已先动，寻隙蹈隙报发如狂风暴雨；攻其所必救，迫对方改封为闪避，每攻一剑皆直指要害，不退不休。

西棚的群雄皆骇然一震，做梦也没料到一个少年人竟有那么高明，竟在一照面间，迫得以一代宗师自命的无极丹士毫无还手的机会，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两个老家伙本来没将方大郎放在眼下，这——来，不由心胆根本，一声不吭向后溜。

方大郎又攻了五剑，迫得无极丹士向右一窜，终于远出丈外，脱出剑影的笼罩，抓住反击的机会了。

可是，方大郎并不追袭，一声怒啸，向西棚猛扑。

人群纷纷走避。巫山双煞两面一分，拦住了路大喝一声，双剑出叫：

“方大郎不可欺人太甚。”

叫声中，三剑乍合。“铮铮”两声暴响，火星飞溅，人影乍分。

双煞飞退丈外，脸色大变，方大郎长剑斜指，几立如山，厉声道：“我方士廷的恩怨，不许任何人干预，谁要替那两个老狗架梁送死，那就来吧。”

无极丹士傲气全消，叫道：“两使者退。”

双煞本来无意相助天南双剑的人，只因为方士廷所追的路线恰好经过两人身旁，因此想替老道将人拦住而已，闻声乘机下台，向左右闪开。

方士廷奋起狂追，两老狗折向山上逃，逃得好快。

天南双剑脸色一变。金眼雕也大感困惑；向同伴问：

“方士廷是什么人？怎么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一名曾到过九江的人摇头道：“鄱阳附近的人都知道。他与云龙双奇是死对头，目前听说他已死在丰城的马鞍山，岂知却死而复活在此地现身。奇怪，”

“他们走了，我们办正事啦！把庄旗拿过来。”金服雕沉声叫。

无极丹士回到旗旁，叫道：“咱们大家说好，不要这面庄旗……”

“你不要可以走，少废话。”氤氲二者大叫，也举步迫近。

天南双剑并肩而出，大声道：“咱们先公举一个人保管庄旗，然后方合力将孤儿寡妇赶走。”

“谁有德望可以保管庄旗？如果有，这人该是我金眼雕。”金眼雕大叫。

火眼弥勒突然一声怒吼，禅棍一挥，“噗”了一声响，金眼雕的腰部挨了一击，身子斜飞两丈，“砰”一声摔倒在地，滚了两滚气息全无。

氤氲二老一声狂笑，双剑齐出，大叫道：“抢旗啊！看谁手脚快。”

棚外的草丛中一声娇笑，抢出魔笛飞仙，金色的魔笛八音齐鸣，冲向九阴丧门娇叫道：“你这没出息的丧门狗，哪儿走？”

棚顶上突然跃下瘦个身材高大，红光满脸，挥动着六十二斤沉重降魔杵的人，大吼道：“八臂金刚童某人在此，杀！”吼声中，冲向天南双剑，“噗”一声一杵击飞了双剑老大的长剑，火杂杂地抢入，金光一闪，猛砸老二的顶门。

人群大乱，杀声震天。

童夫人一声长啸，三十余名高手取出预先埋藏在地下的三十具匣弩，两下一分，发弩声此起彼落，中者必死

人群向四面八方逃，西面山坡下突然出现行疫使骇人怪像，挥着如意用尖厉的嗓音叫：

“此路不通，附近百丈以内撒有疫毒，谁不怕死就尽管来吧。”

向西逃的人怎敢再走，纷向两侧逃命。

百余名想夺九疑山庄的人，听到见到庄主八臂金风仍然健在，早已惊破了胆，再加上八魔的行疫使者、魔笛飞仙、火眼弥勒、与魔笛飞仙约来的朋友氤氲二老也同时动手，所有的人斗志早消，结果不问可知。

行疫使者飞掠而至，恰好碰上魔笛飞仙一笛敲破了九阴丧门的脑袋。他迎面截住，将手一伸沉道：“你这骚货，把解赤丹的解药拿来。”

魔笛飞仙格格浪笑，说：“你少发横，老娘给与不给……”

“不给，今天咱们八魔中还有要尸横九疑的人。”

“你说吧。你为何要关心那小辈？”

“你少管我的闲事。”

“你真要？”

“本使者言出必行，你给不给？”

八臂金刚扛着血迹斑斑的降魔杵，奔到道：

“沙二哥，左丘七妹，谢谢你们，你们怎么啦。”

“我正要找你们，方大郎已被令郎擒至庄内，我找你们要人。他是我沙老三的救命恩人，你要是不赏脸，咱们情份已绝。”

“咦！刚才你没有看到他？”八臂金刚讶然问。

“看到甚么？我在那边的山坡上，那看见下面的古怪狗屁事？”

“他追神偷鬼窃去了。前晚如果没有他在庄中，小犬早就在枉死城与鬼为伴了，他还是小弟的恩人呢。”

“他追向何处去了？”

“东南角山岗。”

行疫使者将手向魔笛飞仙一挥，咬牙道：

“你给不给？”

魔笛飞仙格格媚笑、指了指高耸的酥胸说：“藏在怀里，要你就自己拿。”

行疫使者阴笑道：“你以为我不敢往你怀里掏？你可打错主义了，老夫一生不近女色，但为了救方大郎，那怕把天下的女人都剥光，我也会毫不在乎的。”

说完，伸手便抓她的胸衣。

魔笛飞仙一逃八尺，掏出一颗丹丸抛过媚笑道：“想不到沙老三居然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可敬可敬，给你啦！”

行疫使者接过丹丸纳入怀中，扭头使走。

九疑山庄的人尚在收拾残局，尸横近百具，只逃走了少数几个腿快的。

天南双剑，金眼雕、无极丹士、九阴丧门……一个也没逃掉，乾坤八魔果然名不虚传，斩草除根未留几个活口。

众人未离开，首脑们在东棚寒暄，庄中高手在收集尸体。堆在庄旗四周。

“北面路上有人来了。”有人叫。

来人是四明怪客，龙飞主仆三人。

氤氲二老老大包文亨一怔，脱口叫：

“宇内三剑之首四明怪客。”

众人脸色一变，左右一分。庄丁们也纷纷丢下工作，急急奔到，在东棚前形成半弧列阵，三十具匣弩新装满，引弩待发。

四明怪客领先而行，毫无所惧的大踏而来，扫了众人一眼，轻摇拂尘在丈外止步。

龙飞脸色阴沉，上前一步抱拳施礼朗声道：

“武林后学龙飞，有事与童庄主相商，那一位是童庄主？”

八臂金刚双手支住降魔杵，点头道：

“区区童威，有何见教？”

“第一件事是请问九阴丧门与天南双剑目下在何处，他们在东安残杀无辜，奸淫掳掠，在下要找他们说话。”

八臂金刚往尸堆一指，说：“你们要谋夺在下的九疑山庄，全部自食其果了。”

“哦！第二件事，是有一个叫方大郎的人，已落在贵庄的二总管神机军师手中，可否还请庄主网开一面，将方大郎叫出来一趟？”

神机军师跨前两步，扬声道：“不错，有这么一个人，但不知龙老弟找他有什么事？尚请明示。”

“这人无耻已极，在外散布谣言，自称是云龙双奇的妹婿。龙某要找他追究此事。”

八臂金刚呵呵大笑，接口道：“龙老弟，你晚了一步。”

“怎么？”

“这人已被童某处死，尸体送兽窟两日了。”

龙飞一怔，说：“怎么这样巧？可否带在下至兽窟一看究竟。”

“对不起，敝庄不接待外人。”八臂金刚断然拒绝。

龙飞突然用手指着一名庄丁问：“阁下，你说，方大郎在何处处死的？”

八臂金刚脸色一变，哼了一声说：“姓龙的，不可欺人太甚，你看到那百余具尸体么？你无权在童某此地作威作福。”

“在下如果害怕，便不会来了，方大郎不管是死是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看清楚在下是不走的。”

“哼！你这年青人真够狂，那方大郎是天南双剑的爪牙，童某岂会让他活命？阁下，不要迫童某反脸，童某眼中尊敬你是江湖一代大侠，手中杵可不认识你是谁。”

“庄主之意，是没将龙某放心上了？”

“你去猜好了”

“龙某不才，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庄主既有此意，龙某倒希望见识见识庄主的惊世绝学哩。”

神机军师呵呵笑，说：“庄主明鉴，龙大侠一代英名，侠名四播；为人

办事认真，既然庄主也尊敬他，九疑山庄破例接待一位侠义英雄，也是大佳话，何不请他到虎窟一引？”

八臂金刚神色一弛，说：“好吧，那就有劳二总管带他们前往虎窟看看好了，也许还留下方大郎一些残衣袂可资辨认哩！”

他大方，龙飞也就释去心中疑团。一个喂了虎的人，经过两天工夫，那还能分辨面目？淡淡一笑道：“庄主既然不愿外人打扰贵庄，龙某不愿勉强。日后如果被在下查出真象，也许会再次前来打扰哩！告辞。”

“欢迎阁下光临，不送了。”八臂金刚客气地说。

三人走了，火眼弥勒气虎虎地说：“童老四，你怎么放他们一走了之？”

神机军师苦笑道：“大师不知那鬼老道可怕，他的罡气已练至火候纯青之境，没有宝刀宝剑以内力对付他，近身二尺便会被震飞，匣弩也伤不了他，咱们怎受得了？”

“万一他再来……”

“再来咱们在庄内用雷火阵毙了他俩。快撤入庄内，预防他们问出底细去而复来。”

众人惶然急撤，赶紧撤回庄中立即准备应变。

方大郎狂迫两个老家伙，反而无意中免了两老贼埋骨九疑山庄的大劫。

两老贼正是他要找的人，即使他们烧成灰，他也认识他们的面孔。两老贼在春秋山仙人峰下，迫他替云龙双奇掘墓坑，人为了救双奇，却被误认他是凶手，害得他天涯亡命，有家归不得，真是恨重如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踏破铁鞋了走遍了万水千山，总算找到两个老贼了。

他追得急，两个贼跑得快，生死关头，跑不快岂不完了？绕过山脚，前面是参天的古林，两人狂奔而入，多挟了一根苍木棍的鬼窃胡林低叫道：“小狗今非昔比，咱们毫无机会，分开走机会多些，分！”说完便分，往荆棘中一钻，溜之大吉。

神偷丁彪逃得快，回头一看，已不见鬼窃不由心中大急，只好独自向前急闯。

方士廷起步追时，沿途被人一再阻挡，等追出广场，两贼已逃出一箭之遥，想追委实不易。

山坡上藏身看风色的人，在下面大屠杀展开时，便知九疑山庄已有周全准备，一看不对，先自溜之大吉。

湘南九疑山区一带的森林，与大河两岸完全不同，果真是林木蔽天，藤罗密布，遮天蔽地寸步难行，人往里面一窜，几乎对面不见人影，到何处去找？简直像是在大海里捞针，谈何容易？

方士廷循神偷留下的遗迹狂迫，却不知鬼窃已经溜掉了。

追了百十丈，他失去了踪迹，糟了。

他不死心、在古林中盲目地搜寻，迷失了方向，反正能走就走，翻山越岭摸索而得。未牌末、申牌初，日影西沉。

山名九疑，可知山势都差不多，反正参天古林中不见天日，视野有限，即使是本地土著，也不易分辨身在何处，他人地生疏，可想而知了。

鬼使神差，到了一处山脊，被他发现了足迹。

人迹与兽迹不同，一看便知，他心中大害，便跟踪急迫。

降下一处山谷，听到了水声，蓦地，他听到下面有人叫：“该准备休息了，九疑山山庄巡山的人不会走这么远的，即使来上三五十个人，咱们也不

怕，管叫他有来无去，枉送命。”

他心中狂喜，付道：“是蛇魔，老天爷保佑神偷鬼窃与他们在一起。”

他将剑拉了拉，准备好钢镖与制钱，悄然向下走。

迫上了，小溪宽约三四丈，怪石嶙峋，水色清澈，溪旁的草坪中，有三个人在整衣，其他的人皆蹲溪旁的大石上，以手捧水解渴：

共有十二个人，他认识的有丁家三代四男女、蛇魔、老不死神偷。

神偷衣裤挂破得成了百衲衣，脸色泛青，坐在草地上整衣，狼狈万分。

方士廷蛇行接近，到了草坪边缘，相距尚有六七丈，草高仅及膝，不能再爬了。

他心中大恨，突然虎扑而出。

在旁饮泣的小欣恰好这时转身，大叫道：“方大哥，你也来了？快……”

她的叫声嘎然而止，目瞪口呆。

这一叫，救了神偷的老命，神偷闻声抬头，转身一看，吓了个胆裂魂飞，猛地撒腿狂奔。

另两名大汉吃了一惊，火速拔刀截住大喝道：“慢来，有话好说……”

“铮铮！”单刀疾飞，剑虹似电，从两人之中穿过，飞纵而出，猛扑逃出的神偷。

“啊……”两人皆是右肩中剑，狂叫着摔倒。

“方大哥，是我爷爷。”小欣狂叫着奔来。

最先截出袭击的，是一个像貌狞恶如厉鬼的人，手中的鬼头刀又沉又重，刀光霍霍，拦住：

“我人屠荣成标……”

剑啸刺耳，光芒如电，“乱洒星罗”狠招发如雷霆。

人屠大吼一声，撤出了重重刀网，刀风虎虎，连人带刀，滚入射来的千百道电虹中。

没有刀剑接触发出，剑芒乍敛，人影从刀网中穿过，方士廷的身影已透过刀网而走。

刀网仍在闪烁，突然听一声狂号，刀风乍息，人屠的右太阳穴血流如注，连带刀摔倒在地，滚了一把，死了。

蛇魔让过神偷，大叫道：“让开，我的宝贝来了。”

方士廷来得太快，双方相距八尺，人影停止。

红冠蛇突然贴草梢飞来，快得只看到一丝淡淡的红影，方大郎不对付，左手疾扬，三枚钢镖夹了一格制钱，射向蛇魔的胸腹。

蛇魔正搬弄背着的篓，活该做枉死鬼，手刚抓住了篓盖，钢镖已到，赶忙向侧一闪，叫道：“小辈……嗯……”

蛇魔避过钢镖，却不知另一枚制钱正算准他闪避方向，不偏不倚贯入丹田要害，直入内腑，只嗯了一声，便发狂般倒地乱滚。

红冠蛇失去指挥，仍向前贴草射至方大郎身前。

方大郎屏住了呼吸，不看不动，形如石人，像是僵死了，甚至双目亦半闭，不向红冠蛇注视。

红冠蛇停在他的右膝前，开始向上贴裤上爬。

左后方一名大汉大概是关心人屠的死活，向人屠奔去，脚步声与踏草声乍起，红冠蛇突然滑下，贴草循声前飞，飞向奔跑着的大汉，一闪即逝。

“啊……”大汉突然狂叫一声，仆倒在地，恰好仆在人屠身上，疯狂地

波动着，叫号，脸色渐变。

方士廷仍不敢移动，其他的人皆已退至四周了；

“噗噗”神偷逃下溪中，水深及肩，急步向对岸逃命。

方士廷默运神功，强提真气，猛地平空跃升，远去两丈余，脱出险境。

神偷与家人会合为期其暂，还来不及将方士廷结怨的经过说出呢。

丁伦莫名其妙，恰好拦住叫：

“方者弟，请……”

“噗”一声响，方士廷给了丁伦一掌，正中耳门，丁伦扑地便倒。

“哎呀！”丁伦的妻子惊叫，抢到急扶。

方士廷向前一跃，到了溪旁。

小欣突然贴地扑出，抱住了他的右脚，狂叫道：“方大哥，方大哥……”

方士廷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向上提，怒叫道，“放手！我不杀你。”

“你……你杀我罢，你……”

“放手！”

“我求求你……”

“放手！”他厉叫……”

“我宁可让你砍一刀……”

他下不了手，只好一掌拍在小欣的手上一松，他向前纵出，水声震耳。

但神偷已窜入对岸的树林，兔子般逃掉了。

“方大哥……”小欣也扑入溪中狂叫，急急跟上。

如不是小欣舍命抱住了方士廷，神偷绝对无法逃入林中，方士廷一念之慈，不忍将小欣早早击昏，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夜来了，虎吼声惊心动魄，方士廷在一株巨树上歇宿，等天亮后再找踪迹。

他知道，他与小欣的一段情，已经结束了，对这位与他同房两夜，共过患难的女郎，他感到有点歉然，心中未免有点依依。

五更天，他从星斗中分辨方向，向北走，道：“听说九疑之北是宁远，以东是瑶区，在山中找人委实不易，我何不到路上去等他们？”

破晓时分，他到了处山隘，前望双崖壁立如门，后望王峰相连，东面群峰连岫，西端山岭连绵。

“这里有路，且找人问问。”他自语。

确有一条小径，从又崖的西端山麓绕过，西面是一条小河，河对岸是远古森林，小河形成一处处潭湾，旋回曲折难分来龙去脉，登高一望，但见一带弯弯曲曲的银色虹带，罗布着不少碧黛色的镜潭，风景极为奇丽。

他在山麓路右打量形势，用目光搜寻附近是否有人家，他失望了，看不到炊烟，不见人影。

攀下小河，下面是一座宽广约两里左有的深潭，深不可测，洗漱毕，缘峭壁向上爬，刚接近路面，便听到南面传来了脚步声与谈话声。

“天赐其便，有人来了。”

翻上路面，他喜极大叫道：“你才来呀！还有一个呢？”

来的是神偷，正押着一名猎装的人引路，看见他从路侧跳上，相距已不足两丈了，跑不掉啦，猛地将带路的猎人向他一推，火速拔剑。

方士廷从猎人的上空跃过，宛若怒鹰下搏，剑光如匹练，破空射到，

势如天雷下击。

“铮铮！”神偷用“万笏朝天”迎击，却被震开两剑，第三剑已向下疾落，老家伙临危不乱，向侧便倒。

地下，落下一只右耳，是神偷的。

一个人影急奔而至，狂叫道：“方大哥，求你……”

是丁小欣，挡在神偷的面前，张开双手相障，哭泣叫：

“求你听我说，这是我爷爷，我不知你与爷爷有何深仇大恨，过去的事我不知道，只知道你要杀我爷爷，干不念；万不念，念我已是侍奉你的人，虽无夫妻名实，但你总不能不念救我之义，爱护我情……”

“住口！”方士廷厉叫，咬牙切齿地说：“你知道我为何接近你么？为何要救你么？这都是为了要找这该死的老狗。你知道这老狗害行我好惨？这有一个温馨美满的家，我家是书香门第，有无限美满的前程，年初清明前夕，我在返家中被这老狗伙同鬼窃，与一个叫常老的人，在春秋山仙人峰下，拦路行凶迫我替他们做挖穴人，替云龙双奇挖墓穴，在下不愿与你们这些江湖亡命计较，因此逆来顺受，但在最后发觉老狗们竟人性全失，屠杀了其他几个捉来掘穴的人，在下为人自救，也想警告双奇，不得不起而反抗，将常老摔入他们布下的陷阱中，他们没有将双奇埋葬掉，在下却遭了殃，这两个老狗……”

“大即，你……”

“让开，不然我连你也杀了，我要将这老狗割断脚筋，带至春秋山活埋了他……”小欣一咬牙，叫道；你们快走……”

叫声中，奋身张开双手，向方大郎的脸上扑去。

“休走！本姑娘已认出你是神偷。”

神偷撒腿便跑，路南矮林中白影乍现，拦住叫。

是龙玉雯，来得真巧，神偷转身便跑，不敢接斗。

方士廷见小欣向剑上扑来，心中一软，赶忙撇剑侧闪。小欣却仆倒在地，一不小心，向十余丈下的河潭滑坠。

方士廷一惊，不假思索地扑上，一把抓住了小欣的右脚向上拖。

龙玉雯一声娇笑，狂追神偷，只追了六七丈，突见路南奔来二个人影，“是他！”一个人影大叫。

龙玉雯大叫道：“是神偷，哥哥快来！”

来人是四明怪客与龙飞主仆，龙飞飞掠而至，叫道：“大妹，一个也别让他们跑了，你捉神偷。”

龙玉雯一听话中有因，扭头一看，不由芳心一紧，舍了神偷往回奔，狂叫道：“哥哥，住手，不要伤他……”

“铮铮铮铮”！龙飞与方士廷已疯狂地缠上了，双剑纠缠吞吐，险象横生。

小欣爬在路上喘息，脸色苍白如纸。

四明怪客晃身拦住奔来的玉雯，叫道：“玉雯，不要管……”

“不！他……”

方士廷见神偷已不见了，不愿枉送命，猛地脱手将剑奋力掷出，奋身一跃，向下余丈下的深潭飞坠。

水声一响，英雄落水，潭下游不远便是河湾的森林，他在洗漱时已看清河流的形势，向水下一钻，无影无踪。在下潜的瞬间，他听到玉雯在狂叫。

“哥哥你好狠……”

从此，方大郎失了踪，参予湘南九疑夺基的江湖群雄，皆知曾经出了这么一位奇人。可惜像是昙花一现，来得突然消失也快。

龙飞不顾乃妹的哭闹抗议，向下游急走，一面叫：

“他是漏了网的方士廷，我非找到他不可。”

追入下游的森林，小径恰好下降，进入河岸从森林边缘向北伸展。

龙飞不顾一切先入林到了水滨，找到登岸的水迹，便沿迹狂追。追了两里，林尽路现。

一名壮年人站在路中，身材中等，相貌堂堂，正背着手向东眺望，东面是无尽的荒野与山林。

龙飞窜出路面，扬声问：

“兄台请了，可曾看到一个浑身水湿的人么？”

壮年人用手向东一指，摇头道：

往那边走了。怪，那一贯的瑶区，山那边便是凶恶可怕的生瑶出没处，他怎敢往那儿走？这一走，完了，有死无生，可惜我未能叫住他。”

“这附近有村落么？”

“北面十余里有一座汉人的村落。”

“哦；兄台是……”

“我叫沙步衡，前面十里永乐山大桥尾村人氏。”

“多谢指引。”龙飞含笑称谢，向南走了。

沙步衡冷冷一步，向北举步。

龙飞奔出半里地，远远地看到了乃师偕乃妹踏步而来，健仆在后紧跟，乃妹仍在哭泣。

他叫：

“那畜生往东面瑶区逃走了，师父，我们进瑶区。”

龙玉雯拭掉泪痕，拔剑恶狠狠地冲来，厉叫道，“我的事不要你管，我偏要嫁给他，弄假成真，你认不认他是妹夫，我不在乎，你……”

“妹妹，你疯了么？你是杀人犯方士廷……”

“他叫方大郎。我不管你与他……”

龙飞突然身形一晃，“哇”一声喷出一口污秽，捧住肚子叫：

“我肚子疼。肚……”

他用得额上冷汗直流，青筋跳动，向下一蹲，下身有异声传出，开始猛烈地上吐下泄。

龙玉雯呆如木鸡，怔住了。

四明怪客抢近，一按他的额面，惊叫道：“你中了暑……唔！不是，是时疫。”又向仆人叫：“扶他到树下，我要找药给他服用，快。”

健仆大惊，抱起龙飞说：“仙长，要不要找村镇安顿？”

“来不及了，就地医治，有贫道在，决不妨事。”

沙步衡还走半里地，向西面树林举手一挥，然后扬长而去。不久，山脚下的树林中钻出浑身是水的方士廷，向他抱拳道：“谢谢你，沙兄。他们呢？”

沙步衡挽了他便走，笑道：“你们不会追来了，龙飞得了时疫，想追也力不从心啦；有四明怪客在，那小子死不了，但也够他受的了，走啊！到林内进膳。”

“他会得了时疫？沙兄，别开玩笑。那家伙虽不是铁打的金刚，时疫绝

对难侵……”

“呵呵！一般的时疫当然奈他不何，但在我面前，他非倒下不可。”

“你……”

“我就叫行疫使者。除了八魔，无人知道我姓沙。”

“老天！”方士廷拍着脑袋忽然地叫。

行疫使者呵呵笑，说：“你所看到的，是我的本来面目，你是我沙步衡唯一的朋友。走啊！”

12

元宵已过，过年的狂欢正式结束，该整理农具，准备今年的庄稼了。

春来了，但江西南昌似乎尚未嗅到春的气息。

要说春天尚无消息，又不尽然，瞧，枝头的腊梅已绽开了笑靥，那不是春又是什么？

大雪纷飞，今年春确是姗姗来迟。

今年南昌春来得迟，小民百姓却过了一次好年。

因为去年八月，朝廷中大奸刘谨伏诛，圣旨降下南昌，革去了宁王的护卫，改为南昌左卫，王府的气焰稍杀，在城内外，再也看不见那些嚣张拔扈的护卫官兵了。

从府城过江，有一处渡口。往九江、南康的人，在章江门外章江渡（也称沙井渡）口上船，码头就在滕王阁下。滕王阁原在章江门上，本朝初颓废，景泰年间重建，改在城外去了，称为“西江第一楼”。成化年间修葺，复称滕王阁。

此处渡口十分热闹。渡船有两种：一种大渡船，只许乘坐廿人。另一各是小渡船，每次只许乘坐十人。大渡船通常搭载行旅商贩，小渡船则专门招揽过江去玩西山的有钱大爷。十余里宽的章江，风涛甚险，船都不敢超载。滕王阁前码头旁官府立了一块碑，刻上限载的告示，渡夫与旅客，谁敢不遵？

章江门码头外，有章江三洲之一的凤凰洲，是游艇停泊的地方。下游是扬子洲，洲上有居民。至于往来的客货船，一律不准在在江门停泊，须停在广润门外的南浦，驿站南浦驿就在城外。

一早，章江门码头冷冷清清，风云漫天，连狗都不敢往外跑。地面积雪盈尺，但走动并不困难。

一艘小舟从上游下放，缓缓靠上了码头，船夫一跃上岸，搭上跳板，向舱内叫：“三爷，到了。”

舱门拉开，钻出一个戴皮风帽，穿乌云豹裘的身材修长中年，人钻出舱面看天色，方从容踏上跳板，稳重地上了码头。

接着，出来了一个雄壮的青年人，手长脚长，狼青鸢肩，穿一件青布棉袄，青布夹裤直缝靴。剑眉虎目、鼻直口方，脸色如古铜，但风霜并未腐蚀他年青的肌肤，油光水亮活力澎湃。黑油油的头发挽了一个道士髻，显得落魄潦倒，他一双手分提两个包裹，大踏步下了码头，追随在中年人上岸，扭头向船夫说：“我替三爷将东西送到便转来，等我一等。”

一名船夫搓着手，口呼出一团白雾，笑道：“快去快来，回去后，咱们

还得随本地的几位老表城里走走呢。”

“好，我尽快赶回来就是。”

距城门口还有二三十步，滕王阁突然出现了四个戴头巾穿棉袄的大汉，急步而行斜向迎到，四人左右一分，一字排开拦住去路，双手叉腰，怀中鼓鼓地。四个人四双怪眼，似笑非笑地睥睨着三爷，嘴角噙着一丝冷笑，一看便知来意不善。

“三爷，才来呀？”为首的大汉怪腔怪调地问。

三爷在丈外止步，困惑地打量着对方，狐疑地问：“老表，咱们少见，你们是……”

“哈哈，三爷真是贵人多忘事。”

“在下委实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也就算了。”

“诸位有何贵干？”

“有事想与三爷商量。”

三爷爽朗地呵呵笑。说：“只要熊某能够办到，办一两件事谅无困难。”

“三爷当然能办得到，咱们弟兄并不想强人所难。”

“但在下尚不知诸位贵姓，要办的又是什么事呢？”

“小姓鲍，排行四。”

“原来是鲍四兄，久仰久仰。”

“哈哈！别骂人了，在江西，知道我鲍四的人，屈指可数。三爷到底是生意人，圆滑得很。”青年人提着两个包裹，站在雪中像个石人，雪花飘落在他头脸上，他毫不在乎，只用一双冷静机警的大眼，沉静地打量四周的变化。

他是个局外人，冷静得像没有知觉的石像泥偶。

三爷大概是个久走江湖，见过风浪的人，仍然不动声色，笑道：“诸位可否将所办的事说出，待在下……”

“好，三爷快人快语，鲍某也干脆些，请三爷借一步说话。”

“这……在下有急事要进城……”

“耽误不了三爷多少时间。”

“这……”

“咱们在阁北准备有一乘小轿，走吧。”

三爷坚决地摇头，说：“你我素昧平生，在下答应你只能在此地商议，已经是合情合理了，要随你你们处前往，不行。”

“你拒绝咱们的邀请了？”鲍四沉下脸问道。

“不错。”

鲍四举步迫进，阴恻恻地说：“你大概敬酒不喝要喝罚酒，你走不走？”

三爷也冷冷一笑，冷冷地说：“我明白了，你们是茂源油坊雇请的打手。”

“再问你一声，你走不走。”鲍四气势汹汹地问。

“在下不消与你们说话。”三爷沉声说，举步便走，向对方闯去。

鲍四冷笑一声，伸手便抓。

三爷抬左手，上盘手封住架开对方的手沉喝道：“挪开你的狗爪子！你敢在城门口行凶？”

鲍三一声怪笑，飞脚便踢。

三爷向侧一闪，立还颜色切入一拳横飞。两人搭上手，拳来脚往各展绝学缠成一团。

码头上行人稀少，渡船与一些船只上的船夫，皆袖手旁观，没有人出来劝架。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不劳心，所以便成为弱肉强食的世界。

城楼上有两名兵勇，看到有人在城外打架，立即发讯号，通知恰好领了两个兵勇巡近城门的巡检。

巡检匆匆奔进城门，城门洞闪出两个大汉，迎上叫：“胡大人早，请留步。”

胡大人止步一笑，说：“原来是李五哥，早。城外码头有人打架，我去看看再来。”

李五伸手虚拦，奸笑道：“三五个船夫打架，胡大人管他则甚？走，兄弟作东，到赣江楼喝两杯。”

“唔！你……”

“茂源的少东主在逗人玩玩，算了吧。”

“哦！”

“我们走。”

“我公务在身，这样吧，午间再叨扰你一顿。”

“一句话，午间问赣江楼见。”

胡大人带了兩名兵勇折回，扬长而去。

墙根下倚壁抱头而坐的一个槛衣老花子，抬起头长叹一声，自语道：“茂源的少东主攀上了高校儿，连知府衙门也管他不着，何况小小的巡检？”

李五与同伴打发走胡巡检，仍回到城门口向外瞧。

雪地里，三爷与鲍四棋逢敌手，各以散手周旋，双方都有所顾忌，不敢放手抢攻。看情景，短期间难分胜负，都不愿大意以免失闪，脸上无光。

青年人提了包裹，仍然屹立不言不动。

另一名大汉似已不耐，双手叉腰亮声叫：“老鲍，干脆让我来收拾他好了。”

鲍四连攻两拳，叫道：“再等一等，他快要脱力了。”

一名大汉向青年人走去，桀桀怪笑抱肘傲然问：“大个儿老表，咱们少见哩。”

“少见。”青年人答，似乎不太想说话。

“你是兴隆栈新请的伙计？”

“不，在下是船上的。”

“哦！原来是三江船行的老表。”

“是的。”

“三江船行的伙计，在下大部分认识，似乎从没有见过你哪？”

“在下是腊月里入行的。”

“哦！”

“在袁州上的船。”

“难怪，你的话带有外地腔，原来是山头人。”

“该说是上江人。”

“好，就算是上江人吧，贵姓？”

“我叫方山。”

“方山？山都是圆的，你却叫方山，哈哈！为何不叫扁山？”

“你呢？”

“在下姓王，排行七。”

“危险！”方山没头没脑地说。

“什么？”王七不解地问。

“没什么。瞧，熊三爷的拳脚不含糊呢。”原来三爷踢中了鲍四一脚，几乎将鲍四踢倒。

王七嘿嘿笑，说：“即使他胜了鲍四，同样要到霉，还有几个人等着教训他呢。”

“哦！有人接手，不公平哪！”

“这年头，人多人强。什么叫公平？一文钱能买几斤？算了吧。”

“对。”

“咱们知道你们三江船行不介入纷争，不得罪任何一方。”

“不错。”

“把熊三的东西放下，你可以回去了。”

方山摇摇头，语气坚定地说：“三爷在临江府上了我们的船，今早在下奉船老大之命，将这两色物品送至三爷的兴隆栈，不到地头，在下不会放弃职守的。”

“熊三不到兴隆栈。”

“在下听候三爷吩咐。”

王七脸色一沉，冷笑问：“你知道你在向谁说话？”

“不知道，你不是叫王七么？”

“把东西放下。”

“抱歉，在下只听熊三爷的吩咐。”

“你这该死的山头人……”王七咒骂，右拳疾飞，“噗”一声击在方山的左颊上。

方山脑袋一歪，讶然问：“咦！你怎么打人？”

“打人？老子要宰你呢。”王七揉着拳头叫，拳影再飞，“噗噗噗”一连三重拳，全捣在方山的左右颊上。

方山连退三步，古铜色的脸颊毫无异样，沉静地说：“你打吧，东西是不能给你的。”

王七只感到拳头发麻，心中大惊，咦了一声说：“你这山头人果然皮粗肉厚，哼！我看你能挨上多少拳，打！”

说打便打，抢进拳如骤雨，“砰砰哒哒”一连四拳，全捣在方山的胸腹上。

方山挨一拳退一步，但并未倒下，直着喉咙叫唤：“有强盗，救命哪！”

最后一名大汉粗眉一轩，怪眼一翻，大喝道：“快！这小子叫嚷要坏事。”

先前旁观的大汉一声虎吼，配合鲍四左右夹攻，冲近熊三爷的身侧，猛地一腿飞扫，快如星火，“噗”一声踢在熊三爷的腰脊上。

“哎呀！”熊三爷叫，向前一仆。

鲍四正好接个正着，抬膝猛撞，“噗”一声顶中熊三爷的下腭。熊三爷嗯一声，上身一抬。

“噗噗！”夹攻的大汉连飞两拳，拳拳着肉。

熊三爷终于不支，摔倒在地呻吟。

鲍四加上一脚，将他踢翻在雪堆中，叫道：“快架走。”

两人架起奄奄一息的熊三爷，向滕王阁的右侧奔去。

另一方面，王七已打了十余拳，仍未能将方山放倒，不由怒火上冲，大吼一声，从怀中拔出一把短刀，迫上一刀戮向方山的小腹。

方山忍无可忍，一脚疾飞，“噗”一声踢中大汉持刀的手臂，短刀脱手而飞。

他丢下包裹，大吼道：“畜生！你敢在天化日之下，渡头城门口众目睽睽中拔刀杀人，你还得了？你叫王七，我要你做王八，狗东西！你打了我十六拳，你得还给我！呸……”

最后那一声呸！如乍雷，高亢、尖锐、刺耳、急促，令人一听便知是出于一声个怒极恨极，极怀怨毒的人口中，令人悚然而惊。

他像疯了一般，一拳便将王七打翻，接着是一阵惊心动魄的摔、抛、掷，但见雪花飞溅，人影急动，只片刻间，王七便不再叫号了。

“砰！”他将人奋力一掷，王七飞出三丈外，头先脚后，一头栽入雪中，爬不起来，也叫不出声音，像一条死狗。

架走熊三的两名大汉不再走动，回身观战惊呆了。下令的大汉，被刚才那凶猛疯狂的打击，吓的双腿发软，站在那儿发抖，难以举步。

被打惨了但神智仍清的熊三爷，也被这激怒了的青年人吓了一大跳。

方山似乎怒火仍未熄灭，一把拖起半死的王七，咬牙切齿地厉叫：“你这该死的猪狗，饶你不得。”

“饶……命……”王七尖叫。

方山的手，抓住了对方的耳轮。

“我叫你祖……祖宗……饶……命……”

一声轻响，右耳轮分了家。

“哎唷……救命……”

码头上一名船夫高叫道：“再打要出人命了，别打啦！”

方山将王七一脚端倒，向那两名架着熊三爷的人叫：“把熊三爷放开，不然在下要丢你们下江去喂王八，不信且试试看。”

两大汉互相打眼色，突然架着人杈头便跑。

方山一声怒吼，向前一窜。

为首的大汉神魂出穴，从斜刺里飞扑而上，要将他抱住冲倒。

他向侧一闪，扭身出腿急踢。

“砰”一声响，大汉被踢倒在雪中。

两大汉向滕王阁下奔去，急声大叫：“少东主，快来！”

来不及了，滕王阁侧方刚抢出三个人影，身后强敌已至，一声怒吼，两人的背领同被抓住了。

“饶命……”两人狂叫。

“砰砰！”两人同时摔到在地。

抢出的三个人影急急退去，溜之大吉。

方山扶起熊三爷吁口长气问：“三爷，受得了么？”

熊三爷吃力地站稳，脸色苍白说：“我受得了，谢谢你。进了城便不怕了，走吧。”

方山扭头便走，说：“这几个家伙要不要报官？”

“不必了。”

“好。”

他将三个人用腰带分别绑住一条腿，拖了便走，健步如飞到了码头，将人往水里丢，然后再拉起。

“救……命……”三个大汉发狂般狂叫，浑身是水，冷得完全脱了力。

每人泡三次，公平得很，他将三大汉泡够了，方拉起他们往码头上丢，阴阴一笑道：“这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天道往还，报应至速。下次别让我碰见你们这些走狗，避开我远些，下次可没有这么便宜了。”

他丢下众人，拾回两个包裹，扶着熊三爷入城走了，三大汉几乎冻僵了，直等到熊三与方山走了许久，方被脸无人色的同伴赶来救走，火速换衣。

被揪掉一只右耳的大汉，被一名同伴扶住了一行十二名大汉像是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地沿城外的大路向北走了。

绕过德胜门大校场，折入北乡，立即有十一余名壮年人在旁迎接。其中一名年约二十上下，虎背熊腰的人，迎面拦住高叫：“章师父，怎么啦？”

章师父便是被方山一脚踢倒的人，脸色青青的说：“罢了，少东主，在下丢人丢到家啦！差点被丢到江里淹死。”

少东主不是瞎子，当然知道这群狼狈的人吃了亏，急问道：“熊老三带了人？你们被打了？”

“熊老三并没带了人。”

“那……”

“咱们被三江船行的一个山里人伙计打了。”

“什么？三江船行的伙计敢打我们的人？”

章师父将被打的情形说了，最后说：“那家伙叫方山，壮得像条大牯牛，你没看见他打起人来那股狠劲，真吓死人，抓起人信手一丢便翻滚出三丈外，咱们不是他的敌手。”

少东主哼了一声，咬牙道：“三江船行既然强出头，咱们走着瞧。哼！北乡象牙潭陈家岂是好欺负的？”

章师父摇摇头，苦笑道：“少东主，茂源兴隆两栈，已经是势同水火，不能在添加三江船行了。兴隆栈断了咱们的油源，龙沙熊家的人好说话而且怕事，咱们可以威迫利诱与他周旋。但三江船行不同，他们都是些亡命，与三江五湖的江湖好汉多少有些交情，闹翻了……”

“我进王府去找程公公出面……”

“少东主，这不好，程公公可以指使府县官吏，但这位宦官声誉太差，会被人瞧不起少东主的。同时，龙沙熊家不敢与官府作对，三江船行不怕死的亡命多的是，找来几个江洋大盗前来骚扰，即使尊府不怕，至少茂源栈得关门，章师父你的意思……”

“咱们目前仍然对付得了兴隆栈。”

“那三江船行……”

“少东主何不去请你们姨父柳祯，同至三江船行走走？当面说开了，也许有好处呢。”

少东主大喜，拍拍脑袋说：“哎呀！我怎么一直就没想到姨父哪？我该把表妹也请去走一趟。”章师父点点头，说：“对！你表妹金弓银箭柳青青，威震江湖，号称武林三女杰之首，有她出面，三江船行的东主万人雄，怎敢不买她三分帐？”

“好，我先进城，顺便到磨子巷去请我姨父，你们先回去好了。”

“少东主小心了，多带几个人，以免碰上熊家的人报复。”

“哼！在城里城外，熊家的人天胆也不敢惹我。”少东主傲然地说，带着人改道奔向北门。

同行是冤家，半点也不假，茂源油坊的店号在广润门内，是南昌的老字号，生意兴隆，执油行的牛耳。章江门内的兴隆栈，经营米与油。东主姓熊，名飞，排行三，本地人皆尊称他为三爷。

熊飞祖居城北七八里的龙沙。龙沙也叫龙岗，赣江经过岗北，沙洁白如雪，岗连五里具有龙形。这里是南昌的名胜区，是骚人墨客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的地方。附近有龙沙亭（原名清风亭），列咖亭，尚南有明太祖在此记渝南昌父老的豫章台。在岗上可远眺江对岸卅里外的西山，风景绮丽。

龙沙熊家在南昌，已有千余年历史，甚至更久远些；清风亭在唐朝便是“洪洲熊氏”的私产。熊家出了不少人才，一向以书香世家自命。

当然，人丁一多，自然有贤有不肖，名门世家不见得都是书香种子。熊飞也算是不肖子孙之一，他所走的是最下等的路，士、农、工、商是下等人，他走上了营商一条路，经营油、米的买卖。

他的兴隆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买卖公道。因此，上江的油商纷纷与兴隆栈交易，本地的零售主顾更是盈门满店。在短短的两年中，几乎夺走了老油坊茂源油坊的百分之七十主顾。

人活着，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争；与天争，与人争。人争什么？争暖饱。暖饱以后，再争名和利。

为了争名利，人所付出的代价太可怕了。

茂源油坊怎能不眼红？眼红之后，是非便多了，大不了要比个高低，别别苗头。

第一回合，茂源油坊没胜。第二回合，兴隆栈没输。

最近展开了第三回合，茂源油坊终于走上了动武的下乘路子。

茂源油坊的东主陈茂源，并不是什么坏胚子，只是那位儿子少东主陈家驹，根本就不是千里驹的料子，而是一匹劣马，舞刀弄枪结交一带土棍地痞，走花街逛柳巷争风吃醋到处闯祸，酒色财气门门俱全，只有一样不会：读书，斗大的字，认不了两箩筐。

有了这位少东主，还怕没有麻烦？

陈茂源有一位连襟，是武林中相当了不起的白道英雄，江湖上提起神箭柳栎其人，实有“姜大公在此”的威风。柳栎的爱女柳青青，绰号叫金弓银箭，闻号知义，这位姑娘颇不简单。

人怕出名猪怕肥。这位柳姑娘太利害，一般的男孩子皆闻名胆战，年已双十，至今仍未找到婆家。她不丑，相反地美得出奇，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一言不合， she 会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发起威来，委实令那些追她的男人心惊眼跳。

少东主带了两个仆人，逡奔广润门茂源油坊。

三江船行也在广润门设了店面，东主万人雄在店中坐镇，城外的船务，则由少东主万彪负责。这位万彪生得高大健壮，是个没遮掩的好汉，与江湖朋友相处极为相得，疏财仗义颇获江湖朋友的尊敬。当然，船行这碗饭很难吃，车船店脚衙。都是不好混的行业。各方面关系都得弄好。与黑白道朋友皆有交情，与水陆的草莽英雄多少有些关系，与官府更不能不应付。万人雄父子具备了各种条件，胜任愉快。

午后不久，大雪未止。冬季水枯，货运几乎完全停顿了，上江没有货下放。下江的货也航行困难。目前，只有几艘小客船往来上江各埠，因此清闲得很。

三江船行的船，不走九江。所以鄱阳湖以下一带的买卖，由另一家船行包揽。

店门外施施然来了三位客人。店伙迎出，行礼笑着：“两位爷大驾光临，小店生辉。请进请进，客厢待茶。”

二位客人两主一仆，两位爷一个脸如重枣，剑眉虎目，年已半百，但精神奕奕，目朗须黑，丝毫未现老态，像是三十来岁的壮年人。他就是神箭柳祯，南昌大名鼎鼎的百步穿扬神箭手。

另一人豹头环眼，留八字大胡，年届花甲，须发已斑，精神仍然朗健。他是茂源油坊的东主陈茂源。

陈茂源领先跨入店堂，笑道：“万爷在家么？”

“在，请至客厅小坐，小的已请东主出堂相见。”

店伙请客人在客厅落坐，奉上香茗。不久，东主万人雄跨入厅堂，抱拳笑道：“今天是大日子吧？两位联袂光顾，难得难得，迎接来迟，怠慢怠慢。”

万人雄穿了一袭棉袍，身材修伟，年已近花甲，步履轻捷，也未现老态，红光满脸，一团和气，脸上挂着世故的笑容。

神箭柳祯离座抱拳行礼，笑道：“万兄，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瞒你说，敝襟兄有事相求，请万兄赏脸。”

“好说好说；柳兄客气了，陈兄算起来还是兄弟的好主顾，有何见教一句话便成，能为陈兄效劳，兄弟深感荣幸，但不知陈兄有何要事，需兄弟尽力？”万人雄坐下说，语气诚恳。

陈茂源呵呵笑，说：“不是兄弟捧万兄，这件事只有万兄可以成全兄弟，因此登门相求，务请万兄赏脸。”

“陈兄夸奖了，希望兄弟能不负所望。”

“兄弟与兴隆栈的事，万兄当有所耳闻。”

“不错，商场竞争，平常得紧。”

“这件事万兄……”

“陈兄，两年来，你们两家行号的事，旁人不宜介入，介入反而等于是火上加油。如果是为了这件事要兄弟出面周旋，这……”

“万兄如果周旋有望，兄弟早请万兄出面作和事佬了。”

“这……”

“今晨敝行有几位伙计，在章江门意欲请熊三爷洽商，彼此一言不合，起了冲突。敝坊的几位客计，被贵行的一位船夫，打得落花流水。”

“什么？你说敝行的船伙计敢出面打人？”万人雄讶然问。

“万兄别误会……”

“兄弟已经交待下去，不许任何人介入双方的纷争，今天竟然……”

“万兄，这件事怪不得贵行的伙计，双方都有不是，兄弟绝无前来诉说之意。”

“这件事兄弟要查。”万人雄沉下脸说。

“万兄千万不可……”

“陈兄之意……”

“兄弟希望息事宁人。”

“贵坊的人，认识敝行那位伙计么？”

“他自称方山，不是本地人。”

万人雄歉然一笑，说：“兄弟万分抱歉，在陈兄与兴隆栈有所意见，湛家老人调解不成，你们双方各不相让，一意孤行之后，兄弟便已公然表示不偏袒任何一方，不介入你们的纠纷。这一来，兄弟边涉嫌……”

“万兄，千万别这样说。茂源哥绝无此意，而是前来请求万兄不必介意今晨的事，希望彼此今后不再误会再已。”神箭柳祯赶忙打圆场。

万人雄淡淡一笑，说：“两位既然不见怪，那么，兄弟放心了，当然这件事兄弟要追究，保证不会有同样事情发生。”

“兄弟深感盛情，感激不尽。”柳祯拱手说。

陈茂源也拱拱手，笑道：“万兄请包涵一二。兄弟这儿谢过。”

万人雄豪放地一笑，回了一礼说：“不敢不敢，两位客气了。”

“那么，兄弟告辞，打扰了。”柳祯离座笑道。

“那儿的话？天寒地冻，兄弟暖酒与两位暖暖手。两位是大忙人，难得光临……”

“万兄，兄弟确是事忙，改日打扰。”陈茂源客气地说。

“那么，兄弟不好强留，改月咱们好好小聚。”万人雄含笑送客，出到店堂，柳祯道：“万兄，请留步。”

万人雄要送两人出店，笑道：“别客气。柳兄。听说令媛与蓼洲彭家的小凤姑娘结怨，现在怎样了？”

柳祯摇摇头，苦笑道：“小儿女的事，少过问为妙。彭老太爷不知怎地，这半年来竟然闭门谢客。几乎与本府所有的武林人断绝了往来。而他那位小孙女小凤也太不像话，一再向小女挑衅，不知所为何来。反正小儿女的事，大人管也管不了那么多。”

万人雄点头表示同意，慎重地说：“当然，小一辈的人看法不同，一言不合便诉请武力解决。老一辈的人干预，反而把事情弄糟的。”

“听说令媛准备与飞虹剑客，曾巩兄的千金，联手对付小凤姑娘，这恐怕不太好，武林人争强斗胜，讲的是公平竞争，如果纠众报复寻仇，便会把事情闹大。”

“彭老太爷性情大变，万一他出面护犊，老实说，谁也休想在他火德星君子下讨得了好，三五十条好汉围攻了，也要一个个焦头烂额。因此，柳兄千万得管束令媛，早些替她找个婆家。女孩子结婚之后，便不会再抛头露面争硬气啦！”

柳校长叹一声，苦自笑道：“兄弟当留意，谢谢万兄的忠告，唉！兄弟怎能不替小女着急？义怎能不替她终身打算？只是……唉！别提了，这坏丫头。”

送走了陈、柳三主仆，万人雄立即唤来一名店伙，沉声道：“你到城外找黄管事，问问他那条船有一个叫方山的伙计，如果有，要黄管事将人带来。如果没有，替我查查看，谁今早在章江门打了茂源油坊的人。”

店伙应了一声，出店扑奔城外。

半个时辰之后，身材魁梧的黄管事，领着高大健壮的方山，大踏步入店。

店中气氛一紧，迎出的店伙欠身笑道：“黄二爷，东主在客厅等候。请

进。”

从店堂向里瞧，可看到客厅中安坐不动，不怒而威的万人雄东主，正目光灼灼地透过厅门向两人注视。

方山神色冷静从容，随在黄管事身后跨入厅中。

黄管事上前行礼，笑道：“东主万安，属下已将方山带来了。”

“是他？”万人雄问。

“是的。”黄管事欠身答。转头向方山说：“方山，上前见过东主。”

方山抱拳一礼，说：“小的方山，东主好。”

“坐下。”万人雄向两人摆手。

两人谢过坐，在下首归座。万人雄不住向方山打量，久久方问：“你几时到本行来的？”

“去年底在袁洲。小的到码头找活干，遇上船主胡爷，他见小的有几斤蛮力，对船上的活计也马虎将扰，因此收家小的在船上干活。”方山沉着地答。

“你是袁洲人？”

“是的。”

“难怪带了些湖广腔。今早你打了茂源油坊的人？”

“小的奉船主之命，送熊三爷入城……”

“好了，别说了。”

“小的不知道是些什么人……”

“别说厂。”

“东主不想知道经过？”

“不必了，你们的船是昨天晚上到的？”

“不错。”

“好，姑念你不知本行的规矩……”

“东主……”

“不必说了。”

“但他们……”

“黄管事。”

“属下在。”

黄管多欠身答。

“你带他回去，给他一月工伐，告诉胡船长，打发他走路。”

“属下遵命。”黄管事恭敬地答。

方山深深吸了一口气，向黄管家问：“二爷，这是说，小的失业了？”

“是的。”黄管事无可奈何地说。

“东主不想知道……”

“老弟，不必多说了，走吧。”

方山离座而起。淡淡一笑道：“世态炎凉，小的不怪你们。”

万人雄冷冷一笑，道：“不是世态炎凉，而是本行不要惹事生非的人。二江船行的庙小，容不下你这位大菩萨。”

“东主何必挖苦人？小的如真是大菩萨，怎会如此受人冷待？我想，偌大的南昌，大概总该有我赶活的地方。”

黄管事接口道：“方山，你不能吃船行的饭了。”

“为什么？”

“凡是各船行辞去的伙计，同行皆拒绝收容的，你只好另谋高就了。”

“哦！原来如此。”

万人雄淡淡一笑，道：“你最好离开南昌，还是回袁洲好了。”

“为可？”

“你得罪了茂源油坊，在南昌你是混不下去的。”

“有这么严重？”

“不错。”

“承告了，小可告辞。”

“不送。”

方山抱拳一礼，随黄管事退出厅进入店掌，向黄管事泰然地问：“二爷，贵行真怕茂源油坊？”

“不是怕，而是彼此都有交情。”

“哦！因此，贵行不惜辞退小可以讨好茂源油坊，而不问情由不问是非？”

“老弟，这也是不得已的事。”

“因为小可是外乡人？”

“这……老弟，走罢。”

“呵呵！我想，我该斗斗茂源油坊。”

“老弟，千万不可胡思乱想，你一个外乡人、惹不起他们的，强龙不斗地头蛇，算了。”黄管事好意地劝解。

方出路出店门，一阵雪花扑面而来，他吸口气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呵呵！”

“不会太久的。”

他走后不久，店门外匆匆赶来一位虎背熊腰的精壮青年人，虎目生光。像貌威猛，进店便直奔客厅。

一名店伙迎上，笑问：“少东主，码头上有事么？”

青年人大踏步而进，不耐地说：“码头上清淡，有屁事。等咱们关门大吉之后，便更为清淡了。”

厅内的万人雄哼了一声，向外叫：“彪儿，你胡说什么？”

这小伙子是东主的长子万彪，快三十岁了，是有名的霹雳火，踏入客厅向乃父行礼，气虎虎地问：“爹，为何要赶走方山？”

“你不知道他替咱们船行招祸？”

“不，彪儿只知他替咱们船行争回面子。”

“你胡说甚么？”

“爹问过当时的情形么？”

“我不用问，那是个好勇斗狠的人，不能用。”

万彪哼了一声，说：“他如果不好勇斗狠，咱们船行的招牌今早便被茂源油坊砸了。”

“你胡说。”

“彪儿绝不胡说。今早胡船主派他替熊二爷提行囊，吩咐过摇他将行囊送至兴隆栈。在滕王阁前，茂源油坊十余条汉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要绑架熊三爷，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方山守住行囊在旁等候，一直就不曾插手。直至熊三爷被打倒，他仍然不过问。然后是茂源油坊的打手来抢他的包裹，动手又动刀，他被打得无处可逃，最后方一怒之下，把那些走狗打了个落花流水。爹，如果他的包裹被打手们抢去，咱们船行的招牌，不足被茂源油坊砸

了么？茂源居然欺负上咱们头上来，那将三江船行放在眼下？岂有此理！”

万彪愈说愈火，最后吹胡子瞪眼睛，红了眼。

万人雄虎目怒睁，但仍然沉着地问：“儿子，你是听方山说的？”

“彪儿别从章江码头来，渡头上有百名船夫旅客所目击其事。彪儿兴匆匆赶到我们的码头，那方山已经领了工钱走了，彪九至今尚不知方山是高是矮呢。”

“砰”一声响，万人雄一掌拍在几上，怒叫道：“混账！岂有此理。”

万彪虎跳而起，大叫道：“爹，你骂吧，彪儿不干了，我要出去自己闯天下。你要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三江船行前途可悲，彪儿只有出外去闯天下……”

“坐下，你这胡说八道的蠢材，为父不是骂你。”万人雄怪叫。

“爹，你……”

“为父早知道你打抱不平与茂源油坊比高下，如不是为父多方制压，你们恐怕早就闹翻了天。因此，为父以为你们这群人故意唆使新伙计出面，所以不得不辞退方山。”

“但是，爹……”

“早上陈茂源与柳祯一同前来拜会，谈起这件事，为父先入为主，同时也信任柳祯为人不失公正，误以为过错定是我们一方，是你们这群人的不是。这两个匹夫，竟敢欺我？”

万彪切齿道：“彪儿去找陈茂源。”

“不，先不动声色。”

“这……”

“慢慢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目下你必须急切办理的是，快去派人把方山找回来。”

“是，彪儿这就走。”

“切记不可透露口风，一切有为父策划。”

“是。”万彪兴奋地说。

可是，方山失了踪。偌大的南昌城，到何处去找一个流浪汉？

十天之后，三江船行开始了抵制行动，上游三江“锦江、赣江、抚江”三条河水的船只，一律拒绝承载茂源油坊的榨油原料与原油。船行的伙计，全体拒绝与油坊的人往来打交道。

这一来，不啻擒住了茂源油坊的脖子，后果极为严重，要迫茂源油坊关门。

陈茂源先后二次登门造访，万人雄皆避不见面。

兴隆栈的东主熊三爷，一直寻找救命恩人方山，但方山的消息，如问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这天一早，专走九江的五湖船行东主铁背苍龙顾大同，带了兩名仆人，乘了小船到了南浦。

这位顾东主年届花甲，天生的驼背，但驼的程度不严重，仅背骨稍为隆起而已，身材修长手长脚长，天生的一付玩水的骨架，在鄱阳水域，铁背苍龙的水性之佳，有口皆碑，与鄱阳的水上大豪四海神龙娄成、鄱阳蛟倪英岳婿两人，合称水中三霸。

南浦是往来舟楫停泊之所，在广润门外。

主仆二人舍舟登上码头，走向一艘小划船，站在跳板头向船夫打招呼，

含笑拱手道：“老弟，贵东主在船上么？”

“哦！原来是顾东主，有事么？”船夫含笑回礼问。

“呵呵！贵东主想必在船上了。”

“这……”

铁背苍龙举步上船，大笑道：“呵呵呵呵！万兄，躲得好紧，老朋友来访，闭门不纳么？”

环门拉开，万人雄钻出舱面，拱拱手笑道：“哈哈！如果是老朋友，也不会替姓陈的做说客，对不对？”

“呵呵！一句话就将兄弟的口封住了，厉害。”

“请舱里坐，不是兄弟厉害，而是是知顾兄受人之托，不得不先表明态度。”

两人入舱分宾主落坐，船伙计献茶毕退出舱外，铁背苍龙捧着茶杯暖手，笑道：“诚如万兄所说，兄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呵呵！不管万兄是否见谅，尚请容兄弟说明来意。”

“兄弟确是不愿谈论此事。”

“请冲兄弟薄面……”

“好吧。是为了陈茂源的事么？”

“不错，陈兄希望知道得罪万兄的原因，以便当面谢罪。”

“这恐怕没有甚么可谈的了。”

“万兄，误会可以解释……”

“存心欺人，便没有解释的必要。”

“万兄，到底是怎么回事？”

“欺人太甚……”万人雄愤愤地说，便将章江门外的事一一说了，最后说：“顾兄，你看看，他的人不是不知道方山是三江船行的伙计，又不是不知道他们自己理屈，竟然将神箭柳祯也领来，等于是狗仗人势示威来了，反而说兄弟的人打了他的爪牙，你看气不气人？”

“万兄，其实这些事，也许伙计们一时糊涂……”

“他俩从来并不糊涂。”

“这样吧，兄弟回去向陈兄说明，希望万兄能接受他的道歉，乡亲嘛，何必为了些须小事，大家伤了和气？倒教外乡大笑话我们了。”

“这个……”

“请冲兄弟薄面，大家开诚相见……”

“这样好吧？陈茂源当面道歉，并须找回兄弟的船伙计方山，兄弟要这位好船夫帮忙。”

“兄弟替你找方山，怎样？”

“当然好，人找不到，陈茂源不必来道歉了。”万人雄斩钉截铁地说。

铁背苍龙见万人雄语气坚决，知道不可勉强，先将此事暂时搁下，彼此谈些近况，以冲淡主题的不快。

“万兄知道火德星君的孙女小凤，最近的所作所为？”铁背苍龙转变话题问。

“兄弟不过问这些事了，只知那丫头与柳青青闹得不太愉快。”

“那丫头上月找上了我。”铁背苍龙苦笑道：“咦！她为何要找你？”

铁背苍龙耸耸肩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知她无缘无故地找兄弟的船夫出气。”

“算了吧，那野丫头难缠得紧。吃点亏也就算了，惹火了火德星君可不是好玩的。”

“那丫头如不及早管教，早晚要闯出大祸来的。”

万人雄淡淡一笑，若有所思地说：“顾兄，你说这件事是否有点蹊跷？”

“万兄所指何事？”

“彭小风姑娘的事。”

“万兄的意思是……”

“彭家一门俊杰，白道中翘楚人物。而最近半年来，火德星君父子闭门谢客，但彭小姑娘却在南昌惹事招非，专与你们这些白道英雄为难，反而对咱们这些混世界的人相当客气，为甚么？”

“这个……”

“顾兄，如果我是你，便得费些工夫，找出其中缘故来。”

“万兄，兄弟也曾经调查过，像是云消雾散，无踪无迹毫无线索可寻，万兄能不能助兄弟一臂之力？”

“对不起，兄弟爱莫能助。老实说，兄弟确是惹不起彭家的人。”

“当然，彭家在武林颇受尊敬，只是……”

“只是，咱们与一位十五岁的小丫头计较，说出来不够光采。”

同一期间，磨子巷柳家出了不大不小的乱子。

磨子巷，是本城的住宅区，这一带有不少名胜，也有不少荒废的园林。柳家是南昌世家门第之一，宅高院深，堂宽院广，宅内有一座大花园，颇富园林之胜。

院门常关，门子的位处经常有两名门子照应门户。

院门外一块亩大的广场，共栽了十八株柳树，因此也叫十八巷柳家，这就是神箭柳祯的宅院。柳家的人无一不是百步穿杨的好手。

柳祯的祖父以军功起家，原是南昌左卫人氏(军籍)。柳祯的父亲兄弟多，被编为余丁。

几经周折，方设法脱离军籍搬至城内定居，正式取得民籍，从此成为南昌人。

柳家有财有势，又是武林人，客人却少，出入的人，皆是柳家的子侄与婢仆，

辰牌末，一个穿了棉袄，青帕包头，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女人，从巷尾向外走，逐渐接近了柳家的柳树广场。看身材，这女人的岁数并不大，但所穿衣裤却老气古朴，像一个从乡下来的老大娘，毫不起眼。

合该有事，柳家的大少爷柳宗翰，恰好送客外出，这位柳大少爷生得脸白唇红，一表人才，廿二岁的青年人，生龙活虎似的，不愧称武林世家的子弟。

客人来头也不小，是城东顺化门内曾家的一双男女公子。曾家在南昌，也是武林世家，目下的主人飞虹剑客曾巩，曾是南昌武林朋友开设三年一度的龙虎擂十名擂主之一，剑术号称江右第一，名号响亮。

飞虹剑客成家甚早，四十余岁的人，已经有了一双儿女，男的叫勋，十七岁，女的叫梅，十五岁。这一双儿女都长得英俊秀丽，武功的根底都打得扎实。

柳宗翰亲送曾家兄妹出门，一面走一面说：“西山桃花盛开，明天愚兄诚邀贤兄妹至西山，作三日之游，如何？”

曾梅俏巧地掠掠鬓脚，喜悦地说：“真的？宗翰哥，不骗人么？”

“梅妹，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曾勋也雀跃地说：“那么，我们接受你的邀请，下午先去安排一下。”

“不，愚兄去安排，先派人列香城寺订下一栋静室，带些酒食果品。你们各带一婢一仆便可，其余的事一切皆由愚兄安排。”

谈话间，已出了广场踏入巷道，小巷宽仅丈余，对面是另一家院墙，二人在巷中并肩行走，两侧便不容别人行走了。

柳宗翰走在最后方首，中间是曾勋，曾梅在左侧。女孩子没有地位，只能走一侧。

蓦地，后面传来了一不客气的叫声：“好狗不挡路，为何不留路给别人走？岂有此理，连这点教养都没有。”

三人不约而同扭头回顾，不由火起。原来是个村妇，居然敢向穿着锦衣的少爷公子千金小姐说这种话，简直是瞎了眼，胆大包天。

曾勋哼了一声，怒叫道：“你这泼妇，谁挡着你啦？”

“快滚，不然打折你的狗腿。”

柳宗翰也不悦地说。

“把她赶走。”

曾勋气虎虎说。

村妇突然疾冲而上，厉叫道：“打你们这些无礼的小畜生……”

柳宗翰走了眼，不知厉害，伸手便拨村妇抓来的手，冷笑道：“你这老母猪……”

“啪！”耳光声清脆，村妇的另一双手捷逾电闪，给了他一耳光，打得他凑手不及，毫无躲闪的机会，只打得他眼冒金星，连退两步。

“咦！”曾勋兄妹同声叫，左右一分，立下门户戒备，满脸涌现惊疑的神色。

柳宗翰无名火起，一声怒叫，飞扑而上，一掌劈出，要报一耳光之恨。

村妇向侧一闪，向一下伏，闪电似的攻取下盘，用上了扫堂腿，反应之快，攻招之狠，委实令人震骇。

柳宗翰一次上当一次乖，挨了一耳光便知遇上了劲敌，怎敢再大意？百忙中向上一跃，飞脚反击。

“啪”一声响，踢出腿被村妇拍中一掌，拍在右膝外侧，他感到如中巨锤所撞击，“哎”一声惊叫，落地扭身屈膝挫倒。

曾梅大惊，急急抢到伸手急扶。

曾勋裁出，阻止村妇迫袭柳宗翰，大喝追：“揭开你的真面目，你是存心找麻烦来的？”

村妇解下头巾，冷笑一声，换了嗓音说：“这可是你们先找麻烦，今天你们如不赔礼，这条小巷将留下你们的鲜血。”

露出庐山真面目，三人大吃一惊，那有甚么老村妇？而是一位风目带煞的清秀美丽小姑娘。

曾勋张口结舌，退了两步，骇然叫道：“彭姑娘，何必欺人太甚？你……”

曾梅也惊惶地叫：“小凤姐姐，我们是无意的，请……”

彭小凤冷哼一声，步步迫进说：“你们骂人骂得痛快，哼，你少叫我什么姐姐，我不认识你们。”

柳宗翰勉强站稳，拱手道：“彭姑娘，不知者不为罪，在下向你赔礼。”

院门大开，奔出主人柳祯，高叫道：“彭姑娘请息怒，老朽……”

彭小凤哼了一声，扫了众人一眼，扬长而去，远出二二十步外，方扭头叫：“下次见面，再算这笔账，在你们家门口，你们人多势众，日后总会在别处碰头的。”

柳祯盯着彭姑娘的背影，恨声说：“这丫头可恶，再过两天，她会打上门来了。”

院门中又奔出年青健美的金弓银箭柳青青，穿青紧身，外套是玄狐背心，手提一把长剑。瓜子脸，有一双锐利明亮的大眼睛，泛着红馥馥健康色彩的双颊，樱桃小口泛着一丝目空一切傲视群雄的笑意，急冲出门急声问：“爹，什么人登门闹事？”

柳宗翰在曾勋兄妹的搀扶下向院门走，苦笑道：“是彭家的小凤姑娘。”

“你怎么了？”柳祯关心地问。

“被她打了一耳光，膝外挨了一掌，好重，哎！”

“你们怎样闹起来的？”

柳宗翰倒是个硬汉，便将经过讲过了，又道：“谁知道她装成这么一个糟大娘来挑衅？就算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也不该如此对待我们，何况过去彼此也算有交情的人？只怪我学艺不精，此仇不报，誓不干休，今天认了。”

柳青青扭头便走，恨声说：“找上门来了，我去蓼洲找她。”

“站住！”柳祯叫，又道：“你想怎样？”

“女儿要带弓箭去找她。”柳青青气愤地说。

“她已经安排好了，是你哥哥理屈，你敢去找？”

“爹，难道就罢了不成？”

“不罢也得罢，今天绝对不能去问罪，只怪宗翰不小心，上了她的大当中了她的诡计。”

“好吧！今天认了。”

一家子进入院门不久，门子进入大厅禀报道：“五湖船行顾爷驾到。”

城东南隅有一处本城的名胜，称为东湖。当年南昌称为洪洲，宋朝时，城广三十里，东湖即占了十里地，称为三湖九津。北抵城根，南至南塘。但湖日渐淤塞，本朝改筑南昌“三改五移的最后一改”城，改龙兴为洪都时，湖仅占地五里了。湖向北延伸，称为水道并无不可。

湖的北面有座百花洲，是宋朝练水军的地方。百花洲的西南南塘湾外，有蓼洲，两洲相并，湖水从中间流出章江。上有居民数百家，古称麓谷洲。

武林健者火德星君彭世泽的家，就在蓼洲上。

从南塘湾到蓼洲，唯一的通道是南浦桥。至百花洲则有百花桥，桥在东面阅武亭的南面横跨东湖也有一座桥，沟通东西两岸，在南昌县学的右面，称为高桥，以后改名为跃龙桥，那是数十年后的事了。湖西直至南塘的万柳堤，是游湖必到的好去处。

湖北端杜公桥‘也称洪恩桥’东面，一条小径向北延伸，进入一处荒僻的湖湾，荒草萋萋，杂林密布，荆棘丛生，是一处人迹罕至的好地方。这里距北面水口外闸，仅两里左右。

湖湾茂林深处，有两座破茅屋，半月来，这里居然有人出入，破茅已整建一新。

这里，是方山的临时栖身所。

这期间，他已完全摸清了南昌的形势。除了王城他不曾探访外。他走遍了城里外每一角落，接触到不少本城的蛇字号人物。当然，期间他一再易装，报的都是假名号，谁也不知他真正的身份。

春风又绿江南岸，二月仲夏终于到来了。

今年的春来得迟，二月初方是惊蛰。春雷初动，大地开始复苏，蛰龙现影，暴风雨光临南昌。

三江船行经过月余的寻找，不知方山的下落，也就不了了之。

兴隆栈熊家，也放弃了寻找的希望。

茂源油坊向三江船行赔礼，总算解开了这个结。但在难堪；之余，更不断向兴隆栈挑拨。

一早，北乡象牙谭丹陵宫旁的陈家大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陈家不是大族；只有三四十户人家。陈茂源的宅院，是附近最好的一家。

难得的一个个大晴天，但雪化后的仲春季节，依然显得寒气袭人，冷风激骨。

年青在广场上打熬筋骨，远远地被看到庄口进来了一个高大的青衣人。

这里不是通行的道路，不会有陌生人往来。庄门的两名守栅庄丁迎门一站，亮声叫：“干什么的？不许乱闯。”

这位脸色如古铜，雄壮如狮的青年人呵呵笑，问：“你们这里是象牙潭陈家么？”

“不错。”

“茂源油坊的陈东主，叫在下前来找少世主家驹有事回巢。”

“你是……”

“你这人怎么这般噜苏？”青年人不耐地说，伸手一拨，便将庄丁拨开，大踏步进入大开的栅门。

另一名庄丁一惊，伸手便抓大叫道：“不许乱闯……”

青年来接往抓来的手，一声长笑，扭身将人摔出两丈外，大笑道：“大爷逐个收拾你们来好了。”

“哎……唷……救命……”庄丁狂叫。

广场上二十余名子弟一惊，纷纷抄家伙赶来。刀、枪、剑、鞭、棍，呐喊着赶到。

相距尚有三四十步，双方对向而进。

排在第四的是那天在章江门吃了亏的章师父，看清了来人，不由心胆俱寒，大叫道：“列阵，不可贸然冲进，他是方山。”

一听“方山”两字，就有三五位仁兄跑不动了。

方山大踏步而进，向章师父叫：“你，我认识你，休走。”

两个壮实如牛的青年人信邪，两根齐眉棍左右一分，火杂杂地冲到，互相扬棍示意，一声虎吼，一个出“毒龙出洞”猛攻上盘，当胸点到。枪怕摇头棍怕点，这一点火候到家，中含无穷变化，霸道绝伦，看速度便知这人下了苦功。

另一人招出“老树盘根”，以狂风扫叶的声势抢攻下盘，足以控制三丈以内的地面，粟木棍的破风啸声像殷雷，可知这人的臂力委实惊人。

铁打的金刚也不敢不退，但青年人却不退后进，一声长笑，青影如是凌空飞扑而进，从点胸的棍旁贴棍切入，在对方尚来不及变招的刹那间，已

贴身了。“砰”一声来一记“霸王敬酒”，一举捣在大汉的下脖上，手上一紧，喝声“撒手！”

大汉丢棍便倒。他夺棍大旋身，“得”一声搭住了改攻腰脊的另一条棍，棍在他一挑之下，大汉虎口迸裂，丢棍撒腿便跑。

“打就打吧！”他怒吼，跟上棍轻轻一撩，只逃出三步的大汉重重地冲倒在地，凄厉地往叫救命。

他一声怒啸，回头急抢，抢入了人丛，宛若虎入羊群。齐眉棍如狂龙乱舞，一记“八方风雨”，便震飞了五件兵刃，扫倒四个人。

波开浪裂，他四面赶杀。

章师父逃至院门前，狂叫道：“快请少东主出来善后。”

人群狼奔豕突，警锣声狂鸣。

方山向院门抢攻，一跃上阶。

章师父一声惊叫，双腿一软，跑不动跌倒在地，摇手狂叫道：“饶命！与……与我无……无关。”

“啪”一声大震，院门被他一棍打毁了。

棍点在章师父的咽喉上，章师父躺在地上像条死猪，绝望地闭上眼睛等死。

“甚么事与你无关？”方山沉声问。

“少东主陷害熊三爷的计谋。”

“如何下手？”

“买通王府的中府程公公，公私双管齐下。”

“滚你的蛋！”

“是”

院门人影抢出，少东主陈家驹带了五六名兄弟抢出“噗”一声响，首先便被敲倒了一个。

方山堵在院门中，伸棍大喝道：“谁不要命，上！”

陈家驹不认识方山，单刀一领，猛震木根，想崩开木棍从棍下切入出招。

棍震不开，单刀反而脱手。棍影一闪，“噗”一声正中胸前七坎。

一条翠影飞射而至，喝声亦到：“住手！”是女人声音。

剑虹射到，宛若长虹。方山舍了陈家驹，举棍疾挥，“啪”一声震开来剑，棍尾闪电似的挑出，“噗”一声击中了对持剑的手。

“哎……”翠衣女人惊叫，剑脱手而坠。

方山已乘势楔入，一手抓剑，一手丢棍钩住子女郎的脖子。暖玉温香抱满怀，沉唱道：“不许动，不然就扭碎你美丽的小脖子。”

女郎是金弓银箭柳青青，没有弓箭在身，她像是离水的鱼，毫无希望，脖子被勒住，几乎断了气，怎能不挣扎？愈挣扎愈糟，完了。

方山最后心中一软，放手擒住了她的右手，冷哼一声，瞪了众人一眼。

陈家驹直挺挺地躺在院门内，像是死了。

众人体然向后退，被他凌厉的眼神吓坏了。

门外来了一大堆人，谁也不敢上，只在外边扬刀摇枪呐喊。

“那一位是少东主陈家驹？”他问。

没有人回答，他转向被擒住的女郎问：“大姑娘，你是陈茂源的女儿陈萸么？”

他不认识柳青青，双方并未在近处照过脸，因此相见不相识，尽管两人是死对头。

柳青青的手被反扣着脉门，右半边身子已经麻木，反抗无力，只急得花容失色。也许一生中，从未在男人面前低头，从未被男人所折服，第一次被人一照面使擒住缴械，被男人毫不怜惜地、粗鲁地搂抱擒拿。在她来说，这是破天荒的奇异感受，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起初是羞愤交加，然后是受到一阵神秘力量的震撼，她屈服了，停止挣扎说：“我叫柳青春，放手。”

方山的脸色骤变，傲气消失了，笑意迅速地消退，代之而起的，是阴森可怖，令人毛骨悚然的冷厉表情。

但这可怕的表情出现为期甚暂，随即换上了开朗的笑容，将她向前一推，笑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南昌女杰，金弓银箭柳姑娘，失敬失敬；你与陈家的姨表亲，找不到陈少东主，找你也是一样。”

柳青青向侧一跳，俯身去拾取齐眉棍，人影一晃即至，方山踏住了齐眉棍，反手就抽出一掌，“啪”一声脆响，给了她一记不轻不重的阴掌耳光，冷笑道：“你如果不知好歹，休怪在下毁了你的容，要你当众出乖露丑，不信你可以试试。”

柳青青花容失色向后来而退，被抢出的一位小姑娘扶住了。

“表姐，你怎么了？”

小姑娘急叫。

方山棒剑欠身为礼，笑道：“小姑娘，你大概是陈萸姑娘了，令兄在家么？”

“不要理他，叫人擒住这狂徒。”柳青青怒叫。

方山嘿嘿笑，说：“在下是为和平而来，你们要流血，也好，在下先放火后杀人，也许杀人放火一齐，且先把你们两个美如天仙的大姑娘，带去做压寨夫人。”

“且慢！”陈萸急叫，又问：“你这是叫为和平而来？瞧你打伤了多少人？”

“这不能怪我，是你们先动手的，在下赤手空拳而来，能怪在下打伤人？”

“我哥哥被你打死了。”陈萸指着地下声息全无的陈家驹问。

方山大喜，笑道：“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原来这位就是少东主陈家驹，妙极了。”

他踢了陈家驹一脚，大叫道：“起来，别装死狗。”

陈家驹悠然醒来，脸色灰败，两器站起，如见鬼魅般向后退。

“你贵姓大名？为何要找家兄？”

“在下方山。山头人方山。”

所有的男女皆脸色大变，陈萸不由自主打一冷战退了两步，惶然问：“你……你是……”

“我，方山。”

“你……你为何……”

“令兄该知道在下的来意。”

“你……”

“我这人说话喜欢开门见山，今天是向令兄讨工钱来的。”

陈家驹哼了一声，怪叫道：“你放屁！谁欠了你的工钱？”

方山虎目怒睁，踏前一步。

陈家驹打，冷战，扭头便跑。

“你敢走？”方山沉喝，像是半空里响起一声焦雷。

陈家驹屁滚尿流，一跤跌倒。

陈萸居然有丈夫气概，伸手急拦说：“方爷，有话好说。”

柳青青也迎面拦住，说：“你失业离开三江船行后，大家都在找你……”

“你不是也在找我么？”方山怪笑着问。

柳青青不知他话中有意，点头道：“我曾经打听过你，可惜不曾见过你这个人……”

“你我不是已经有一面之缘么？”

“你是说……”

“我方某不是与你见面了么？”

“以往……”

“以往在下久仰姑娘的芳名，无限思慕。”

柳青青脸一沉，不悦地说：“你怎么语带轻薄？哼！你是三江船行的伙计，家驹表兄几曾欠过你的工钱？”

“你想想看，令表兄计算熊三爷，诡计失败迁怒于我，在万东主面前告我一状，打破了在下的饭碗，在下不向令表兄讨，还向谁去要？”

“你这是无赖……”

方山脸一沉，大声说：“你说吧，给是不给，在下等你一句话。”

“给又怎样，不给又怎样？”

“你去猜好了。”

“你还想行凶？附近邻村的人快要来了，你双拳难敌四手，眼看要被搞送官府法办。除了伤人罪之外，目下你又多了勒索强盗罪。”

“哈哈！在下如果害怕，就不会来了，千军万马，方某也可以杀个七进七出，何况你们这些村夫？说！我等你一句话，大概你这雌老虎可以代表陈家作主说话。”

柳青青怎敢作主？用目光向陈家驹看去。陈家驹不住发抖，吃力地叫：“好，给你三个月工钱，三江船行每月给你多少，在下照给。”

“别开玩笑，老兄。”方山冷冷地说。

“在下一言九鼎。”

“三个月？你少找我姓方的开心好不好？在下这次被你打破饭碗完蛋，你给我三个月工钱，三个月后，在下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你……你要多少？”

“算算看，在下每月工银是十五两，管吃管住。算吃算住，就算廿五两好了，一年该银子三百两……”

“什么？一年？你这厮狮子大开口。昏了头……”

“你别忙，在下还未算清呢，十年三百，十年三千。我最少还可以活八十年，三八两万四。你小气，我大方，除掉零头，你给我两万银子不算吃亏呢？”

陈家驹脸色死杰，拍着额头虚脱地叫：“我的天！两万银子，两……万……银子。”

“你如果大方，给我三万凑个整数，我方山养老手头也可宽裕些。”

“见你的大头鬼。”

陈家驹冒着冷汗叫，叫声如狼嚎，滴水成冰的气候，他竟然会冒汗。

“你给不给？”方山沉下脸问。

“不给！”陈家驹发疯般狂叫。

“哼！你陈家财百万，两万银子在你只是百分之二而已舍不得百分之二，你们得死，给你们一座金山，你们也没有命享受了。”

柳青青摇摇头，沉下脸说：“姓方的，你这不是存心抢劫勒索么？”

“姑娘，那天在章江门，在下几乎被打得乌乎哀哉，两万银子赎罪，合乎天理国法人情。你们既然不愿给，在下只好杀人放火了。”方山冷森森地说，长剑徐伸。

蓦地，远处大厅的阶上，出现一个中年妇人，向这儿高叫道：“方爷，银子两万，老身答应了。”

“姨，你……”柳青青惊叫。

“给他。”中年妇人大声说。

方山冷冷一笑，亮声道：“陈大嫂，你总算是明白人。”

“银子你何时来取？”陈大嫂问。

“给你们两天工夫，将银换金子，两万银子折合黄金五千两。”

“两天期限太急迫，老身变卖产业，短期间脱手不易，可否宽限一些时日？”

方山淡淡一笑，说：“在下不想强人所难，你大方，在下也不小气。你陈柳两家，不必变卖产业，筹黄金五千两当无困难，三天之后入暮时分，请准备小舟一只，放置黄金五千两，从得胜门外江边将船下水放，船上不许有人。记住：其一，不许报官。其二，如不按期偿交，此庄将被夷为平地。最后一件事是令郎交结王官太监，陷害熊三爷，趁早打消这念头，否则将有横祸飞灾。陈大嫂，希望你别忘了。在下告辞，后会有期。”

他朗声说完，扭头出了大院门，大踏步出庄，在数百名男女老幼的注视下，扬长而去。

柳青青心中大恨。叫道：“老天！今天我没有金弓银弹在手，该死。”

陈家驹抓起齐眉棍，拔腿便道。

“站住！”陈大嫂怒叱

“娘……”

“畜生！你想死也急不在一时，还不快去将你爹找回来？”陈大嫂恨声叫。

山头人方山勒索象牙潭陈家的消息，像一声焦雷般震击着南昌城，消息不服而走，像暴风雨般袭击着南昌的武林朋友，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噩耗。

人人都在想：这山头人是不是已做了江洋大盗？

怪的是官府中并无动静，似乎尚未传入官方耳中。

当然，陈家并未报案。

宁王府中，表面上安静如恒，暗中高手齐出，要找这个来自上江的山头人方山。宁王久蓄异志，正在网罗具有奇技异能的豪杰，因此奉命寻找方

山的人，所奉到的指示是“请”而不是“捉”。

南昌附近的黑道大豪，与及鄱阳湖靠水吃水的水贼，皆感到十分诧异，这位外地来的山头人怎敢在此地向太岁头上动土？

在茂源油坊华丽的花厅中，炉火熊熊，温暖如春，宾客如云。

主人陈茂源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但在武林中却上不了台盘，因此，武林中声誉甚隆的神箭柳祯，也是主人之一，两连襟联名敦请武林英雄前来商讨对策。

客人中，包括了南昌的大部份高手名宿，主要的人物有铁背苍龙顾大同，飞虹剑客曾华、出山虎李歧山，双头鹰赵大鹏。百花洲武馆第一高手名武师乾坤双掌程尉，进贤门外南庄的庄住神鞭袁吉，易俗坊张家的老江湖五爪龙张闻天，老少英雄济济堂。

铁背苍龙不愧称老江湖，向主人慎重地说：“陈兄认为熊爷已收容那位山头人，指使方山出面敲诈勒索，经在下分析，这是不公平的。兄弟认为此事，绝对与熊三爷无关。”

万人雄也说：“那天章江门事发之后，熊三爷受伤不轻，方山将他送至兴隆栈，他已昏昏沉沉，方山不等有所表示，交了包裹便径自团船，之后便是兄弟听信陈、柳两兄的话，立即将方山开革，从此这人使失了踪。熊三爷也四出派人采访方山的下落，他两人不可能有所勾结。”

飞虹剑客大声说：“诸位，今天咱们不必再论过去为是非了。还是商讨如何对付这个山头人。他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索勒巨金，那将咱们南昌人放在眼下？当然，他必有所恃，咱们要知道的足，他有谁做靠山，有何所恃？咱们也好对症下药对付他。”

“也许他在虚声恫吓，根本不必理睬。”乾坤双掌冷冷地说：“如果他不是虚声恫吓，岂不糟了？”柳祯忧心忡忡地说。

“咱们在陈兄的庄子去住几天好了。”神鞭袁吉也发表高论。

老江湖五爪龙张闻天摇摇头，道：“自们总不能长住在陈兄的庄子里，这也不是解决之道。”

“依闻老之见……”柳祯客气地问。

“老朽认为，目下调查已来不及了，尚有两天的期限，远水救不了近火。”

“闻老认为黄金……”

“必须准备，不伯一万，只怕万一。这是一个独行大盗，冒失鬼，无主孤魂，咱们不易查他的底，为防万一，必须慎重处理才是。”

“要将金锭准备，咱们可布下陷阱擒他。”铁背苍龙颇有把握地说。

五爪龙张闻天呵呵笑，说：“不错，必须如此执行。”

“该如何下手。”神鞭袁吉问。

“那小子的两个条件，是不许报官，不许船上有人，并未表示不许别的船上有人。咱们分水陆两途埋伏，不怕他飞天去。”

“陆上大可不必……”

“不，陆上必须有人。船从得胜门江岸下放，必定顺流沿江东岸向下漂流，距岸甚近，岸上怎能不留人监视？咱们水陆半进，布下天罗地网。水中由兄弟负责。廿艘蜈蚣船尽够了。陆上柳老来负责调遣，如何跟踪如何埋伏，须详加策划。水下，得偏劳顾兄这条铁背苍龙了。”

铁背苍龙拍拍胸膛，豪放地说：“十艘快舟，一百名水鬼，兄弟负责凑合凑合。”

柳祯也颇有信心地说：“五千两黄金重有三百余斤，不能堆放而需均匀放置，他一个人绝对搬不走，咱们在岸上正好等个正着。他不来便罢，来了定然难逃大劫。”

商量了半天，所有的每一细节，皆经过仔细研究，反复假定。三个臭皮匠，胜如一个诸葛亮；群雄彼此虚心策划；作了一番妥善安排。最后以数桌盛筵作为结束这次盛会，宾主尽欢而散。

只有一个人不痛快，那就是三江船行的东主万人雄。席间群雄纷纷向他查问方山的底细，他无从说起。只知这人是船主胡老人在袁洲请雇的水夫，一个神力天生的山里人，身世不明，根底如谜，如不是章江门事件发生，谁也不知这人是身怀绝技的奇人。

本来他已抵制茂源栈，与茂源油坊绝交，只因为铁背苍龙出来打圆场多此一举，又将他卷入旋涡，所以心中十分不痛快。

他心中不快，自然满腹牢骚，返家之后，向儿子万彪如此这般一说，父子俩晚上借酒消愁，一面臭骂群雄岂有此理，一面猛灌老酒。

他却不知，今夜屋中来了夜行人。

已连三天，群雄的各处住宅，皆被一个神秘的夜行人所走遍。但这些南昌名宿，皆丝毫未觉。

三天期限终于到了，风声一紧。

入暮时分，得胜门外外弛内张，附近闲人希少。只有陈家派来的八名健仆，在少东主的指挥下，挑着金锭，走向停泊在江岸旁的小舟。

那时，章江堤只在章江门，北面仅延伸百丈左右，这座石堤重建仅十余年，得胜门外的周公堤尚未建造，只是些凌乱的滩岸，榆柳参差，丘阜四布，草木从荆棘如林的江岸。到了黄昏时光，这里简直鬼可以打死人。

从北门有条小径通向得胜门，但从象牙潭至得胜门的另一条大路，经过大校场西南行，然后岔出小径绕出江岸。小径这已带没有人迹，天一入黑使狐鼠横行。

距江岸泊舟处尚有里余，小径穿越一座竹林。江风凛冽，竹枝摩擦发声，吱嘎嘎声如鬼哭，令人闻之头皮发炸，毛骨悚然。

天色尚未入黑，但夜色朦胧，寒气澈骨。九个有四付担子，八个坚固的木箱，每箱中藏黄金六十二锭半，每锭十两。连木箱算上，重量已超越过四百八十斤，要想神不如鬼不觉将八箱黄金弄走，那是不可能的事。

走到竹林深处，阴森森地鬼气冲天。

陈家驹一马当先，挟了腰刀在前领路。前两人领担，四付担子在中，最后两人提刀断后戒备预防上出岔，九个人都是一等一的高产，其中断后的两个人，便有名武师乾坤双掌程尉在内，穿了庄丁的衣裤。谁也不会相信他成震南昌的武师中第一把交椅顶尖儿人物。

正走间，陈家驹突然：“哎唷！我肚子痛。”

他一停下，后面的人也停下了。

领担的一名中年壮汉急急抢上相扶，急问：“贤侄。怎么了？”

陈家驹抱着肚子向下蹲，肚子咕噜噜怪响，然后是一串响屁似的连珠，臭气四溢。他龇牙咧嘴，叫道：“吃坏了，大概闹肚子，要找地方方便。”“大家先停下歇脚。”中年人叫。

“我要方……方便……”陈家驹叫，三不管捧着肚子奔入路旁的竹林。

接着一名挑夫也叫：“哎唷！肚子痛……痛……”

“哇……”第二名挑夫开始呕吐。

上吐下泻，这九位仁兄皆患了时疫。时疫是有传染性的，怪。的是大冷天怎会患时疫？

九个人在林中一阵上吐下泻，昏天倒地，不知人间何世，狼狈万分。直至天色入黑，他们方完全清醒，象斗败的了公鸡，踉踉跄跄将金担挑至江岸。

船上有四个人，不住埋怨他们到得太晚。

金箱安置停当，在船头插上三炷大香，立即解缆，将船向外一推。船即顺水缓缓向下漂流。

第一艘八将蜈蚣船从外侧划过，接着是第二艘。

下游远处，第一艘快船开始发航。

下游半里地，第一组在滩船设伏的三个人，盯着逐渐湾来的香火，其中一人说：“船快漂到了，水鬼们，目光放犀些。”

船漂流的速度甚慢，不住在水中打转，时而被水带近河岸，时而被涡流所吸住，慢慢在漂。

水中，人头时隐时没，六十名水鬼分布在船四周，随浮沉不定，严密监视水面与水下，各按各位，不可能被人混入。

二更时分，船仅漂下三里左右。

蜈蚣船与快船不住上下穿梭往来，监视上下五里的江面，注意往来的可疑船只。

其实，往来的船只皆放乎中流，那有船只靠岸行驶的？根本用不着耽心。

一艘小舟从下游向上驶，沿舟上航，船上只有一名艄公熟练地操舟着双桨，向藏金船接近。

蜈蚣船与快船船上的人，并不加以阻拦。灯号传出了，水面，水下，岸上，所有的人开始紧张，兴奋得血液沸腾，要来的终于来了。那是一艘小渔舟，只是并未挂上渔灯而已。

渔舟逐渐接近了藏金船，近了。操桨的艄公精神大佳，一面操桨一面信口唱道：“二月二日龙抬头，水情妹呀，送哥下江洲。情哥哥啊！江洲的汾浦风光好，那儿的女儿千般娇。

别忘了，小情妹朝朝暮暮，暮暮朝朝盼郎倚妆楼。哎哎唷！暮暮朝朝，盼郎倚妆楼。”

将接近藏金船歌声又起：“三月里呀，是清明。小寡妇巧梳妆，穿着绿去呀去上坟。

俏冤家，撒下奴，不念奴衾枕冷……”

歌声船影越过藏金船外侧十余丈、似乎并未留意藏金船。

众人空欢喜一场，心中一懈。

船仍向下漂，似乎沉寂得可怕。

“啊……”江面上游里余，突传来一声刺耳的厉啸，令人闻之动魂惊心。

众人心情一紧，如被电极般栗然而惊。

上游传来了灯号：有船沿岸了放。

灯号不住下传，众人心中又是一紧。

又是一艘有篷的小渔舟，以比水流稍快的速度，平稳地向下漂流，夜黑如墨，看不清船上的光影，只隐约看到后艄坐着个朦胧的人影，既未架桨，

也没有人，因此船并不稳定，摇摇晃晃向下沿，仅比藏金船快些而已。

超越第一艘蜈蚣船，船上的好汉们深感奇怪，怎么后艄那人不在控舟？外侧二十丈外一艘快船中，突然起了骚动，有人叫：“不好，船在下沉，快查查舱底。”

已经不用查了，船在迅速下沉，只片刻间，水面只有一些杂物在漂浮，人都下了水，乱得一塌糊涂。

正乱间，水声如雷，十丈外一艘蜈蚣船，突然来一记大翻滚，十名大汉来不及防，全部翻落江中，被翻得莫名其妙。

神秘的小舟，直向藏金船驶去。

翻了两艘船，五爪龙勃然大怒，发出一声信号，命水鬼立即戒备，准备夺取神秘小舟。

水下的水鬼向神秘的小舟游去，这一来，阵势便乱，有人接二连三向下沉。

“哎……”终于有一名水鬼发出了叫声，向下一沉立刻失踪。

水面视力不及五丈，水下伸手不见五指，下向一沉，到何处去找？

神秘小舟接近了藏金船，近了，直向藏金船的船尾撞去。

水鬼们正在水下按寻仇敌，夺船的信号已经传到。

在神秘小舟撞上藏金船的前片刻，八名水鬼已分别搭住了神秘小舟的两舷。

铁背苍龙坐镇的蜈蚣船，破水而至，宛若离弦之箭，直迫神秘小舟的左舷。

“上！”吼声震耳，众水鬼纷纷向上翻，登上了神秘小舟。

“咻！”一名水鬼大喝，飞扑坐在后艄的艄公。

人一扑便倒，丝毫不加反抗，有异声传出。

水鬼抱着人冲倒的舱面，突然狂叫道：“不好，是草人。”

一名水鬼拉开了舱门，灯光一闪，看清了舱中的影物。突然吓得打一冷战，狂叫道；

“鬼船！鬼船！……鬼……船……”

叫声摇曳，猛地水声一响，跳水溜之大吉。

舱中放置了一只香案形的矮神台，搁了一盏长明灯，三脚香炉中有十余炷香，香已然烧了三分之一。一块神牌，三杯酒三碗饭，与一些菜肴果品供物，一堆金箔，一些纸衣纸人。

案前，摆着一些残旧的衣物，与及古旧的日用器皿，一盘旧钩绳与一张破网，发出阵阵霉臭的气息。鬼船，确是鬼船。

这是那些绝了后孤苦零仃的船主，身死之后遗下的船与物，而且人是死在船上的。地方的好心人收敛了尸体，船便成了不祥之物，没有人敢要，使列上这人的神位与生前的用具，扎好舵升起半篷，将船向江心一推，任由它自生自灭，何时自行沉没，不得而知据说，这种船可以一年半载不沉，进入江河远漂至大海。

这种船极易分辨舱前后无人，无桨，升半帆，船首挂了招魂旗，吃水饭的人。称这种船为鬼船，远远地便焚香回避，谁也不敢接近。看到了尚且怕触霉头，谁还敢上船去自我麻烦？沿江的人也极为迷信，鬼船如在江岸搁浅，相戒不敢接近，须任由其自行腐烂解体，或者洪水光临时冲走，该地方敢有人走近。经常可听到有关鬼船的种种可怖鬼故事传闻，令人毛骨悚然。

今晚这艘鬼船的招魂旗大概被风吹掉了，帆索亦已吹断而不见升半帆，更不知是谁恶作剧，将一个草人放在后躺，难怪群雄上当。

“鬼船”两字叫出，妙极了，已登船的人恐怖地往水里跳，未登船的人火速回头。

铁背苍龙不怕鬼，但其他的人怕，蜈蚣船船舵一转，调头回避。

“砰”一声大震，鬼船撞上了藏金船，折木声震耳，两船凶猛地相撞，鬼船的船首拦腰将藏金船的左舷撞得四分五裂。

一阵浪涛袭到。藏金船迅速地下沉。

鬼船的船头也毁了，仍向下漂流，但渐渐地下沉，不久便消失在波浪汹涌的江面远处。

群雄的船只在江岸停泊，一点数，少了两艘蜈蚣船，两艘快船。再点人数，有十二名水鬼失踪。失踪的四艘船中，也丢失了八个人。

天亮了，失踪的人始终不见面。

群雄心中发寒，到底弄不清船是如何沉的，那些可在水中泡三天三夜的水性高强水鬼，又是如何失踪的？

鬼船为祟的鬼故事，立即不脛而走。

五爪龙与铁背苍龙一咬牙，天亮后立即派人潜水找沉船，船可以漂走，黄金是漂不走的。

第一只金箱捞上来了，打开一看，有人叫：“老天！这是什么黄金？”

那是上品金箔，包了一块块石头，打开箱金光耀目，剥开箔纸石头呈现眼前。

“全被鬼搬走了。”有人恐惧地叫。

有人溜走，光天化日依然鬼气森森，怕鬼的人怎能不溜之大吉？

八箱黄金换了石头，半点不假。

黄金装箱，乃是为首的十余名高手所亲自监封的，沿途又有高手护送，陈家决不可能加以调包。那么黄金难道真被鬼搬走了？

一群英雄好汉垂头丧气返回陈家，这件事即轰动南昌，人人谈鬼色变。

群雄不信鬼故事，南昌风雨满城，出动大批人手，遍搜城郊每一角落，但黄金不见出现，方山的下落，也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光阴似箭，转瞬又是雨纷纷的清明时节。

南昌平静下来了，鬼故事依然成为人们荣余酒后的话题，为人津津乐道。因为茂源栈已经关门大吉，陈少东主已不再在各处惹事招非了。

清明节的前一日，天空中密云将雨。

山门人于这一天赶返，在外游荡的天涯游子也须返家。

十八株柳家的祖莹，在南门外石马街的东南，那是一处丘陵荒野地带，草木葱花地势荒僻附近共有三座坟场。

近午时分，柳家的墓园正由柳家的子侄整修，修剪松柏，刘除杂草，只留墓附近一些野草，以便明日扫墓时刘除表示意思意思。偌大的墓园，不提前整理明天便来不及赶上祭祀的时辰了。

墓道长有百十步，两行苍松翠柏，虽没有碑亭华表与石人石马衬托，依然十分庄严，气象万千。

本来没有女人的事，女生外向，女流之辈不须在清明前一日前来整理祖莹，但金弓银箭柳青青却来了。

忙了好半天，柳宗翰与五六名堂兄弟，带了十余名仆人长工，已将墓

园内部整修得焕然一新，大约只需一个时辰，便可竣工了。

附近的坟园中，也有不少人在忙。

柳青青今天穿了一身青绸子夹紧身，佩了一把防身的短剑，眼看整修的工作即将完成，她乘众人的歇息的余暇，信步向南面举步而行。

野草绿油油，三月天才是真正的春，野花似锦，满野全是红艳艳的映山红，这种也称为杜鹃花的花，以映山二字形容，真是名符其实。

离开坟园不足三十步，前面白杨树后闪出一个人影，向她掷出一技映山红，轻狂的叫：“大姑娘，来踩青么？人比花娇，不愧称南昌女中魁首。”

相距在七八丈外，而且对方有意利用树干半遮面目，穿的是绿缎团花长袍、戴四平巾，一看便知是个公子哥儿，可惜看不清庐山真面目。

这人说完，扭头便走。她怎受得了陌生男人的撩拨？登时无名火起，冷哼一声，急迫那人排花而走，一面走一面高吟：“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金鞭摇指点，玉勒近迟回。夹毂相借问，疑从天上来。邀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相见情已深，未语先知心。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锦与罗帷，缠绵会有时。春风正澹荡，钩雨来何迟？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

她一声怒叱，放开脚程急迫。

那人一声长笑，也脚下一紧，袍袂飘飘，如同行云流水冉冉而去。

她用了全力，展开了轻功提纵术，一跃三丈，三五起落便追了个首尾相连，欺近至对方身后叱道：“登徒子，该死！”

那人一手拓住袍袂，向侧一闪焕然转身，笑道：“姑娘，使不得。”

她的玉手以分厘之差，未抓中对方的右肩，不由一怔，扭身止步右手将发，却又突然缩手。

那是一个齿白唇红，剑眉虎目的青年人，玉面白里透红著健康的色彩，高大修伟的身材，在英气勃勃中隐现三五分温的气概与风华。俊面上，流露着明朗和蔼的笑意。

她心中一软，但仍然不悦地问：“你是存心对我无礼？”

“在下不敢。”对方欠身微笑着答。

“你还敢否认？”

“在下对姑娘心仪已久……”

“啐！你不敢……”

“失礼失礼，姑娘休怪。在下无意的言语上冒渎姑娘，只是坦诚说出心中欣慕之感而已。”

“胡说！你这纨绔子弟……”

“姑娘休骂，在下可不是走马章台的风流……”

“啐，你愈说愈不像话了。”她沉了脸叫。

他朗然微笑，欠身一礼，笑道：“姑娘生长于武林世家，平日只知盘马弯弓叱咤风云，不知世间尚有风花雪月属于灵性的境界，不知世间尚有真情挚爱的美影良辰。如果姑娘不愿听这些靡靡之音，只知打打杀杀，在下也就不再饶舌了。”

“没有人勉强你说。”她悻悻地说，但怒意已消。

“姑娘以侠女自居，但这侠字说来容易，其实万难，只须一念之差，便会刚愎自用。沦入好勇斗狠的魔道。人生在世，仅凭侠字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不听你的废话。”

“好，不说废话，说事实。瞧，满山青绿，花开似锦，枝头小鸟成双，蝴蝶翩翩比翼翱翔，这不是个和平安祥美好的诗情画意境界么？我们何不暂时抛弃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念头，以世俗的眼光与心情，来欣赏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良辰美景？姑娘……”

“我叫柳青青。”她柔声接口，凤目中幻起奇异的光芒，先前那些巾幅英雄气概与愤怒的情绪，均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微笑颌首，说：“柳姑娘在本府，可说名传遐迩，佳评如潮，誉满龙兴……”（南昌于元朝至元二十一年改为龙兴路）

“别骂人好不好？我知道你满腹才华，口才很好，我甘拜下风。”她羞笑着说，笑意中掺有些得意和自傲。

“在下说的是事实，姑娘不必过谦。”

“还没有请教你贵姓大名呢。”

“在下姓龙，名江。”

柳青青出神地打量着他，半晌方不胜感慨地说：“男子汉灵秀之气，都钟于你们龙家子弟身上了。”

“柳姑娘，你的意思是……”

“我认识另一位姓龙的青年人，也是人中之龙。”

“谁？”

“他没有你高大，也缺乏你所具有的温文气息，但他是个英雄豪杰。”

“噢！我这位本家是谁？能在姑娘口中获得好评。这人定不等闲。”

“他叫龙飞，浙江绍兴高桥村龙家人氏。龙兄，你刚才奔走与闪避的身法，当然不是不会武的人。”

龙江的虎目中，杀机涌现，但一闪即没，堆下泰然的微笑，说：“这年头，不会武的人太少太少了。”

“你练了几年，是在学舍中练骑射？”

“呵呵！在下入学不久。艺自家传，轻功暗器十八般兵刃件件全，但件件不精。”

“你客气，看你目朗鬃丰，决非庸手。”

他以袖拂拭松树下的一城巨石，笑道：“柳姑娘，坐下谈谈，听说你在江湖游历了一些时日，有何得意侠举，可否说来听听，让在下一饱耳福？”

柳青青很大方，含笑称谢盈盈落坐，羞红着脸说：“你也坐下，好么？”

“谢谢。”他客气地说，在一旁坐下了。

“龙兄，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她笑盈盈地问。

“我是南京人，半月前至贵地游历，打算游一趟贵地名胜西山，只是天气都不好，还没领略西山的风貌呢。”

“这样吧，清明之后，我邀你至西山一游，如何？”

“真的？”

“愿尽东主之谊，龙兄目下在何处落店？”

“在南浦驿旁客栈。”

“哎呀！那地方多嘈杂，你怎么在那儿落店？”

“呵呵，出门人嘛，将就将就也就算了。”

“舍下客厢倒还雅洁，可否移至舍下……”

“柳姑娘，素昧平生……”

“你我一见如故，怎说素昧生平？后天我请家兄至客栈接你，可好？”
柳青青满怀希冀的问。

“这个……盛情心领了，以后再说好不好？”

“好吧，我等你的决定。”

“柳姑娘，我想起一件事来了，你说的那位龙飞，可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云龙双奇？”

“不错，正是他；”

龙江扭头目不转瞬地注视着她，两个相距仅尺余，可把她瞧得粉脸发赤，羞得扭转螭首娇声道：“你……你为何这样看我？”

他呵呵笑，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人说你金弓银箭柳青青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原来都是……”

“不许你胡说！”

“呵呵！遵命！好姑娘，千万别生气。”

柳青青噗嗤一笑，脸红耳赤地说：“你这人哪，真是油嘴滑舌……”

“好，油嘴滑舌，该打！说正经的，世间事，说来道理甚多，仁义道德修齐治平神对得很。说穿了，只有四个字：‘饮食男女。’世间如果没有情该是多么无聊。情爱是正大光明的事，并不可耻，是么？你与那位龙飞既然互相倾慕，意气相投两情相悦，有何可羞的？呵呵！要不要我替你们做月下老人？”

“啐！你怎么胡说哪！”她掩面叫。

“我胡说？不见得吧？”

柳青青吁出一口长气，放下掩面的手，有点黯然地低下螭首道：“不瞒你说，我对他确有好感……”

“这是说，一往情深情意如绵……”

“不和你说了。”

“好，不打趣你就是。”

“他有一位腻友，且情甚专，那位女郎有福了。”

“他的爱侣是……”

“是云雷的妹妹云莹，他们确是一双璧人。”

柳青青幽幽地说，情不自禁幽幽一叹。

龙江脸色神色一变，瞬即又恢复正常，大胆地伸手轻轻的握住她的玉手。

柳青青一震，略一挣扎，随即放弃抽回来的念头，用蚊鸣般的声音叫：“不要，龙……兄……龙公子。”

龙江轻抚着她的掌背，低声道：“青青，听我说……”

“嗯……我……”她迷乱地低叫，龙江大胆地叫她青青，叫得她心头象有一头小鹿在乱撞，叫得她又慌又乱，叫得她浑身如同触电。

龙江只轻轻一带，她便脱力地倒在他的怀中了。

一个心高气傲眼高于顶的少女，必有她高傲的条件，如果她是正常的，必定具有过人的才华，与先天上所具的花容月貌。这与那些丑女人由极端自卑，而转化为极端高傲的反常高傲不同。

她遇上了真正令她动情的人，高傲的冰霜溶化了。在她的心目中，龙飞是她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可是可望不可即，龙飞已有了爱侣，她只能徒呼

喝喝。而目下，她遇上了除了武艺之外，一切条件皆比龙飞强的龙江，龙江的音容美貌不仅取代了龙飞，甚至令龙飞黯然失色，她怎能不崩溃？

别看她外表冷如冰霜，对男人不假以词色，但这仅是她保护自己高傲的外衣，内心却热带如火，而这点火并未遇到引燃夫，未能发光发热。一旦遇上能引燃的人，那还得了？廿岁的大姑娘，在当时已算是被人说闲话的老处女了，正是最具爆炸性。危险性的年龄。

她浑身瘫软，以手掩面语不成声地轻微挣扎着叫：“不要，不……龙……江，我……”

龙江轻拥着她，脸上的神色不住变化，瞬息万变意念飞驰，虎目中杀机乍现乍隐。

如果柳青青能抬头看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准会大吃一惊。如果能猜出他心中恶毒念头，准会吓得魂飞魄散亡命而逃。

远处坟场里突然传来三声鸦噪，令他心神一清。他拍拍柳青青背肩，吐出一口长气，说：“柳姑娘，我们到别处走走。”

美人在抱，暖玉温香抱满怀，柳青青半推半就欲拒还迎让他视拥，他竟能悬崖勒马。委实需要相当难得的克制工夫。

他扶起柳青青，两人亲密地并肩而行，缓缓通过映山红形成的花海，向南信步而行娓娓清淡，十分投契。

出了南下官道，两人方向北折回。龙江突然转过话题，若无其事的说：“柳姑娘，我记起了一件事。”

“龙兄，是什么事？”她柔声问；

“听人说，去年秋间，云龙双奇追逐一个叫方士廷的凶手经过南昌，你们南昌的白道英雄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协助他缉凶，在马鞍山把方士廷迫死在断崖大功告成，有没有这回事？”

柳青青叹口气，颇为懊丧地说：“本来这件事与我无关，但听说龙飞亲来，我便不由自主听命于他。你知道，我对他历来就保有三分温情。”

龙江拍拍她的臂弯，笑道：“可怜的姑娘，你在自虐，苦了自己，你该为了自己的幸福，与那云莹比比苗头，我不信那位云姑娘比你美，是么？”

“龙兄，我们不谈他，好不好？”她近乎哀求地说，接着神色变得开朗了许多，又道：“上次我帮助他追逐方士廷。相差几远，我射了方士廷一箭。事后，他认为方士廷可能未死，独自向湖广追踪，一走了之。如今想来，他们这些人可笑亦复可怜，有一大半的人，连方士廷的脸貌也未弄清，平白死了不少人，而方士廷到底犯了些什么罪也不知其详，只听信龙飞一句话，便奋不顾身替龙飞卖命，你说可笑不可笑？”

“你又作何感想？”

“我？我是可怜人之一。”

“你对方士廷……”

“我毫无印象，不问其事，也不想问。虽则我射了他一箭，其实我并未看清他的相貌。”

“哦！那次到底是龙飞找你们协助呢，抑或是你们自告奋勇去助他的？”

“龙飞不会找我们，他为人高傲，不致向人求助，替他邀人的水路是铁背苍龙，陆路是来自湖广州的狂剑葛天奇，葛天奇与飞虹客曾巩是知交，曾巩则出面约请朋友助拳。因此，枉送了不少英雄的性命，那位方士廷委实值得骄傲。”

龙江呵呵笑，问：“柳姑娘，你认为这件事是否已经结束了？”

柳青青耸耸肩，苦涩地一笑道：“谁知道呢？江湖仇杀的事，冤冤相报水无尽期，恩怨牵缠永无穷尽，谁知道何时可以结束？唉！”

“年初在章江门打了令表亲的方山，会不会就是那位方士廷？”龙江信口问。

“不会吧？我姨父并未参予上次追杀方士廷的事。”

“你那位表兄？”

“他倒去了，但只参加摇旗呐喊与负责打探消息，传递口信等等跑腿勾当，他还不配上阵。”

“柳姑娘，如果我是你，最好快派人去将龙飞请来，不然……”

“你……你怎么说这种话？”她满怀幽怨地问。

“我是说，方山可能就是方士廷，如果他有意前来贵地清算旧债，贵地的英雄好汉们，眼看要自食其果。而你射了他一箭，他会轻易放过你？除了龙飞，恐怕贵地的英雄好汉们，谁也奈何不了方士廷。”

“哎呀！这……”

“如果我不幸而言中，你……青青，我是关心你，希望你多加小心。”

“谢谢你的关心，我并不怕方士廷，何况他已经在马鞍山跌下断崖膏了虎吻。”她心中一宽地说。

“小心撑得万年船，你还是小心些才是。”

“谢谢你的关心，我会小心的。”

“那就好，我们回城去吧。”

“好，清明后，我派人到客栈邀你结伴游西山。”

“一言为定，我等你的信。”

“一言为定，走啊！”

当天下午，十八株柳柳家便传出了消息，说方山可能就是去年被误传死在马鞍山断崖，膏了虎吻的方士廷。

这象是一声晴天霹雳，震醒了群雄的太平梦。

南浦驿旁的兴隆客栈，位于闹区生意义隆。不远处便是文润门，格桅林处，码头上泊了大小数百艘船只。

客栈中人声嘈杂，上房仅有五间，龙江的上房靠近院子，他是店中的长住，已住了半月之久。店伙计皆认这位手头大方的龙公子，多方巴结伺候周到。龙公子每天所付赏银，比房金多出十倍以上，谁傻得不去巴结这种客人？何况龙公子为人一团和气毫不摆架子。因此极获全店的伙计尊敬……这年头谁有钱谁就可获得尊敬。

入夜时分一名船夫打扮的汉子，猫似的溜入房中。

他门虚掩，里面没点灯，只可看到朦胧的人影。客人抱拳一礼，坐在椅上低声道：“好教公子爷失望，依然没有消息。”

龙江剑眉深锁，埋怨道：“两个月了，你们办事真差劲。”

“公子爷，在下确是尽了力。那翻江麀是鄱阳湖一带的独行盗，根本就没有党羽。从没有人听说过他有家小，到何处去找他的后人？”

“难道他连一个好朋友都没有？”

“确是没有。他这人很怪，连鄱阳蛟儿他也少来往。”

“好吧！请继续打听，先把银子拿去花用。”

清明到了，微风细雨也跟着光临。

一早，龙江带了一包食物，一葫芦酒，一个包裹，头戴雨笠，身穿蓑衣，施施然出了店门。不走文润门入城，走城外绕出城南的进贤门，向南方赶。

沿途皆有人携带妻子，带了祭品去上坟。

他在许邵墓附近折入树林，这一带离城已有五六里，路上行人渐稀。找到一株可避雨的大树，他立即换装，雨笠仍然戴上，脱去蓑衣换上一副青幅绸罩袍充雨衣。包裹中取出一把短剑插在罩袍内的腰带上，在瓷瓶中倒出一些褐粉，另一瓶中倒出一些油形物调和褐粉使用。

他摇身一变，变成了脸色如古铜的方山。藏好蓑衣与包裹，只带了食物包与酒葫芦，抬头看看天色，虎目中冷电森森，冷笑一声自语道：“去年我没赶上祭祖，今年你们也要有人倒霉。”

走出树林，南昌官方的祭把代表，正在替许邵墓上香。司仪的唱仪声悠长嘹亮。

“上……香……”

他头也不回，扬长走了。

从柳家伪坟园向东南走，远出里余便到了文大坟场的边缘，那一排长青松柏的一角，便是铁背苍龙顾大同的祖坟所在地，中央一排三座大坟，墓碑高有八尺。那就是顾家远视的坟墓。时光还早，只有几名顾家的子侄在整修祖墓的杂草。

约在辰牌末，大队人轿进入坟场。

石祭台供满了二牲果品，以顾大同为首的顾家现存的八房四代老少，共有百余之多，少不了有一番繁文褥节安排。香烟缭绕，烛火摇摇，在按辈份行礼之前片刻，坟头顶端突然出现了方山的身影，雨笠戴得低低地，双手叉腰，冷然向下注视。

这还了得？立即引起一阵咒骂。

顾大同勃然大怒，绕至坟侧大吼道：“什么人？你给我下来。”

铁背苍龙并不认识方山，所以有此一问。

方山嘿嘿笑，扬声道：“铁背苍龙，在下本来想禁止你祭祖，但慎终追远，此乃是伦常，在下不忍心阻止你尽人子之礼，因此网开一面。”

“你是谁？”“先别问我是谁。记住：在下在后面岗下等你。”

“你我有过节？”“等会自知。”

“你下来。”

卅余名年青力壮的子侄，已将坟墓包围了。

方山冷笑一声，说：“等会儿你顾家的各房子侄，会分散各自祭妇各自的先人坟墓，你可以叫他们乖乖离开，以免住送性命，你就不必去了，岗下见。”

说完，大踏步向坟后走去。

近面有六七名子侄，掉了锄头镰刀，咬牙切齿地等候他下来。

他哼了一声，向下闯。

铁背苍龙招子雪亮，赶忙喝道：“让路，让他走。”

他大踏步从让出的空隙中穿过，举步从容，无视于虎视眈眈数十个年青子侄的存在，冷笑着走了。

铁背苍龙倒能沉得住气，祭祖毕，打发各房子侄自行散去，他自己带了四名子侄，向岗下走去。四子侄各带了一根锄头柄，这是唯一可用的兵刃。

远远地，便看到站在岗下的方山。

“未听招呼，不许贸然出手。”

铁背苍龙向四名子侄叮咛。

方山等他们走近脱下雨笠嘿嘿怪笑道：“你带了准备收尸的人，可是已用不着了。”

铁背苍龙独自上前，沉着地问：“阁下贵姓大名”

“日后自知。”

“你我有何过节？”

“日后自知。”

“为何不先行见告？”

“日后自知。”回答依然是这四个字。

“时辰到了。”

“你……”

“在下要带你走。”

“你凭什么带老夫走？”

方山冷冷一笑，阴森森地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铁背苍龙哪将一个毛头小伙子看在眼里？大踏步而上冷笑道：“老夫闯荡江湖四十年，第一次见到你这种狂傲无礼的年青人……”

“今天你大开眼界了，总算没白活一辈子，可说死而无憾。”

铁背苍龙怒不可遏，但仍然沉着地问：“你要带老夫有何贵干？”

“日后自知。”

“你要带老夫到何处去？”

“日后自知。”

“你如何带去？”

方山向前迎上，冷冷地说：“你如果乖乖听命，就跟着走；你如果反抗，捆上你牵着走。”

铁背苍龙几乎气炸了肺，一声虎吼，疾冲而上，左手一行，爪影一闪，“云龙现”直探了山的胸膛，一无风声二无劲气，似乎像是虚招。

方山东退两步，冷笑道：“铁爪功，你的火候并未臻入化的境界。”

铁背苍龙心中一跳，向侧移动诱使对方暴露空门，一声怒啸，一爪抓肋，人随即切入，出腿来一招“魁星踢斗”急如电闪。

方山不再避招，向侧一闪，快逾电光石火，从靴尖前逸出，一把便扣住了踢来的腿，喝声“翻”！

铁背苍龙来一记美妙的后空翻，可是后半匝便拙劣不堪了，控制不住身躯，“砰”一声响，背脊着地，重重地挥倒在短草污泥中，狼狈万分，老骨头几乎被摔散，有点挣扎难起。

“起来！别装死。”方山站在一旁叫。

铁背苍龙挺起上身，一声怪叫，挺身急冲，声势汹汹势如莽牛。

方山扭身闪避，一声沉喝，“欸”一声一掌劈在老家伙微驼的背肩上。

这一掌他用了八成劲，只震得手掌一麻，掌缘如被火焰，不由大吃一惊，扭身急退。

铁背苍龙禁受得起，但双膝却承受不住如许沉重的劲道，向下一挫，以致乘机出反抄的一手，只丝毫之差而走空。接着，才一蹦而起，手脚齐张，以“天龙降雨”身法凌空向方山搏去。

方山已打定了主意。猛地仰面便倒。大喝一声，身形在对方掠空而过的刹那间向侧滚开。突然激射而出，衔尾跟上，一脚疾飞，“噗”一声正中老家伙的海底，好快。

“砰”一声大震，铁背苍龙二次倒地，扑倒在泥泞中。

“起来！”方山沉喝。

铁背苍龙这次不易爬起来，好不容易拭净脸上的污泥，刚挺身站起，方山的重拳已经光临，势如狂风暴雨拳拳着肉，记记落实，每一拳皆重如山岳，一连串如击败革的暴响传出，仅一刹那间，胸腹便挨了七八拳之多。只打得老家伙五脏翻腾，胸腹如裂。

老家伙在狂乱中，也抓了两爪。可是方山的双臂滑溜溜地，雨水加上污泥沾在油绸上，又抓不住部位，因此徒劳无功。

“嗯……哎唷！”铁背苍龙终于狂叫着倒地。这次起不来了。

这瞬间，四名子侄不听招呼，一声呐喊，同时疯狂扑上，四棍齐飞，势如疯虎，要抢救铁背苍龙。

方山向左一闪，接住最左翼点来的一根锄头柄，大喝一声将棍夺过，立即反手就是一棍，将那位青年人敲倒在地。

他一棍在手，如虎添翼，一记“枯树盘根”又放倒了一名。“得”一声震飞了一根棍，顺手来一招“神龙摆尾”，点中另一名青年人的膝弯。

“哎唷……”两人几乎同时摔倒。

最后一名青年人心胆俱裂，脸无人色向后退。

“站住！”方山大喝。

青年人吃了一惊，打了冷战，几乎失手丢棍，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把你的三个同伴扶回去。”方山沉声说。

“你……你请留下大名……”青年人叫。

“废话！快滚！”

“阁下不留名，在下如何向家人交代？”青年人硬着头皮问。知道性命无妨，胆气自然壮了些。

方山举起棍，大吼道：“那是你的事，再不走打断你的狗腿。”

“我……”

方山大步欺近，青年人大骇叫：“我走……我走……”

四个人相搀相扶，丢下铁背苍龙狼狈而逃，一步一跌，总算尚能勉强逃命。并不是他们不孝，丢下老一辈的人逃走、而是知道赔上一命无补于事，不如留得性命去催请救兵。

方山用腰带捆上铁背苍龙的手，解下铁背苍龙的腰带拴住老家伙的脖子，阴森森地说：“好吧，老贼，不要希望有人会来救你。你已经毫无希望了。”

铁背苍龙浑身泥浆，赖在地上厉声道：“你可以杀我，我不会受你的污辱。”

“少废话！走。”

“老夫宁死不辱……”

方山牵了便走，像拖一条上屠场的牛。铁背苍龙毫无挣扎的机会，被拖得狼狈万分，真所谓呼天不应，入地无门。拖了半里地，老家伙委实受不了，狂叫道：“阁下，你杀……杀了我吧……”

方山不加理睬，一阵急走。

“你……你不能如……如此对付我……”

方山放松牵绳，止步回身，重重地哼了一声说：“如此对付你，还便宜你呢。”

铁背苍龙坐倒在地，痛苦地叫：“阁下，你我有何不共戴天的仇恨么？”

“不久你便可知道了。”

“你不能如此残忍地羞辱我。”

“你如果乖乖走路，在下岂用得着拴了你的脖子牵狗的样费事？”

“你……”

“你走不走？”

“你杀了我好了。”

“目下我不要你死，但你自己自杀，又当别论，你自杀我省了不少劲，求之不得。”

“老夫决不自杀，不愿做不明不白的冤鬼。”

“那你就乖乖地走。”

“老夫不……”

“老而不死，是谓之贼也。你既然贪生怕死，又拒绝合作，委实可恶，你想撒赖不成？”

“老夫也曾横行江湖……”

“呸！你少给我倚老卖老。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这些废话少说为妙。好吧！你要撒赖，在下自有办法对付你这种地方名流。”

“你……你想怎么样？”

方山恶狠狠地走近，手轻掌落，“啪啪啪啪”四记正反阴阳耳光抽出，像是四声同响，把铁背苍龙揍倒在地，口中血出。

“你……你打吧，老夫绝不在暴……暴力下低……低头。”铁背苍龙含糊地叫。

方山沉下脸，厉声道：“你这无耻老猪狗，口倒是够顽强，可是骨头并不硬，存心撒赖而已。在下要将你剥光，然后拖着走，我不借你能挺得下去，我不信你受得了这种羞辱。”

声落，手搭上了老家伙的衣领。

铁背苍龙完全崩溃，厉叫道：“我跟你走！我跟……你……走……”

“你早就该合作的。”方山冷冷地说。

两人左盘右折，向西南走了。

铁背苍龙在条祖时出了意外，被人绑架的消息，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四面八方传开，城南各乡的武馆，立即召回乡中子弟，四出搜索绑匪的下落，可惜，至各地扫墓的人无法及时赶回，各乡所组成的自卫乡勇团也就零零落落未能及时出动，良机已失，直接到入暮时分，不得不失望而回。

二更天，东湖北端水闸旁里余的荒废茅屋中，一灯如豆，鬼气腾腾。这处人迹罕至的林中茅屋，今天居然有了灯火，岂不奇怪？

铁背苍龙饥渴交加，昏昏沉沉地躺在茅屋处不知人间何世、何地。一盆冷水泼在他的头面上，令他猛然惊醒，只感到浑身冰凉，四肢麻木不仁。

一阵寒意袭来，令他不住发抖，吃力地挣扎坐起，不住打量四周，希望知道自己置身何地。

他失望了，四周是茂林与荆棘丛，夜如黑墨，毛毛雨仍在下，细雨霏霏，夜风料峭，怎知道身在何处？

前面有一丝灯光，有救了。站起定神细看。原来是一座茅屋，灯光从门缝中透出，他所站处正在茅屋前呢‘ ’

“唔！那位打昏我的年青人呢？”他惊然地自语。

除了风雨夜，没有任何声音。除了孤零零的草屋，与黑黝黝的草木外，只有他一个孤零零的人。

茅屋里的灯光，对一个身心俱疲的人来说，是最具魅力的诱惑，最不可抗拒的引力。

他摸索着走上台阶。伸手推门。门应声而开，原来是虚掩着的。

厅堂中的景物，令他大感惊骇，已跨入一条腿，却警觉地停住了。经验与见识告诉他：此地有古怪。

厅两侧，建了两座以巨木所造的囚笼，每座长有两丈，共有六处囚位。囚位中，有闸板，手铐链、垫脚活板、脚镣，一应俱全。

厅正中坠下是一座神案，案上一块神主牌。壁上，挂了一张像貌威猛的水墨画像。栩栩如生，十分传神。

案上除了香烛纸人纸马之外，香炉中香烟缭绕，烛台残烛已灭，长明灯幽暗像鬼火。之外另有一艘以黄金打造的船，长有一尺二寸，手工不差，椅帆桨篙俱备，各物具体而微小。

在幽暗的灯光下，整座厅堂阴森森鬼气冲天。

他一阵踌躇，进退两难。目光落在神牌上，可惜看不清字迹。

“唔！画像上的人，像貌有点眼熟。”他想。

一时好奇，他忘了危险，进入了客厅堂，到了神案前。当他看清了神牌上的名讳时，不由大吃一惊，只觉丹田下升起一股凉气，分流前后直上泥丸宫，情不自禁地叫：“老天！

是……是他！”

神牌上端端正正地刻着一行字：“翻江鳌张公讳玉山之神位。”

他想起了去年追逐方士廷的事，半途追上了方士廷男女三人，翻江鳌力毙饶洲四水鬼之三，重伤落水毙命，拼命掩护方士廷两男女脱身。

方山大闹南昌，柳家传出方山可能是方士廷的消息，已不用怀疑了他。

扭头便走，目光扫过右面的囚笼。看到了第一座囚位前挂着一块木牌，上面赫然写着：“主帮凶顾大同之囚座。”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目光落在第二座的木牌上，上面写着：“帮凶曾巩之囚座。”

第三座是柳青青。

第四座是赵大鹏。

第五座是李岐山。

第六座……

他不敢再看，向大门狂奔。

一声鬼啸，门口出现三个鬼王打扮的人，赤着上身，穿豹皮裙，红帕包头，戴鬼面具。

此间的鬼王执皮鞭，两侧的鬼卒一执狼牙棒，一执三股托天叉。

鞭影一闪，“叭”一声肩背便挨了一鞭，只打得他晕头转向，肌肤欲裂，痛澈心脾。

“哎……”他狂叫，挫倒在地。

他自以为自己是铁打铜浇的人，怎么一鞭也挨不起？怪事。他试行运

功，完了，经穴被制，真气无法凝聚，他已成了一个极平凡的人。

他吃力地站起，恐怖地向后退，惊惶地问：“你……你是谁？”

鬼王用鞭向里一指，大喝道：“老狗！快去上香。”

他猛地一惊，打一冷战。

“叭”一声巨响，他又挨了一鞭。

鬼王向两鬼卒举手一挥，喝道：“他既不承认错误，分了他的尸，以尸祭奠张兄的灵位。”

两鬼卒应喏一声，举步迫上。

“我……我上香！”他心胆俱裂地叫。

跪拜上香毕，他被捉小鸡似的丢入囚笼，上了颈扣，拷手镣脚成了待毙之囚。

一切停当，鬼王向他冷冷地说：“在凶手未曾全部就位之前，你死不了，饮食有人招呼。你已被金针制穴术制了主经脉，已无力反抗，反抗也是枉然，鬼卒们会好好伺候你的。”

他求生的意志倒还坚强，横了心问：“你……你是不是方……方士廷？”

“目下无可奉告。”

“你……”

“翻江鳌是不是你们这些人迫死？”

“你……你不能怪……怪我们。”

“难道怪我？”

“这……”

“龙飞目下在湖广，他将接到消息赶来。”

“哦？这……”

“如果你等不及，如果你想死，那么，你可以踢倒垫脚踏板，片刻便可气绝，不会有多大痛苦，片刻便可魂归地府了。”

鬼王说完，领了两鬼卒走了。

天，鬼王鬼卒再次出现，带来了出山虎李歧山。这位四十余岁的好汉并未受到多少折磨，乖乖听命上香叩拜行礼如仪，然后打入囚笼。

待鬼王鬼卒走后，他低声叫：“李老弟，你怎么也放弄来了？”

李歧山长叹一声，余悸犹在地说：“兄弟在床上被人带走的，在门口方被一盆水泼醒，如此而已。”

“这人你认识么？”

“他三人都戴了面具，看不出来。”

“咱们完了。”

他生意全消颓丧地叫。

“南乡各村皆全部出动，搜遍各处，皆失望而回，不知你是吉是凶，到底是……”

他将被擒的事一一说了。

出山虎叹息一声，绝望地说：“云龙双奇如果不早些闻风赶来相救，咱们这些曾经迫杀方士廷的人，凶多吉少，唉！”

“此地无人看守，咱们要设法脱身，通知其他的人准备应变才是。”

“如何脱身？咱们目下是手无缚鸡之力，入栏之虎，插翅难飞。”出山虎绝望地说。

“总会有办法的。”铁背苍龙目光四顾地说。

天亮了，一名鬼卒送来一勺水，一碗白饭，粗鲁地喂他们吃喝，几乎撬坏了他们的牙齿。

站在笼中不能安睡，只能站着打盹，日夜煎熬，苦不堪口。

清明的第二天，这是女眷聚宴的一天。各宗族的男人是清明聚宴，次日方轮到女眷。因此，柳青青未能至隆兴客栈约会龙江。当天午后，乃父柳祯带着她直奔顺化门曾家的府第。

曾家在南昌，也算是地方名流缙绅之一。花厅中，除了主人飞虹剑客曾巩，曾勋父子之外；其他的客人有五爪龙张闻天，百花洲的名武师乾坤双掌程尉、三江船行的东主万人雄、双头鹰赵大鹏等名流。

客人到齐，主客双方客套罢，飞虹剑客脸色沉重，以僵硬地声音说：“昨日顾兄于祭扫祖坟时被一个青年人绑架而去，昨晚出山虎李兄于卧房内神秘失踪，李嫂熟睡不醒，对夜来之事丝毫不知，门不开窗不动，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此事十分棘手。看来，咱们南昌的武林人，眼看要大祸临头，委实不妙。因此，兄弟请诸位前来一叙，看是否能理出一些头绪来，也好早谋对策，及早防范，不知诸位对此事有何高见？”

万人雄抚弄着须尾，粗眉深锁地说：“听曾兄说及，柳姑娘认为方山可能是方士廷，不知诸位对此有何高见？”

飞虹剑客迟疑地说：“兄弟曾与方士廷照过脸，出山虎李兄且曾被他所挟制，赵兄也见过姓方的，但我们这几个人，都不曾见过方山其人。”

双头鹰赵大鹏接口道：“据万东主所说那方山的相貌，似乎不像是方士廷，一个是满脸风霜的粗俗工人，一个是英俊的青年人，两者似乎连不在一起，同时，方士廷已死在马鞍山断崖……”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谁敢断定他死了？你们的看法太武断。”五爪龙摇头道。

飞虹剑客忧心忡忡地说：“问题是，万一这人是方士廷……”

“你们就惨了。”万人雄叹息着说。

五爪龙苦笑道：“上次龙飞光临南昌，顾兄自告奋勇助他缉凶，不问青红皂白，你们一群卅余名高手，直追杀至马鞍山，先后掉一半人，回程只剩下甘余条好汉，十三名走山路的人，在一驿落店，草上飞钟兄不青不白地被人打昏在小巷中，成了白痴……”

“这些事不提也罢。”双头鹰烦躁地说。

万人雄接口道：“上次参予此事的人，在座的只有兄弟与五爪龙张兄因不在家而未克参予……”

“柳兄也未参予，但令媛却是出尽死力的人。”五爪龙接口。

飞虹剑客笑道：“万、张两兄虽未参予追逐方士廷，但出面替陈茂源设计诱擒方山……”

“谁也不知道方山是不是方士廷，对不对？”五爪龙也笑问。

双头鹰赵大鹏接口道：“目下不是讨论方山是不是方士廷，而是唇亡齿寒的大问题。无论如何，咱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请教赵兄有何高见？”万人雄问。

“咱们传下侠义飞柬，召请友好前来助拳，同时派人去湖广请云龙双奇前来善后，听说他两人目下在湖广。”

万人雄苦笑道，“咱们一无线索可寻，大家都捕风捉影胡乱猜测，把双

奇请来，岂不是要闹笑话么？再说，如果真是方士廷前来兴师问罪，去年有龙飞在，水陆为首的功高群雄共有卅余人之多，其他供奔走传递消息的还不知有多少，结果如何？翻江鳌死不见尸，方士廷与那位不知名号的小姑娘也是生死不明，你们却死伤近半。如果这次真是他，传下侠义柬是否有人敢前来应约，委实难以逆料，再说，拖朋友下水，毕竟不合道义。”

飞虹剑客有点不悦，但不好表示。柳青青柳眉一轩，冷冷地说：“万叔如果怕卷入漩涡牵连在内，只管置身事外便了。好汉做事好汉当，侄女一介女流，仍然挑得起放得下，并不怕那方士廷报复。”

万人雄摇摇头，说：“愚叔不怪你不满，更不是有意置身事外，而是不愿再连累他人，目下咱们毫无线索，连对方到底是谁仍未摸清，如何籍口传侠义柬？再说，些须小事便传侠义柬，未免将侠义柬看得太不值钱了，一步走错不但无人前来应约，反而引起误会，被人交相责难，岂不弄巧反拙？因此愚叔期期以为不可。”

五爪龙慨然地说：“当然，南昌的武林白道朋友决不会置身事外，唇亡齿寒，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兄弟义不容辞，以桑梓尽一分心力，断不能让人说咱们南昌人是一群任人宰割的可怜虫，谁也不能置身事外。”

“张兄有何高见？”飞虹剑客问。

“这人定然在城外潜入，咱们各人分区搜索，分派眼线留意人的行踪。同时搜索顾、李两兄的下落，生见人死见尸，必须及早进行。”

万人雄也说：“兄弟请官府的朋友，与及各路兄弟全力查访，以曾兄的府第为连络站，有消息便往此地传，如何？”

飞虹剑客诚恳地说：“谢谢诸位慨然合作，兄弟铭感五腑，感激不尽。兄弟已请王府的朋友帮忙，他们正广布眼线加紧进行搜查，咱们这一面最好分头分区出动，不知诸位有何高见？”

五爪龙站起来说：“其他的话不必多说了，咱们来商讨分区搜查的事。兄弟负责江门以北，北门以西水陆两途，布下眼线彻底搜查，兄弟尚可办得到。”

众人开始热烈讨论分区搜索的大计，按自己所能出动的人手，与及所熟悉的地段，而决定如何进行。

会中，公举飞虹剑客与万人雄为与官方连络的人。五爪龙则负责与江湖朋友协商。乾坤双掌则负责游说本府的高手名宿，同心协力对付杀人绑架的疑犯方山，更指出方山是向茂源油坊勒索五千两黄金的要犯。

赏格传出了：缉拿凶犯方山，赏黄金千两，死活不论。赏金以待，决不食言。

内声紧急，暗流激荡。

直至申牌初，盛会方散。

五爪龙出了曾府，沿易俗坊大街折向惠名门的惠桥东巷，去打早年的退隐老江湖八爪鱼康和请教。

细雨霏霏，惠桥东巷巷道窄小，两侧全是大宅的外院墙，每一家的院门皆闭得紧紧地，极少有人在巷中行走。即使有，也是一两个穿了蓑衣戴了雨笠匆匆而过的人。

巷道曲折，刚过了一处转角，后面传来了脚步声。

他毫无戒心，因为前面不远，便是八爪鱼康和的宅院。

怎么？脚步声刚才尚在三二十步外，怎么就接近身后了？

正想扭头观看，叫声入耳：“转身！”

他大吃一惊，警觉地向前一窜。

窜出两丈外，脚刚触地正等转身封招自卫，“蓬”一声响，背心便挨了一击。

他感到如中重锤撞击，气血翻涌，眼前发黑，喉头发甜，人向前一栽。

不等他仆地，肩膀被人格住了。

“呔……”他大吼，扭身一肘后攻。

晚了，“噗”一声响，肩骨如裂，左肩被掌劈，右肩被扣住了肩井穴，浑身一软，失去了抵抗力。

接着，喉部被铁腕所锁住，将他的身躯向下压，毫无反抗的机会。

“嗯……”他挣扎着叫，想叫唤呼救。

耳中听到了语音，直震耳膜：

“姓张的，你听清了，呼救免了，不必枉费心机。”

铁腕松了些，他回过气来，吃力地问：“你……你是谁？”

“警告你的人。”

“你……”

“你五爪龙是南昌声誉颇佳的人。”

“阁下夸奖了。”

“出面帮助陈家，你是情面难却，也义不容辞，对付勒索的人，你出面并不为过，因此在下不怪你。”

“你……你是方山？”

“先不必问在下是谁。”

“你……”

“有两件事要你办到，也算是最后的警告。”

“在下顶天立地……”

“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在下还不想毁了你。”

“有何见教，你说吧。”

“其一，你不是去年追杀方士廷的人，因此你最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不然，你将永远后悔。其二，请转告万东主，他二江船行除非想关门。不然切不可与飞虹剑客那些人同流合污。”

“这算是条件么？”

“不错。”

“是否要答复？”

“答复当然好，不答复也无所谓，反正在下已经警告过了你。倒霉的不会是我。”

“张某……”

“在答复之前，阁下可以三思。谣言风闻是靠不住的，目击的事也可能有假……”

“阁下勒索茂源油坊黄金五千两，不是假的吧？”

“不错，是真的。”

“勒索是应该的？”

“其一，章江门事件，陈家的爪牙存心要方山的命，其二，陈少东主去年曾追杀方士廷。这两件事他们如果成功，姓方的含冤九泉，一条命换五千两黄金，不算吃亏，因为他陈、柳两家出得起。”

“不要强词……”

“呸！谁给你强词夺理？要不要我给你五千两黄金来换你的命？你要不要？”

“这……”

“在下不想与你废话。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枉为人；你如果干涉在下的事，你就准备付出可怕的代价好了。咱们无仇无怨。也念你是个好汉，因此预先向阁下提出警告，以表示在下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接不接受警告。在你一念之间。”

“方士廷的事，他到底是不是杀人凶犯？”

“在下向你保证，他是无辜的。”

“那龙飞……”

“方士廷如果不是为了救云龙双奇，也不至于拼命反抗替云龙双奇准备尸坑的凶手。”

“那……”

“后会有期，阁下。不许回头，不然在下要杀你灭口，得罪……”

他在雨中像僵尸，想回头也力不从心，全身发僵，力道全失。耳中并没听到脚步声，不知对方是否已离开了，如果未离开，他一回头……

14

久久，远处来了一个行人，走近时看清是他，含笑点头打招呼：“哦！是张东主，好久不见，到舍下坐坐，好不？”

他神魂入窍，苦笑道：“原来是曹老板，确是久违了。在下要到康兄处走走，改日有暇当趋府拜望。再见。”

“张东主请便，再见。”

曹老板走了，他方乘机转身，小巷寂寂，那有半个人影？

他叹息一声，自语道：“老不以筋骨为能，我确是老了。岁月不饶人，我已年届花甲，何苦仍不服老，在人前争强斗胜管闲事？算了吧！你这条无爪老龙。”

他动了韬光隐晦之念，迈开步向前走，走伐显得懒散，似乎一下苍老了十年，英雄末路的感慨油然而生。

敲敲八爪鱼的院门，里面有人拉开门上的小窗孔，讶叫：“咦！是闻老，稀客稀客。请稍候，小可开门。”“不必了，顺道经过而已。令主人在家么？”

“不在。”“他……”“上午有人送来一封书信，家主人整天心神不宁，随即外出，至今未返。”

“哦！令主人回来后，请代致意，在下告辞。”

“小的不送了。”

离开康家，他顿感天下茫茫，不知该往何处去，便信步出了小巷，扑奔广润门，想到三江船行万人雄该已到家了。

前面是铁柱延真宫，也就是后来出名的妙济万寿宫。远远地使看到街旁挤了一堆人，向宫前的广场指指点点。宫前的大柏树下，有一群人在议论纷纷。

他接近街旁的人群，向一名中年人打招呼，笑道：“咦！胡少东，你怎么做起鸣锣示众的人来了。”

胡少东主颇为同意地说：“闻老打趣了。刚才我亲眼看见一个戴雨笠穿蓑衣的人，在铁柱宫前挟走了老道清虚子。”

“哦！是绰号叫铁卜神算的清虚子么？”

“是他，没错。”

“往何处去了？清虚子没反抗？”“只听到他叫了一个数字，两人便相扶着向城门方向走了，清虚子像是走不动，但脚下很快。”“挟他的人长像如何？”“雨笠戴得太低，看不清，身材很高大。”他心中一跳，自语道：“南昌大劫至矣！他已在动手了，铁卜神算曾经参予追逐方士廷，这次凶多吉少。”第三个失踪的人是铁卜神算清虚子，光天化日之下，在铁柱宫前被人挟持；出了广润门便失了踪。

五爪龙与万人雄皆受到警告。局外人江湖名宿八爪鱼接到了恐吓信，被警告不得干预南昌的风风雨雨，不许介入双方的纷争。

当然，其他接到警告信的人为数不少，只是他们为了颜面不愿声张。也有些人明里不动声色，暗中心里不快，决定与寄柬人周旋。

去年曾经参予迫杀方士廷的人，无形中被孤立起来了。平时，曾家经常有宾客临门，这时，已经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世态炎凉，不能怨天尤人，谁愿意强出头目寻烦恼惹火烧身？

当晚，又有两人失踪，那是五桂坊的神刀李胜，与南浦的门神邓孝。

这天，城西北章江中的扬子洲，洲西来了一艘小渔舟，悄然驶入江岸的枯苇内，一个渔夫肩扛了钓竿，穿了蓑衣戴雨笠，走向洲东的扬子村。

洲方圆廿里，上面矮林散布，枯苇高与人齐。洲东的扬子村共有百十户人家，有一大半是渔户。洲上有渔人往来，平常得很。村东首住了一家姓封的人，主人封权，绰号叫海鳅，这位封爷身材修长，年已四十出头；任职五湖船行，是船行的大管事，也是东主铁背苍龙的得力助手，上次追杀方士廷，他是调动船只出尽死力的好汉，他绰号海鳅，水性当然大佳。

铁背苍龙失踪之后，五湖船行人人提心吊胆，一夕数惊，日虑大祸之将至。

海鳅封权自不例外，他替东主耽心，可是已出动了所有的朋友打听，消息却如石沉大海，少不了忧心忡忡，极感颓丧。

他忙了两天，搞得精神困顿，眼中充满了血丝，显然需要休息，因此昨晚便离开船行，回家歇息一宵，以便养精蓄锐恢复疲劳。

一早，仍然细雨霏霏毫无晴意，他年已四十，仍未成家，乃弟年及三十，但已是儿女成行的人了。

他打开柴门，抬头看看天色，自语道：“大概十天半月晴不了，春讯快到了。”

他穿上油绸做的雨披，戴了笠帽，出门带上柴扉大声说：“二弟，我走了，有人找我，叫他去船行找。”

“今晚还是回来睡吧，你真的要休息了，再拖下去，要拖垮的。”

屋内有人叫。

他揉揉布满红丝的大眼，说：“我理会得，小心门户，叫侄儿女们不要出去乱跑，晚上有空我才能回来。”

刚踏入雨中，对面过来一个老渔翁，招手叫：“封管事，到城里去么？”

“是的……”他讶然招呼。

“呵呵！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凤凰洲的秋水翁，两三年不见，难怪你给忘了。”

“秋水翁？抱歉，小的记性坏，委实记不起老伯了。老伯到敝洲……”

“昨晚上在贵村喝多了，今早要进城走走，正好同路，走吧。”

海鳅封权是船上人，自然不可能认识一洲上的渔夫，毫无戒心地走在老渔夫身左，向码头上走。

从村口到码头，约有半里地，水涨时不至淹村，小径两侧全是刚抽芽的芦苇。走了百十步，老渔夫笑道：“大管事，洲西有一艘原来的空船，不是鬼船，可否请向贵村说明，将这艘船送给老朽使用，可好？”

“洲西漂来了一艘船？”

“是的，是一艘快船。”

“会不会是……”

“管事要不要去看看？”

“这个……小可无暇……”

“去看看无妨，好像上面有一封书信，可惜老汉不识字。”

“真的？”

“怎么不真？好像还有一把刀呢？”

海鳅封权一时好奇，终于上了大当，说：“好，我们去看看。”

两人匆匆走向洲西，不久便到了洲岸旁，四下无人，雨蒙蒙。

“船呢？”他问。

老渔夫止步转身，笑道：“在芦苇中嘛，你没看见？”

他大吃一惊，急退八尺叫：“咦！你……你是……”

老渔翁的花白胡子不见，脸上的皱纹也消失了，微驼的背也平了。他所看到的，是一个脸色如古铜的青年人，怎么不惊？

青年人揭掉雨笠，笑道：“在下方山。”

他脸色大变，心中狂跳。

“咻！”他怒吼，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黑虎伤心”冲上就是一拳。

方山向侧一闪，笑道：“慢来！这一拳甚重。咦！这一记连环腿火候不差，可惜够不上部位……啧啧！这两掌叫快刀斩乱麻，掌沉力猛相当霸道，好！这一招……”

在方山的闪惊如风，一串叫嚷声中，他连攻七掌八腿，眼看其力衰退，却连对方的衣袂也没有沾上。方山披了蓑衣，体积庞大，在狂风暴雨似的脚踢拳打下，居然沾不了身，明眼人便可看出对方相差太远，凶多吉少。

方山反击回敬了，一声长笑，猛地以“脱袍让位”拆解对方的“双龙抱柱”，起脚轻轻一跳，“噗”一声正中丹田要穴。

“嗯……”海鳅闷声叫，仰面便倒。

方山将人拖上船，捆了手脚塞了嘴，丢入舱底藏好，又戴上了假须，又成了老渔夫。船放南浦南洲僻静处，将船拖上藏入乱草中，返舱易装，出来时，又变成了玉面朱唇的龙江翩翩美少年。

已牌初返店，恰好碰上找他的一名店伙，含笑道：“公子爷，柜上有一封信，掌柜的正差小的去找公子爷呢。”

“我有信？谁捎来的？”

“是一位老苍头。”

“谢谢你。”他偕店伙到了柜旁，掌柜的呈上一封书信，他放了两碎银在两人手中，道谢回房。

信是柳祯差人送来的，请他至十八株柳柳家相见。如果仆人脸交，请随仆人一同前往。

如果不在店，信由柜面留交。

他略一思索，决定单刀赴会。

天宇中云收雨止，他换了一身青袍，发结上系了一条青巾，显得温文俊逸，像位翩翩浊世佳公子……他本来就是一位佳公子。

柳青青有了男友的消息，在柳家曾经激起一阵兴奋的浪潮。神箭柳祯夫妇，一直就为了女儿的终生大事耽心。无如女儿眼界太高，高不成低不就，眼看年华虚度，双十年华的女儿尚未能找到婆家，不但做父母的忧心忡忡，亲友们也在说闲话了。早两天听说女儿碰上了一位姓龙的少年彼此意气相投，柳祯夫妇自然欣喜莫名，如不是清明前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夫妇俩早就想将人请来见面了。

柳青青自然不宜致书客栈邀客，因此由乃父出面请佳客至宅中相见。一早，宅中便打扫得纤尘不染，华丽的花厅布置得焕然一新。

一家子早已安排停当，仆人登堂呈上一封拜帖，说：“龙公子驾到。”

“请客人厅中相见。”

柳祯匆匆地说，人亦迎出。

仆人将方山引入院门，沿花径徐徐走向厅门。柳祯与长子柳宗翰，已在阶上相候。

柳祯目力甚佳，老远便看清了方山的像貌，不但人长得雄伟，气宇风标以丰神绝世四字形容并不为过，不由心中大喜过望，情不自禁降阶相迎。

方山紧走两步，长揖为礼道：“不敢当，大叔留步。”

柳祯更是心悅，退上伸手虚引笑道：“请升阶相见。”

方山登阶，再次行礼道：“小侄龙江，大叔定是祯公了。”

“区区柳祯，公子少礼，冒昧相邀，公子海涵。”

“小侄未能先期拜候，大叔恕罪；”他客气的说，转向目不转瞬向他打量的柳宗翰拱手，笑道：“这位是……”

“兄弟柳宗翰，字鹏程。”柳宗翰回礼笑答。

人与人之间相见，第一印象最为重要。从父子俩的神色看来，必定已对这位英俊的少年人印像极佳。

“鹏程兄，幸会幸会；”

“贤侄，请堂上小叙。”柳祯亲热地说。

“小侄遵命，大叔请。”

在厅中分宾主落坐，仆人献上香茗。柳祯向仆人说：“快请夫人出厅。

女主人出堂与客人相见，这是极为隆重的礼教，表示已不将来客当外人。这位柳祯昏了头，把死对头认作是未来的东床佳客，正应了一句话：引狼入室。

柳青青扶着乃母由堂，今天她淡扫娥眉未施肥粉，却粉颊红艳艳地，云鬓宾堆绿，梳了代表未婚少女的三丫髻。穿一袭翠绿衫裙，窄袖子春装显得青春气息蓬勃。今天，她才是真正的女人，不再是盘马弯弓、叱咤风云的巾帼女英雄。她羞赧地笑，笑很好甜好俏。

她的母亲也只是四十来岁的中年妇人，藏青色的衫裙，梳高髻，显得

雍容华贵，从脸上的神色中，可看到昔日的美丽风华。

“龙贤侄，这是拙荆。小女青青，贤侄不用愚叔引见了。”柳祯欣然地说。

方山已上前行礼，长揖到地，亲昵地说：“小侄龙江，大婶万安。”

柳大婶顿首为礼，含笑道：“公子少礼，请坐。”

柳青青衿衽万福，灿然一笑。

各自、归座，所有的目光皆向他集中，像在审贼，他根本不在乎。

接着，是一连串的盘根诘底。他神态从容，有规有矩，不亢不卑，应付裕如。

他早准备了一套天衣无缝的伪身世，说自己是南京人氏双亲在堂，年方二十尚未定亲，现在府学读书，获得百日游学的机会。打算在江右走走以增见闻，过几天准备到东湖书院，听当代名贤讲学。

南京，大着呢？下辖十四府、直隶洲四、属洲七、计县有九十有七。一般自称南京人，是指应天府人，或称江宁人。柳家三代以来，从未到过南京，那知道南京龙家是何门第？反正从他的谈吐、礼仪、器宇，皆可看出他的出身与教养来，那还有工夫去进一步盘底？练武人谈话，自然离不开武技。柳家是武林世家，对读书人尊敬但并不看重，谈来谈去便谈上了武艺一途。

“贤侄在学舍中，对弓马是否学有专精？”柳祯开始转变话锋。

他笑笑，谦虚地说：“好教大叔失望，小侄只识皮毛。用一石弓，射百步，三箭可望有一两箭中鹄，委实见笑方家。”

“呵呵！贤侄日后如果有了功名，出任朝庭一旦外放，七品黄堂一旦有事。便需提兵上辟，在弓马上须下些功夫才是。”

“小侄愚鲁，但仍在尽力。”

“那就好，小女的箭术，颇为出色、她的金弓是三个力……”

“咦！女将军神力。”他脱口叫，冲姑娘一笑。

柳祯更为开心，往下说：“她射二百五十步，五箭必有四箭中红心……”

“不愧称神射。”他高声赞美。

“贤侄日后如果有兴，可向她问难，她会指导你一些心诀。”

“小侄也许地要执弟子礼呢？”

“油嘴！”柳青青娇叫，有三分媚七分俏，心中大概甜甜地，因此也带了三五分娇羞。

柳大婶嗤嗤一笑：“官人，不必谈这些杀人放火的事。让他们小一辈的人谈谈，我们告退。”

“呵呵！对，我忘了，还得到暖阁去与程兄商讨夜间的防范事宜呢？贤侄，你们年青人谈谈，午间路厅见。”柳祯兴匆匆地说。

三小送柳祯夫妇入内，夫妻俩自有一些话互相商量。

柳青青巴不得父母早些离开，送走双亲立即笑道：“龙兄，我们到东园去走走。”

“去看你的神射术么？算了吧。”柳宗翰笑问。

“废话！”

“龙老弟可不愿看你发雌威，以免日后心惊胆跳，你最好……”

“啐！狗口里长不出象牙来。”

方山含笑解围，笑道：“贤兄妹不必相戏。小弟听说府上的花园颇负盛名，可否领小弟前往一赏？”

“好，这就走。”柳宗翰笑答。

柳青青却哼了一声，笑问：“哥哥，你为何不自己走？”

“什么？你……”

“小梅难道没有约你？”

“见鬼！表妹一家子今后绝不出门……哦！你这小鬼心肠多，要赶我走……”

“啐……你……”

柳宗翰一溜烟出厅，笑道：“你们俩好好走，天刚晴，久雨路滑，别跌成一团闹笑话……哈哈！少陪。”

两人至东园单独相处，少不了互诉心曲。只在各处走了一圈，柳府的形势，已完全探制在他手中了。

两人从射圃走回涤心亭，相偎落坐。整个花园静悄悄，柳府仆婢不多，花园中只有两名老园丁与两名仆妇管理，这时早已回避。

他轻挽着她的纤腰，若有所思地说：“青青，府上亭园广阔，而人丁甚少，听说府城内外近来闹得满城风雨，令尊是否打算雇人防备一二？”

柳青青有点暗然，柳眉深锁地说：“舍下不会有困难，只是我个人的困扰而已。”

“你个人的困扰，青青，但愿我能替你分忧……”

“可惜你帮不上忙。”

“到底……”

“记得上次我向你提及方士廷的事么？”

“怎么不记得？”

“江哥，你真是料事如神。”柳青青偎在他怀中，亲热地叫他为江哥了。他手上一紧，几乎将她完全抱入怀中，附耳问：“青青，我料什么事中了？”

“你说方山可能是方士廷。”

“证实了？”

“五爪龙张老前辈，在八爪鱼康家门前遇袭，证实了这件事。”

“真的？”

“因此，舍下除了我之外，不会有性命之忧。”

“哎呀！你……”他故作关心地惊叫。

柳青青惨然一笑，扭躯忘情地反抱着他的虎腰，粉颊偎在他颌下，吐气如兰，一股属于女孩子的特有幽香，猛往他鼻中钻，令他气血翻腾，有点心猿意马。

“江哥，你替我耽心么？”她颤声问。

“是的。我耽心死了。青青，为何不走？走远些，天涯海角……”

“我不能走。”

“为什么？”

“姓方的会找我的双亲发泄，我宁可死，也不要连累双亲。”柳青青悲壮的说。

方山心中怦然，也感到心中发痛，浑身开始发僵，惭愧得直冒冷汗。这高傲狂妄的少女，按理说女生向外，眼看大难临头，却有这番孝心，不肯连累双亲独自逃走。而他自己……

他感到万分歉疚，脑海中幻一道强烈的闪光，闪光中幻象出现。

“我要去找他！”他不自觉地自语。

柳青青一怔，猛抬头，看到他僵硬的脸色，与眼中的重重杀机，也看到杀机中所流露的悔恨感情。更令她心跳的是，他额上所冒出的汗珠。

“江哥，你怎么了？”她惊疑地问。

方山神智一清，吸入一口气，平静地说：“没什么。”

“刚才你说什么？”

她追问，眼神中有企盼。

“我说了些什么？”

“我好象听你说要找他。”

“真的？”

“他是谁？男的，抑或是女的？”

方山淡淡一笑，说：“青青，别胡思乱想。”

“我……我……”她忧戚地说。

“我想去找一个人，来替你解决困难。”

柳育青心中一宽，重新倚在他怀中幽幽地：“江哥，原来你在关心我，我……”

“我本来就关心你，青青。”

“江哥，我好高兴，我……我不希望你找一个女的来帮我的忙。”她腻声款款情深地说。

方山心中一荡，忘形地亲吻着她。一个有心挑逗撩拨，一个情怀已开；一个是有意撤出情网，一个是春心已动甘愿情海自沉。这一来，小亭中春光无限好，郎情似水，妾意如绵。

方山已是个健全的血气方刚的大男人，他之挑逗柳青青是有目的的。在南昌，他人孤势单，与整个南昌的武林人为敌，如果斗力，他孤掌难鸣，双拳难敌四手，唯一的手段是智取，斗智不斗力，他要从柳青青身上套出他所要的消息，必须下些工夫。

开始，他是有意挑逗，手眼的一些温存，便已令柳青青情欲高涨。最后，他自己也乱了，开始不克自持，燃起了情欲之火。

只片刻间，他把柳青青吻得神智大乱，在他的一双魔手中喘息、颤抖、昏眩。他也血液沸腾，鼻息沉重。

柳青青发乱钗横，罗裙半解、娇喘吁吁，意乱情迷地呻吟着说：“江哥，我……我活不多久，我知道我会死。但遇到……遇到你，我……我不愿死，我多么希望能活下去啊！可是……可是……”

“青青，不可乱说哪！”他低唤，吻着她半裸的、羊脂白玉似的胸膛。

柳青青在他火热的吻下战栗，紧抱住他说：“真的，哥，我不……不想死，但方……方士廷来了，我有自知之明，难逃他……他的毒手。哦，哥，不……不要笑我痴，我愿将清白女儿身交给你，交给我第一个令我倾心的人。在死之前，我……我爱过，我没白话一辈子。”

“青青……”

“哥，我……我要回去，这里……”

方山将她的衣襟掩上，扶起她说：“我送你回南楼，那是你的香闺。”

“嗯……哥……”

偌大的南楼，只有一名侍女伺候。侍女迎出，骇然惊叫道：“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方山神智一清，情欲之火因第三者的出现而迅速消退，激动的浪潮总

算过去了。他向侍女笑笑，说：“小姐有点不舒服，快将她扶进去休息片刻。”

柳青青也因侍女的出现而清醒，娇羞万状地说：“不必了，我们在厅中歇息。小青，去泡茶再见过龙公子？”

小青应声入内。方山将柳青青安置在待上，深情款款地替她整衣，歉然一笑道：“青青，原谅我。”

“你……”柳青青羞笑着说，以手掩面以仅有地方可听到的声音说；“羞，羞死了，我……我真……”

他突然分开她的手，捧着如火热的脸颊说：“不是你的错，你在虐待自己，以为自己必死，因此下意识地想抓住短暂的美好时光。”

“哥……”她闭着凤目叫。

蓦地，她眼角出现了晶莹的泪珠。

“我敢打赌，你定是将我当作龙飞……”

柳青青浑身一震，凤目倏张，脸上的红晕迅速地消失，怆然地：

“我想到死，但我从未想到龙飞。我对龙飞过去确是有点倾慕，但还不至一往情深梦寐难忘。这世间，可果有我怀念的人，绝不是龙飞。我……”

方山掩住她的小嘴，柔声道；“我相信，方士廷不会杀你，你可以安心了。”

柳青青投入他怀中，饮泣道：“哥，我并不是怕死，只是，只是……”

“青青，不要哭……”

“我只想……”

“不要多想，过两天天气晴朗，我们去游西山，作三日之游，如何？”

“哥，这几天不能抽身……”

“有事么？”

“是的。”

“是为了方士廷？”

“是的，爹已派人去请神胜寺的云深长老前来助拳，今明两天便可到来。”

“哦！是不是进贤县福胜寺，绰号叫万家生佛的云深长老？他是贵府道行最深的高僧呢？”

“他的佛门绝学一指禅功，乃是武林一绝。咦！你也听说过云深大师的名号？”

“我在南浦码头听人传说江西有两僧三道一秀才，万家生佛便是两僧之一。”

“另一僧是西山香城寺的大悲方丈，可惜他正在坐关，没有人能请得动这位活佛。”

方山呵呵一笑，说：“他在清明那天出关了，飞虹剑客曾巩的一双儿女，已在昨日前往西山保驾啦！”

“咦！你怎么知道？”

“昨天上午我在问江渡口，亲见他兄妹俩过江的。”

“哦！难怪，他兄妹俩清明的前一日，约好家兄一同至西山游玩，原来他们早已存了心。怪！他们为何不来约家兄？家兄与曾家小妹是青梅竹马的爱侣，理该前来相约的。”

“大概是为了守密吧？”

“这……本来，本城有一位誉满江湖咸镇武林的怪杰，如果他出面，方士廷何足道哉？”

“谁？”

“蓼洲火德星君彭世泽。”

“哦！这人我听说过。”

方山硬硬地说，语气有异。

“可惜他半年前已闭门谢客。”

“大概是年事已高珍惜羽毛吧。”

“他那位孙女彭小凤，一直就在向我挑斗，早些天还几乎打上门来哩！”

“你与她有过节？”方山信口问，虎目中异光一闪。

“不知道，以往大家都是好朋友，自问并未得罪她，谁知道……”

“是不是也为了方士廷？”

“不会吧？从没听说过她与方士廷相识，而且方士廷经过南昌时，她早已逃家出外闯天下去了。”

方山淡淡一笑，转变话题道：“南昌的白道群雄，象是一盆散沙，对付一个方士廷，难道你们就不知共谋对策？”

柳育青苦笑，无可奈何地说：“谁说不曾共谋对策？大家在曾家就曾经协商妥当了，目下正分区穷搜，各请朋友助拳，可已出动了黑白道的高手名宿，甚至官府中人亦已介入，但至今仍无丝毫消息。曾家是主事的人，至今尚不曾派人通过一次信息。总之，敌暗我明，对方狡猾如狐，神出鬼没，而我们却有家有小有产有业，失败自是意料中事。”

“我想，我或许能……”

“不，江哥，我不要你介入此事，你不是武林人，千万不可卷入旋涡，我唯一的希望，是与你厮守一段时日，让我在死前……”

“青青，你不会死的。”方山安慰她说。

“我知道人力不可回天。江哥，你能搬来我家陪伴我么？”她满怀希望地问。

“这……恐有不便，我答应你，每天来陪你散散心，为你解忧，可好？”

“谢谢你，江哥。”她深情地说，重新投入他怀中。

午宴设在内厅，柳祯夫妇已将他看成一家人。

席间，曾家传来了信息：铁背苍龙五湖船行的大管事海鳅封权，早晨未到船行，神秘失踪，可能凶多吉少。海鳅去年曾随铁背苍龙追逐方士廷，失踪必与方士廷有关，又损失了一个人。

方山酒足饭饱，辞别主人返回客栈，不久便重行外出，匆匆南行。

升平桥，在南下官道离城二十里的平镇村口，当地往来要冲，桥长仅五六丈，跨越一条小河，河水暴涨，浑浊的河水滚滚西下。申牌初，桥南路旁的树荫下，方山又变成了脸色如古铜的船伙计打扮，倚在树干上，悠闲地目送逐渐西下的夕阳，不住留意北上行旅。他的衣内，藏了一把短剑，暗带了百宝囊。

他向南凝望，自语道：“希望老和尚能在今天赶来，免得明天还得前来等候。来吧！看我是否能将他打发？哼！绝了他们的外援，让他们在恐怖中过日子等死。”

进贤县距府城一百一十余里，按行程，从进贤来的人，申牌左右便可通过升平桥。不久，路南端出了四个人影，一个中年人与三个和尚，渐来渐近。三个和尚中，为首的年居花甲，象貌清瘦，慈眉善目，大有仙风道骨的高倍气概，点着一根罗汉竹杖，步履轻盈神定气闲。

两名随行和尚年纪也在四十开外，身材修伟，有一双可透人肺腑的鹰目，各挟了一柄方便铲，像是游方僧人。脚下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

中年人跟在后面，埋头赶路。

方山眼中一亮，徐徐而来，老和尚一马当先，近了。

方山突然咦了一声，在路旁拱手道：“大师请留步，小可这相有礼。”

老和尚立掌打问讯，微笑止步问：“施主少礼，请问施主有如见教？”

“大师十分面善，请问是不是进贤县福德胜寺的长老云深大师么？”

“老衲正是释云深。那两位是敝寺的维那智深，智圆，施主……”

“真是妙极了。”

“施主……”

“小可请求与大师结一善缘。”他抢着说。

“施主之意……”

“听说大师要到南昌。”

“正是。”

“大师，南昌乃是马祖大寂禅师的道场，大师前往，是说法呢？抑或是阐教？”

云深大师一怔，讶然问：“施主是何寺的护法？”

“大师有何用意？”

“佛门虽各有宗，但奉的同是我佛。马祖建永安寺于南昌，建寺昌寺于丰城，讲经于奉新宝云寺，圆寂于清安宝峰寺。老衲出家于创陵开元寺，开元寺是马祖道一大师的这场……”

“哦！大师原来是在大寂禅师的这场出家的。”

道一和尚，是唐代在南昌开道场的高僧，祖籍汉洲什邡四川成都府什邡县人，俗家姓马，所以称马祖。圆寂后，赐谥大寂禅师，在南昌附近留了不少神迹，与道家的许天师许旌阳齐名。

云深大师仍然糊涂，问道：“施主说这些话有何用意？尚请明告。”

方山不动声色，笑道：“出家人四大皆空，好像六戒中有戒嗔与戒杀，对不对？”

“不错，但本宗仅列五戒，五戒是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哦！小可孤陋寡闻了。”

“施主是否想向老衲盘经诘难。”

“不，是阻止大师开杀戒。”

“这……”

“大师受人之托，至南昌杀人……”

“不！老衲希望化暴戾为祥和。”

“大师有何德何能？”

“天生万物皆有佛心，老衲是佛门弟子，普度众生，责无旁贷。”

“喝！口气不小，出家人四大皆空，已是出世的人，何用……”

“出世必先入世，药医不死病，佛度有心人；老衲是抱有诚心而来。”

“大师语似至诚，意实叵测，面呈忠厚，心怀奸诈，言不由衷，不可信任。”

“施主言重了。”云深大师微愠地说。

“事实如此。”他一字一吐地说。

云深大师冷哼一声，不悦地问：“施主定是方山其人了，对不对？”

“正是区区。”

“也叫方士廷？”

“不错。”他傲然地说，正式表示身份。

中年人大惊，惶然后退。

云深大师神色恢复正常，说：“阿弥陀佛！施主可否平心静气，听老衲一言？”

“在下洗耳恭听。”

“施主明人，这次至南昌寻仇，是否找错了人？”

“没找错。”

“施主与云龙双奇结怨，似不应迁怒南昌的人。”

“在下与云龙双奇结怨，南昌人似不应介入助封为虐。”

“施主春秋山仙人峰杀人，六尸六命……”

“你怎知在下是杀人凶手？”

“那……”

“那是云龙双奇一面之词。”

“那云龙双奇的为人……”

“在下一介书生，桐城方家书香门第，言必忠信，孝义传家，十八尚未居弱冠之年，你相信在下会是杀人凶手？在下的为人，难道就不如一个以武犯禁的江湖浪人那么值得信任？”

“施主并不能自圆其说。”

方士廷心中火起，不屑地说：“全是些一丘之貉，在下不屑与你们理论。”

“施主之意……”

“你，转回连贤福胜寺苦修。”“你……”

“一个怀有成见，看事先入为主的人，根本就不配充任和事老。”

“如果老衲不转回……”

“在下只好赶你走。”

云深大师寿眉轩动，沉声问：“老衲有选择的余地么。”

“当然有，在下不是气量小的人。”

“施主只说要赶老衲转回。”

“另一可选的是在此拼个你死我活。”

“这个……”

“你选吧。”

云深大师将手杖交给同伴，吁出一口长气说：“老选后者。”

方士廷跨前一步，冷笑道：“看今日鹿死谁手。”

云深大师立掌虚引，说：“我佛慈悲，弟子不得不出手了，施主请。”

“大师请准备，在下有僭了。”方士廷豪气飞扬地说一掌虚攻。

云深大师伸手虚拔，向右游走，反掌一拂，回敬一记虚招。

三招礼招一过，老和尚一声低啸，云龙现爪排空直入，急探胸腔要害，是风使发。

方士廷斜身侧移，五指如钩，疾抓老和尚的有肋，立还颜色。

两人搭上身，各展绝学展开空前猛烈的快攻，掌影如山。人影如电，人影急剧闪动，是风四荡，劲气袭人，每一招皆以内家真力发出，劈空劲迫

迫丈外，好一场凶险绝伦的龙争虎斗。

换了十余次照面，双方都打出真火。

蓦地，“啪啪”三声怪响传出，人影乍分。

方士廷有肩外侧与左小臂各挨了一掌，向北暴退丈外。老和尚左颈根挨了一掌，踉跄了五六步，脸色泛青，袍袂无风自摇。

“呔！”老和尚怒吼，飞扑而上。

方士廷向后倒退，叫道：“老秃驴，不必追来了。”

退了三丈左右，后面是桥面。他退入桥丈余，老和尚奋勇冲到，“泰山压卵”一掌向他的天灵盖拍去。

他一声长笑，扭身一脚扫出叫：“下去！”

方士廷以一掌换两掌，已试出云深大师的内力修为，并不比他高明，而艺业也比他稍逊，身法之灵活程度，更是差上三四分，老和尚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

但他怕另两名和尚与中年人加入围攻，因此藉机退上桥，桥宽仅丈余，不怕受到围攻。

可惜的云深大师昏了头，以为方士廷挨了两掌知难而退，因此放胆迫袭，下重手准备擒人，却着了道儿。

方士廷冒险从掌下扭身出招，所冒的风险甚大，但行险的人有福了，一脚便将云深大师干瘦的身子踢飞，一击奏效。

“哎呀……”云深大师狂叫，“砰”一声大震，撞毁了桥栏，向下飞坠。

下面是滚滚浊流，掉下去受不了。老和尚总算不错，一手抓住了桥面，下坠的身躯一顿，吊在桥面下。正想向上翻，手指已被方士廷踏住了。

“不许上来。”方士廷叫。

老和尚胁痛如裂，怎能上？手指被踏住也吃不消。

两僧大叫着向桥上奔来，要抢救云深大师，两柄方便铲风雷俱发，疯虎似的怒吼着抢到。

“站住！”方士廷大喝，声如乍雷。

两僧一怔脚下一缓。一僧迫近至丈外，厉声道：“孽障！你在自掘坟墓，贫僧要超渡你。”

“智圆和尚，我这个人是不倒的。”他笑道。

“你知道贫僧的真名号么？”智圆鹰目炯炯地问。

“云深和尚不是叫你智圆，称他为智深么？”

“那是贫僧改邪归正后，皈依我佛的佛名。”

“看破红尘放下屠刀之前，你是……”

“你听说过赣南双凶？”

“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原来是个初出道的小毛头，贫僧就是双凶之一，夜泉宗经。那位是贫僧的师弟阴豹苟全。”

“听名号，既然称凶，自然不是善男信女了。”

“你知道就好。”

“知道又怎样？”

智圆双手握住方便铲，双手一紧，茶杯粗的铁桶开始弯曲，只片刻间便被弯成弧形，像个马蹄铁。

“砰！”六十斤的浑铁方便铲丢在桥板上，和尚脸不红，气不喘，若无事

地说：“如果你的骨头比这方便铲硬，那就留下来与贫僧打交道。不然，给我远离江西地境，永远不要回来，以免有杀身之祸。”

智深神色阴冷，也举起了方便铲。铲头大有八寸，根部厚约一寸，刃长一尺，锋口钝而厚约三分，黑黝黝地。他先扣指轻弹，发出了叮叮的金属声，然后指上用了劲，“叮”一声脆响，铲头被指头弹掉寸长指头大一块缺口。一连五弹，锋刃部缺了一个缺口，两侧各缺二块，简直像弹破脆蛋壳般容易，摧枯拉朽，不费吹灰之力，委实骇人听闻。

被弹掉的铁片，远飞出六七丈外，从方士廷的左右及上方呼啸而过，劲道凶猛绝伦，破空的锐啸声，令人闻之头皮发炸。

方士廷几立如山，铁片贴身上下飞越呼啸而过，他不为所动，点尘不惊，甚至连眼皮也未眨动半次。

智深冷冷一笑，阴森森地说：“限你立即离开南昌，一口气远出千里外。”

“如果在下不走呢？”他反问。

“你会走的。”

“不要太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和尚。”

“贫槽言出法随，给你十声数送行。”

方士廷冷冷一笑，说：“把豹的毛纹剃光，依然是一头豹。你这头阴豹虽则出了家，放下了屠刀但佛度不了你，你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凶人阴豹苟全。”

“一！”智深木然地喝数。

方士廷伸手将吊在桥面下的万家生佛云深和尚拉上桥面，云深已有气无力，虚脱地在他的扣手下坐倒，腕脉被扣住，毫无反抗之力。

方士廷嘿嘿笑，向云深和尚说，“老和尚，刚才你这两位同伴，露了两手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神力弯铁棍，与弹指摧金的铁指功，可惜你吊在下面看不见。”

“二！”智深毫无表情地叫。

方士廷不理睬叫数，往下说：“你绰号万家生佛，为何收容这种凶性不改的人在身边？可知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三！”

“瞧，你已落在我手中，而你的同伴，根本就不以你的死活为念。”

“四！”

“老和尚，如果在下杀了你，贵同伴是高兴呢，抑或是悲伤？”

“五！”

“老和尚，你还有五数的寿命。”

“六！”

“老和尚，我猜你的同伴必定不顾你的死活，正在幸灾乐祸。”

“七！”

方士廷拖了老和尚，走近拾起了弯成马蹄形的方便铲，一声长笑，将方便铲向智圆砸去。智圆哼了一声，伸手便接。

这瞬间，人影似电，方士廷以闪电似的奇速切入，上高不及三尺，两方相距不足八尺，一闪即至。

智圆刚抓住砸来的方便铲。

智深刚呼出八数。

“噗”一声响，方士廷双脚端中智圆的双膝。他忽地飞端，人在方便铲的下方，端中之后奋身腾跃翻滚，脱出险境。

智圆骤不及防，“哎”一声惊叫，向前一仆，“砰”一声掷出了方便铲，但并未砸中方士廷。

智深一声怒啸，不再叫数了，疯虎似的冲上，扣指疾弹尚跃起的方士廷。方士廷滚势倏止，桥在“啪”一声响，出现一个鸡卵大的小孔，两寸厚的木板，像豆腐似的被指风所弹破了，骇人听闻。

一击落空，方士廷滚势倏止，急冲的智深急切中收不住势，方士廷便恰好落在智深的脚下。

“呸！”方士廷暴叱。

“噗”一声响，一掌劈在智深的右足踝上，他用了全力，神功注于掌缘，行雷霆一击。

“哎……”智深厉叫，向上一蹦。

方士廷向后滚，远出丈外一跃而起。

智深的踝骨全碎，脚掌几乎脱离，多耳麻鞋系在小腿上的绑带，碎成粉末全部折断。

“哒”一声响，智深跌坐在地，扣住小腿上方厉叫：“小狗！你……并未给贫僧公……公平一决的机……机会。”

他嘿嘿笑，说：“其实，你已攻了一指，仅剩下两击的机会，而这两击是靠不住的。”

“小狗……”

“你们是三比一，有何公平可言？”

智探从怀中拔出三把飞刀。

方士廷冷笑一声，沉声道：“你如果再行凶，在下便将你们丢下河去毁尸灭迹，休怪在下心狠手辣。”

智圆双膝受伤沉重，坐在桥面叫：“咱们认栽，算了。”

云深大师以手掩住胁下，脸色苍白地叫，“方施主，山长水远，后会有期。咱们今天一时大意，只怪咱们学艺不精，栽在你一个年青小辈手中，委实不甘心。”

方士廷徐徐向北退，大声说：“这叫做阴沟里翻船，艺臻化境并不足恃，你们好好记住这个教训，下次不致枉送性命。日后咱们在何处见面，就在何处算这笔帐。”

“贫僧记住了。”

“记住就好。南昌的事，你们管不成了。”

“贫僧还有朋友。”

“你如果邀人前来，在下便拆了你们的福胜寺，不信且拭目以待。”

“贫僧不怕威胁。”

“怕不怕那是你的事。叫那位去请你们的仁兄，滚回城覆命，叫他们那些人乖乖在家等死，不必再连累他人遭殃丧命。”

好汉做事好汉当，把别人拖下水于心何忍？

方某要逐一收拾他们，他们将悔不当初，血债血偿，他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杀了人而不偿命。再见了，和尚们。

三个和尚一残废，两重伤。即使想追赶，也力不从心了，眼睁睁目送方士廷去远，恨得几乎咬碎了钢牙。

智圆抱着双膝，咬牙切齿地说：“真是阴沟里拥船，咱们小看了他，被他用诡计所伤，气死我也！”

“咱们该一开始便动手收拾他的。”智深痛心疾首，无限后悔地厉叫。

方士廷以龙江的身份返回客栈，天色已是不早。等城门关闭后，他草草膳毕，托词身子不适，要早早歇息，不许店伙打扰，便入房安歇。

他在门窗各处做了暗号，方换了夜行衣，怀中藏了鬼面具，越窗而出。在偏僻处的小船上，带走了捆了一天，气息奄奄的海鳅封权，偷越城关，径奔东湖。

飞虹剑客已接到柳家传来的消息，证实方山就是方士廷；同时获知万家生佛与赣南双凶在升平桥被袭的噩耗，不由心肠俱裂。

消息传出了，群雄丧胆。南昌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关的人，皆严加防备战战兢兢。大祸临头，死亡的阴影盖住了那些心中有鬼的人。飞虹剑客的家中，已被愁云惨雾所笼罩。

柳家一夕，风吹草动也令全家老少心惊胆跳，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自从铁背苍龙失踪后，晚间各处还不曾受到方士廷的光顾，但他并不敢大意，夜幕降临，便如临大敌。

一连三天，似乎毫无动静。这三天中，不再有人平白失踪。

群贼极感困惑，真是度日如年，根本摸不清方士廷的意图，更掌握不住可疑的线索。

只有千日做贼，那有千日防贼之理？紧张了三天三夜，这些人的精神已濒临崩溃边缘。

方士廷白天仍以龙江的身份进出柳家，与柳青青卿卿我我，郎情是水，妾意如绵，以虚情假意，骗取柳青青的款款深情。

他心中有些内疚，因此尚能克制自己的情欲，旖旎风光不足为外人道，但尚未及于乱。

柳青青已心灰意冷，唯一的希望便是与他相处一室，款款品茗清谈，以忘却未来的烦恼。

他从柳青青处获得不少消息，也从别处探出群雄的动静，迄今为止，他十分成功，局势完全在他的控制下，主动权在他手中。

至湖广催请云龙双奇的人回来了，带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云龙双奇不在武昌，这一双武林英杰上次在湖、赣交界的九岭山，寻找九岭毒魔余轩，失望而去；这次在湘西打听出九岭毒魔曾在四川出现，已入川找人去了。仙人峰血案，尸坑四周所布下的毒蒺藜，是九岭毒魔的杀人至宝；两人要在九岭毒魔身上追查线索。

南昌群雄完全绝了望，有人开始逃亡。

第五天，已投奔奉新的云里飞洪南山，半途失踪，有两名护送他的人尸横五步，但家小平安无恙。云里飞也是追杀方士廷的凶手之一。

上次曾劝兄妹至西山香城寺请大悲方丈，失望而回，大悲方丈出关仅数日，寺中百废待举，那有闲工夫管闲事？

后援已绝，飞虹剑客准备不顾一切，冒沿途被拦截的凶险，要亲跑一次香城山，先将信息传给柳禛，希望柳禛一同前往。已答应一同前往的人，有乾坤双掌程尉，与南庄的庄主神鞭袁吉。

府城至西山，约有四十里，预计在西山停留一天。

西山即古散原山。道家将此地列为第十二洞天。周三百里，地跨三县，

形势与庐山不相上下。香城寺在山峰最幽僻的地方，人迹罕少西游西山的人，皆不愿冒险前往随喜。

当柳青青将消息告诉她以为是龙江的方士廷时，方士廷表示愿随她前往西山一行。但她不愿他卷入旋涡，也怕他受到伤害，坚决拒绝他同行。

他其实也不敢一同前行，在马鞍山他曾与飞虹剑客照过面，如果在走一起，即使化装术再高明，五官的神韵决难逃过老江湖的耳目，他不能冒险。

并未用易容术，只把脸色衣着加以改变而已。以方山出现，他的脸色如古铜。以龙江出现，他的衣着是公子哥儿，举止温文高雅，毫无武林人的气概、如果与飞虹剑客见面，很难逃过对方的眼下。

因此，他顺水推舟答应柳青青不去西山。

天一早，他的小舟悄然过了河。

辰牌初，章江门群雄毕集，渡头的候渡亭中，有飞虹剑客、曾勋曾梅兄妹、乾坤双掌程尉，柳祯其女柳青青，其子柳宗翰。另两人是曾任护院的摘星手周百禄，与以软骨功享誉武林的穿山甲宣威，但神鞭袁吉并未前来同行。

摘星手与穿山甲，皆是去年追逐方士廷的高手之一。

九个人七男二女，下了一艘渡船。

第二艘渡船中，一个牧装小伙子年约十三四，挟了一个长布卷。点着一根竹竿赶牛鞭，盯着前面的船影，黑白分明亮晶晶的大眼，焕射着冷厉的光芒。

天宇暗沉，但密云不雨，已经两天不见阳光，春雨的季节过去，因此游山的人皆住足不前。

西山岩岫四出，千峰北来，层峰叠嶂，势如蟠龙，传说有龙脉，因此，当太祖高皇帝打下兴隆改为洪都时，军师刘伯温就指豫章有王气，应在城东南与西山，大明建国之后，西山划为禁葬区，并派人挖断西山龙脉；

因此，宁王辰濠造反之前，定乃母私葬于西山青岚龙脉之处。接着建阳春画院于城东南麓，僭号离宫以当王气。岂知苦心孤诣准备了十二年，最后举兵造反，被阳明先生花了一月工夫，便挑了宁王的老根。王气是靠不住的。

近午时分，已距香城寺不远。小径一线，如烟羊肠。林阴蔽天，满山野花争艳，鸟兽惊窜，就是不见人踪，这里已是游客罕至的地方了。

一行九人在群峰四合中循小径西行，飞虹剑客一马当先。曾家的二人紧跟上，这次势在必得，无论如何也得将大悲方丈请下山去，对讨杀人凶犯方士廷。

绕过一座山崖，走在飞虹剑客身后的柳祯突然叫：“曾兄，瞧，崖上是贴了你的画像么？”

飞虹剑客紧走几步到了崖下，突觉心向下沉，心悸不已，脸色立即变得苍白，血色全无，踉跄急退两步，骇叫：“不……不好，糟了！”

那是一张两尺见方的白绢，上面画了两个人像，写了四个子：还我命来。

像是一男一女，画得十分传神。

柳青青吃了一惊，脱口道：“男的是翻江鳌张玉山。”

飞虹剑客强压心头恐怖，接口道：“女的是与方士廷一同逃走的少女。””

柳祯大惊，说：“画是刚挂上去的，方士廷早一步来了。”

摘星手立将长剑改负在背上，急道：“准备应变，分开走。”

穿山甲扭头领先便走。说：“快退，不然……”

摘星手一把将他拉住，叫道：“你昏了头么？”“噢！你……”

“只有赶到香城寺才有活路。”

“那凶手在前面等候，往前走岂不是送死？”穿山甲悚然地说。

飞虹剑客惊疑地说：“怪事，他怎知我们今天要来西山？”

柳祯叹口气，苦笑道：“咱们公然在渡头会齐。怎逃得过他的眼下？咱们这些人的一举一动，皆在他的监视下。”

“他就希望咱们离家外出，今天咱们只好拼命了。走，周兄说得不错，只有赶到香城寺才有活路，只有大悲方丈方能保护咱们的安全。”飞虹剑客断然下令。

柳青青扣上金弓的弓弦，凤目带煞地说：“九比一，我不信就对付不了他一个人。”

摘星手一推穿山甲的肩膀，说：“宣兄，走回头有四五十里，到香城寺只隔了一座山，想想看，前后那一条路安全？”

穿山甲一咬牙，说：“好，到香城寺，快！”

“分为三组，每组各距五丈，分别戒备，严防暗袭。愚父子女三人领先，走！”飞虹剑客断然地说。

柳祯、柳宗翰、柳青青也是父子女三人在中，自柳青青的弓箭应前后。

乾坤双掌程尉、摘星手、穿山甲三人断后，九个人胆战心惊地急走，眼观四面八方，如临大敌。

绕过山崖，迎面一株大树上刮掉一块树皮，刻了八个大字：“你来了么？还我命来！”

众人心中发毛，硬着头皮急赶。

蓦地，右面山坡上传来一阵泉啼似的怪笑。

“瞧！那是谁？”曾勋向乃父叫。

是个一身褐衣，戴了鬼面具的人，背系长剑，站在山坡的矮树前怪笑。

相距在百步左右，看不真切。

“嗡”一声弦响，柳青青先发制人，发射一枝银箭，箭飞行的破空锐啸像是风雷隐隐。

可是，鬼影一闪即逝，钻入树丛形影俱消。

众人立即急赶，不赶追赶。钻入山谷的小径，前面突传来怪叫声：“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四周山谷的应鸣，空谷绵绵不绝：

“还我命来，还我命来来来……”

曾勋年仅十七岁，胆量倒不小，双掌共藏了六把家传绝艺小飞剑，一马当先急走。

山径窄小，谷道幽暗，两侧全是密林与茂草，蓦地，小曾勋一声惊叫，人突然凌空倒飞，野草簌簌而动，枝叶摇摇。

“哎呀！”飞虹剑客惊叫，飞扑而上抢救爱子。

仍然迟一步，变生仓卒，谁也来不及抢救，变化太快了。

曾勋的脚被套索套住，被树向上拉弹，倒吊在树上，吓出一身冷汗，总算有惊无险，仅踝骨被勒得发疼。幸好穿的是半统快靴，不然踝骨可能受

伤。

花了不少工夫将人解下，众人心中更寒，谁知前面是否还有埋伏？

正走间，叫号声又传到：“还我命来！血债血债！血债……”

前面树林中褐影一闪，相距不足五十步。

柳青青的银箭破空而飞，褐影又一闪不见。

柳祯赶快摇手，叫道：“丫头，不能放箭了，他在引诱你将箭射光，切不可中了他的毒计。”

姜是老的辣，柳祯的铁胎弓一直就不曾发射。树林茂密，极易躲闪。箭的威力大打折扣。除非想偷袭，不然弓箭无用，因此他沉得住气。

这次小姑娘曾梅走在前面，走不了百十步，无意中一脚踩在浮泥上，只听到“砰”一声巨响，路左一根合抱大的枯木，突然向下砸来。

小姑娘并未看清是人还是木，眼角只看到有物冲来，不假思索地向前一窜，一声娇叱，三把小飞剑同时射出，反应奇快。

“得得得”三声轻响，三把小飞剑全击中枯木，“砰”一声大震，松木倒下了，几乎压在飞虹剑客的脑袋上，众人又惊出身冷汗。

“还我命来！还我命来……”叫声又起。

又走厂百十步，左面出现一条南行的山谷。这一带野草及膝。山坡附近三四十丈内没有树影，向南延伸百十丈，谷道方向东一折。

百步外的草坡上，褐衣鬼面人站在茅草中，阴森森鬼气冲天。

飞虹剑客立即止步，向后拍手示意柳家父女走近，隐下身形说：“柳兄，该拼了，瞧。”

柳祯一怔，惑然问：“在这里拼？行么？”

“看清他附近的景物么？”

“看清。”

“他如想向上奔入树林藏身，须奔跑百步以上。”

“不错。”

“向后逃，更糟。”

“曾兄之意……”

“贤父子三把强弓，难道无法阻止他入林？”

“对，地势对他极为不利。”柳祯恍然道：“只要能阻止他入林，他死定了，不被箭射死。也会被咱们追上。”

“是啊！”

“九比一。”

“快准备。”柳祯欣然地说。

飞虹剑客立即下令，三组人并肩突然冲出。中间的柳祯父、子、女三人，一面冲出去一面射快箭。

鬼影桀桀怪笑，向下一伏，突然贴地发窜，在侧后方五丈左有效身，奋力飞掠，在第二次箭雨到达前，再闪仆倒贴地急窜，两起落之下，共逃过了九箭的急袭，有惊无险，只有一枝箭从身侧三尺飞过，其余八枝连一丈也未靠近。

鬼怪如此时伏时起，时左时右，起伏不定，现身时无法预测，窜走时快逾狐兔，箭毫无用处。

将鬼影追至山谷转向处，百步距离居然未拉近半步，追的人更是心中发毛。

追至山谷折向处，前面又是无尽的森林，鬼影早已消失不见。

“快退！”飞虹剑客悚然的叫。

退回小径，九人已气喘吁吁。

小径上，一根枯枝插在路中，上面悬着同一幅画，同样是一男一女的画像，只是字已不同，上面写着：“大限已临，接引西方。”

飞虹剑客一脚踢飞画像，厉叫道：“方士廷，出来决一死战。”

柳祯急忙劝解道：“曾兄，沉着些，千万不可中了他的诡计，他在用激将法激咱们动怒，让咱们自乱心神，快走！”

正走间，走在最后的乾坤双掌突然一声，“砰”一声栽倒在地。

摘星手大吃一惊，火速回身拔剑叫：“程兄，怎么了？”

乾坤双掌滚至一旁，惶然叫：“右腿弯中了一飞刀，我……我走不动了。”

“看到人么？”

“没有。”

众人四面搜了一遍，毫无所获，替乾坤双掌包了伤，由摘星手扶持而行，九个人不再分组，鱼贯而行，急急赶路。

不久，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走在最后的穿山甲低叫道：“后面有人跟踪，小心了。”

不久，出现一位小牧童，群人心中一宽，重行赶路。

小牧童只跟了百十步，脚下一紧，不久便到了身后。

曾梅小姑娘回头注视，突然叫：“咦！是小风姐姐。”

牧童摘下竹笠，冷笑道：“谁允你叫姐姐的？见你的大头鬼。”

柳青青眉一挑，冷笑道问：“你来干什么？”

“你来得，我彭小凤就不能来？西山是你柳家的？”

“哼！”

“别哼哼，你知道本姑娘为何而来的？”

“你改装为牧童，总不会来放牛吧？”

“哼！是来看你们受报的。”小凤冷冷地说。

柳祯一听话中有因，赶忙拉开柳青青，苦笑道：“彭姑娘，你好。”

“当然好。没有人要我彭小凤的脑袋，为何不好？”小风气虎虎地说。

“彭姑娘，先别生气……”

“我为何要生气，我欢喜还来不及。”

“彭姑娘，你知道方士廷的事？”

“我不答复你的话。”

“彭姑娘，唇亡齿寒，令祖是南昌的武林首要人物，南昌群雄栽在方士廷手中，近半月来南昌满城风雨，令祖火德星君也不见得光彩，是不？”

“哼！你们做错了事，与家祖何关？”

“我们为何做错了事？”

彭小凤哼了一声，冷笑道：“‘柳大爷，追杀方士廷好像没有你在内，你也许不知错了什么事……’”

“彭姑娘，你知道？”

“少管本姑娘的闲事，让路。”

柳青青正待发作，柳祯却伸手拦住，笑道：“彭姑娘请便。”说完，让在一旁。

彭小凤举步超越，在相错而过的刹那间，柳祯右手一伸，便点中了彭小凤的章门穴。

柳青青一把将人接住，惊问：“爹，怎么了？”

柳祯呵呵笑，说：“把彭姑娘带着，姓方的岂能无所顾忌？万一彭姑娘有了三长两短，那怕火德星君不出来管事？”

飞虹剑客摇摇头，苦笑道：“柳兄，咱们这样做；恐怕会弄巧反拙！惹火了火德星君，咱仍吃不消得兜着走。”

彭小凤的穴道尚未制死，柳祯下手有分寸，她尚可说话，大骂道：“姓柳的老猪狗，你将因此举而永远后悔。”

柳祯冷哼一声，沉声，“谁也不知方士廷是死是活，而令祖闭门谢客却大有可疑。在咱们不曾与方士廷面对面解决之前，谁也不敢肯定那个人不是令祖，不然何以会那么巧？”

“如果大闹南昌的人是爷爷，你们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不久便可真像大白，这时老夫不与你多费口舌。”

蓦地，前面又传来了叫唤声：“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快走！”飞虹剑客叫。

又得分一个人带彭小凤，目下仅有六个人可以在仓卒间应付突变，柳青青挽了彭小凤，摘星手搀扶着乾坤双掌，四人走在中间。

小径开始向上盘升，沿山腰绕过峰侧，再有三四里，绕过峰南，便可看到香城寺了。小径狭窄，左面是林深草茂的山坡，右面是下坡同样草木森森，众人只能鱼贯而行，搀扶着受伤的人行走，极为不便。

断后的是穿山甲与曾勋。正走间，左面上坡突然窜下一个人影，正是那戴鬼面具的褐衣人，一照面便已贴身。任何高手也难以应变。

“噗噗”两声闷响，穿山甲与曾勋各挨了一掌，一声未出便昏倒向下滚。

褐影人也向下滚，滚至下坡草丛中一闪不见。

飞虹剑客一声怒啸，飞跃而下狂追不舍。

柳锁与曾梅分别救起穿山甲与曾勋。柳青青则丢下彭小凤，跟着飞虹剑客追逐褐影而下。

彭小凤张口想叫，却又忍住了。叹口气自语道：“身材很像他，苍天哪！但愿真是他。”

柳宗翰步放心乃妹的安全，也跟踪向追。

飞虹剑客盛怒狂迫，褐衣人以恰好相当脚程飞掠，林深草茂，只能循声追赶，看不见人影。

不久，降下山谷底部。

褐衣人找到一块巨石，猛地向下一抛，响声大起，矮树与丛草纷纷偃倒。石出手，人向侧一伏。

十丈后的飞虹剑客大喜，叫道：“他摔下去了，快！”

柳青青由于必须用手拨开草叶树枝，因此箭不能上弦，跟在飞虹剑客后面，后面丈余是柳宗翰。

人影暴起，“砰”一声响，褐影将柳青青按倒，直撞出丈外，一声未出便被击昏了。

柳宗翰大骇，弓臂凶猛地挥出叫：“曾叔……”

褐衣人一跃而起，一把抓住了弓臂，鬼面具后的一双大眼凶光暴射，喝声“滚。”

柳宗翰身不由己，连人带弓飞跌丈外，“砰”一声碰在一株树干上，蓦然昏厥。

飞虹剑客发觉上当，听到柳宗翰的惊叫声，火速回头向上抢，循声追来。

眼前人影倏现，冷笑声阴森可怖。

“老天！真……真是你……”

“是我。”褐衣人冷冰冰地说。

“你……你没死？”

“在下活得好好地。”

原来褐衣人已除去了鬼面具，现出了本来面目。他，正是仙人峰下，被神偷鬼窃所迫，替云龙双奇挖墓的方士廷。只是，他那带有童真的娃娃脸已经有所改变了。变得成熟、老练，因略为清减而显得更为英气勃勃。他的眼神凌厉万分，焕发着令人心慑的冷电寒芒。

人已经证实，飞虹剑客只吓了个胆裂魂飞，乘方士廷说话的机会，一声怒啸。三把小飞剑化虹而飞。这是他的成名一手三飞剑绝学，发无不中。

但今天糟了，手在发抖，心在发虚，便失去准头。在马鞍山，他曾经亲眼看到方士廷在高手围攻下突围，领教过方士廷的神勇。目下事先已被吓破了胆，发无不中的飞剑劳而无功。

方士廷双手疾挥，接住了三把小飞剑，信手一丢说：“我不要你早死，不用飞剑射你。”

飞虹剑客大喝一声，挥剑直上。

“唰唰唰！”飞虹剑客连攻四剑把方士廷迫得换了四次方位，攻势极为凶猛迅疾，不愧称剑术名家。

方士廷并未拔剑，闪避飘掠的身法轻灵飘逸，一面换位一面冷笑道：“当年龙飞在庐山，虽则伤了在下十剑之多，但无奈我何，在下依然能平安脱身，他并未讨得了好，阁下，我要反击了。”

声落剑出鞘，但见剑芒如潮，以空前猛烈的奇速，连续向前冲刺，直透飞虹剑客撤出的重重剑网。

飞虹剑客主动全失，仅第二剑便失去了先机，只感到对方一出手，剑芒便排空直入，先一刹那射抵右肋，如不撤招，必定伤在剑下，因此不得不撤招闪避自救。招一撤，立陷被动，除了封架闪退之外，毫无还手之力了。

封也封不住来势如潮的剑影，这位剑术名家早已斗志全无。

“铮铮！铮！铮铮！”真幸运，居然连封住近身的五剑，真是异数。

可是，第六剑没封住，第七剑也没有架开。

“砰”一声响，飞虹剑客飞退丈外，背部撞中一株矮树，枝叶摇摇。持剑的右上臂一条血缝，右乳下也出现一处仅伤肌肤的剑孔。

第八剑到了。剑芒及体。

“我完了！”他心中狂叫，剑已无法收回封架从中宫射入的剑芒。

“丢剑！”方士廷沉叱。

他怎敢不遵？剑尖冷森森点在咽喉上，但转念一想，反正是死，死也要死得英雄些，宁死不辱，拼了。他向后倒，挥剑拂向方士廷的腰肋，要好个两败俱伤。

“铮嘎！”他看到飞虹飞旋，接着手中一震，虎口如裂，手中一轻，剑已飞出三丈外，落入树林中去了。

剑虹再闪，他感到胸口一凉，倒在草丛中，方士廷的剑已经撤回。他有胸裂了一条血缝，伤了肌肤，血向外流。

方士廷收剑归鞘，阴森森的说：“阁下，你不能死，在下要慢慢折磨你，可不希望你死得痛快。”

飞虹剑客缓缓站正身形，沉身道：“除了杀我，你无奈我何。”

“铁背苍龙也说过同样的话。”

“千刀万割，曾某如果皱眉，就不是人养的。”

“还没有到时候，在你们这些凶手尚未伏罪之前，在下要留下你以引诱那些人自掘坟墓，当然云龙双奇也得算上，所以你还有几天阳寿。”

“云龙双奇不会来了……”

“你们派的人只到武昌。便失望而回，当然认为他不会来了。龙飞目下寻找他的妹妹，在下已派人传信给他，经舟下航，不消十天半月，他便可以进来救你们了。”

“那时你也活不成了。”

“不见得，目下一比一，在下即使胜了不了龙飞，也不至于落于下风。”

“那时只要多一个人加入……”

“你想加入？不可能了，那时他将发觉是孤零零一个人，你。死罪暂免，活罪难饶，在下先割掉你的双耳，让你不能见人……”

方士廷火速转身，冷冷一笑。

一个老和尚站在三丈外，慈眉善目，宝像庄严，向他稽首说：“阿弥阿佛，老衲与施主结此善缘。”

15

飞虹剑客穷追戴鬼面具的方士廷，柳宗翰与柳青青也随后跟到，没料到方士廷躲在一旁猝然袭击，击昏了柳宗翰兄妹，然后出现本来面目，擒住了飞虹剑客。

飞虹剑客心胆俱裂，方士廷要割他的双耳以警告群雄，真要被割掉双耳，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正危急间，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及时出现。

方士廷吃了一惊，火速戴上鬼面具。老和尚在他身后三丈出声现身，事先他一无所觉，不得他不惊。

他立即戒备，冷冷地问道：“在下不信神佛，有何善缘可结？”

老和尚一双清澈的老眼，不转瞬地、平静地注视着他，沉静地说：“冤仇宜解不宜结，施主被仇恨迷失了灵智，仇恨足以令人疯狂……”

“你说对了。”他抢着说。

“老衲……”

“老和尚，你何德何能？”

“德能二字，出于己口便是狂妄无知……”

“老和尚上下如何称呼？”

“老衲释大悲。”

方士廷心中一跳，冷冷一笑道：“原来是香城寺的方丈，失敬失敬。在

南昌，士绅们谁不知大悲方丈是德高望重，道行卓绝的高僧？南昌的会武朋友，谁不知大师是禅功盖世的活菩萨？”

“施主夸奖了。”

“大师大概已经知道他们是来请你下山来的了。”

“老衲事先不知。”

“哦！这次是巧遇么？”

“老衲出关至今，方获得清净，因此信步在山中散步，恰好听到这一带有人声，赶来察看适逢其会，决非老衲未卜先知。”

“大师决定插手管事了。”

“老衲不才，愿充调人，冤家宜解不宜结，施主可否冷静思量？人与人之间，误会……”

“大师，在下已经够冷静了。”

“施主。”

“人命关天，无可化解。除非大师以武力干涉，而武力干涉却反而加深彼此的仇恨与误会。”

“老衲虽然无德无能，但请施主赐给老衲一次化解的机会……”

“不行。”他坚决的摇头，又道：“在下的两个朋友已经含冤九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施主，人死不能复生……”

“因此，他们必须偿命。”

“施主一意孤行……”

他向后退，大声说：“大师在南昌，极获各方人士所尊敬，在下不愿与大师为敌，希望你了解在下的心意。血债血偿，他们不能纠众杀人而不受惩罚。大师如果强出头偏袒这些凶手，在下不在乎多你一个人。这次冲大师金面，暂且放过他们再见了。”

“施主请留步……”

他向草丛中一窜，一闪不见。

飞虹剑客心中大急，叫道：“大师慈悲，不能让他走了。”

大悲方丈长叹一声，苦笑道：“这人已被仇恨蒙蔽了灵智，满怀忿恨如同山洪汇集。用武力与他解决，只能增加他的怨恨，像是火上加油，山洪引决。为害更烈。”

“大师，有解决之道么？”

“解铃尚需系铃人。”

“这个……是必须将云龙双奇请来么？”

“不行，双奇来了反而坏事，决非解决之道。”

“那……”

“找出他仇恨之源。你们千里追杀他，似乎不至于令他积恨难消，他这种激烈的报复情绪，必定另有原因。”

“弟子明白了，他同行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鄱阳的独行水盗翻江鳌张玉山，女的不知是谁，这两人可能皆已身死。”

“这就难怪了，刚才他就说你们不能纠众杀人而不受惩罚。这两个人真的死了么？”

“可能死了……”

“生见人，死见尸……”

“施主还有希望，，快去找这两个人的下落。”

“大师……”

“老衲无能为力，佛门弟子相信因果，此事……再说，老衲一个人，想替诸位护法，事实上有困难。目下除非诸位皆至敝寺暂避，不然老衲力不从心。”

飞虹剑客一咬牙说：“好，弟子即返府城，知会众人一声，看他们是否愿意同至贵寺暂避。”

“老衲亲送诸位返城。”大悲方丈慨然地说。

这时，柳祯已带着人向下寻来，见到大悲方丈，不由大喜过望，救醒了柳宗翰兄妹，众人返回路中，扶了受伤的人，狼狈返城。

方士廷带走彭小凤，柳祯心中发慌，一面走，一面思量返城之后，彭家前来兴师问罪时，该如何向彭家解释这场误会。

方士廷将小凤带离现场三里外，将小凤解了穴道放下笑道：“你这小丫头会闯祸，是不是想造反？”

小凤一跳三尺高，惊喜地叫：“你……的声音好熟，你是土廷哥。”

他除去鬼面具，伸出双手笑道：“小妹，我没有死。”

小凤大声。忘形地扑入他怀中，又哭又笑，断断续续的叫：“老天！天……天可怜你，你……果然是你，你……并未丧身在……在马鞍山。我……”

他温情地轻抚小凤的秀发，也感到心中发酸，怆然地说：“我幸亏能逃过他们的毒手，但两位好朋友皆为我而含恨九泉。因此，我要回来，生死见交情，我不惜与天下人为敌，我要替他们索回血债。”

“大哥，你为何离开庐山，不辞而别？”

“云龙双奇已找上庐山，我不走便会连累你们，我是被龙飞远离庐山的。”

“大哥，你到了南昌，为何不来看我？”

他将小凤扶至树旁坐下。苦笑道：“小妹，我已经连累不少人，我怎能一而再拖朋友下水？尤其是你。”

“我……我怎么了？”

“我将你看成我的小小妹妹，南昌彭家名重武林，侠义武林钦同，你以为我会拖你下水么？我宁可死掉，也不会连累你的。”

“大哥……你……你把我看成外人……”

“小妹，你说这种话，我心好痛……”

“大哥……”她伏在他怀中酸楚地饮泣。

“不要哭，小妹。说真的，我似乎已成了一个不祥的人，与谁接触谁便遭殃，我必需孤军奋斗，便可一无牵挂，无往而不利。小妹，让我们保持这份真挚的友情，以免伤害了任何人。我，生死算不了什么，一个众手所指活该被人宰割的亡命，早晚会激起天下英雄的公愤，死无葬身之地。我宁可挨上千刀万剐，也不愿爱护我，信任我的人伤及一根汗毛……”

“大哥，求求你别说了……”她悲泣着叫。

“小妹，我怎能不说？你瞧，如果今天我不恰好在此，他们会如此对待你？”

“我……”

“我不敢想像。”

小凤拭掉泪痕，切齿道：“我回去告诉爷爷，他柳家必将付出惨烈的代价。这姓柳的畜生！他……”

方士廷却笑道：“小妹，你不能怪柳祯。”

“不怪他？”

“这叫狗急跳墙。你爷爷闭门谢客，拒不出面帮助他们，他们只好出此下策，迫你爷爷来对付我。当然，柳祯并不敢对你怎样，但只要他将你秘密软禁起来，令祖便不敢坐视了。”

“大哥，爷爷正要找机会惩戒他们呢？”

“小妹，千万不可……”

“哼！爷爷上次正与九指狂乞李老爷子，同到庐山去看你，却在途中听到你已逃过南昌的消息，赶回想追上你，岂知仍然晚了一步。回来使得到你已被他们迫死在马鞍山的消息，爷爷恨死了他们，正因恨死了他们，才要找机会教训他们呢，这次……”

“小妹，你必须阻止爷爷他老人家介入此事。彭家是南昌世家，与城内外的名门大族多少皆有些交情，为了我的事与全城的人反脸，想想看，划得来么？”

“不是划不划得来，而是……”

他拉过小凤的手，笑道：“风妹，你又不听小兄的话了，女孩子任性，对不对？”

小凤凤目中仍有泪水。却羞赧地含泪笑了，说：“士廷哥，我听你的话，只是，你……”

“你回去之后，请向爷爷他老人家察明今天的经过。不必和他们反脸，只要求他们公开道歉，让他们终究紧张一番，我也可乘机再弄到几个人。等南昌事了，我再去拜见爷爷，可好？”

“这……好，我依你。”

“小妹，听说你与他们冲突了多次……”

“我在迫他们走极端，要替你报仇，士廷哥，你……你知道这些日子以来，我是怎样过的？我……”

方士廷爱怜地将她挽入怀中，额声道：“风妹，我……真不该。只是我，我身不由己，在我艺业未能胜过云龙双奇之前。这一段日子是十分难过的，我不能不东逃西躲，为保全性命而奋斗。而且还得避免伤害爱护我的人。希望你谅解我的苦衷。”

“士廷哥，干脆你就隐居吧！不必……”

“不行的、风妹，我怎能抛弃我那温馨的家？做一个不孝的浪人？”

“你在南昌的用意，好像故意引诱云龙双奇前来，是不是你已经可以对付他们了？”

“目前仍然不能与他们相较，但我在下苦功。我确是在等候双奇前来，在他们到达之前，我已远走高飞了。为使日后在江湖追凶方便，我必须惩戒南昌这些可恶的白道名人，给予他们惨痛的打击。日后我行走江湖追凶期间，那些受到云龙双奇蛊惑，想趁火报复，不敢轻举妄动了。最主要的是，我得替翻江鳌与燕姑娘报仇，慰他们在天之灵……”

他将上次逃经南昌，群雄追杀的经过一一说了。

小凤知道燕小敏姑娘的事，但只限于燕中孚祖孙俩突然出现庐山示警的概略经过而已。

两人细诉别后，无限感慨。据姑娘说，七星盟在九江仍在继续发展。紫燕杨娟对九江秘坛重加整顿，目下仍在暗中扩展、听说已经组成了暗杀敢

死队，很可能与云龙双奇算账，必要时派人到浙江，一举铲除龙飞的老根。七星盟的弟兄恨重如山，人人都在积被策划一切。

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枉为人，这些江湖人极重义气，恩怨分明敢作敢为，将采的结局未可预料。

太韧观主仍在白鹤观参修，怪老人孤山一鹤公冶鸿，仍在九奇峰一带隐居，这两位老前辈对方士廷的离开庐山深感遗憾，万分惋惜。

九指狂乞已离开江西，不知流浪何处去了。这位心有内疚——的风尘奇人，四海为家萍踪无定。谁也不知他的下落。

方士廷不愿小凤牵连在内，因此并未将南吕的所为吐露，连落脚处也秘而不宣。他只要求小凤要求火德星君，向柳家兴师问罪，仅须将这些家伙牵绊在府城内，以免他们远走高飞，其他的事。一概不需过问。

两人半日长谈，方依依分手，约定等南昌报仇的事结束后，再图后会。

当晚，飞虹剑客正在召集群雄商讨至香城寺避难的事，彭家恰好派人送来讨公道的书信，信中的措辞自然够强硬，限柳祯与飞虹剑客两人，三天后公开答复，地点是南塘湾外蓼洲彭宅。

飞虹剑客心中着急，慌了手脚。柳宅更是心慌意乱，弄巧成拙不知如何是好。

前往香城寺避难的事，因此而告暂延。

飞虹剑客积极准备，四处奔波，敦请本城有头有脸的人出面打圆场。除了公开道歉之外，别无他途，尤其是柳宅，简直是走投无路。

穿山甲宜威那天被打昏，总算未被带走，返城后吓病了，而且不轻。

摘星手周百禄次日一早，雇了一乘山轿不再等候结伙而行，独自悄然向西山逃。

他认为坐在轿中，不带任何伴当，便可避人耳目，神不知鬼不觉便可秘密逃至香城寺避祸了。

他却忘了，轿上渡船，人是绝对不许躲在轿中不下来的，即使江中没有风涛之险，人也不许藏身在轿内，行船走马三分险，万一翻了船，岂不是死路一条？

渡船上已由方士廷放了两名眼线。

轿发西山，走了五六里，后面来一个戴了阳帽的人，急步到了轿后，路前后不见人影。

路左右林深草茂。两轿夫健步如飞，向西山急赶。

戴遮阳帽的人从轿右超越，突然摘掉遮阳帽，伸手一揭轿帘，向内咧嘴一笑。

摘星手一看对方的脸孔，吓得大叫一声，伸手拔剑，急切问却拔不出来。

轿帘放下了，两轿夫听到轿内的叫声，吃了一惊，同时止步，一个叫：“周爷，怎么了？”

“停下！”摘星手狂叫。

轿尚未放下，他已掀开轿帘窜出外面，扔头撒腿狂奔，奔向回头路。还是往城里逃安全些，至西山香城寺，远得很呢？

奔了半里地，扭头回顾，路上空荡荡，不但不见有人来，连附近也不见有人。

他惊魂初定，脚下一慢，自语道：“万幸万幸，这凶魔并未追来。”

他再狂奔，希望早些赶到渡头，渡头人多，便不怕来人行凶了。

奔了里余，左面小径中岔出一个人影，也戴了遮阳笠。好像也穿的是青直裰。他大吃一惊，反应奇快地往路右的草丛中一窜，心跳如擂鼓，浑身在冒汗。

那人渐来渐近，他的心几乎跳出口腔，手心冒汗湿腻腻地，心中发虚软了。他已是惊弓之鸟，果真是吓破了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已完全失去了自制，整个人几乎崩溃了。

那人终于过去了，是一个中年村夫。

他心神一懈，象是大病初愈的人，爬伏在地上全身都发软，久久方能恢复原状，仍感手脚不住发抖。

不久，他回到路中，挟了用布裹着的长剑，硬着头皮过路。

只是半里地，前面看到一个背部微驼伛偻而行的人，头上包着青巾，手点山藤杖，老态龙钟，正一步一顿地向府城方向走。

他先是心中一紧，脚下一慢。但等他看清背影是个老村夫时，方心中一宽，重新向前赶。

距者村夫身手约两丈左右，老村夫突然腰干一挺，不再是驼子了，徐徐转身，嘴一笑道：“摘星手，你才来呀？”

他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只感到脊梁一凉，双脚象是生了根，浑身在战栗，张口狂叫道，“救命哪……”

老村夫正是方士廷，也就是刚才掀开轿咧嘴笑的人，大笑道：“你放心，不会有人救你的命。你少费劲了，哈哈！你还认识我么？”

“你……”

“你心中明白，对不对？”

“你……你想……想怎样？”

“想你跟我走。”

“我……”

“你如果不愿意，为何不拔剑？”

他心中一震，神魂初定，火速拔剑，可是布卷尚未打开，怎拔得出剑？心中一急。更拔不出来。

“哈哈！你昏了头不成，不解开布卷，剑怎能拔出，慢慢来，别慌。首先，你得除去布巾。对了，拇指按下卡簧，剑拔出来了，对不对，很容易嘛！练武人讲究临危不乱，这点能耐说来容易，其实最难，必须过经千锤百炼，历练数十年，方可出生死关头灵台清明，无畏无惧，冷静从容。瞧你，啧啧！真不知你活了这一把岁数，难道就没练过武功？伸出的剑不住发抖，怎能与人交手？”

他不但伸出的剑发抖，而且双手也在弹琵琶，不住向后退，脸色灰败，斗志全消，眼中泛出恐惧的光芒，象是大白天见鬼。

方士廷一步步跟进，说完，大喝一声，山藤杖一举，急进两步。

摘星手一跤跌倒，一声厉叫，躺在地上一剑急挥。

方士廷一杖打掉他的剑，沉声道：“站起来，用你的腿走路。”

“你……”他脸无人色地叫。

“你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难道要方某背你么？”

“我……”

“站起来，挺起你的脊梁，做英雄就做到底，别装得象条可怜虫。”

他踉跄爬起，恐惧的后退。

“往南面的小路走，可到江边，那儿有一艘船在等你，快走。”

“我……”

“你走不走？怕死鬼，走！”

当天入暮时分，飞虹剑客的大门上，钉了张纸；上面写着：“第八名凶手摘星手周百禄伏法。”

该夜，吓病了的穿山甲宜威，门不开窗不启神秘失踪，看守病人的两名健仆，被人打昏塞在床下，大门上。大门上也留下一张纸，上面写着：

“第九名凶手穿山甲宜威就逮。”

南昌城谣言满天飞，群雄人人自危。这天晚间，城南郊的南庄戒备森严，庄主神鞭袁吉独自睡在后楼的密室，四周有六名伏桩，两名卫哨站在房门外，往反走动以吸引夜行人的注意。袁庄主修为精纯。鞭法通玄，胆气超人一等，并未被方士廷所吓倒。夜间枕鞭而睡，房中漆黑。睡得倒还香甜。不知大祸将至，认为在如此周密的警卫下，连老鼠登楼也休想通得过伏桩与卫哨的耳目。

三更过去了，一无动静。

四更天月落星沉，全庄寂静如死。

五更初，紧张了一夜的警卫们，吁出一口如释重负的大气，心情随白昼将临而松懈下来了。

首先是两名警哨先后感到内急，先后下楼奔向茅厕。然后是正在打瞌睡的暗哨肚疼发呕，呻吟声惊动了房内的神鞭袁吉。

袁庄主手挽合九金丝长鞭，打开了房门问：

“外面怎么拉？谁在呻吟？”

暗影中钻出一个人，急急地说：“五个人全在闹肚子，真是急死了。”

“闹肚子？是不是昨晚喝酒喝多了？”

“不……不知道。”

“去叫人换他们下去。”

“是，庄主要不要去看看他们？”

这句话说坏了，负责警卫的人，全是袁庄主的得意徒弟，怎能叫庄主，应该叫师父才对。

神鞭袁吉反应甚快。喝道：“好家伙，你……”

声出长鞭一抖。

可是，已晚了一步，双方已经近身，长鞭威力有限。

“扑扑扑扑”一连四记重拳捣在他的胸腹上，最后颈根又挨上一劈掌，人向下下仆。

长鞭被夺走了，勒住了他的脖子，凶狠地收紧，他终于失去知觉。

那人将一张纸贴在房门上，上面写的字是“第十名凶手神鞭袁吉受报。”

纸条贴好，背起了昏迷不醒的袁庄主，在黎明前的阵黑光临时，投入黑暗中从容走了。

去年出面敦请群雄帮助龙飞的人，是飞虹剑客与铁背苍龙，铁背苍龙已经失踪，飞虹剑客使成了首脑，也成了众矢之的。南庄的噩耗传至曾家，飞虹剑客只急得上天无路，象是热锅上的蚂蚁。

失踪群雄的家属们，日以继夜地在曾家吵闹不休，迫飞虹剑客速组成擒凶队，吵得飞虹剑客没有一刻安宁。

他怎能组成擒凶队？谁还敢出来惹火烧身，稍具名望的武林人，皆闭门谢客敬鬼神而远之，如避瘟疫，他已被孤立了。

而蓼洲彭家的道歉期限只有一天，他受到三面的重压，压得他几乎发疯。

彭家的压力，他自信尚能应付，受些委屈算不了什么。

方士廷一面的压力，他认为不算严重，把老命押上，除死无大难，他敢面对面应付。

最糟的是失踪群雄的家小所给予他的压力，一屋子全是哭哭啼啼的老少男女，怨天恨地吵闹不休，他委实穷于应付，闹了个精疲力尽。

他几乎发疯，最后请人放出消息，要求方士廷谈谈，要钱要命皆可解决。

柳青青玉容消瘦，她感到奇怪，为何方士廷至今仍未向自己下手？

曾在乱，生活起居皆乱了章法。一早，曾梅小姑娘匆匆离开家，转出东大街信步走向东湖，西行不远便可看到湖岸。她折向跃龙桥，站在桥上注视着湖水沉思。小姑娘心乱如麻，感到自己不能替乃父分忧，委实心中不安，她怎能眼睁睁等候乃父被杀？

她必须谋求对策，可是，她又能怎样。

猛想起湖北端的洪恩桥附近，有一位闺中好友谷仪，据说是武宁州精观女道士翔华观主的得意女弟子，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修炼有成，道术惊人。

“我何不去找谷姐姐设法？”她想。

可是，她并不知谷家位于何处。谷家不好客，两家平时极少来往，相距甚远，东湖北面地势荒僻，是否能找得到谷家，大成问题。

但她必须去找，象是沉溺于水的人，即使飘来的是一根草，也会毫不迟疑地，本能地伸手去抓的。

到了洪恩桥头，天空电光一闪，接着雷声殷殷，不片刻便大雨滂沱而下。

“糟！先找地方躲雨再说。”她自语。

糟的是桥头附近没有人家，仅在北面的树林深处，看到一座屋影。天宇中雷电交加，她不敢在桥头的大树下躲避，立即不假思索地向远处的树林狂奔。

这是一座破败的土瓦屋，大门已经不见了，里面空空，一无长物，连一张破椅也没有，大概已被主人遗弃多年了，蛛网尘封，阴森森不是善地。幸而屋顶漏水的地方不多，尚可避风雨。

她不假思索地窜入，浑身几乎湿透了。

“我该带一把雨伞出来的。”

她懊恼地想，拭干了头面的水珠，她盯视着阴沉沉而雷电交加的天空发怔，如果雨不止，那就糟了。

她定下神，开始打量这间破败的房屋。厅堂不大，里面好象还有一进。她信步入内，果然不错，厅后有天井，后面内室更破败，厅两侧的厢房。东厢已经半坍，西厢还留下一张三脚破床，其他便一无所有了。

已可断定这是无主破屋了，至少不会有人来看到她的狼狈像啦！心中一时好奇，便想冲过天井到后面看看，却又忍住了。

左等右等，等得心焦，雨一直就没停，看看已是下午时分，等得她饥肠辘辘，不知该如何是好。想等雨止后再走，却又不知何时方能放晴。想冒

雨返家，一个大姑娘浑身湿透在街上奔跑，那还像话？

春日的雨，一天半天那能放晴？春雨不是夏季的阵雨，一下就下个不停。

她等得委实难受，付道：“也许后面遗留下一两顶雨笠，或是一件蓑衣呢，我何不到后面去看看？”

内堂只有一破门，她冲过天井，毫无戒心地奔入内堂，蓦地，她僵住了，花容失色。

壁根下，铺了异床草席，上面躺着一个中年人，恰好被她的脚步声所惊醒。挺身坐起。

以一双极为明亮富有男性魅力的眼睛，似笑非笑地向她凝视。

这人年约三十上下，身材修伟，五官清秀，齿白唇红，显得英俊潇洒。唯一的缺点是脸色嫌苍白了些。而他那双情意绵绵的大眼。是今怀春少女们心乱的所谓色眼，令少女们难以抗拒略带三分忧虑的眼神更是撩人。穿一袭青衫，一旁放置了一个小包裹、一把长剑。从衣上的皱纹与略显紊乱的发结看来，这人在此已睡了不少时刻了，也许整天都睡在这儿呢。

她作梦也没有料到此地有人，而这人浑身不沾一滴水迹，可知早已在此地了。为何好半天未听到丝毫声息？突然发觉有人，而这人不但是年轻人，又是睡在此地被她所惊醒的，难怪她会那么手足无措。

她想向外退，怪，不知怎地，突然感到浑身燥热，竟被对方的眼神吸住了。

她神智一乱，自己也莫名其妙，反正这双怪异的眼睛，令她感到一阵昏眩，身上起了奇异的反应，不由自主的僵在那儿。无法移开眼神。

那人谈谈一笑，笑容颇为安详，并未站起，微笑道：“惊扰姑娘了，恕罪，恕罪。”

她仍未能移开目光，有点慌乱地说：“不，是……是我打扰了你么？”

“没有，姑娘是不是此屋的主人？”

“不是。我……我是前来避雨的。”

“哦！彼此彼此，我也不是主人，昨晚被人打了一顿，借此暂行养息的。”

“哎呀！你被人打伤了？”

“被五湖船行的伏计打伤的，至今尚未痊愈，请恕在下不能迎了。能请问姑娘贵姓芳名么？”

“贱妾姓曾名梅，爷台尊姓……”

“在下姓侯，请过来少。此地洁净些，请。”

她不知怎地，竟然未拒绝这无礼的请求，一双陌生男女，怎会一同坐在铺在地面的草席上？她如受催眠般上前。在对方的右首坐下了。

姓侯的脸部始终跟着她转。那双怪眼，一直就紧吸住她的眼神。笑道：“在下侯天祥，曾姑娘听说过我这个人么？”

“没听说过，我从没离开过本城百里外。”

侯天祥很自然地拉过她的双手，她竟然未加拒绝，只感到芳心一荡。浑身脱力，任由对方轻轻抚摸有点颤抖的双手。

“曾姑娘，你像是个练内家气功所谓内家拳的人。”

侯天祥柔声问，几乎脸脸相贴，双方的呼吸隐隐相通。

她只感到一阵的晕眩浪潮袭到，快意的感觉令她气血热腾，被侯天祥轻轻一带，便身不由己倒入侯天祥的杯中。

侯天祥一手抱住她，一手托住她的粉颊，仍然不移开视线，紧吸住她的眼神。

她嗅到了男性奇异的气息，失去了自制，喃喃地说：“我……我六岁筑基，总算小有成就。”

“姑娘，今年贵庚？”

“十五……”

“花一样的年华，你好美，你自己知道么？”

“我……”

“含苞待放，我见犹怜。”侯天祥用奇异的声调说，温柔地、亲切地，轻吻她的粉颊，渐渐移近她的樱唇。

“嗯……”她地意乱情迷地叫，像是中魔。

侯天祥是此中能手，撩拨挑情的手段极为高明，欲擒故纵，吻移向她的耳根颈旁，一双手在她身上缓慢而有力地抚摸，技巧的挑起她的情欲之火。

曾小梅不是不解风情的小姑娘，她与柳宗翰是青梅竹马的爱侣，经常结伴约游，早解情怀。平时手眼温存，早已领略情滋味，在侯天祥的魔眼与魔音的控制下，再加上技巧的撩拨爱抚，情欲之火一发不可收拾。她在侯天祥的手中战栗，在撩人的热吻中翻溃了，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

这时，即使她神智仍清，也无法抗拒，不想抗拒了。她已被情欲之火所焚，先天本能的理智，羞耻、教养、骄傲……都不存在了。

屋外，大雨倾盆，雷声反而静止了，只有风雨声。

侯天祥已解开了她的外衣，在她耳畔喃喃地说：“我有三名女弟子，但她们都没有你美，我要收你作衣钵传人。你跟着我邀游天下，保证你享尽尘世的至荣，永无遗憾。”

“嗯……”

“好亲亲，你来得多妙，你来了激发我生命的潜能。本来，我还需六个小时方可复原。你来了，我如获神助，生命潜能诱引药力行开，终于气机突然蓬勃而起，我真该谢谢，好亲亲……”

他终于吻向曾梅的樱唇。

蓦地，人影乍现，门外闯入一个不速之客。

侯天祥反应奇快，猛地将曾梅掀在一旁，倏然而起拔出长剑，另一手已制了曾梅的软穴。

曾梅被掀倒在旁，衣裙凌落，胸围子半开，成了半裸美人儿。

进来的人是柳宗翰，当他看清了半裸美人玉体横陈的动人胴体是谁时，突像疯虎般大吼一声，奋身扑上，一拳向侯天祥捣去。

他确是疯，天地间只有财色两字最易令人疯狂，眼看爱侣如此光景，他岂能不疯？疯便急怒攻心，疯狂神智昏乱，不顾一切疯狂出报进击。

侯天祥冷笑一声，左手的连鞘长剑一拔，便拨偏捣来的凶猛一拳，右掌疾发，“噗”一声劈在他的左颈根上。

“哎呀！”他狂叫，向上一挫，几乎坐倒。

紧要关头，他居然能挺得住，一蹦而起，一脚飞踢侯天祥的下阴。

侯天祥这次不饶他了，掌向下一沉，扭身扣住了他的膝弯，喝声“滚”！

“蓬”一声响，他被抛出丈外，撞在墙壁上向下滑坠，几乎昏厥。

虽未昏厥，但膝弯被制，爬不起来了，浑身发软，怒骂道：“你这些恶贼，大爷和你拼了。”

侯天祥嘿嘿笑，傲然地道：“阁下，你用什么与在下拼？”

“大爷的人快到了。”

“哼！等你的人来了再吹牛好了。你贵姓？”

“大爷柳宗翰。”

“无名小辈，在下没听说过你这号小人物。”

“大爷……”

“你再自称一声大爷，在下如不敲掉你的牙齿就不姓侯。”

“你……”

“在下侯天祥。”

柳宗翰大骇，恐惧地叫：“你……你是色魔侯……”

“柳宗翰，你倒知道在下的名号哩！小辈你与曾悔姑娘有何关系？”

“大……在下与他是青梅竹马的爱侣。”

“哈哈哈哈哈！你这小辈该死。”

“你才该死！”

“曾姑娘目下爱我，你不死何待？”

“在下……”

“你等等，等我姓侯的与曾姑娘云雨一番，你便知道，你是否该死了。”

“畜生！你……”

色魔将剑一丢，径自宽衣解带，狂笑道：“人与畜生并无多少不同，食与色两性人与畜大同小异，你不懂，所以你该死。哈哈！我保证你死得瞑目。”

柳宗翰心胆俱裂，狂叫道：“恶贼，你杀了我吧：你……”

“哈哈！我会杀你的，但不是现在……”

话未完，门中突然站着一戴鬼面具，身材高大，浑身湿透的青衣人，接口道：“可惜；你已没有杀他的机会了。”

侯天祥已将青袍脱下，上身是汗衫，下身是灯笼裤，最糟的是靴子已经脱掉了，善用腿进攻的人没有靴子，威力减去四成。他来不及穿靴，抓起长剑怒喝道：“脱下面具，让在下看看你是谁。”

“不必了，你不知道我，我也不需要知道你，岂不很好？”

“在下不信你不知道我的名号。”

“在下非知道不可么？”

“当然，你该知道与我色魔作对的人，下场如何。”

戴鬼面具的人一怔，立即将目光拉开，避免与色魔的目光接触，抖抖衣袖从容地说：“原来大名鼎鼎的宇内淫妖色魔侯天祥，幸会幸会。听说你的迷魂魔眼绝技宇内无双，天地间只有少数几位佛道名宿道行高超定力的高人，能抗拒你的魔眼，其他的人皆闻名远遁，望影心惊。”

“哼！你知道就好。你不要认为将目光移开便不受禁制，那是不可能的。”

“哈哈！但你却不知在下另有克制你的绝学呢！”

色魔侯天祥，名列宇内三邪，与宇内三剑齐名。但宇内三剑是侠义名宿，宇内三邪却是众手所指的邪妖。

色魔的好色，在江湖可说尽人皆知。但他好的是绝色，普通具有五分姿色的女人，想找他他也不屑一顾哩！从外表看，他是个卅岁上下的青年人，其实已是花甲出头的老人了。

他的艺业自然比不上宇内三剑，但跻身于一流高手之林而无愧色。但他之所以令武林朋友闻名丧胆，倒不是怕他的艺业高明，而是怕他的三件宝

贝。

三件宝贝其实该称两件，另一件是他的迷魂魔眼。

这淫贼的魔眼有古怪，运功时目光特异，不仅可令对方一触眼神便灵智渐失，而且可令对方完全失去抵抗力。更利害的是，他可以任意令对方勾起七情六欲，任由他摆布至死方休。

另两件宝一是太虚浮香，以精制的铜喷管藏在袖底，用时喷出无色无臭，入鼻即倒是化尸金九，大如豌豆，以化尸毒物制成，外涂金粉，碰上强敌时，突然弹出，入体即倒，尸化成滩血水。

他这三件宝，如果不是遇上高手名宿，还不屑使用呢？只有他那双魔眼，经常在猎艳时用在美女身上，无往不利。

刚才并未用在柳宗翰身上。这时还摸不清戴鬼面具的不速之客是何路数，因此也没用上迷魂魔眼。这一来，便着了道儿。

戴鬼面具的人说出有克制他绝学，他根本不在意。对方既然能克制他，为何要回避他的目光？双方交手，决不可能永远避开对方的目光，只要一照面，他的迷魂魔眼便可大发神威了。他哈哈狂笑，笑完说：“少吹牛了，阁下。侯某横行江湖四十年，能逃得过在下手中的人，屈指可数，你……嗯……哎呀！我的肚子……哎……哇！”

肚子像患了绞肠沙，上吐下泻，这位自以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淫魔，当堂出彩。

刚痛得蹲下身子，上下不禁臭气冲鼻，戴鬼面具的人已经跳跃而上，快得令人目眩，“噗”一声响，一脚踢在他的右耳门上。

“哎……”他叫，“蓬”一声摔倒在地，立即失去知觉。

柳宗翰与曾梅也呕吐，也在上下不禁。

戴鬼面具的人手疾眼快，先捏住曾梅的鼻子，硬塞一颗丹丸入她的喉中，再抓住柳宗翰如法炮制。最后，卸了色魔的双手肩关节，搜光身上的零碎丢出墙外，再找绳索绑上色魔的双手，方在色魔口中塞入一颗丹丸。

柳宗翰不再呕吐，苍白着脸叫：“方士廷，在下不领你的情。”

“啪啪！”方士廷给了他两个耳光，冷笑道：“你少臭美，方某岂会在你阁下身上用情？”

“你……”

“曾梅不是你的爱侣么？”

“这……”

“我接收了，阁下。”

“天杀的！你……”

“啪啪！”方士廷又给了他两耳光，沉声道：“你，给我滚回去。”

“你……”他铁青着脸叫，做梦也没料到方士廷会释放他，大感意外。

“回去叫你那位妹妹金弓银箭，洗净头面等方某去找她快活。”

“畜生！你……”

“啪啪！”耳光震耳，方士廷顺手替他解了穴道说：“给你片刻工夫，和你的女友诀别。”

柳宗翰一声狂叫，扑在曾梅身上，泪下如雨地叫：“曾妹！你……你为何自己独自跑出来？”

曾梅穴未解，泣道：“宗翰哥，我……我无脸见你，我……”

“不！不要说这种话，你……”

“你是怎样找到我的？”

“我到你家去找你，你已经出去了一个多时辰。我心中大急，沿途询问，好不容易才循迹找到桥头，鬼使神差被我找到地……”

“你该走了，快滚！”方士廷沉喝。

柳宗翰持剑向色魔的扑去，叫道：“要死就死在一处……”

“噗”一声响，方士廷将他一脚踢翻，冷笑道：“要死你就自杀好了。抹脖子怕痛，你可以去跳东湖。你不是正主儿，方某不屑杀你。”

他狼狈爬起，咬牙切齿地踉跄扑上去。

“噗噗！”方士廷两拳头又将他击倒，冷笑道：“再不走，方某要抽你的筋了。”

“反正是死，我……”

曾梅突然叫道：“宗翰哥，快走，叫人来救我。”

“我……”

“枉死无益，不要管我。”

“我不走，要死一起死。”他固执地说。

方士廷一把擒住他的脖子大喝一声，将他丢出天井，冷笑道：“你想死在一起？哼！少做你的清秋大梦。”

“宗翰哥，你再不走，我……我死给你看。”曾梅哭泣着叫。

他满身泥水，爬起切齿道：“姓方的，我变为厉鬼也要找你算帐。”

“你去变厉鬼吧！方某等着你就是。滚回去别忘了告诉今妹，叫她等方某去接她。更别忘了告诉飞虹剑客，叫他洗尽脖子等着挨刀。”

“你……”

“滚蛋！”

柳宗翰咒骂着逃走了，风雨正盛。

方士廷一手挟了曾梅，投入风雨中，将衣衫包起两人的脑袋，带着人到处乱窜。最后点了两人的昏穴，藏在树洞中，直至天色入黑，方奔向密林竹丛中的小茅屋。

茅屋后面，有一座精巧的地窟，只有两只见方，四周的墙壁皆用木板钉制，进入其中决猜不出这是地底的密室，还以为是阁楼呢？

室内悬了两盏明亮的纱灯，壁根下装了两个大铁环，其中一个大铁环，扣住了色魔的脚镣。

色魔的脚镣重有三十斤，气门已被制住，这位一代淫妖，一时大意后悔终生。

曾梅并未加铐镣，瑟缩在壁角发愁。

男女两囚犯皆已更了干净的衣裤，曾梅穿的是又宽又大的男装，状极可笑，披散着仍有水气的及腰长发，不男不女神色萎颓。

室中无一长物，所有的人皆席地而坐。

方士廷仍戴了鬼面具，安坐出在板上阴森可怖。面具掩住了他脸上的表情，他嘿嘿冷笑，向色魔说：“侯天祥，你知道你的结局么。”

色魔也冷冷一笑，说：“当然知道，我侯天祥岂是怕死的人？”

“你想不想死？”

“当然不想死，但你如果认为侯某会向你讨饶。快死了这条心……”

“在下还不想要你死。”

“那是你的事。”

“你如果想活，咱们商量商量。”

“哼！侯某一世之雄，你休想在侯某身上打主意。”

“这是在下的事。你这一辈子到底糟塌了多少女人？”

“一千八百不算多。”

“你这辈子已活得够快活了。”

“所以侯某死而无憾。”

“真的？”

“怎么不真？唯一遗憾的是，栽在你这无名小卒的暗算下，委实不甘心。”

“你死有余辜，栽在谁的手下还不是一样。”

“你用的毒比侯某还要歹毒，还要缺德。侯某认栽，说吧，你是谁调教出来的门人子弟？”

“反正你要死了，何必多问？”

“如果侯某所料不左，你定是行疫使者的门人。行疫使者名列乾坤八魔，侯某栽在他的弟子的手中，委实心中不甘。”

“你没有死在妇人女子之手，已是万千之幸了。”

“哼！妇人女子谁能杀我？”

“再问你一声，你真不想活？”

“侯某绝不贪生怕死。”

方士廷整衣而起，冷笑道：“既然你不想活，在下成全你就是。”

木门倏开，进来了一名鬼卒，手托一只朱红托盘，上面搁了一把牛耳尖刀，欠身奉上道：“恭请方爷吩咐。”

“将刀奉给那位姑娘。”他挥手说。

“遵命。”

托盘到了曾梅身前，曾梅脸色一变。

他淡淡一笑，说：“色魔交给你了，如何杀他是你的事。”

曾梅怎敢杀人？恐惧地向后退。

他嘿嘿笑，又道：“想起受辱的情形，你便有勇气杀他了。难道说，你真对个蹂躏了千百女人的色魔动了真情么。”

曾梅一阵羞愤交加，屈辱的感觉涌上了心头，粉脸泛青，银牙一咬，一把抓起了牛耳尖刀。

“对了，这才象话。”他赞许地说。

曾梅执刀向色魔走去，一触色魔目光，只觉心中一震，脚下迟疑。

方士廷哼了一声：“不要顾忌他的眼神，目下他已经无能为力，只剩下些许余威，你不要看他的眼睛就好了。先在他的身上刺了一刀，他便任你宰割了。”

曾梅却退了一步，她的定力毕竟差得太远。

方士廷大踏步而上，拔剑说：“好吧，我助你一臂之力，先弄瞎他这双色眼，再任你剐他。”

色魔脸色一变，生死关头，贪生的念头，终于克服了不怕死的气概，厉叫道：“且慢！”

阁下不是不想侯某死么？”

“不错，但你却希望死，在下只好成全你了。”

“如果在下不想死呢？”

“你当然死不了。”

“这……有何条件？”

“当然有，要买命，岂能没条件？”

“你愿意谈条件，好现象。”

“这……你说吧。”

“侯某不一定会答应你的条件。”

“不答应决不勉强，反正命是你的，你不要命，谁也不能勉强。”

“你说好了。”

方士廷收了剑，冷笑道：“在下要你传授迷魂魔眼，换取你的性命。”

“什么？你……”

“你的性命，交换迷魂魔眼。”他大声说。

“你想得真不错，哼！”

“你不愿意？”

“你杀我好了，要迷魂魔眼，万万不能。”色魔倔强地说。

“哼！人要活不是易事，要死却太容易了。天下间望你死的人多如恒河沙数，不希望你死的人却屈指可数，你活着是一大祸害，杀了你功德无量。在下不自命是侠义英雄，与你无仇无怨，你的死活与我无关……”

“那你为何不放我？咱们交个朋友。”

“我不要你这种朋友，在下也不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既然落在我手中，对我没好处，我为何要放你？擒虎难纵虎容易，放虎归山我何必那么傻？杀了你永远除后患，睡觉也感到香甜平安……”

“阁下，迷魂魔眼学习不易，你认为简单么？”

“天下无难事，易习不值钱。”

“没有一年半载的工夫，万难领会其中奥秘。”

“在下有的是时间，一年半载小事一件。反正是你的自由。在下并不急，急的该是你。”

“这样吧，在下传你最容易但却最宝贵的房中术，侯某对此学有专精，保证你百战不疲，从中采补可以返老还童，春青永驻。”

“在下不学这种缺德玩意。”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

“我要迷魂魔眼。”

“侯某不……”

“不你就死，在下先弄瞎你的眼睛，再传信江湖，公开将你标售，谁出价最高，在下便将你卖给他，你的仇人满天下，要将你食肉扒皮的人千千万万，想将你卖三五千两银子绝无困难，甚至……”

“你……你不能如此待我……”

“他的剑尖徐伸，冷笑道：“在下无所不为，见钱眼开，你就认了命……”

“我给你黄金万两买命……”

“你？你给我一千万两黄金，在下也毫不考虑。”

“在下传你房中术与青春秘诀……”

“不要。”

“给你太虚浮香的配方……”

“不要。”

“再赠送化尸金丸的配方……”

“不要……”

“你……”

剑尖已到了色魔的右眼前了，方士廷语音冷厉：“在下不再给你活的机会……”

“且慢！”

“在下不再与你浪费唇舌……”

“侯某答应了”色魔颓丧地叫。

“在下得考虑你是否有诚意……”

“侯某千金一诺。”

“好吧！一言为定。”

“成功之后，你放侯某自由？”

“方某也是千金一诺。”

“好，侯某信任你。”

两人谈成了交易，曾梅却突下杀手，冲上就是一刀，扎向色魔的胸口。

方士廷一把扣住她持刀的手，向外一振，“蓬”一声响，将她摔倒在墙角，冷笑道：“小丫头，轮到你了。”

曾梅跌了个七荤八素，但依然倔强地向侧扑出，去拾取抛脱了的牛耳尖刀。

太慢了，刀被方士廷一脚踏住了；

她赶忙抢先进击，长身就是一掌，劈向方士廷的丹田要害。

“噗”一声劈中了，如中败革，震得她掌骨欲折，痛澈心脾。

她的左手疾升，急抓方士廷的鬼面具。

手被方士廷抓住了，将她贴身抱住。抱得结结实实，几乎令她喘不过气来，向她冷笑道：“你这小泼妇野得像一头猫，我得剪掉人的猫爪子，免得你再撒野。哈哈！抱住你之后，你动不了啦！”

她动弹不得，泪珠双流，哭泣着叫：“你杀了我吧，请放过我爹爹。”

“我为何要杀你？”

“你……我愿意替你做任何事，只要你放过我爹。”她绝望地哀伤地叫。

“你愿为奴为婢？”

“我愿。”她颤声答。

“我要将你送至鄱阳水寨卖给他们他寨妓。”

“只要你答应饶了我爹，粉身碎骨我亦无怨。”

“我不要你粉身碎骨，在下已和四海神龙联手，他派人至南昌替在下报仇，在下将女子金帛送给他。”

“我不管你们勾结的事。”

“你向外走，鄱阳水寨的弟兄正在候信，他们会将你带走的，出去。”方士廷指着门外叫，将她放开。

“你答应饶恕我爹了？”

“在下不曾答应任何事。”

“那……你……”

“你爹的生死，目下言之过早。至于你的生死，要看你自己造化了，出去。”

“方爷……”她跪倒哭叫。

方士廷举手一挥；进来了一个鬼卒。

“方爷，小的敬候吩咐。”

“把这小女子押走，先放在囚室，等我办好事再决定何时方让他们将她带走。”

“小的遵命。”

鬼卒擒住了曾梅的双手，用牛筋索反绑妥当，方将又哭又闹的曾梅拖走了。

她被丢入一处小小的囚室，里面有一个鬼卒，一言不发便给了她一掌，将她击昏了。

鬼卒将她用油布包起，入室进入风雨中，往进茅屋的右侧小囚室内一钻，解去油布并松了绑绳的结，重新上绑，绑得不松不紧，方掩上门走了。

不久，她悠然醒来，囚室窄小，伸手不见五指。

求生是人的本能，她开始利用黑夜挣脱了绑绳，不久便恢复了自由，不由心中狂喜，心想有救了。

草编的绳捆不住人，她轻而易举的找到了出路，钻出草门一看，外面灯光幽暗，右首是堂屋；两侧则可依稀看到两排大木龙。远处射来的幽暗灯光像是鬼火，似乎可嗅到一丝香味，猜想中间那一丛火星是信香，上面可约看出是一座供案哩。

左侧数尺是柴门，关得紧紧地。

不见有守卫的人，似乎不见有人影。门外传采的风雨声清晰入耳，雨仍下个不停。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她想。

正想推开柴门外出，却又心中一动，忖道：“我何不四处看看？夜深了，怕什么？”

她胆气一壮，不出门反向里走。

当她看清木囚笼中第一个人时，只吓得汗毛真竖。囚笼中共囚了四五个人，第一个人便是铁背苍龙，架在笼中浑身冰冷，像已死去多时，尸体却如生，并未腐烂。

神位上刻着的是翻江鳌，画像十分传神。

她毛骨悚然，壮着胆进茅屋。

里面的布局与前一进院相同，囚笼中也囚了五具尸体，第一具是出山虎。

神案的画像是个女的，是个年轻小姑娘。神位上刻的是：

“湖广燕姑娘小敏之灵位。”

每一进的囚笼，尚有六七处空位，皆已预先挂起名牌，写得明明白白。前进的左首第一处空位中，赫然有飞虹剑客曾巩的名字。

第三进第一处空位，名牌上写的是金弓银箭柳青青。

她必须离开，必须逃回家中通风报信，刚拉开柴门，尚未钻入风雨中，脑袋便挨了一击，立即失去知觉。

次日黎明时分，她悠然醒来，发觉自己正处身在一座小亭中，雨仍在浙沥沥地下，四周是荒坟，野草，松柏，白杨林。

原来她身在城南的坟园内，百十步外，正是的铁背苍龙的祖坟所在地。

“老天！我……我是在做梦不成？”她讶然叫，火速爬起。

当然不是在做梦。身上被打处还在隐隐作痛，浑身水气未消。

唯一可疑的是，她怎会睡在亭子里？

身上所穿的衣裤，仍是被换上的，不是她原穿的衣裙，这是强而有力

的证据，昨天的遭遇决非做梦。

首先令她耽心的是，自己是否受到污辱了。但浑身上下了无异状，除了被殴处隐隐生痛之外，别无所觉，她心中稍安。

她看清了四周的景物，立即撒腿狂奔。

一座荒坟的草丛中，方士廷盯着她远去的背影，冷冷一笑说：“不需两个时辰，城南郊将鸡飞狗跳，我正好浑水摸鱼。”

果然不出所料，城内高手齐出，官府的巡捕丁役也大举出动，连宁王府的一些帮闲把势，也成群结队出城、大家南郊，找寻那两座可疑的茅屋。上次追方士廷至马鞍山的群雄不算半途打退堂鼓的人，事毕返城的共有二十二人，水路走的有九名，防路返城的有十三个，在市汉驿草上飞出了意外，被人击昏在小巷中成为白痴，这是说，应该还有廿一个人。

至于半途知难而退，与帮助跑腿传递消息的小人物，为数甚众，茂源油检的少东主陈家驹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小人物可怜虫，不值得计较，陈家驹之所以被勒索，与追杀的事关连甚少，但因此一来，却吓坏了不少小人物，人人自危，纷纷作逃亡的打算，而且却也逃掉了不少人，弄得人心惶惶，益增恐怖。

飞虹剑客与柳青青皆出城追索去了，但有些人却不敢随众人前往。

午后不久，搜索的人先后失望回城，却得到城中的消息，有两位高手又平白失踪了。当然，这两个人也是当年平安返家的廿一位群雄中的两个人。

柳青青一家三人最后回城，在城门口碰上了化名易容为龙江的方士廷。

方士廷青袍飘飘，小雨未止，他的前襟湿了，迎着柳祯父、子、女三人，颇表惊讶地问：“咦！你们怎么了，浑身已被雨打湿……”

柳青青凤日困倦，神色委顿的说：“一言难尽，白跑了一趟，江哥，回我家再说，一同走好不好？”

“这……好吧，老伯辛劳过度，气色太差，真该好好休息了。”他关心地说。

柳祯惨然一笑，说：“我已多日来不曾睡过了。贤侄，走吧，走吧，到寒舍再说。”

四人匆匆进城，蓦地城根下的小巷中钻出两个青衣人，领先的中年人站在巷口招呼说：“柳兄，借一步说话。”

柳锁一怔，走近问：“鲁兄，有事么？”

这位仁兄，正是上次第一个追上翻江鳌的鲁世宁。方士廷依稀认得这人的像貌，但不知姓什名什？

鲁世宁神色紧张，脸色不正常，低声说：“柳兄，兄弟已得到一些线索了。”

“真的？鲁兄没出城，消息从何来？”柳祯兴奋但又有点怀疑地问。

“柳兄，我先替你引见一位朋友。”

“哦！这位是……”

鲁世宁用手向同伴青衣中年人虚引，说：“这位是虎鲨容成亮寨主，鄱阳水寨饶州分寨的弟兄，是鄱阳蛟的得力臂膀。”

柳祯有点不快，但未现于词色，拱拱手冷淡地说：“久仰久仰，兄弟柳祯。”

虎鲨容成亮生得豹头环眼，满脸横肉，一看便知不是善类，也冷冷抱拳一礼说：“久闻神箭柳兄的大名，如雷贯耳，幸会幸会。”

“容兄客气了。”

鲁世宁迫不及待地说：“柳兄，上次双奇荏境，铁背苍龙顾兄派人至大孤山拜会四海神龙，从四海神龙那儿探出方士廷与翻江鳌的去向，因此闹出这件难以收拾的事来。这次方士廷回来寻仇，不但对付我们，还派人至大孤山下书，要求水寨的兄弟；火拼四海神龙，以黄金三千两购四海神龙的头。在同一天中，总寨与五分寨同时接到同样的函件。因此，引起了无限风波，各寨的人互不信任，互相靖忌，已经死了不少人。直至本月初，方被鄱阳蚊将这件事压下来了。”

“噢！下书的人来历查出来了没有？”

“没有，据猜想，可能是大姑塘双头蛟湛必达手下的私贩子所为。”虎鲨容成亮接口答。

“双头蛟又是谁？他……”

“他是水路私贩的头子，也是大姑塘的鱼牙子。咱们派人去找过他，但他坚决不承认，奈他无何。”

“那岂不是一切枉然？”

“因此寨主已派了卅名得力兄弟，前来府城找线索，昨日咱们收到了一封书信，敝寨主持派兄弟来与柳兄商量对策。”

虎鲨说完，在怀中掏出一封书递过。

柳禛接过书，取出信笺一看，脸色一变，念道：“书致鄱阳水寨英雄公鉴，速着手铲除南昌白道群雄，特以黄金千两为酬，限十日事毕，先付黄金伍百两，十日后余数并付，希派人于三日后午夜，至德胜门外章江庙收取。如收取定金后背约，鄱阳水寨将成血海。方士廷字。”

柳禛将书信递回，凛然地问：“容兄，贵寨主作何打算？”

虎鲨嘿嘿笑，说：“咱们总、分水寨，共有七八百条好汉们，方士廷以虚声恫吓，毫无用处。”

“哦！这……”

“但敝寨主认为一千两黄金不宜白白丢弃，送上门的买卖，却之未免失礼。”

“贵寨主……”

“南昌群雄如果肯借给敝寨一千五百两黄金，咱们立即撤回鄱阳。当然，咱们会先到章江庙宰了那小子。”

柳禛倒抽一口凉气，沉声道：“阁下，这算是勒索。”

虎鲨嘿嘿笑，也沉声道：“柳兄，何必说得那么难听？在下奉寨主之命与你商谈买卖，怎说是勒索？咱们寨主做事公平，一千五百两黄金取方士廷的性命，只比你们所出的赏格多五百两而已。五百两替你们群雄买命，不要不知好歹。”

柳禛深深吸入一口气，说：“这样吧！晚上容兄到舍下讨消息，怎样？”

“这个……”

“在下只能作一半主，但大概不会有困难。”

“但在尊府不太妙，咱们不得不小心些。这样吧！明晚在滕王阁下，在下等消息。”

“好，三更正见面。”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在下告辞，明晚静候佳音。”

虎鲨抱拳告退，偕鲁世宁匆匆走了。

柳青青冲两人的背影哼了一声，说：“爹，其中必有古怪。”

“女儿，有何古怪？快走，去找飞虹剑客商量商量，早些决定才是。”柳校叹口气说。

“鲁叔为人嫉恶如仇，他为何与水贼勾搭上了？”

“事急从权，女儿；不必怪他，为父不是也想拉火德星君下水么？”柳须无可奈何地说。

方士廷淡淡一笑，接口道：“老伯，你相信水贼的话？士绅与强盗打交道，早晚会遭殃的。你认为方士廷会傻得金子送给这些水贼？他既然唆使水贼们火拼，岂会再与水贼打交道？”

“这个……”

“老伯务必慎重才是，不要引狼入室才好。”

“这……我会从长计议的。”

“但愿如此。”

方士廷在柳家耽搁了半个时辰，告辞走了。不久，飞虹剑客带了八名从人，急急进入柳家，找到了柳祯，脸色惶惶地取出一封书信说：“柳兄，你看看。”

书信上面写着：“速带一千两黄金，限明晚日落时分，置于铁背苍龙之祖坟前祭台，饶汝一死。书致飞虹剑客曾巩。方士廷手示。又及：不许报官，不许带人手。”

柳祯叹口气，问道：“曾兄，你有何打算？”

“兄弟已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特来……”

“我也正要找你来商量呢。”柳祯不胜忧虑地说，将遇上鲁世宁与虎鲨的事说了。

曾巩不住叫苦，忙乱的说：“既然这样，咱们答应他们好了。”

“答应谁？方士廷还是虎鲨？”

“两面都答应。”

“你这叫做病急乱投医。”

“柳兄，你只是损失上个女儿而已，我却是送掉了自己的命，不乱报医又能怎样？破财消灾，我认了。”

“好吧，咱们分头进行。”柳祯只好应允。

“兄弟也知道这是饮鸩止渴，反正云龙双奇如不出来，咱们这里谁也别想侥幸。兄弟告辞，得回去筹措金子。”

柳祯送客至大门，突发现门房不见了，门内的照壁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明晚入暮时分，速携黄金千两至铁背苍龙之祖坟置于登台买汝之命。不许报官，不许带人守候，不然立取汝命。此致柳青青。方士廷字示。”

飞虹剑客苦笑道：“柳兄，明晚咱们有伴了。”

柳祯仰天长叹，苦笑道：“兄弟要破产了，明晚咱们同行，先送金子至祭台，三更天再至滕王阁前回话。”

“好，明晚我来说你。当然得先至彭家陪不是。”

入暮时分，柳青青换了男装，在城门关闭前，出城进入隆兴客栈。

方士廷恰好刚回来不久，碰到扮男装的柳青青，不由一征，急急将她

接进房，忧形于色地问：

“青青，怎么这么晚你……”

柳青青扑入他怀中，悲从中来泪下如雨，哽咽着说：“江哥，我……我来见你最……最后一面的。”

“什么？”

“我……”他将柳、曾两家接到勒索函的事说了，最后说：“方士廷指名要我送金子去，显然不怀好意，我想，我已逃不出他的魔掌了。”

“真的？方士廷怎么又要起黄金来了？会不会是另外有人趁火打劫？方士廷志在飞虹剑客，决不会要他一千两黄金饶他的命，为何……”

“江哥，不要为此事操心，今晚……我……”

“你怎么了？”

“我要……江哥，不要赶我走，我……让我今生也……”

她发狂般吻着方士廷，泪水沾满了方士廷的双颌。

方士廷将她的双颊捧住，正色道：“青青，我不是乘人之危的人。”

“江哥。不……不要贱视我。”

她哭泣着叫。

方士廷将他扶至内间，柔声道：“青青，不要多心。”

“目前已经晚了，你无法进城，你休息片刻，我去弄些食物来，你大概也饿了。今晚你在此住一宵，等会儿咱们再谈谈。”

他整衣出店在街角找到一名水夫打扮的人，附耳低声说：“明天我有事，你们暂且休息一天，注意滕王阁往来的鄱阳贼首，千万小心了。”

“好，小的留意就是。”水夫低声答，转身定了。

他带了一些酒食回房，柳青青已脱掉了青衫，露出里面的翠绿衣裙，梳起了盘龙髻，像一位小妇人了，以羞妮的笑容迎接他。他掩上房门放下食物，笑道：“青青，你这才像个温柔的大姑娘了。真的，你知道你自己是如何动人么？”

“一个大姑娘穿劲装盘马弯弓，那是不正常，打打杀杀，那是男子汉的事哪！”

她看开了，撇开了一切烦恼，羞态可掬地扑入他怀中，将粉颊藏在他壮实的胸膛上，用情意绵绵的声音说：“江哥，答应我，将那些与武林有关的一切话题撇开，说一些好听的话，好么？但愿我真的动人，我……这世间，我有你在身边，别无他求了，不无他求了。”

“哦！可怜的姑娘，你……”

她颤声说，向方士廷送上一串带泪的热吻。

语气中有太多的悔恨，有无边的情意。

方士廷在心中叹息，心说：“女孩子就这样看不开，生死关心，她不惜将生命、名誉、感情，在死亡的前夕作孤注一掷。柳青青哪！你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哦！我错了，我的气量为何变得如此狭小了？她如果早知有今日，当初又何悔之有？”

在柳青青意乱情迷中，被他灌了大量的酒。终于，柳青青醉得人事不省。

午夜更阑，柳青青从朦胧中醒来，只感到口干舌燥，张目一看，房中，一灯如豆，一看不是自己的闺房，吃了一惊，猛地挺身而起，醉意全消。

她记起夜来的事，不由一阵羞愧，左右一看，床上不见有人。她是和

衣而卧的，床上只有她一个人。

她挑亮灯，几上有茶水，喝了两杯冷茶，她完全清醒了，开门到了外面，外间也是一灯如豆。两条长凳加上一张椅，方士廷和衣而睡，睡得正香甜。

她感到浑身发热，痴情地凝视着方士廷，深深地叹息一声，喃喃地说：“他，真是一个君子，我好惭愧。”

她转回内间，打散盘龙髻改梳回代表待字闺中少女的三丫髻，出外轻轻地亲吻方士廷的脸颊，痴痴地说：“不暗室亏心，你是个人间大丈夫，祝福你。”

她打开房门，夜风一吹，她一挺胸膛悄然走了。

16

方士廷原是清醒的，但他故意装睡，等柳青青走后、他久久不曾移动，心中不平静，思潮起伏，甚感不安。他在自问：我这样做，错了么？

柳青青对他一往情深，向他付出了真情挚爱，他这种可怕的报复手段，是否有点可耻？

当然，为了报复，不择手段是名正言顺，但他仍然感到于心不忍。至少，他已感到内疚，不然他早已占有柳青青的身体。

日后，如何善后？他感到心中一阵乱。翻江鳌与燕小敏的仇，不能不报，但他怎忍心将痴爱他的柳青青置之死地？

“我弄巧成拙。”他懊悔地想。

他在胡思乱想。从与柳青青的缠绵温存中，又联想到与龙飞的妹妹龙玉雯共过患难，而且曾经坦诚示爱，事后却发现龙玉雯是龙飞的妹妹，他只好毅然挥出慧剑，斩断他认为荒言错误的情丝。

情丝是斩不断的，他忘不了龙玉雯的音容笑貌。

柳青青情意绵绵的哀怨与绝望眼神，也开始震撼着他，这件事他又弄错了。

尽管他在发狠，但他知道，他不是个心狠手辣穷凶极恶的人，更不是一个嗜的人。

近午时分，他到蓼洲彭家附近走了一趟。彭家宾客盈门，柳、曾两家访来了本城不少士绅，替彭家陪礼，披红挂彩治酒赔不是。

他不管彭家的事，自己按计行事，又掳走了两个人。廿一个凶手，已有十四名落在他手上了。

派在滕王阁的眼线，始终未发现鄱阳水贼的踪迹。由于怕走漏消息，他仅用了四名曾经做过水贼的人，这四名过去皆与翻江鳌有些交情；而且都是重义气的好汉，但仍嫌人手不足，他也不愿这四位好汉出面，以免引起白道人物的注意，保持极端秘密，只请他们传递消息，管理茅屋中的俘虏。

且至目下为止。一切顺利尽在算中，局势控制得十分圆满。他在等候，等候云龙双奇前来，预计在云龙双奇到达后，三五天之内他远走高飞。有自知之明，目下他仍然无法与云龙双奇正面冲突，艺业相差仍远，正面冲突决

难讨好。

他在等待、他在苦练，他在设法学飞一些奇技异能，希望有一天与双奇算总帐。

他态无意中擒住了色魔，用的是行疫使者传给他的病毒疫散。色魔的迷魂魔眼虽不是正道，但却最为有用。任何奇技异能，没有正邪之分，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用来对付双奇，有何不可？

眼看妙计如期进行，诡变突生。他并未预计到九江大姑塘的双头蛟湛必达知道南昌的消息，暗中散布谣言传信鄱阳水贼，想引起水贼火并助他一臂之力，却因此反而引来了麻烦。

其实，鄱阳水贼所获的消息，大半得自五湖船行的伙计，双头蛟本人并不敢直接介入此事。

除了鄱阳水贼的威胁外，又有人假藉他的名号，致书柳、曾两家勒家，节外生枝，影响他的大计。

他知道，世间事不会尽如人意，麻烦来了。表面上看来，勒索的人应该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如果因此而出了人命，外人对他的误解将极为不利。

他必须查出此事，至少他得看看结果。

未牌左右，他藏身在一座矮林中，距铁背苍龙的祖坟仅百十丈，恰好可以完全监视着坟园。

唯一的缺憾，是地势过低，不能监视坟园后的动静；最大的好处，则是毫不引入注意，不管是任何一方的人，决不会搜他藏身的矮小灌木丛。

天宇中阴沉沉，密云不雨，申牌末，已像是黄昏时光了。倦鸟归林，时光不早。

这一带全是坟山、荒草、野林、断碑、残碣，没有路径，没有行人。相距最近的材落，也在三里以外。

北面出现了人影，是飞虹剑客和柳青青。两人带了剑，柳青青并且带了金弓与一袋银箭。两人各提了一个盛金子的木箱，六七十斤的重量，提在手上上算不了什么。两人踏草而行，在夜色降临时分进入了坟园。

附近不见人踪，他们确是独自前来应约的。

飞虹剑客将金箱放在祭台，举目四顾，向柳青青低声道：“咱们如不搜查四周，便无法看到潜伏的人，要不先在附近搜上一搜？”

“曾叔，搜到人又能怎样？咱们不是他的敌手哪！”柳青青叹息着说。

“不见他的面，咱们便无法取得他的承诺……”

“他如果存心要杀我们，一万个承诺也没有用。”

“我们……”

“四周静得可怕，可能他正在附近监视我们。如果我们所料不差，他恐怕要在归程中拦截我们呢。”柳青青一面将金箱放在祭台上，一面说。

“他用不着在路途拦截我们的，愚叔认为，我们最好在此等他。”

“这……”

“信上并未说明不准在此等候。如果他真要在路途中拦截我们，不如在此等他反而安全些。”

“好吧，曾叔，我们在此等候他。”

他们并不知，在他们身后百十丈，有三个人影从出城之后，便已跟踪他们直至坟园方隐起身形。他们以为留信勒索的方士廷定在坟园附近潜伏等

候，所以并未留意身后有人跟踪。

跟踪的人悄然掩至坟园侧方。显然早已摸熟这一带的地势，所采取的接近方向与路径，皆被草丛和小树所挡住视线，地坟园的人，根本不可能看得他们的举动。

三人在进入坟园以前，便已戴上了黑色的面罩，从衣着与身材看来，可看出是两男一女。两名男的佩剑，其中一人并挟了一根苍木杖。女的佩了一把刀，竟然是武林人决不使用也不善使用的苗刀。

三人藏身在坟园的左后方，居高临下，可看到坟前的动静。

女的蒙面人目光炯炯，向挟有苍木杖的人低声问：“公公，是他们两个人么？”

“是的，正是他们。”挟苍木杖的人沉声答。

“该动手了。”

“不！等一等，看他们是否有人跟来了。”

“公公，我们不是一直跟他们到此的么？他们并未通知其他的人，决不会事先设下埋伏的。”

“媳妇，他们不会这般驯服的。”

“自然不会如此驯服了。”

另一蒙面人也说：“爹，该动手了，不杀他们，怎消心头之恨？”

“不可操之过急，再等一等。”

双方都在等，眼看要夜幕降临。

持苍木杖的公公举手一挥，低声道：“儿子，按计行事，他们果然不走，按计将他们诱离原场毙了。”听这三人的称呼，便知是一家人，父、子、媳三人皆与柳、曾两人有不解之仇，籍方士廷的名号，报仇雪恨乘机勒索。

儿子应喏一声，从侧方绕出，突然现身在坟上，只露出脑袋，大叫道：“你两人还不快走？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飞虹剑客一惊，扬声问：“阁下是谁？”

“不许多问。”

飞虹剑客冷笑一声，说：“你阁下根本不是方士廷，下来说话。”

柳青青搭上一枝箭，退至一边戒备。

“在下奉方士廷之命，前来收取你们买命的黄金，金子交到，还不快走？”

飞虹剑客并不笨，淡淡一笑道：“阁下如果真是方士廷派来的人，为何不下来清点清点？黄金的成色，重量……”

“哼！谅你们也不敢作伪。”

“再说，黄金带到了，曾某没得到方士廷的承诺，没见到他本人，在下尚无离开的打算。”

“如果你想送上金子又赔上老命，尽管留下就是。”

柳青青低声道：“曾叔，咱们上当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飞虹剑客问。

“听他们的口气，色厉内荏，决不是方士廷派来的人。同时，二千两黄金，他怎敢派一个人前来急急提取？难道说，他不怕我们捉住这人来问口供？”

“如果你是，该怎么办？”

“亲自来取。或者过些时再来，先在附近潜伏看风色，以免南昌群雄倾巢而至。”

“目下我们……”

“射他下来……”

暮色朦胧中，银箭破空而飞。

蒙面人刚看到柳青青的举动有异，本能地脑袋向下一缩，但仍然慢了一些，箭贴头皮而过，发髻崩散，皮破血流，头皮被割破一条缝，几乎伤骨。

“哎呀！”蒙面人惊叫，向后滚落。

飞虹剑客两个起落便上了坟头，但人已经不见了。

柳青青搭上另一支箭，叫道：“曾叔，快下来！”

飞虹剑客刚转身准备奔下，身后黑影来势如电。他眼角瞥见飞跃而来的人影，警觉地大喝一声，左闪、旋身、抢进，一剑急袭。

黑影突然止步，“铮”一声一刀接住了一剑，人影乍分，双方势均力敌。

飞虹剑客横飘八尺，突一阵草霉气息，不等他有何反应，四肢突感发僵。

女蒙面人再次挥刀而上，凶猛上扑。

柳青青的弓刚举起，侧方草丛中突然飞出一根苍木杖，来势太快，而且从她的左后方冲来，一闪即至，她毫无所觉。

“扑”一声苍木杖击中她的肩背，力道奇猛。“蓬”一声大震，她向前摔倒，弓上的箭射入地中，入地尺余，她的劲道委实骇人听闻。

黑影暴射而至，一脚将她踏住了，剑尖抵住她的后颈窝，苍劲的沉喝声震耳：“给我乖乖别动。”

她痛得眼前发黑，浑身发僵，想动也力不从心，背心上的脚太重了。

坟顶，飞虹剑客命不该绝，侧方白影如电，急射而至，叱声震耳：“住手！”

女蒙面人收招自救，“回风拂柳”，一刀科挥。

剑影如山，白影洒出了重重剑幕。

“铮铮铮……”女蒙面人接一剑便急退两步，连接五剑，已退下坟项飘下碑前祭台。

白影如影附形紧追不舍，以免凶猛狂野的剑术气吞河岳地进攻，把女蒙面人迫得走投无路，手忙脚忙。

白影是一个女人，白色的衣裙飘举，象一只白色的蝴蝶，轻露飘逸象在舞蹈，但出剑的招术却辛辣霸道，显然已获剑道神髓，可能已下了半甲子苦功。

女蒙面人向下飘落，一不小心脚下失闪，踏在浮泥上重心顿失。下了好几天雨，浮泥溜溜地，经常有失足打滑之虑。

“蓬”一声响，她滑倒在地；

白衣女郎一怔，止步收剑。

女蒙面人抓住机会，在滚转的刹那间，从袖底洒出一灰雾，雾一散便无踪无影，霉草的气息弥漫在空间里，向四面飘散。

白衣女郎不理睬女蒙面人，转向不远处制住柳青青的蒙面人喝问：“住手！你是不是方士廷？”

“你是谁？”

“捉方士廷的人。”

“你……”

“哎呀！我……”白衣女郎惊叫，身形一晃，长剑坠地，摇摇晃晃倒下

了。

坟顶上，飞虹剑客直挺挺躺在上面发僵，心中明白，但外表像是中风，神色也像个白痴。双眼发直无神，嘴唇开张。

白衣女郎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躺在祭台下等死。

祭台上，两箱黄金丝纹不动。

女蒙面人一跃而起，苗刀一闪，便待向白衣女郎的颈下砍去。

先前被柳青青射破头皮的人从旁奔出，叫道：“三娘，留活口。”

擒住柳青青的蒙面人，点了柳青青的脊心穴，一把提起柳青青走近祭台，将人往祭台一放，说：“不错，先问口供，再把他们肢解，儿子，到上面去把姓曾的拖下来。”

刚将两女一男堆放在祭台上，老蒙面人也刚将两箱黄金提下。

“阿弥陀佛！老衲向方施主再结善缘。”坟头上突出现了一个和尚的身影。

女蒙面人哼了一声，招手叫：“你下来，和尚。”

和尚也哼了一声，说：“老衲暂时不下来，请方施主说话。”

“你是谁？”女蒙面人再问。

“噢！那一位是方施主，难道就忘了老衲万家生佛智深么？”

女蒙面人向碑旁举步，想从侧方登上坟顶。

“站住！不许走动！”万家生佛沉喝。

“没有人会听你的。”女蒙面人说，仍然举步。

万家生佛哼了一声：“左右有四具诸葛连弩，谁不听话，哼！便会变成刺猬，女施主再进一步，便是踏入了枉死城。”

女蒙面人一怔，不敢不止步，冷笑道：“和尚，你恫吓我么？”

万家生佛举手一挥，左右草丛矮树中，出现两个和尚，两个青衣人，每人手中举着一具诸葛连弩，一言不发，冷然注视着祭台前的三个蒙面人，举弩待发。

万家生佛嘿嘿笑，沉声道：“方施主，你桥头偷袭的威风，而今安在？”

老蒙面人倒抽一口凉气，叫道：“咱们不是方士廷。”

“这……”

“说！”万家生佛厉声叫。

“咱们不认识方士廷。”

“胡说！”

“咱们只想骗些黄金发横财而已。”

万家生佛向下走，冷笑道：“你们是跳在黄河也洗不清嫌疑，贫僧必须知道方士廷的藏匿处。”

“咱们只知道方士廷已经死在马鞍山……”

“呸！见你的大头鬼！那位女施主善用迷香，千万别献宝，好好自爱些，天地间不论何种毒迷药，也无奈老衲何，贫僧是铁打的金刚，不怕迷香毒散。”

“和尚，你少吹牛。”女蒙面人叫。

万家生佛走近，冷笑道：“老衲的解迷香圣药，天下无双，你可以试试。丢下兵刃，快！”

女蒙面人首先丢下苗刀。万家生佛举手叫：“先把他们捆上，揭开他们的蒙面……哎……”

万家生佛太自信，认为自己不怕迷香，话未完，已摇摇晃晃立脚不牢。

说快真快，女蒙面人一闪即至，抓住了万家生佛大喝道：“谁敢发弩，先死的将是贼和尚。”两僧俗皆大惊，怎敢再发弩？僵住了。

两个蒙面人已伏倒在祭台下，躲避可能发来的箭雨。

“把弩放下！”女蒙面人又叫。

一名和尚冷笑一声，说：“以一换三，你们三条命来换智深方丈的命，匣弩是不会放下的，你快死了这条心。”

“那你们为何不发箭？”

“还不是时候！快把智深方丈放过来。”

“他是人质……”

机簧声响起，一名和尚向躲在祭台后的老蒙面人发了一匣箭。

“哎唷……”老蒙面人躲得了头，躲不了脚，双脚共挨了三箭之多，痛得狂叫着滚动不止。

和尚哼了一声，舌绽春雷大吼道：“快将方丈放过来，不然你们全得死。”

已发了一匣箭的和尚一面重新装箭，一面冷笑道：“给你们三声数，数尽而仍不让人投降，一律格杀不论。贫僧已奉有上渝，擒捉主从凶儿死活不论，杀了省事多多。”

双方如有一方不让步，必将双方皆有死伤。女蒙面人心中叫苦，不敢再嘴硬了，叫道：“你们收弩退出坟园。”

“—！”

四具诸葛连弩分别指向三个人，眼看要乱箭穿心。

万家生佛心中明白同伴即将发箭，苦于无法说话，自然心中叫苦。

蓦地，左侧突传来焦雷似的大吼声：“放下匣弩，不许回头，身后有可怕的暗器对准了你们的要害。”

一名青衣人不信邪，猛地回身发射连弩。

机簧声巨响，弩箭的呼啸声刺耳锐啸。

“啊……”青衣人倒了，狂叫声惊心动魄，扔掉匣弩摔倒在地哀嚷不绝。

“谁敢再试？”吼声再起。

一名和尚突然向前仆倒，奋身滚转。

三把飞刀掠和尚的下空而过，危机间不容发。

和尚上身一挺，匣弩九箭齐发。

“啊……”左后侧的草丛中惨号声刺耳，踉跄冲出两个黑衣人，“蓬蓬”两声大震，先后摔倒在地，每人的胸口皆挨了两箭，活不成了。

女蒙面人抓住机会，将万家生佛拖倒在地，利用万家生佛的身躯挡箭。

暗器发如飞蝗，草中树下黑影如潮，共跳出八名大汉。

和尚与青衣人的匣弩，也在这刹那间旋身向后发射。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这些人先后一批批现身，终于拼了个五败俱伤。

发暗器冲出的八名黑衣人。

共死了五名。

一僧一俗两人都死了，摔了匣弩在地上挣命。

最先例地发箭的第一名僧人不曾受伤，但已无暇重新装箭，尚未跃起，一名黑衣人已经倒了，钢刀象天雷下击，砍向和尚的双脚。

和尚将匣弩掷向黑衣人，拔戒刀贴地反击。

黑衣人百忙中顺刀击向匡弩，左手一扬，透风镖射向贴地卷来的和尚。
“啪！”匡弩被钢刀击碎了。

“喀嚓！”和尚一刀放下了黑衣人的两条腿。

“嗤！”黑衣人的透风镖，射入和尚的小腹。

“啊……”两人同时号叫着倒了。

变化太快，这些经过几乎在同一瞬间发生，发生得快，结束得也快。

占便宜的只有女蒙面人，和被叫为儿子的蒙面人，另一老蒙面人双腿挨了三箭，躲在一旁呻吟，箭簇有勾尖，他自己无法取出匡弩，眼巴巴等人援手。

共来了十名黑衣人，这时只剩下两名黑衣人了，恰好是二比二，势均力敌。

万家生佛共来了五个人，伤亡殆尽，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而他自己也成了废人。

两个黑衣人用的都是分水刀，穿黑色紧身夜行衣。夜色朦胧，隐约可看出是两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

被称为儿子的蒙面人，急急奔向乃父，沉着地替乃父卸箭裹伤。

两个黑衣人堵住了女蒙面人，厉声问：“谁是方士廷？”

女蒙面人横刀候敌，也沉声道：“这里没有方士廷！”

“你是谁？”

“你们又是谁？”

“鄱阳六寨的好汉。”

“你们为何要找方士廷？”

“这是咱们的买卖。”

“方士廷并不知今晚的事。”

“那么，你们是假冒方士廷骗金子的人了。”

“你倒会嫁祸于人。”

大汉哼了一声，说：“既然方士廷不来，黄金咱们要带走。”

“不行，黄金是我们骗来的。”女蒙面人厉声拒绝。

“你敢拦阻咱们么？”

“当然，当仁不让。”

“你凭什么？”

“凭名号。”

“少夸海口，通名号。”

“湘西祝三娘。”

黑衣大汉一声沉喝，火杂冲上，“力劈华山”就是一刀。

祝三娘挥刀硬接，“铮铮铮”反击三刀，悍勇绝伦，立将对方迫退五步。

另一大汉一声怒啸，冲上夹攻，刀光如匹练，劈向祝三娘的腰背。

祝三娘一声娇叱，大旋身挥刀急架，“铮”一声崩开袭来的一刀，抢得中宫，闪电似的撞人贴身了，不收刀顺势旋身，出险招“腰横玉带”，一扭之下，腰身将刀旋出，刀尖凶险地划过大汉的腹部，肚破肠流，充分发挥了拼命单刀贴身肉搏的威力。

“嗯……”大汉叫，身子前屈。

祝三娘像一阵旋风，已旋出丈外去了。

“蓬”一声响，大汉摔倒在地，倒前将分水刀向祝三娘快速闪动的身影

擲去，方砰然倒地。不等她有所举动，最后一名大汉已飞退两丈，接近祭台，伸手抓起一箱黄金，拔腿飞逃。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汉如果想空手逃命，有足够的时光远走飞遁，只因为贪心，居然想带一箱黄金遁走，终于送掉老命。刚逃出丈外，替乃父裹伤的蒙面人抓起身旁的长剑，脱手飞掷。

“哎……”黑农大汉狂叫着，背心上剑靶触目，人向前冲，“蓬”一声大震，跌滑出三丈外去了。

蒙面人飞纵而出，拔出急退叫：“快走！三娘，你断后，可能还有闻风赶来的人。”

祝三娘收了刀，分提了两箱黄金，说：“文程，你背爹走，我断后。”

文程背起乃父，问道：“三娘，这些人呢？”

三娘瞥了祭台上的两人一男一女，目光最后落在万家生佛身上。

这四个人在发呆，脸上涌着傻笑，直挺挺地像是中风的白痴。尽管他们心中仍然是清明的，但说不出话来，控制不了身上的任何一条肌肉。

祝三娘冷哼一声，道：“不必砍他们的脑袋了，反正他们只有一月寿命，成了白痴，给他们全尸算了。”

“好，走。”

“你先走，我提着两箱黄金断后。”

刚离开祭台，身后突传了阴森林的嗓音：“带了二千两黄金走夜路，你们就没感到不安？”

两人吃了一惊，火速转身。

祝三娘放下两箱黄金，拔刀，冷笑道：“即使带了黄金万两，咱们同样感到万分安全。”

阁下，通名号。”

身后只有一个高大的黑影，戴了鬼面具，剑系在背上，手中居然持了一具诸葛连弩。

他是方士廷，早已到了附近潜伏，眼看此地的惨案发生和结束为了二千两黄金，他拿了一具诸葛连弩，偷偷上了九枝箭，直到这时方行现身，他等得太久了。

天已尽黑，星目无光，看不清对方的像貌，而且双方都已掩去本来面目，只有通名方可知道对方的身份，又何必戴面罩？

方士廷嘿嘿笑，说：“不必通名号，我就是我。”

“你不敢亮名号？”

祝三娘一面说，一面向前举步接近。

“站住！不许走动。”方士廷沉喝。

“你……你我面对面说个明白。”

“哼！你的歹毒迷香利害，万家生佛便是前车之鉴，在下不会上当的。”

祝三娘又向前跨进一步，方士廷冷笑道：“你再走一步，在下要你乱箭穿心。”

祝三娘怎敢冒险？止步说：“以一比二，而你的匣弩只能对付一个人……”

“哈哈……”方士廷仰天狂笑。

“你笑什么？”祝三娘怒声问。

他止住狂笑，说：“你的话很可笑，三比一，你见过三只羊斗胜过一头

猛虎么？”

“你不是猛虎，咱们也不是三头羊。”

“你那能比云龙双奇的龙飞了得么？”

“哼！你……”

“不要不服气，比不上云龙双奇并不丢人，人家是宇内三剑的门人子弟，名师出高徒理所当然。”

“你难道又胜得了云龙双奇？”

“是否胜得了，在下不愿说。至少在下先收拾了你，再对付那位叫文程的人，便是一比一了。”

“你……”祝三娘悄然迈出一步。

机簧声巨响，九箭离匣。

方士廷射击对方的下盘，并不想要对方的命。

祝三娘大叫一声，摔倒在地，狂叫道：“你……你好狠……”

双脚挨了三箭，左一有二，箭擦骨而过，骨虽未伤，但铁打的金刚也支持不住。

文程大骇，放下乃父大吼一声，拔剑疾冲而上，招出“寒梅吐蕊”疯狂上扑，要拼命了。

方士廷丢下匣弩，拔剑冷笑道：“一比一，给你一次公平决斗的机会。”

“铮”一声响，他架开刺来的剑，立还颜色，剑虹乘虚直入，闪电似的探至文程的心腹要害。

文程大骇，急向后飞退八尺。

方士廷一声长笑，如影附形跟退，剑尖幻起一朵银花，仍然持向对的胸坎要害。

文程一面退，一面运剑急射，以“云封雾锁”自保，撒出了重重剑网。

只封了五六剑，始终未能脱离方士廷的剑尖威胁下，剑虹吞吐，一直在胸腹之间弄影，封不住架不准，除了急急后退闪避之外，几乎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

最后“铮”一声巨响，文程的剑突然脱手，翻滚着向侧飞坠出三丈外，“当”一声惯在墓台下。

方士廷的剑尖，已抵在文程的咽喉上。

剑气乍敛，急剧进退的人影突然静止。

祝三娘无法站起，厉叫道：“不要杀他！”

“你心痛是不是？”

“黄金给你。”

“本来就是下下的。”

“你是……”

“说吧，你们为何假借方士廷的名号勒索敲诈？”

“你……”

“得了黄金，为何仍下毒手？要钱又要命，天理不容。你们解释清楚，希望你们解释能令在下满意。”

“你……你是飞虹剑客请……请来的人？”祝三娘咬牙切齿地问。

“你……”

“你不说，大概是……哼！你立即就得一辈子穿黑衣做寡妇了。”

他的剑尖徐送，并稍向上抬。文程心胆俱裂。叫道：“我说，我……我

说……”

“哼！在下不要你说了，叫你那位婆娘将解药丢出来，不然，杀你们这种卑鄙小人，在下不会手软的。”

祝三娘取出一只大肚小瓷瓶，问道：“交出解药，你是否保证咱们不死？”

“在下从不保证人的生死。”

“那么，我毁去解药。”

“哈哈！你毁好了，反正在下不需他们口中的口供，他们的死活对我毫无影响，还免得在下费手脚呢。”

“阁下，不可欺人太甚。”

“在下从不想欺负你们。”

“你总该让人有条路可走。”

“交出解药，就是留了路，你不走。怪谁？”

“交出解药，性命仍无保障，我可不冒这点风险。”

“这点风险你得冒了，在下不与你斗口，杀了你们，大爷提了金子回家啦……”

“且慢！”

“在下不听你的话……”

祝三娘已领教过他的手段，吓得魂飞天外。

刚才他说再踏前一步便发箭，果然在她迈出一步时匣弩出匣。对这种言出必行，性格难测的人，强硬是不会有好处的。她急急将药瓶抛过，叫道：“解药给你。”

方士廷一脚踢在文程的丹田穴，文程仰面便倒，穴道立闭，动弹不得。

“婆娘，张开你的双手，然后分抓住你的双脚尖。”

“你……”

“抓住！不然在下卸了你的双手，免得你弄鬼。”

祝三娘乖乖抓住脚尖，斜躺着狼狈已极。

他从侧方接近，剑尖先点在对方的左腋下，方拉脱对方的双肩关节，冷笑道：“对付你们这种用迷香的下流贼，不得不小心些。”

“你狠！但愿你一辈子都这么小心。”

“当然，承教了。”

“为何不释放我们？”

“哼！解药无效，你们还得死呢。救醒了他们，你们或许有命。说！如何用法？”

“只要一颗丹丸入腹，片刻便可复原，但需十二个时辰，方能完全痊愈。”

祝三娘照直说，完全屈服了。

他先救柳青青，站在一旁等候。

不久，柳青青突然滚下祭台。

他长剑一伸，冷笑道：“你，乖乖听话。”

柳青青听了好半天，还不知他是谁，等到一看到他的鬼面具，便知是方士廷来了，不由心胆俱寒，说：“你杀我好了，反正我知道早晚逃不出你的毒手。”

他哼了一声，说：“拾回你的黄金，你给我快滚！”

“你……你不……”

“快滚！”

“你……”

“你还没准备好，还没轮到你受报。”

“我……”

“滚！再多说一个字，割了你的舌头。”

柳青青打一冷战，乖乖提了黄金溜走。

他再打飞虹剑客，等对方刚挺身坐起，便拳脚交加。把飞虹剑客打得头昏脸肿，仰面后跌。最后，他一把将飞虹剑客劈胸抓起，厉声道：“狗东西！你的日子快到了，快滚回去准备后事，等候阎王帖子，滚！快滚！”

飞虹剑客连滚爬出了墓园，不分天南地北，狼狈而逃。

他又弄醒了万家生佛，“劈劈啪啪”给了和尚四耳光，厉声道：“叫你滚回福胜寺，你竟敢仍在府城兴妖作怪，下次再碰上你，大爷扭下你的秃脑袋，滚！滚！滚！”

声落，信手一推。万家生佛跌出三丈外，像丧家之犬般逃了。

他仔细看看躺在祭台上的白衣女郎，摇头道：“你为何要找方士廷？怪事。”

他将解药纳入女郎口中，怪，女郎似乎毫无动静，许久尚无感觉。

“祝三娘，你是不是把这位姑娘弄死了？”他向不远处的祝三娘问。

“我根本就不曾伤她。”

他伸左手去探白衣姑娘的鼻息，糟！白衣姑娘突然扣住了他的腕脉。

他手急眼快，向前一扑，扑到白衣女郎身上，右手便扣住了女郎的咽喉，真力倏发。

白衣女郎的左手，在反击挣扎中，抓掉了他的鬼面具，“嗯”了一声，扣住他左手脉门的手松开了。

他左肘下撞，撞在女郎的右肩井上，然后像疯虎般抓住女郎一吼而起，厉声道：“你这恩将仇报的小……小媚……你为何要计算我？”

面面相觑，他才看清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骂出的脏话逐忙止住，打心中一跳。

“你……你是方士廷么？”小姑娘惶然问。

白衣女郎恩将仇报，突然用擒拿术擒人，难怪方士廷发火。幸而他反应快捷，不急于解脱同时出手反制，伏倒在女郎的身上，伸手便准确地制住了女郎的咽喉要害，女郎如不放手，很可能两败俱伤。

白衣女郎平躺在祭台上，被他一压，大姑娘怎受得了？羞急之下，扣脉门的手自松，反而被他制住了。

她看清了方士廷的面貌，显然感到意外惊疑。这是一张年青英俊的面孔，怎会是穷凶极恶的凶手？因此，她意似不信地惶然问名号。

方士廷冷哼一声，将她放回祭台，冷笑道：“你已经失去问在下是方某的权利了，你贵姓？”

“我也不告诉你。”白衣女郎也冷笑着说。

“那么，你怪在下辣手摧花严刑迫供了。”

“你不会如意的。”

“真的？”

“你能把我怎样？”

“你一个年青貌美的大姑娘，你说我能把你怎么样？”

“哼！你……”

“不用哼，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少在我的面前摆你的臭架子，你一个大姑娘，在下迫供的手段有千百种绝活，保证你生死两难。”

“你敢损伤我一根汗毛，日后你将受到惨烈无比的报复。”

“奸吧，咱们走着瞧，看谁狠。”

“我前来此地，事先已知会同伴，有了妥善的安排，恐怕目下四围已市下了天罗地网，你走不掉的。”

方士廷桀桀笑，说：“小姑娘，你倒会说大话。目下我有事待办，无暇与你穷斗口，先将你安顿好，再找机会消遣你。”

说完，他用两根牛筋索将白衣姑娘捆了个结结实实，转向祝三娘走去，扬了扬手中的药瓶，沉声问：“贼婆娘，你用的不是迷香，为何如此歹毒。你必须从实招来。说！是何种毒物？”

“是迷香。”祝三娘一口咬定。

他折来了一条树枝，拂动着说：“你也是个嘴硬的人，贼骨头不打不招。脱掉上衣、在下要给你一顿鞭打。”

“你……”

“要在下亲自下手剥你么？”

祝三娘大骇，厉叫道：“你这卑鄙的恶贼，你敢如此不讲道理羞辱我？”

“你如果不招供，大概我敢的。”白花姑娘高叫道：“你既然知道她叫祝三娘，为何不知道他的歹毒药物？”

“在下一一定要知道么？”他冷冷地问。

“你不知道，证明你不是江湖人。”

“哼！在下是不是江湖人，不劳你费心。”

“你不知祝三娘的绰号，便知你孤陋寡闻。”白衣姑娘横了方士廷一眼，说：“他的绰号叫毒蛊三娘，用的是蛊毒。有蛊香、蛊汁蛊虫，中者外形痴呆，蛊于体内滋生，一月蛊发而死。除了她的独门解药，别无解蛊良方。”

方士廷吃了一惊，暗叫好险，脱口叫：“咦，她是湘西八怪中的毒蛊三娘？”

“正是她。”

“好家伙，非宰了她不可。”

白衣姑娘冷笑一声说：“在湘西八怪中，毒蛊三娘算是最守本份的一个人，很少离开湘西，也很少杀人。今晚她却冒充方士廷杀人勒索，几乎坑了我。”

“为何她坑了你？”

“我以为她们三人中方士廷在内，事先并不知是她。她那两个同伴，定是她的夫婿燕文程与她的公公燕中孚两父子。”

方士廷吃了一惊，急急走近被射伤双腿的老蒙面人，伸手摘掉对方的面罩，讶然叫：“咦！果然是你。”

他已戴回鬼面具，因此老蒙面人并不知他是谁。

“老朽燕子孚。”老蒙面人直率地答。

他只觉心潮一阵汹涌，伤感地说：“我认识你。你曾经带了令孙女，在江湖上卖唱鬼混。”

“咦！你……”

“去年，你曾在九江附近卖唱。”

“不错……”

“你的孙女燕小敏呢？”他按下心潮问。

燕子字长叹一声，忧形于色地说：“她在家，但……”

“什么？她在家？”他吃惊地问。

“是的。她在家，但我已失去了这可爱的孙女儿了，我……”

“此话怎讲？”

“她已不叫我爷爷了，她……顽劣的丫头。”

“见鬼！她是个可爱可敬的小姑娘，怎么回事？”方士廷急问，他的心在狂跳。

“上次在九江大姑塘女儿港……”燕子孚将上次在大姑塘卖唱，义助湛四爷，与龙飞结怨，受伤救了孙儿逃走，遗弃孙女小敏的事说了。最后说：“她不知怎地，竟能逃回辰洲家中，从此变了一个人，将爱她的祖父视同陌生人，整天不说一句话，睡梦也在叫方士廷。她变了，我不知道方士廷将她怎样了，因此我一家子出来找方士廷，但却打听出方士廷已死在马鞍山。这几天从湖广武昌来到南昌，风闻方士廷在此地为非作歹，与南昌的白道群雄为敌。老朽认为也许是有人假藉方士廷的名号敲诈，但也许方士廷并未死在马鞍山，因此出此下策，一方面也许想弄些金银，同时也许希望能将未死的方士廷引出来，以便问问他上次在庐山的事。”

方士廷如释负重地长叹一声，心事重重地负手走动，久久不语。

燕子罕困惑地注视着他，问道：“怨老朽冒昧，你的身材很像方士廷，只是口音不对，你认识方士廷么？”

“在下就是方士廷。”他一字一吐地说。

“什么？”燕子罕惊叫。

方士廷苦笑，伤感地说：“上次在庐山，只有在下知道你的苦衷……”他将救了小敏，马鞍山脱险的经过一一说了，深深地叹息，往下说：“在下与小敏姑娘素不相识，因此她对你遗弃她而逃极感哀伤，在下与她同生共死共患难，知道她是一位爱与恨皆十分鲜明的姑娘，因此你们必须用爱来弥补她内心所受的创伤，请代我致意，说我方士廷已逃得性命，以为她已丧身在山，因此在南昌设下灵位，逐一擒捕当日追杀我们的群雄来活祭她的芳魂。”

她仍然健在，我很高兴，且万分欣慰与快乐，同时希望她也欣慰快乐。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带走，权算我打伤燕大嫂的赎罪物。小敏并未将家世告诉我，因此我不知道你们，对不起，你们可以走了。”

祝三娘长叹一声，满怀希望地问：“小敏以为你死了，你……你能到辰洲去看她么？知女莫若母，她为你心碎了，她虽认为你已不在人间，但仍然对你一往情深……”

“请转告她，不要以我为念，我这江湖亡命，与云龙双奇结怨，仇深似海，不死不休。”

我已与天下白道群雄为敌，生命毫无保障，下一刻吉凶难料，谁也不知道我是否能活着到明日的旭日上升。我与令媛虽然曾经共生死同患难。在心念上我与她是患难之交，是共生死的朋友，君人爱人以德，我不能去看她，以免害了她。”

“你……”

“在庐山。在下无意中救了小敏，在马鞍山，小敏也曾经奋不顾身舍命”

掩护在下逃走。

在下追究你们冒充我的名号勒索。燕嫂射的三箭已偿回这笔债了。在下与你燕家恩怨两消，互不亏欠，你们可以走了。”

“你……”

“不用多说了，走吧。”

燕文程扶着乃父与妻子走了，一千两黄金却无法带走。

送走了燕子孚一家，方士廷如释重负，燕小敏未死，他感到十分宽慰，心中一宽。

仇恨之火略为减势，欣然解了白女衣即的捆索，并解了穴道，说：“你也可以走了，在下不追究今晚的事。”

白衣姑娘徐徐动手脚，冷笑道：“你倒很大方，喜怒莫测，果然是最危险的人物。”

“好说好说。”

“你到底是不是方士廷？”

“如假包换。”

“你不像是个杀人凶手呢。”

“在下不与你争辩，你快走吧。”

“你不要问本姑娘的口供了？”

“你不是南昌那些欺世盗名的白道群丑，也不是追杀在下的群丑之一。同时，在下听到燕小敏姑娘未死的好消息，心情舒畅，今晚无意再伤人了。”

“真的？”

“因此你可以平安离开。”

“你称白道群雄为丑，这是不公平的。”

“哼！在下这样说已经够客气了。”

“飞虹剑客与柳青青，为人无可非议，一身侠骨，仗义疏财……”

“哼！欺世盗名，一群匹夫。”

“你凭什么指他们欺世盗名？是为了他们帮助龙飞追杀你么？”

“当然。”

“亲痛仇快、难怪你有这种想法。在他们来说，助龙飞杀你，完全是基于武林道义……”

“呸！你少给我说这些狗屁大道理。武林道义是什么？那应该是明辨是非，分清好歹……”

“他们助龙飞捕捉杀人凶手，难道不是明辨是非？阁下，不要强词夺理。”

“哼！好一句强词夺理。云龙双奇颠倒黑白，在仙人峰别人掘下坟墓要埋葬他们，凶手胁迫在下参加掘墓人之列。在下于他们到达的前一刹那，冒险将三凶中的一个叫常老的人击到，反警告双奇，救了他们的狗命，他们却指证在下是凶手；这世间还有公理是非？在仙人峰血案之前，在下是个读圣贤书的一介书生，八辈子也没听说过什么绿林英雄，什么江湖痞棍。呸！你们这些江湖亡命，你们自己作奸犯科，凭血气之勇乖张固执刚愎的畜生性格，只知凭自己的武艺武断曲直，自以为凭刀剑便可死人活人，你们的道理在刀剑上，强存弱亡，谁武艺高谁便有理，刀剑上分辨曲直是非，这是什么世界？”

他愈说愈火，戟指怒吼道：“就凭你这种先入为主指责别人的态度，便知你也不是什么东西，你给我滚！快滚！”

白衣女郎被他叱喝得火起，猛地向侧一跃，抓起了一把剑，厉声道：“一

个作奸犯科的人，必定有一个理由掩盖自己的罪行。你如果真认为自己无罪，跟我去见云龙双奇分辨，你敢不敢去？”

“哈哈哈哈哈！”他仰天狂笑，笑完说：“小女人，你的口气真不小。告诉你，为了这件事，云龙双奇等于是直接害死了无数人，杀死了无辜，你以为他们会相信我的话？会硬着头皮去找真凶？会自杀以谢枉死的冤魂？不，你错了，他们会将错就错蛮干到底，他们没有勇气杀了真凶，也不会公诸天下的，充其量也不过暗下杀凶手灭口而已，而在下的罪名是水不会改变的了。大概你与云龙双奇交情不薄，也像柳青青一般私恋龙飞，让爱冲昏了头，不问是非情由便替他卖命做刽子手。你走吧，在下今晚心情舒畅，不愿与你计较。”

“恶贼！你说谁私恋龙飞？”白衣姑娘厉声问。

“在下知道柳青青是其中之一，至于你，在下不敢断定，只能用大概二字来形容。”

“你知道本姑娘是谁？”

“在下需要知道你是谁么？”

“当然。”

“咱们少见，抱歉，在下孤陋寡闻，不知姑娘是那一位吓死人的江湖女痞棍。”

“本姑娘云莹。”

方士廷吃了一惊，讶然问：“你……你是云雷的妹妹？”

“正是。”

“哦！原来你是龙飞的情人，难怪……”

“住口！”

方士廷冷哼一声，徐徐撒剑道：“如此说来，今晚在下不能放过你了。云龙双奇害得我有家难弃，有国难投，杀了在下的朋友，害死不少武林人，他们也该受到报应才是。你的艺业当然不差，可能比龙飞要高明些，但在下仍然不愿放手，你上。”

两人突然同时冲进，剑幻金道银虹，洒出了满空银星，各展绝招抢攻。

响起一连串令人心血下沉的错剑声，双方皆用了全力。冲刺再冲刺，剑虹如潮绵绵不绝。冲刺时似电掣雷击，闪避时如幽灵幻影。剑影漫天，风雷乍起，好一场凶猛绝伦的恶斗，双方皆全力以赴，每一剑皆生死间不容发。

从坟前移至坟侧，再升上了坟顶，进退如电，快速绝伦，各攻了百剑以上攻得紧守得密，似乎双方无懈可击，一切花招虚式皆用不上，是一场凶险万分，力与力的可怕恶斗，谁大意便得付出可怖的代价。

黑夜激斗，完全以经验卸剑，以本能发招，因此益增凶险，不能有丝毫大意，没有见招化招的余暇，唯一可倚的是，紧迫进攻以势遵剑，除非是迫不得已，然决不可放弃剑与剑的接触，但双方也希望竭力脱开对方的纠缠，以便出奇招取胜。

百十招之后，云莹终于感到真力有不继之象，女孩子拼斗，以快速、轻灵、诡秘为主，速战速决不可久拖，拖下去便有真力虚脱之虑，百十剑占有了优势，撤走方是上策。

方士廷愈攻愈狠，但也心中暗惊，他已用了全力，依然未能取得优胜，这丫头已获剑道神髓，比龙飞相差不远哩！日后遇上她的兄长云雷，委实令他心中发毛。

终于，他抓住机会了。

云莹外斗无功，真力损耗过巨，而且双方紧迫进招，毫无喘息的机会，这时间始冷汗彻体，心中发慌了。

方士廷连攻五剑、将她迫至坟侧，坟顶新草柔软，久雨后泥软打滑，一不小心，一脚踏在斜坡的烂泥里，向下一滑，屈膝挫倒。

“铮铮铮！”她连封三剑，方感到手臂发麻，站不起来，气血一阵翻腾，突然被震倒向下滑。

“唰”一声，方士廷的剑刺入地中，贴胁衣而下去。“嗤”一声响，她衣破人下滚，脱出剑影的笼罩。

方士廷跟下，一剑送出。

她滑动中一剑急架扭身自保。

“铮！”暴响乍起，双剑相接。

她的剑突然折断，糟！

“嚓”一声响，方士廷的剑刺在她的右胁旁，钉住了胁衣，将她挡住了，喝声震耳：“丢掉断剑！”

她本想掷出断剑脱身，已晚了一步，不等她有何反应，腰带已被方士廷踏住了。

接着，右期门穴被制住了，她失去了抵抗力。

方士廷重新将她用牛筋索捆好，放在祭台下冷笑道：“你比龙飞差了三分，你认命吧。”

“我……我输得不甘心，坟顶太滑了。”云莹咬牙切齿地说。

方士廷拭掉剑上的泥土，取下面具拭汗，冷笑道：“你滑我也滑，彼此机会相等，你何必怨天恨地？说出来并不光彩。”

“你……你想怎样？”

“哼！目前尚未决定。”

“你将受到……”

“丫头，我是不怕恐吓的。”他在一侧坐下，戴回面具又道：“且让我想想看，该怎样对付你才好。”

“你……”

“有了，真妙。”

“你打算……”

“咱们去找个地方，完成花烛之喜。”

“什么？你……”

“哈哈！妙极了，一年两载之后，你给我生下一个胖娃娃。那时，云雷这位大舅子要糟了，他总不能帮着龙飞杀妹夫，小外甥叫他一声舅舅，他非急得上吊不成？好主意。”

云莹只急得花容变色，大骂道：“你这恶贼……你……”

“哈哈！别骂，别骂。”

“我宁可死，我……”

“你死是你的事，好死不如恶活，你死了，蛆虫也不会放过你，苍蝇也不会替你掉眼泪，更糟的是……”

“你这卑鄙的……的……狗！”

“我是狗，你岂不成了狗婆？哼！你如果自杀，我要将你剥光，传示江湖，看你云家的人尔后还想不想见人，你休想死得干干净净。””

“畜生！你……”

“你骂吧，我不在乎，哈哈！先破了你的气门，再找地方破你的身子，免得你日后发狠，也免得你日后背上谋杀亲夫的罪名。”

他的手，摸索云莹的气门。云莹心胆俱裂，狂叫道：“放手！你……你这伤天害理的畜生……”

“啪啪啪啪！”方士廷给了他四耳光，冷笑道：“小姑娘，你知道被迫害的滋味了吧？”

“你……”

“这叫做生死两难，谁叫你碰上了我。”

“天啊！”

“不要叫天，天才不管人间的肮脏事。”他一面说，一面解了云莹的绑，拍活穴道，将她推下祭台，大叫道：“你给我滚蛋！下次再落在我手中，管叫你生死两难。”

云莹狼狈地站起，一身白裳全是污泥，拭掉泪讶然叫：“你……你这是……”

“我大发慈悲，叫你滚蛋！方某顶天立地，不是好色的卑鄙小人，我警告你，下次我可能将你送给一些小毛贼，那小毛贼对做云家的女婿，不会不感兴趣的。”

“下次我要杀你。”

“你来好了，在下还得在南昌逗留。”

云莹扭头便走，恨声道：“你不杀我，将永远后悔。”

蓦地，坟侧人影乍现，

方士廷拔剑出鞘，冷笑道：“又来了一个，是敌是友？”

黑影缓缓则至，接近至三丈内，方可看出是个老和尚，手持禅杖、戴僧帽、披了轻轻，盛装而来。

方士廷脸色一变，沉声道：“大悲方丈，你真要出面管事么？”

大悲方丈单掌打问讯，沉静地说：“我佛慈悲，老衲已偷听多时，施主灵性未泯，可喜可贺。”

“不必假惺惺了。”他愤然地说。

“施主……”

“在下敬重你是个有道高僧，但你如果出头管事，便是倒为因果，在下只好与你放手一拼。

“老衲不是出头管事，只希望消除这场杀劫。”

“和尚，你无能为力。”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能见死不救，听施主与云姑娘所说的话，施主受到委屈……”

“在下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恤，不需要廉价的同情。”

“老衲愿负责解释施主与云龙双奇之间的误会以说明。”

“哼！算了。在下已经查出了真凶，那两个老贼目下已经躲起来了。在下已知道他们是谁，用不着向任何人解释。龙飞杀了不少朋友，他得以性命来偿还。”

“施主……”

“不要说了。”

“施主请勿一意孤行，容老衲……”

“不久在下便可离开南昌，不至令大师为难就是。”

“施主可知一意孤行的结果么？今后还要死多少呢？施主

“祭台下有两箱黄金，大师可取去周济穷人，再见了。”方士廷匆匆说完，一跃三丈。

“施主请留步……”大悲方丈急叫。

“方士廷！留步！”云莹也叫。

他两个起落便远出五六丈，投身茫茫夜色中不见。

云莹打一冷战，向大悲方丈道：“大师，他这人已无可理喻了。”

大悲方丈长叹一声，苦笑道：“不是他不可理喻，而是他含冤莫白横了心，易地而处，姑娘作何感想？恐怕要劝他回头，要比劝令兄及龙施主要困难得多。唉！你们这些年青人，真是荒唐！”

“大师之意……”

“双奇何时可到南昌？”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们目下游踪何处，我丝毫不知，我与他们快一年没见面了。”

大悲方丈吁出一口长气，说：“姑娘如肯尽力，也许可以消除这场杀劫。”

“我……我恐怕……”

“姑娘如果也先入为主，那就无可挽回了。以常情为论，你相信方施主会是谋杀双奇的凶手么？他如果真是凶手，姑娘今晚危矣！老衲虽然能出面管事，但老衲怎能再落井下石？杀了方施主一个受冤的人，去救另一些自以为是凶手，老衲恕难应命。阿弥陀佛！老衲告辞。”

声落，老和尚像是破空而飞，冉冉而逝。他手上所提的一干两黄金，像是羽毛般附在手上飘浮。

飞虹剑客与柳青青赶回家之后，已是筋疲力尽，至滕王阁赴水贼约会的人，只有柳祯一个人出马了。

三更正，他如期到达。暗影中，一个黑衣人在等候着他，他一看身影，便知是虎鲨。

“是柳兄么？”虎鲨低声问，徐徐走近。

“正是区区，容兄只来了一个人？”他举目顾问。

“讨一句口信，一个人便够了。”

柳祯摇摇头，说：“容兄当不了家，这不是令在下为难么？”

“兄弟虽然当不了家，但在南昌依然做得了主。哦！柳兄是不信任兄弟么？”

“不是不信任，而是在下无法向其他的人交代。”

“曾兄为何不来？”虎鲨转变话锋问。

“他今晚分不开身。”

“那么，柳兄作不了主，并无谈判的诚意了。”

他一怔，问：“容兄所说谈判二字，有何用意？”

“只因为柳兄不信任兄弟……”

“在下曾说过不信任你么？”

“咱们在柳兄与曾兄的仆人口中，知道曾兄与令媛今晚各携金子一千两，于入暮时分在铁背苍龙的祖墓前，与方士廷谈判，显然你们一脚踏两条船，但不知尚有其他阴谋么？”

“正如容兄所说，这是一场买卖，谁都必须为自己最佳的利益打算。”

“那么，与方士廷谈判，你们失败了？”

“你们派去的十个人，无一生还，在下对诸位实力，不得不存疑。”

“哦！你……”

“在下特来重申约定，杀了方士廷，一千五百两黄金决不少分厘，一手交头一手交金，如想先期预取，恕难从命。”

“你说我们去的十个人……”

“曾兄与小女已经回来了，你们的人无一生还。”

虎鲨倒抽了一口凉气，沉声问：“这是说，你们已和方士廷妥协了？”

“正相反，曾兄与小女所带去的二千两黄金，皆被不知名的人夺走了，根本不曾见到方士廷的面。容兄说方士廷落脚在章江庙，不知是真是假？”

“咱们正想请柳兄同至章江庙一行，看咱们格杀方小辈了此公案。”

柳袞又不是初出道的人，怎会上当？如果水贼确知方士廷落脚在章江庙，又何必再派人至铁背苍龙的坟园？再说，头目已经死掉十名，实力减去三分之一，甘来人想格杀方士廷，简直是痴人说梦话。去年南昌群雄帮助龙飞，光天化日之下。出动高手总数不下四十名，加上水陆的共奔走弟兄，人数上百。依然徒劳无功，甘来人想在夜间格杀方士廷，吹牛吹得有点离了谱，怎能取信于人？他摇摇头，不假思索地说：“对不起，在下要返家筹集金子，无暇前往观战了，诸位可以将方士廷的尸身带至舍下，金子便是你们的了，在下告辞。”

虎鲨嘿嘿笑，伸手虚拦冷笑道：“对不起，柳兄，你必须走一趟，以便取信。”

“在下确是抽不开身……”

“恐怕柳兄推辞不掉，必须走一趟了。”

他有点醒悟，戒备着问：“容兄，在下是诸位的人质么？”他又正经地说：“一千五百两黄金，你们怕没有人给你们？”

虎鲨嘿嘿笑，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咱们希望要五千两，而不是一千五百两。”

“你们……”

“行情看涨，柳兄。”

“与贼人打交道，果然是最危险的事。哼！咱们没有谈的必要了。”

“哈哈！你不谈也得谈啦！别走，你转头看看。”

身后，十余枝船钩堵住了两侧。

再回头一看，阁两侧暗影中人影隐隐而动。

除了奔至江畔往里逃之外，无路可走。

虎鲨向江边伸手，狞笑道：“半夜三更，城外连巡更的人也没有。码头上备有轻舟，柳兄请。”

“要到何处去？”

“请柳兄到凤凰洲石头安顿。”

“不是到鄱阳？”

“等你们的人到齐之后，下放鄱阳。”

“你是说……”

“咱们准备请你们十三位朋友到鄱阳，五千两金子到手，咱们恭送诸位回城。现在只有三位，早着呢。”

柳锁身上未带弓箭，只带了一把匕首，在十余枝铁篙长家伙的包围下，想杀出一条活难比登天难。他向江边走，冷冷地说：“姓容的，你们做得大绝了，你们还讲不讲江湖道义？这样做……”

“哈哈！江湖道义不是咱们鄱阳的好汉所订的，有财不发那才是傻瓜，江湖道义养不活那么多弟兄，对不对？柳兄，请解下匕首上船。”

一艘小客船静静地泊在码头上，船上有四个人。

十余条好汉拥着客人上船，船立即启航。

石头口在洲尾，原是一座小小的渔村，有一度木造的小码头。船靠上后，虎鲨发出两声呼哨，芦苇中传来了三声泉啼似的怪叫，灯火连闪三次，最后出现了两个黑影；

“容老大，顺利么？”

虎鲨跃上码头，笑道：“一切顺利，可惜姓曾的不来。”

“来的是……”

“神箭柳祯，这位仁兄没有弓箭，像是失水的鱼，乖乖来了。喂！到城南的人回来了么？”

“没有。”

“一个也没回？”

“毫无消息。”

虎鲨呆住了，喃喃地说：“糟了！也许柳祯的话不假。”

“容老大，怎么啦？”黑影问。

“柳祯说，咱们去的十个人已全军覆没了。”

“见鬼，夜间即使碰上方士廷，咱们也不会全军覆没。走，到屋于里再说。”

十余条好汉押解着柳锁登岸。泊舟处右侧五六丈，悄然爬上一个黑影，爬入草中一闪不见。

小渔村住了六七户人家，建了十余座以芦苇编制的草屋，地处偏僻，甚少外客光临。贼巢设在员西的两间草屋中。后一座暂作为囚室。

可怜的柳祯被捆了手脚，丢入潮湿的草屋中，不由心中叫苦不迭，悔不该与这群不讲道义的魔鬼打交道。他不仅替自己的金子赎款耽心，更为了爱女可能落在方士廷手中而心中大痛。

屋中原有两个人，也被捆了手脚，是鲁世宁与吴新川两位仁兄。这两个家伙，上次追杀方士廷，首先发现了翻江鳌，功不可没。这次未被方士廷捉去，却落在鄱阳水贼的掌握中。

屋中、灯如豆，有两名佩刀的看守。虎鲨跟入，向柳祯狞笑道：“柳兄，委屈两三天，等十位朋友全部到齐，咱们便可动身了。此地没有囚室，草屋关不住人，不得不委屈你了。”

哦！还有，在下必须提醒你们，负责看守的弟兄，都是些吃人心肝长大的活宝，六亲不认的宝贝，如果你们不听话；一切后果自行负责。”

虎鲨关上门走了，两名看守有一名跟出。另一人生得暴眼突腮，满脸横肉，倚在门旁一手抓了一只酒葫芦，一手抓了一把花生米，吃得津津有味。

柳祯吃力地坐稳，向鲁世宁狠狠地瞪眼。

鲁世宁的脸色又红又青，懊丧地说：“柳兄，我……我不知道这是他们的诡计……”

看守的大踏步走近，“噗”一声一脚将鲁世宁踢得翻了两匝，酒气四溢

地说：“谁再说话，打断他的狗腿，撬掉他的狗牙。”说完，又回到原处，喝酒猛嚼花生米。

柳禛失声长叹，五内如焚。连说话都被禁止，怎能制造逃走的机会？他绝望地叹息，万念俱灰。

柴门悄然而开，他精神一振。

“龙公子来了。”他心中狂喜地暗叫。

来人是方士廷，但是以玉面朱唇英俊潇洒的龙江面目现身的，一身青袍水淋淋，身上未带兵刃，像幽灵一般，无声无息地到了看守身后，伸手一勾，便锁住了看守的咽喉向下压。

看守只挣扎了半刻，便停止了呼吸。

他替三人解绑，低声道：“噤声！前进的贼人尚未解决。”

柳禛兴奋欲狂，喜极地问：“贤侄，你怎样找到此地的？”

“昨天小侄便猜出他们不是好东西，因此便留了心，先一步在码头守候，跟着他们的船来的。柳叔，带了水贼的兵刃，我们去收拾他们。”

“他们有廿个人……”

“只有十四人了。码头上的两个把风的，前进的两名暗哨，囚室的两名看守，皆被小侄放翻了。走！”

他们从屋后进入，房中有八名水贼刚刚就寝。三头猛虎闯入房中，砍瓜切菜般干掉了脱得赤条条的八个人，惨叫声大起。

方士廷首先退出，叫：“你们把住走道，我封锁前门。”

冲出厅口，厅中六名贼首恰好闻警奔来。他大喝一声。分水刀火杂杂向前卷，刀光霍霍，寒气森森，贼人骤不及防，一冲之下，便砍倒了三名人。另三名急向左有闪避，他一冲而过把住了前门。

柳禛与鲁、吴两人，恰好把住了内厅通道。

三名余贼中有虎鲨在内，变色扬刀问：“什么？是你？你是……”

方士廷大笑，轻拂着分水刀说：“你叫我做方士廷好了。”

“甚么？你……”

“呵呵！大家都想利用方士廷三个字发财，在下为何不能用？你如死在方士廷手中，岂不是九泉瞑目么？因此，你就将在下看成方士廷好了，反正你也不认识他，这样你可以死得心甘些，对不对？”

一名水贼突然向窗口飞撞，要破窗而逃命。

方士廷一声长笑，脱手掷刀，“嗤”一声贯入水贼的右肋，

“蓬”一声大震，尸身撞毁了窗跌出外面去了。

虎鲨看出便宜，一声呼啸，挥刀猛扑赤手空拳的方士廷，拦腰一刀急挥。

刀光一闪即至，方士廷疾退一步，然后顺势切入，在虎鲨的刀招尚未势尽的刹那间贴身了，一手拨开虎鲨持刀的手肘，劈面就是一掌。“啪”一声盖在虎鲨的脸上，双目口鼻齐向内陷，鲜血进流，仰面便倒。

最后一名水贼，被柳禛三人分了尸。只片刻间，廿名水贼有十九名死在方士廷手中。

方士廷在贼人身上揩干净手上的血，说：“走吧，乘原船回去。”

柳禛惊呆了，骇然道：“贤侄，你不是只会一些拳脚的学舍书生。”

他呵呵笑，说：“学舍中学的武艺万人敌，一二十个水贼何足道哉？出奇不意；攻其无备，奇正相生，干军万马破之如摧枯拉朽！走！，天色不早

了，不要惊动了地方保正哪！”

船发滕王阁码头，操浆的鲁世宁问他：“龙公子，你不是真的方士廷吧？”

“呵呵！你说是真还是假？”他反问，泰然仰天长笑。

17

船靠上码头柳祯一跃上岸，说：“贤侄，至舍下安顿，一同走好不？”

方士廷摇摇头，笑道：“小侄明早不在房中，隆兴客栈不闹翻了天才怪，引起官府的注意，诸多不便哩！柳叔请自便，小侄回客栈，明天再到府上拜望。”

柳祯只好同意，叮咛道：“贤侄明天一定要来，千万赏光。”

“一定。柳叔好走。”

“鲁兄，你两人是否入城？”柳祯向鲁、吴两人问；

鲁世宁拍拍脑袋，苦笑道：“老天！我还敢回城？水贼和方士廷都想要我的命；我要到南浦躲一躲，明天一早神不知鬼不觉远走高飞，到九江去躲上一年半载，等风声过去再回来了。”

“我与和鲁兄一同走。”吴新川也说。

“好，能走，还是走的好，祝你们顺风；”柳祯叹息着说。

“后会有期，柳兄，保重。”两人拱手说。

送走了柳祯，方士廷笑道：“到南浦往南走，咱们正好同道走吧。”

三人沿城根的江岸大路南行，方士廷一马当先走到前面，含笑问：“两位都是白道名人，为何伯一个凶手方士廷？”

吴新川失声长叹，惨然地说：“他艺业奇高。神出鬼没，咱们都是有家有业的人，怎能与一个江湖亡命斗狠？”

“你们本来不应该招惹他，上次你们的确做得太过分了。”

“云龙双奇说他是杀了六个人的凶手，咱们协助龙飞追捕他并无错处。”

“哼！你们仍对上次的事不感到后悔？”

鲁世宁摇摇头，挺挺胸膛说：“如果他真是杀人凶手，便没有后悔的必要。”

“但你们并不真正知道他是凶手。”

“云龙双奇一代奇侠他们不会冤枉好人。”

“哼！即使他是凶手，自有国法制裁，云龙双奇他们凭什么能代表天理国法？为何不报官缉凶？为何妄行追杀不予对方分辩的机会？”

“这个……”

“云龙双奇不是圣人，不是神佛，甘来岁的人，他们就配武断黑白，任意执行？”

“龙老弟，你也并不知这件事的经过，为何便替方士廷辩护，是不是也武断了些？”

“因为在下就是方士廷。”

鲁、吴两人大吃一惊，鲁世宁惶然道：“龙老弟，这种玩笑开不得。”

方士廷仍然从容前行，笑道：“你们这些人，就是听不得真话。”

你……你别吓人好不好？”吴新川苦笑着说。

“在下要准备两张字条了。”

“准备什么字条？”

“准备送给你们两人家属的字条，你们是第十三与十四个被擒的凶手了。”

“噗”一声响，鲁世宁挨了一手肘，走在方士廷的有后方，一肘撞来，连躲避的机会也没有。

“哎唷！”鲁世宁大叫，连退三步向下一蹲，然后翻倒在地呻吟。

吴新川大骇，如见鬼般向后退错了方向，吃惊地退向没有退路的城根吃惊地叫问：“你……你真是……是方士廷？”

方士廷一步步迫进，冷笑道：“在下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在下不愿浪费口舌说明你们了。”

吴新川扭头便跑，跑了十余步便是三丈余高的城墙，无路可逃，赶忙折向往奔。

眼前人影一闪，方士廷的此声震耳：“此路不通！”

“砰”的一声……”

拳头着肉声入耳，只挨了五拳，吴新川便像死狗般躺下了。总算不错，挨第一拳时，仍叫出一声救命。

次日巳牌左右，方士廷换穿了一袭青衫，随着柳家第二次派来保驾的人人城，宜赴柳府。

他受到柳家老少男女热烈的欢迎，柳青青更是喜极欲狂。

柳祯虽然欣喜。但也面有忧色，告诉他说鲁、吴两家已接到两人被掳的信息，看来方士廷果然神通广大，任何人也休想逃出魔掌了。

他故作惊讶地表明他与鲁、吴两人，是在广润门分手的。鲁、吴两人表示要到南浦，分手后他直接返回客栈，而后的事他丝毫不知。同时，他表示定然是鲁吴两人故布疑阵以便脱身，被掳的事不足采信，用不着忧虑，恐怕两人早已离开府城百十里了呢。

柳祯昨晚被水贼所掳的事，不免打人命官司，因此不敢张扬，仅暗中通知了飞虹剑客，所以亲友们还不知此事，今天这席谢恩家宴只有方士廷一个人，席设内堂，并未惊动戚友。

这席家宴宾主尽欢，柳祯夫妇已有意无中，将他看成了乘龙决婿，席间也露出一些口风，而且邀请他暂且搬来后院安顿，不必再住客栈，在家中起居也方便些。

但他巧妙地避免正面回答他们的邀请，认为住在客栈要方便些，搬来住恐怕有人飞短流长，不太妥当。这不啻表示，日后如果他娶柳青青为妻，未定亲前便住在柳家，这对柳青青的名节恐怕有污，还是住在客栈妥当些。

午后，他与柳青青在后园消磨了半天，旖旎风光不足为外人道，入暮时分他方告辞离开了柳家。

全城汹汹，风声鹤唳，官府中大忙特忙，四出缉捕鄱阳水城的余孽。原来石头口渔村的血案已喧腾市面，官府捉住了一个重伤未死的人，而十九具死尸，皆是官府有案水寇首领。

重伤未死者招出另有十名同伙，因此官府侦骑四出。消息当天便传到鄱阳湖水寨，总寨主鄱阳蛟在第三日暮时分，偕岳父四海龙神蒞成，以及一

些水贼高手秘密抵达府城，而这三天中，府城先后又有五个人失踪，被方士廷留字掳走了。前后已被掳了十几个人，当年追杀方士廷的主要人物，快被一网打尽了。

这天一早，飞虹剑客收到了鄱阳蛟倪英派人送来的一封书信，要求午正时分，在百花洲望江亭见面。百花洲在东湖北面，鄱阳蛟竟敢在城中约会，胆大妄为莫此为甚，确也令飞虹剑客心中惶惶。

信中要求他不许向外人透露消息，不然将受到惨烈的报复，同时警告他曾宅已被严密监视，任何人外出便有泄秘的嫌疑，千万不可轻于试尝，鄱阳水寨的好汉如无把握，岂敢公然在城中办事？

据传说，宁王因叛逆伏法，被革去护卫之后，造反之心不但不曾放弃，反而为迫切，暗中网罗亡命。收买具有奇技异能的江湖好手，招纳水陆盗贼替他卖命放财，鄱阳蛟极可能是宁王外围走狗之一。这次石头口血案发生，缉凶公文仅由知府衙门发出，连布政使衙门也不加过问。而且缉凶的知府卫门公人，仅在城内外近郊公然盘查询问，一看便知是虚张声势，虚应故事而已，只闹了两天，便鸣鼓收兵不再问闻了。明眼人是宁王府将这件事压下去啦！

飞虹剑客当然不是傻瓜，当然他对王府的秘密有所风闻，接到信更知不妙，乖乖自行封锁了宅院，严禁任何人出入，门口挂出谢客牌，至亲好友一概挡驾。

顺化门曾家附近，神秘的陌生人严密监视着曾家的动静。

街南不远，有一座本城颇有名气的江有酒楼，楼上的东面雅座，窗口恰好可看到曾家的院门，相距二三十家店面，看得真切。

东面共有四扇窗，四副雅座皆倚窗而设。已脾初，三位雅座便有人占住了。在此居高临下监视曾家，倒是相当理想的好地方。

最后一副座头，只有一名客人。这名客人只叫了三四味下酒菜，一壶酒，带了一本书，一个时辰内，酒菜似乎并未动过，他的眼睛似乎一直就未离开过书本。

他是方士廷，穿了青衫，带了一把折扇，目下他叫做龙江，除了身材修伟之外：完全是一个书生派头，雅致温文，书卷气甚重，唇红齿白，玉面毫不带风霜之色，有时摇头吟哦，有时啧啧浑身上下一个书生像，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武林。

另两桌全是些粗眉大眼的骠悍大汉，每个人都带了一个长布卷，里面兵刃。这些人并不露形踪，一面小酌一面谈些风月事。

方士廷已决定向飞虹剑客下手，因此到酒楼来查看曾家的动静。终于，他看出不对了，曾家的气氛大异往昔，怎么半天不见有人出入？

接着他已看出邻座的八名酒客，也有点不平常了，为何这些人不住有意无意向曾家注视？

他有点恍然，心说：“曾老狗已请来了人手，已在四周布下了眼线，设下陷阱，在等候我下手送死了，哼！别急。我们慢慢来好了。”

他不再守候，会了帐下楼而去，他已记下了八名酒客的像貌，心中暗暗盘算。

他挟着书，大摇大摆地信步经过曾家的大院门，看到了谢客牌，不由一怔。既然曾家布下了陷阱，更应像平时一样，这一来，岂不令人动疑么？

正揣测，已越过了曾家，街对面突然蹬出一个小花子，拦住去路向他

咧嘴一笑，举步便走。

他绕道侧面十余步左右泰然而行，远出街口，小花子往街左的小巷中一钻，扭头向他点点头，进入巷深处。

他突然止步的低声问：“小妖怪，你搞什么鬼？”

小叫花子大笑扭头道：“廷士哥，你露出马脚了。”

“我露出马脚？”

“一个读书士子，说话怎么这样俗？”

“当然，在外人面前，少不了掉几句文。凤妹，找我有何事么？”

小花子是彭小凤，扮成以往跟着九指狂乞走江湖的小花子。她闪入屋角，说：“确有些可疑的消息，你知道为何曾家闭门谢客么？是否感到反常？”

“是的，确是反常。”

“四周都有岔眼的人流连不去。”

“酒楼上有八个人，监视着曾家，我认为曾老狗请来了帮拳的人，正在布下地天罗地网等我呢。”

“酒楼上有何人？”

“是江有酒楼么？”

“不错。”

“这附近守候的人，我认识好几个……”

“他们是……”

“鄱阳的水贼。”

“怪事……”

“士廷哥，你在此地等我一等。”

“你……”

“我到酒楼上看，以证实我的猜想，看那八个人中，有没有我认识的人。”

“那些人都很了得，千万小心。”

“我知道，等会见。”彭小凤匆匆说完，匆匆走了，出巷口奔江有酒楼。

不久，她匆匆返回，急急地说：“我认识两个人，他们果然是鄱阳的水贼。”

“怪事……”

“我猜着了。”

“何不是曾老狗勾结了水贼？”

“不是，水贼们是监视曾老狗的。”

“不会同流合污？”

“不会的，飞虹剑客从不与正道以外的人打交道。”

方士廷哼了一声，阴森森地说：“我不希望水贼再来打扰我的事，哼！”

“你打算……”

“我打算再等等看。必要时，再赶这些水贼滚蛋。”

小凤将一具雷火九龙筒从怀取出，送到他手中说：“千万小心。士廷哥，这交给你。”

“这是……”

“这是雷火九龙筒，给你护身。”

方士廷原物奉还，笑道：“你又来了。”是惟恐他们不知你彭家介入事

么？”

“这……”

“我会小心的，瞧，我连兵刃都不带，对付这些人，我尚有自信。谢谢你，我不能用雷火九龙筒。”

“土哥……”

“凤妹，不要勉强我。你快走吧，万一被水贼们看出你的身份，那就讨厌了。”

小凤只好收回雷火九龙筒，说：“那么千万小心了。”

“我会的，谢谢你。”

小凤别了方士廷，并不回家，远远地钉在身后跟踪，她要看方士廷如何去应付情势。

方士廷重新回走，真巧，院门倏开，飞虹剑客独自出门而去。

“好啊！希望你阁下走远些。”方士廷心中暗叫，虎目杀机怒涌。

他看到了不少在前后跟踪的人，其中有酒楼上负责监视的大汉，他不知道这些人的来路，还以为飞虹剑客请来保镖的人呢。

“我不相信你一辈子能请到这么多人保护。”他想。

他从顺化门大街，一直跟踪到东湖。当他发觉飞虹剑客往北走时，吃了一惊，付道：“难道说，他们已发觉我设在草屋中的秘窟了？”

他定下心神，远远跟踪。

日正当中，飞虹剑客单剑赴会，准时到达百花洲的望江早。

方士廷等飞虹剑客踏入百花洲，心中一宽，立即断定对方在洲上定然有事，便先在各处要道踩探一番。

百花桥北面的阅武亭有穿便衣的公人。

旧水军码头有不三不四人疑伏。

舒翁浦湖畔，泊了两只形迹可疑的船。

南塘附近，有不少可疑的游客。

他看出百花洲已成了戒备森严的地方，危机四伏，杀气腾腾。但仍有不少游人，似乎方并不怕游客干扰。

进退道路他了然而胸，小小的东湖困不住他这条龙，他想：“必要时，给他来一次光天化日大闹南昌城，出动公人吓不倒我方士廷。”

他在远处留意望江亭的动静，不敢太过接近。

飞虹剑客踏入望江亭，亭上层突传来了人声：“曾兄请在亭下相候，不久敝寨主便可赶到。”

飞虹剑客本想向上走，却又忍住了，举目四顾，他发现附近最少也有十个监视动静的暗桩。事到如今，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段日子难过难挨，他从精神崩溃的边缘回复平静，证明他已想开了，大不了把老命奉上，谁要命已无关宏旨，死且不惧，何惧其它？他在石凳上落座，干脆倚柱假寐养精蓄锐。

许久亭上层方传来人声：“曾兄请上来，敝寨主有请。”

他循旋梯登上亭上层，上面已有五名大汉站起相迎。道不同不相为谋；他是南昌的白道高手，并未与鄱阳的水贼有何恩怨冲突，从未与水贼打交道，彼此闻名不相识相遇到也不知对方是谁。

但水贼们认识他。为首的四十余岁大汉穿花罩袍，粗眉大眼，眼神凌厉，身材粗狮鼻海口，留下了八字大胡。骠悍之气外露。其他四人也身材壮

实，各佩了一把腰刀黑劲装，黑色头，目灼灼狰狞悍野，一看便知不是善类。双手抱拳行礼，穿罩袍的人举手虚引，笑道：“曾兄海涵。曾兄如约而来，兄弟深感荣幸。”

他泰然就坐，笑道：“倪寨主客气了。幸蒙宠召，不敢不来。”

“曾兄能守信独自前来倪某不胜感谢。”

“好说好说，但不知宠召在下前来，有何指教，尚请明示。”

“兄弟上次派来的卅位头领，原是奉命与曾兄接洽的，但不知他们因何遭遇不幸，兄弟希望知道经过。”

飞虹剑客早有准备，摇头道：“在下只接到虎鲨容兄要求在滕王阁相会的通知，当天入暮时分，在下至城南付赎款，并未见到方士廷，反而白丢了黄金千两。后来至滕王阁赴会，并未见到容兄，寨主有一位头领目下已落入官府之手，何不向他打听经过？”

“咱们那位头领是石头口秘窟的侧翼警哨，他说曾兄已到了石头口。”

“这是不确的，在下愿与那位头领对证。”

“哼！他已经去世了。”

“真的？”

“曾兄难道不知这件消息？”

“在下为逃避方士廷的追杀，躲在家中不问外事，确是不知道这件事。”他推得一干二净。当然事先他已知道那名重伤未死的水贼，只招出尚有十名同党后便已死去，并未招出何事，他何必自我麻烦卷入是非之中？

他所说的话也有六七分真，那便是这三天中他极少外出，躲在家里的密室，只接见至亲好友，旦夕则防方士廷前来要他的命，夜间一夕数惊，怎敢外出自寻死路？”

鄱阳蛟哼了一下，说：“在未得确证之前，在下不愿与曾兄计较。有关方士廷的事，不知曾、兄知道多少消息？”

飞虹剑客长叹一声，无限忧虑地说：“在下除了束手待死之外，可说一无所知。目下曾某别无指望，就等他来找在下算帐了。”

“曾兄难道就不作反抗的打算？”

“哼！目下曾某像行尸走肉，朋友像避瘟疫一般避得远远地，谁还敢惹火烧身？”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不错，是祸躲不过，曾某只等他来决一死战，好汉做事好汉当，在下决不逃避了。”

鄱阳蛟干笑两声，说：“在下愿助曾兄一臂之力。”

飞虹剑客坚决地摇头，坚决地说：“倪寨主的好意，在下心领了。事到如今，曾某决不再连累他人。同时，在下已领教过贵寨弟兄的手段，不敢再领教了。虎鲨容兄一开口便是一千五百黄金，老实说，曾某已是手头告罄，靠贷借为生的人了……”

“呵呵！这次兄弟是免费的。”

“免费？寨主……”

“咱们只需借重曾兄，不需曾兄多费半文。”

“哦！倪寨主的话，曾某有点深感不安。”

“倪某是诚意的。”

飞虹剑客笑笑，说：“在下明白了。想当年，铁背苍龙顾老从令岳处获

知方士廷三男女的行踪，方有追杀至马鞍山的事发生，是不是方士廷已得到消息，也在找贵寨的麻烦了？

“当然是原因之一。据倪某猜测，在水寨之间散布谣言，引起敝寨兄弟火拼的人，就是方士廷。而这次杀死敝寨三十多名头领的人，也是他所为，此仇不报还有何面目见敝寨的兄弟？倪某想借重曾兄，同仇敌忾一致对付那小狗。”

“可是，在下根本不是他的敌手……”

“不需曾兄出手，有本寨的弟兄出面。”

“哦！但不知……”

“曾兄请随倪某的弟兄，暂时逃至城外凤凰洲石头口安顿……”

“什么？去石头口？这……”

“咱们已重新将秘窟安排妥当，布下天罗地网，曾兄公然前往安顿，方某必前来找你，那么……”

“不，这样一来，兄弟便被公人所注意……”

“兄弟完全负责，知府与布政司两衙门，已经不过问这件事了。”

“这……在下深有不便……”

鄱阳蛟脸色一沉，站起冷笑道：“曾兄，恐怕没有你打算的机会了。”

“你是说……”

“你非去不可。”鄱阳蛟声色俱厉地说。

“在下……”

“你非去不可，倪某不再说第三遍。”

飞虹剑客离座而起，冷冷一笑向梯口退。

刀光一闪，一名大汉的腰刀出鞘，拦住他冷笑道：“姓曾的，少打逃走的主意。”

飞虹剑客怎肯与水贼交往，日后传出江湖，他不但声名扫地，而且更可怕的将永远受水贼所挟持摆布，被迫投匪万事皆休。也可能案落官府，背上一辈子黑祸。

他总算不糊涂，伸手拔剑。

电虹一闪，他只看到鄱阳蛟左手一扬，电虹以可怖的奇速擦他的掌背而过，灼势得令他掌背发麻，感到有点毛骨悚然，暗器未将他击伤，已够令他发慌了。

“你如果拔剑，身上将出现三个窟窿。”鄱阳蛟冷冷地说。

四把腰刀制住了他，只要他一动，很可能四刀齐聚，死定了。

鄱阳蛟举手一挥，一名大汉上前摘了他的剑。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恨恨地说：“这样对待请来的客人，不合道义。”

鄱阳蛟冷冷一笑道：“事急从权，而且在下也不打算与你说道义，要借你这块金字招牌引诱方士廷送死，休怪倪某不择手段。”

“在下认栽，但你在玩火。”他冷冷地说。

“倪某不玩火，而是玩水。你听清楚了，咱们有四位弟兄伴你走路，从此近百花桥过湖西，绕王城出章江门，码头上咱们有船等候。沿途如果遇上相识的人，你可以说出凤凰洲避祸的消息。假使阁下不肯合作，那么，不但阁下将立毙刀下，恐怕尊府的男女老幼也诸多不便，希望你放明白些。”

“当然沿途都有咱们的人照料，好死不如恶活。姓曾的，你千万别做出糊涂事。”一名大汉阴森森地说，着手搜他的身，看是否藏有暗器。

“在下记住就是。”

鄱阳蛟呵呵笑，说：“你放心，保证你永不后悔，杀了方士廷，不但可以保住了命，也保住了身家财产，你该谢我才是。”

“哼！你斗方士廷还不知鹿死谁手呢。那小狗消息灵通，城内城外眼线密布，他恐怕不会上你的当。”

“哈哈！放心啦！本寨主就是要地知道。他会来送死的，在下已经派人到饶州，找来方士廷必定来救的一个人。如果阁下无法将他诱来，饶洲的人一到，方士廷非来不可。”

“那人是……”

“天机不可泄漏，走吧。”

一批水贼先行，四名悍贼两前后伴送飞虹剑客，另一批贼人由鄱阳蛟率领，在后面远远的跟踪。

飞虹剑客别无抉择，在众贼的押送下，大踏步走向百花桥。

说巧真巧，刚到达桥中段，迎面来了两女一男。男的穿一身天蓝色长袍，佩了剑，玉面朱唇，人才一表，赫然是云龙双奇的老大云雷。

两位女郎也穿劲装，一人穿绿的金弓银箭柳青青，带了她的弓箭佩了剑，另一人穿了一身白，是云雷的妹妹云莹，佩剑挂囊，刚健婀娜风姿绰约。飞虹剑客喜极欲狂，但不动声色。

柳青青一眼便看出有异，在桥头便向云雷等打过招呼，三人泰然前行，有说有笑旁若无人。

云雷领先而行，超越两名贼人，在与飞虹剑客相错而过的刹那间，突然伸手闪电似的抓住了飞虹剑客，向身后的两名贼人，冷笑道：“你们是方士廷的党羽，来得好。”

前面两位姑娘，几乎同时动手出其不意下手擒人，“噗噗”两声响，两人全爬下了。

被云雷拦住的两贼吃了一惊，同时拔刀大喝道：“好小子，你干什么？”

“我姓云名雷。”

两贼大骇，脸色泛青，扭头便跑，像是漏网之鱼。

飞虹剑客大叫道：“他们是鄱阳水贼，是绑架在下的人，后面那群人有鄱阳蛟，休让他逃走了。”

柳青青哼了一声，扣上弓弦，搭上一枝银箭，弦声骤响，箭去似流星，第一剑刚离弦，第二箭已衔尾飞出。

“啊……”两名贼首几乎同时惨叫，几乎同时倒地，两人的右腿弯皆中了一箭。

云雷像狂风般超越，冲向百余步外的十余名贼。

倒地的一名贼人吃力地挺起上身狂叫道：“云龙双奇来了”

鄱阳蛟正带了贼人众向前狂奔，要上前声援，听到了叫声，不由大骇，大叫一声“扯活”不管来是不是真的云龙双奇，四散逃命，洲上全是杂草，树林，人四散而逃，谁知道鄱阳蛟向何处逃？被他见机逃掉了。

柳青青与云雷上前追赶，云莹却拦住飞虹剑客问：“曾爷，方士廷在不在？”

飞虹剑客惊魂初定，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我只知鄱阳蛟来了不少人，那水贼声称要利用我引诱方士廷。”

“那么，方士廷该已被引来了。”

“这个……”

话未完，云莹已奔了过桥，进入百花洲。

水上交战，弓箭为先。水域首领中，也有不少是此中能手。洲中大乱，狼奔豕突，水贼们原想等方士廷跟来，以便去手擒人，岂知方士廷尚无消息，却来了不速之客云龙双奇。人的名，树的影，一听云龙双奇到，鄱阳蛟登时吓破了胆，惊慌失措，但已布下了重重埋伏，为何他这位主事人竟闻风丧胆而逃？四位头领已落在对手中，他这位仁义大爷岂能遗下手下弟兄，置弟兄于敌手不顾？

他把心一横，立即发出应敌芦哨信号。

柳青青善用弓箭，当然知道禁忌，她不接近易受偷袭的草木丛，只往空旷处与树林稀疏处奔逐。刚奔出一条小径，右侧矮树丛中人影乍现，弓弦狂鸣，有两个黑衣人向她发箭偷袭。

在百步以内，臂力强的人使用两个力的弓，箭必定比弦声到得快，听到弦声，身子可能已经中箭了。

天幸两贼用的是一个力的弓，因此弦声与箭同时到达，她根本就没有躲闪的机会了。

这瞬间，她感到被人“蓬”一声扑倒在地，两枝箭从背部上空呼啸而过，危机问不容发，生死须臾。

“滚向右侧”耳畔有人低喝，极为耳熟。

她不假思索地向右滚，恰好滚至一株大树下。

又飞来两枝箭，躲入她先前仆倒的泥土中，好险。

“啊……”两贼刚向后退，被射倒狂叫着跌入矮树丛中去了。

她看了方士廷，不由感激地一笑，说：“谢谢你，江哥，你怎么也来？”

方士廷蹲在一株大树后，正用一条青巾掩住眼下部，向她点头致意，笑道：“来游东湖，恰好听到有人叫打叫杀，本想躲上一躲，恰好无意中救了你，怎么回事？”

“鄱阳蛟与大批水贼皆在洲中绑架曾叔，很可能是方士廷指使的，方士廷也可能在洲中。”

“哦！我得蒙上脸，免得被水贼让出我的像貌，日后乘船便麻烦了。青妹，你要不要回去？”

“我与双奇的老大云雷兄妹到曾家找，曾叔已到此地赴约，因此赶来寻找，恰好碰上此事，你在此地等我，我去找云雷兄妹。”

“好，你走吧，小心。”

柳青青匆匆走了，他向侧一窜也走了。

云雷追逐一名水贼，直到苏翁浦。

水贼往水滨的草丛中一钻，云雷衔尾追到，喝道：“你逃不了的，着！”

喝声中，一掌拍出，用上了劈空掌力。

身后一声长笑，掌劲如山到了身后。

云雷闻声知警，大喝一声，旋身就是一掌斜挥，用上了八成内力回敬。

双方的掌力皆落空，面面对。他看到的是一个蒙面青袍人，右手持着一把折扇，袍袂飘飘，一双虎目冷电四射。

“你是谁？”他沉声问，看穿着料对方不会是水贼，所以想问清楚再说。

来人是方士廷，插好折扇叫：“鄱阳水贼，纳命！”

命字声落，人已一闪即至，攻出一招“云龙现爪”，直探中宫。

云雷无暖分辩，“拂云手”明拔来招，暗含拂脉法，错步切入反击。

方士廷沉肘变招，一掌削出，再移位挫身扭腰飞攻一腿，刹那间连攻两招。

两人搭上手，像是一阵凶险绝伦的快速近身搏击，十余招之后，双方皆已看出彼此的份量，不敢再走虚，各杯戒心全力周旋，每出一招皆用了八成真力，附近的野草，皆被罡风潜劲震得纷纷折断，好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斗。

各攻四十余招，云雷打出了真火，同时已试出对方的内力火候差了一两分，开始使用狠招了，一声沉此，移步欺进，反手就是一记“反挥五弦”，猛攻方士廷的右肋，挺身抢入迫方士廷硬接，快速的切入主宰了生机。

方士廷果然不敢不接，如果闪避，下一招将接踵而至，将更为凶险，哼了一声也一掌斜削。

“噗！”双掌相接，硬攻硬拼。

云雷冷哼一声，“啪”一声响，另一掌已闪电似的击中方士廷的左肋。

方士廷也一脚挑出，也恰好挑中云雷的右膝内侧，双方的力道皆奇重无比。

人影乍分，方士廷疾退三四步，几乎失足滑倒，脸色一变。

云雷则侧跳八尺，大喝一声，重行飞扑而上。

“啪！”两人又接了一掌硬拼，劲气四荡。

方士廷只感到右臂一麻，有点支持不住，向侧冲出八尺外，暗叫不妙。

云雷内电似的冲上，如影附形跟到，大喝一声，双掌发如狂热，出绝招“云出岫”，也用上了函谷关披云小筑崔家的绝学两仪真气，被缠斗得火气上冲，不顾一切下杀手了。

方士廷竟未看出对方动了杀机，匆忙间接招，也一声沉喝，用“分波逐浪”化解对方的凶猛急袭。

“啪甸”两声怪响，人影疾分。

方士廷本已退到湖滨，突然象断了线的风筝，“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倒翻出丈外，总算能双脚着地，踉跄向后退。

云雷一声长笑，飞跃而上，巨掌推出了，仍用两仪真气聚于掌心，拍向方士廷的左肩。

这瞬间，柳青青从远处奔来，狂叫道：“云大侠手下留情，自己人……”掌已发出，云雷百忙中收了真两仪真气，但攻出的掌势未能收回。

“噗！”掌落在方士廷的左肩上。

“蓬！”方士廷也在真力虚脱也一掌登在云雷的胸口，用的是两败俱伤打法，而且想借力退出危境。

方士廷挫身倒退，“噗通”两声水响，立即落水下沉。

等柳青青奔到，波浪已向外扩散。这一带水深数丈，而且正是水涨期，春汛的水浑浊，那还有人影？

“天哪！你……你杀了他了。”柳青青站在岸旁狂叫。

“他……他是谁？”云雷惊问。

“他……他姓龙，名江，一而再救了我的性命，刚才还在两名水贼暗算下救了我，你……”她大哭失声，要向湖中跳。

云雷急忙拉住她，苦笑道：“抱歉，我已经收了劲，谁知道他仍然禁不起掉下去呢？你不能……”

“放开我……”

“不行，我去叫人来打捞，也许……”

苏翁浦附近有不少种菜团的人，等云雷找到人前来打捞，已经一切嫌晚了。

小凤跟不上方士廷，她这时仍在阅武亭附近乱闯。

方士廷水性甚佳，怎会落水而死？他被击落水中，忍住内伤的痛楚，悄然潜泳百十步，往岸旁的深草中一冲，匆匆离开了苏翁浦，到了一处偏僻角落，总算尚能支持。

他身上带了一个防水的百宝囊，里面有他的应用物品。

内伤沉重，挨了云雷双掌，两仪真气震伤了内腑，如果换了旁人，恐怕早已躺下了。

服下颗龙虎金丹，他一面调息运气行功，一面排除杂念，要已用真气疗伤术自疗。龙虎金丹不愧称武林三大圣药之一，再次救了他的命。

他在单丛中埋头大睡，直睡到申牌末之间，方行醒来，只感到精神一振，除了腹中仍有些儿隐痛之外，气机未损，实是万幸。

他挺身站起，衣衫已经干了，举目匹顾无人，他说：“没想到双奇竟然提前来了，我得及早下手。”

要不是柳青青在紧要关头出声援救，方士廷必定毁在云雷手下了，两仪真气全力一击，他的左肩不被击碎才是怪事。

他决定放弃将柳青青置于死地的念头，决定尽快将飞虹剑客弄到手。

回到茂林深处的秘密小茅屋，他将四名助手召集在后进，每人给五百两黄金，命他们必须在城门关闭之前出城，远走高飞得愈远愈好，今后切不可提起南昌的事，以免引起杀身之祸。

打发四人去讫，他进入囚室，一掌将色魔击昏，用草袋盛了，换穿一袭褐衣，回复了方山的面目，背着盛了色魔的草袋，匆匆出了进贤门，到了亩郊。

在一处山沟旁，将色魔弄醒，坐在一旁等候。

色魔在这几天中，已将迷魂魔眼的心诀与练法全部交出，今后只下苦功勤练不辍便可有成，为了活命，这老魔不敢不毫无保留地交出。

他等色魔自行爬起，夜幕刚张，光线幽暗，相距不足八尺，彼此仍可看清身形像貌，色魔第一次获得自由，可是仍感十分虚弱疲惫，摇摇晃晃站起，虚弱地问。

“阁下，你还有什么鬼门道？把在下打昏，到底有何用意？”

他冷哼一声，站起说：“现在你可以走了。”

“什么？我可以走了。”色魔大感意外地问。

“不错，你可以走了。大丈夫千金一诺，在下说过以你的性命交换迷魂魔眼，你已经将心诀交出，在下自然不会食言。”

色魔喜极欲狂，徐徐后退问：“在下真的可以走了？”

“走不走是你的事。”

“日后，在下誓报此仇。”色魔恨恨地说。

“你已没机会了。”他冷冷地说。

“什么？你以为在下办不到？”

“在下已破了你的中极穴，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糟踏女人，精力日渐衰竭……”

“你这畜生！你……你食言……”色魔厉声咒骂，气得浑身发抖。

“在下怎会食言？阁下，你没死吧？”

色魔踉跄前冲，厉叫道：“你这样做，比杀了我还惨……”

“留你活着，在下已经够慈悲了。”

“我给你拼了！”色魔厉吼，进身猛扑。

方士廷一声冷笑，一跃三丈，消失在树丛中不见。

色魔跌倒在地，厉叫道：“小畜生，你将会为此而付出代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藏身秘窟在何处么？你估错我色魔了。”

曾家灯火辉煌，江右酒楼的伙计，川流不息地将酒菜送到曾家的灶间，预定等城中请来云雷兄妹。

一名面孔褐黄穿了围裙的伙计，提了一只菜筐，在四名警卫的注视下，匆匆进入曾家的院门，然后跟着另两名伙计，穿过院廊直越厨下。

大厅中，主客谈笑风生，陪客共有十余人，全是本城的武林名宿。

酒楼伙计将菜筐放在厨房门口，七转八转便闪至后厅的侧门，向一位正在整治杯盘的仆人吟笑欠身道：“这位大哥请了，刚才大管家与敝酒楼派来的大师傅，对酒菜方面有所争执，可否烦大哥将曾爷请来，待小的面察请示？”

“你去外厅找主人好了，我在忙哪！”仆人加以拒绝，并未走来。

“客人甚多，小的不便前往，嘻嘻！大哥如果不帮忙，谁还请得动曾爷呢？”

仆人傲然一笑，说：“好吧好吧，我替你去请就是。”

“谢谢大哥，小的在门外等。”

不久，仆人在飞虹剑客身后踏入扣厅，向侧门一指，说：“那位伙计在门外，请问主人要唤他进来？”

门外不见有人，飞虹剑客挥手道：“你去忙吧，我去看看。”

刚踏出门外，“噗”一声，七坎大穴挨了一枚飞蝗石，制死了穴道。接着，人影如电光一闪，迎面扑来，“噗”一声耳门又挨了一击，立即昏厥。

酒楼伙计是方士廷伪装的，他对曾家的宅院十分熟悉，已经先后前来探探十次以上，一草一木皆在他记忆之中，只要混进大门，便是他的天下了。

事先他虽然已经知道出路，但今晚到的客人全都是武林名宿戒备也特别森严，必须从大门出去。

他将人藏好，到厨房弄来了一具大蒸笼，飞虹剑客蜷缩着放入蒸笼中，顶在头顶上，堂而皇之地出了曾家，一溜烟走了。

刚出了大门，门外到了脸色灰败的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向院门走。

他并未注意来人，门灯的光芒因采人低着头，而无法照到脸貌，自顾自走了。

这人是色魔，竟能偷渡城关，混进城来了，由于中极穴被制死，这位艺臻化境的色魔等于是个皮人，而且心理上所受的打击更为沉重，所以显得衰弱，更为疲惫，踉踉跄跄向院门闯。

四名警卫一惊，迎面拦住去路，一名警卫叫：“老兄，留步，你是……”

色魔吃力地站住，吃力地说：“我……我要见你们的主人曾巩。”

“你是……”

“不要管我是谁，快去通报。”

警卫冷笑一声，迫近道：“好啊！阁下托大得很呢，你到底是谁？”一面说，一面伸手便抓，扣脉用上了擒拿术。

“啪”一声响，色魔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给了对方一耳光，骂道：“十天前你这狗东西如敢在侯某面前动爪子，你将会粉身碎骨。”

四警卫大骇，大喝一声，拔剑准备上，门内闪出一名大汉，喝道：“且慢动手，什么？”

色魔勉强站稳，大声说：“快叫飞虹剑客出来，在下有消息告诉他。”

“咦！尊驾是……哎呀！是色魔侯……”

“你好大的胆子，上次你对我家小姐……”

“少废话！今天侯某不是来找你家小姐的，而是将方士廷的下落告诉你家主人。”

情势一紧，有人飞报大厅。可是，主人不在，登时引起一场骚乱，大家都急急分头寻找主人，可是，他们找到的是一张字条，上面写了一行字：

“主凶曾巩伏法。”

云雷立即成了主人，急出院门向色魔冷笑道：“姓侯的，认得在下么？你真是色魔侯天祥？”

色魔冷哼一声道，傲然地说：“年轻小辈，在下怎认识你？这里面难道只有一个人认得我色魔？”

“阁下，你也未免太狂了些。这位是云龙双奇的老大，云大侠云雷。”一名客人大声说。

色魔吃了一惊，仔细打量云雷片刻，傲态全消，问：“你们要不要知道方士廷的藏身处？”

“你阁下知道？”云雷问。

“当然知道。”

“他在……”

“侯某带你们前往。”

一个客人厉声道：“姓侯的，没有人会信任你。你定然已向方士廷合伙，前来……”

“放你的屁！方士廷用诡计将在下制住，在下今天方平安逃出他的秘窟。哼！你们如果不信任侯某，侯某不与你们这些人打交道，告辞。”

“慢走！云某信任你。”

“那么，快召集人物。”

“他在……”

“在东湖最北端的荒林中，你们最好多带火把。”

暮地，门侧闪出一名老和尚，欠身道：“我佛慈悲，你们去的人愈多，死的人也就更多。”

飞虹剑客的长子曾勋也站在门口，惊叫道：“是大悲方丈！大师请里面坐，家父刚才失踪了。”

大悲方丈摇摇头，苦笑道：“救人如救火，不能再耽误了，要救令尊，施主必须随老衲去请一个人。”

“大师是指火德星君彭老爷子么？”

“不是，是鄱阳蛟从饶洲擒来，藏在风洲上的一个人。你们可在此等老衲将人带来后再说，千万不可妄动，不然后果难堪。方施主的秘窟是死亡之屋，去不得。”

“好，弟子愿随大师一行。”

“这就走。”

大悲与曾勋一走，色魔大叫道：“老秃驴既然知道秘窟，侯某省跑一次腿，告辞。”

云雷兄妹不认识大悲方丈，说：“姓侯的，你能带在下前往么？”

“当然能带你们去。”

“好，这就走。”

一唱百和，登时便集合了百余名宾客与家丁，小梅也心悬乃父安危，也随云雷兄妹同行。

众人立即准备灯笼火把，带了兵刃暗器，浩浩荡荡扑奔东湖。

房屋中，景象与往日完全不同，四面的草壁土墙皆已拆除推倒，燕小敏的神位已经撤去。两排囚笼共有二十个人，只缺一个柳青青。

七盏灯笼插持在翻江鳌的神像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香炉中点了上千炷大香，案前左右排列着一堆金山，一堆银山，十八付纸人纸马纸轿，招魂旗迎风徐扬，一艘巨型纸船形型逼真，案前三牲供礼，果品杂阵。

绕着灯笼四周，共有数千炷大香阵，与及挂在灯笼上方的四十九盏巨型天灯，把四周照耀得成了一座香城灯垒。

入口处，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八个字：“祭坛重地，擅入者死。”

囚笼中的人都未死，一个个脸黄肌瘦，穿了纸制的白衣，带了高顶纸帽，脸上涂白粉，每人的脖子上，加上一把巧设的闸，只稍一触囚笼，便会闸动人头。

方士廷赤着上身，穿了火红色的灯笼裤，背系剑，腰带上带了十二把飞刀，一只革囊，手执三股托天叉，正在点燃十八支臂粗的三尺高大烛。

点燃了十五支，云雷带了卅余名高手赶到。

他听到人声，仅抬头瞥了一眼，仍用左手徐徐点亮剩下的三支巨烛。

云雷见多识广，一看布局便知不妙，大叫道：“诸位不可妄进，听候吩咐。”

卅余人站在五六丈外，不敢走近。

方士廷点燃十八支巨烛，站在祭台上，横叉而立，目光灼灼注视着在前面列阵的群雄。

云雷一眼便认出她的脸貌，扬声叫：“方士廷，是你么？”

他木木地屹立，不言不动。

云雷不敢妄进，又叫道：“方士廷，春秋山仙人峰的血案，是咏与我云龙双奇的事，请不要连累无辜。”

方士廷仰天狂笑，笑完说：“你我两人的事，而这些南昌的白道群丑，竟在龙飞的率领下，千里追杀，穷追不休，请问何以教我？”

“这个……”云雷语塞、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方士廷向翻江鳌的遗像一指，叫道：“血债血偿，我这位朋友不能白死，囚笼中的人，便是活祭品，当天灯断了弦线时，闸刀便会将人头闸下来。还有一个更次，三更正，二十颗脑袋便会向下滚。你们如想救人，必须趁早下手了。”

一名铁背苍龙的好朋友，心中一急，突然向内飞纵。

“不可造次！”云雷急叫。

晚了，距门尚有两丈左右，距香圈也有一丈，大汉突然摔倒在地，狂叫道：“哎哟！”

哎……肚疼……痛死我了，哇……”

不但痛得打滚，而且上吐下泻，支持了片刻，惨叫声渐止，在地上蜷缩着呻吟。

“哈哈哈哈哈……”方士廷狂笑。

众人大骇，依然后退。

云雷脸色大变，凛然叫：“外围布了奇毒，这人好狠。”

方士廷桀桀笑，说：“在下如果有你狠，不知要枉杀多少人，至少你那位妹妹，绝对话不到今天，冤有头，债有主，在下不杀无辜的人。外面横布条上写得清清楚楚，祭台重地，擅入者死，谁不怕死，进来送掉性命怎能怨我？即使你们屏住呼吸冲进来，也无补于事，二十条命，皆系于机关之手，谁触动囚笼，便会牵动闸刀，一动便人头落地，你们要来就来吧。当闸刀全部落下时，巨烛也将焚及金山银山，火焰将燃及屋顶，这儿又成了火葬场，岂不妙哉？”

“方士廷，我们来谈谈好不好。”云雷心惊胆跳地问，尽量将语气平静，五内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没有可谈的了。在春秋山仙人峰，在下救了你云龙双奇的狗命，你们却指我是凶手，不惜千里追杀。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说就自己说吧，在下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了。”他怒形于色地说。

此后，他不再答话，任凭云雷说破了嗓子，他也充耳不闻。

不久，第二批闻风赶来的人纷纷到达，其中有不少是囚徒的家属，人数快满百了。

这批来人中有神箭柳祯一家子，柳青青赫然在内，有人叫：“柳姑娘，把他射倒。”

方士廷哈哈狂笑，说：“柳青青，当年你射了在下十箭，可曾毙了方某？即使你能射中在下，任何人也休想进来救人，时辰不多了，你动手吧。”

“本姑娘定可杀你。”柳青青厉叫。

“哈哈，在下不杀你，你已是饶天之幸了，瞧，囚笼中就缺一个你，在下感到十分遗憾呢。可是，姓云的畜生救了你，你该谢谢他才是。”

“你胡说什么？”

“大丈夫恩怨分明，午间你叫姓云的手下留情，因此在下饶了你。”

柳青青脸色泛灰，骇然叫：“你……你是……”

“龙江、方山、方士廷，你怎样叫都好。”他必用龙江的嗓音说。

“天哪……”

她支持不住了，昏倒在地，身心方面的可怕打击，令她承受不住，倒下了。

百余名男女已将灯火辉煌的两栋茅屋围住，但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距大香所构成的方阵五六丈，只能光瞪眼不敢突入。

一名中年人在右侧的树下，突然发出一枝箭，幻化一道长虹，向方士廷飞射。

方士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怎会上当，托天叉一拨，

“啪”一声标枪折向斜飞，“喇”一声击中左面囚笼的前端，跳落地面。

“嚓”一声轻响，一把闸刀下落，一颗脑袋滚下了囚笼，鲜血喷出。

“啪”一声响，被闸死的人身躯下悬，笼上方的一盏天灯突决倒下熄灭。

四周惊叫声大起。方士廷狂笑道：“等不及三更送终的人，尽管出手吧，哈哈……”

谁还出手？有人大声咒骂，有人大哭，有人叫：“不要胡乱动手，这不是促他们早死么？”

云雷久走江湖，智勇双全，但面对目下的局面，也感到无计可施，叫道：“方士廷，请听我说……”

方士廷哈哈狂笑，闪入巨大的金山银山之中不见。

云雷心中大急，叫道：“方士廷，春秋山仙人峰的事，也许其中有误会，你我何不平心静气地将经过说出，也许可以找出真凶来呢。”

“少废话，多说也是枉然，真凶在下已经找出来了，而且已证实了他们的身份，不必阁下费心了。”

“真凶是谁？能见告么？”

“哼！说出来你也会认为在嫁祸卸责，在下永不会说出。”

“方兄，这件事咱们好好商量，在下答应你，你真凶未曾查出之前，决不向你寻仇，如何？”

“那是你的事，反正在下也认为云龙双奇都是凶手，囚笼里的人虽不是你杀的，但他们确是死在你们云龙双奇之手，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山长水远，清算有期，在下要休息，不许再打扰在下了。”

之后，任凭云雷叫破了喉咙，再也得不到方士廷的回答了。

囚笼中不安静了，天灯的火焰，渐渐接近了弦线。

囚犯的亲友戚属也不安静了，群情汹汹，注意力渐渐移向云雷，有人叫：“朋友们，咱们来看看谁是罪魁祸首？”

人声倏止，所有的目光皆转向云雷兄妹。

有人突然用手向云雷一指，厉叫道：“他！是他！”

“他！他……”有人叫，一唱百和。

“是云龙双奇，他们是咱们南昌的瘟神恶鬼！替咱们南昌带来了无穷灾难，与可怕的死亡，他，是他！”群情汹汹，将酿巨变。

第一个溜走的是色魔，从此，江湖上不见这个淫魔出现。

远远地，传来了三更初的更鼓声。众人的心，被更鼓声催得乱如麻。

云雷神色肃穆，冷然扫视四周喧嚷激动的人群。

但没有人敢挺身而出向他问罪，谁又不怕死亡的威胁？假使其中有一两个不怕死的人，利用机会滋事，挑拨煽动火上加油，这场灾祸将无法收拾。

火光中，曾梅小姑娘脸色苍白，泪痕满脸，突然举步向前走去。

云雷吃了一惊，赶忙伸手虚拦，急声道：“曾姑娘，去不得。”

曾梅脸色冷峻，沉声道：“让开！”

“曾姑娘，你……”

“我要去救我爹。”

“去不得，你绝难进入香阵之内……”

“我得尽力而为，与其眼睁睁看父亲被杀，不如冒险闯一闯。我宁可死掉，也不能在此……”

“你不能去。”

姑娘拔剑出鞘，厉声问：“云大侠，你要阻止我么？你是不是能将家父救出来呢？我们能指望你么？”

“等令兄与大悲方丈到来……”

“他们如果赶不及……”

“相信他们会赶来的。”

“那你就等，本姑娘可等不及了。”

柳宗翰大踏步而出，亮声叫：“小梅，我们一起走。”

曾梅一惊，急叫道：“你不能去，里面没有你的人。”

“我陪你闯一闯鬼门关。”

“我不能带累你……”

柳宗翰大笑，说：“事到如今，你还说连累我的话，生，你我在一起；死，也是同命鸳鸯。”

“宗翰哥，你……”

“我领先，屏住呼吸，走啊！起！”

两人，跃而上，再脚身而起，飞越香阵。

柳宗翰起步在先，也领先下落，脚一沾地、突然向下疾沉，只听到一声惊叫，人已不见。

曾梅想不落地已不能了，也向下一闪不见。

屏息以待的众人长叹一声，随即死一般的静。每个人似乎皆感到心上压了一块铅，压得喘不过气来。

神箭柳祯突然抱起昏迷不醒的柳青青，仰天悲啸，一步步向前走。他千方百计不择手段保护女儿，到头来却丢了一个儿子，在悲愤交加中，他也抱着女儿向鬼门关里闯，泪下如雨神色凛然，视死如归的神色流露在脸部，似已预知即将到来的悲惨结局。

云雷劈面拦住，沉声道：“柳兄，冷静些。”

神箭柳祯惨然一笑，说：“我不想活了，活下去也毫无意思。”

“柳兄……”

“儿子死了，女儿也凶多吉少，剩，下我一个孤老人，怎忍心活下去，不必管我了。”

“柳兄，你不能如此虐待自己。”

柳校不再理会他，抱着爱女向前走，凄厉地叫：“方士廷，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如此向一个女孩子报复，未免太残忍了，太卑鄙了。你有种就杀了我们父女，让天下人看看你杀人的嘴脸……”

方士廷人影重现，语声凄厉：“方某并未招惹天下人，而是你们这些人无耻的迫害方某，害得我家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天下人不会闲来无事看方某的杀人嘴脸，公道自在人心；在下的朋友翻江鳌张玉山，死在你们手中，你们看看自己的手，你们说你们没沾有别人的鲜血？来吧！多死你姓柳的几个人，枉死城中决不会有鬼满之患。”

柳祯咬牙切齿地向前走，即将到达布毒的地界了。

蓦地，云雷一跃而上，一指点在柳祯的章门穴上，挟了柳祯父子倒纵而回。

“阿弥陀佛，施主们让路。”后面传来了洪亮的佛号声，大悲僧到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人声静止。

大悲方丈身后，是鄱阳蛟与曾勋，另一人赫然是翻江鳌张玉山。

“方施主，认得这位张施主么？”

方士廷吃了一惊，他怎不认识这位血性朋友？相距七八丈外，他仍然可看清张玉山的身形像貌。

翻江鳌大喜，大叫道：“方兄弟真是你么？”

方士廷喜极欲狂，兴奋地问：“张兄，一向可好？”

“很好，目下在饶州隐身。”

“上次你……”

“兄弟重伤落水，忍痛潜游出江，恰好抓住一根枯木，得以保全性命。兄弟曾经打听你的消息，谣传你已丧身马鞍山，兄弟痛苦万分，准备三年两载之后，重出江湖替你报仇雪恨。燕姑娘呢？”

“她已回家了。”

“哦！她应该跟在你身边的，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双。”翻江鳌颇感到惋惜地说。

燕姑娘的事，只有翻江鳌知道，因此方士廷放了心，高声说：“你果然是张兄，天幸你并未死。”

翻江鳌笑道：“难得你替我设灵，有你这位血性朋友，我深感骄傲。如果我这次不死，我希望与你连袂闯江湖。”

“你不会死的……”

“鄱阳蛟消息灵通，派了大批水贼将我擒来，要利用我来引诱你入伏。我信疑参半，不知你是否仍在人间。”

“目下已落在大悲方丈手上了。”

“是的，但不是落在他手中。而是他救了我。”

“这么说，你是自由的？”

“不错。”

“张兄，你向右走。”

翻江鳌瞥了大悲方丈一眼，大悲方丈向他善意地一笑，送给他一道鼓励的目光。他淡淡一笑，依言向右举步。

“止步。”

方士廷叫。又道：“向我走十步。”

翻江鳌转向举步，十步以后，便到了香阵前，远离众人四五丈了。

但没有人阻拦。平时威风八面的云雷，一言不发。所有的目光，皆射在翻江鳌。

“请止步。”方士廷叫。

“方兄弟，是不是要我进来？”翻江鳌问。

“正是。”

“大丈夫恩怨分明。”

“不错。”

“大悲方丈援手之德……”

“我知道。”

“大悲方丈是德高望重的高僧……”

“兄弟明白，必当回报。”

“谢谢你，方兄弟。”

方士廷取出一只木箱，猛地掷出，“蓬”一声跌落在翻江鳌脚前，说：“这是一千两黄金，张兄带走吧……”

“你……”

“咱们情意水在，容回后会。”

“方兄弟……”

“我要看你平安离开，快走。”

翻江鳌注视着他，久久方沉声说：“兄弟，后会有期。”说完，挟起木

箱转身走了。

云雷正想阻拦，却被大悲方丈止住了。

死一般的静，众人眼睁睁目送翻江鳌的身形消失。

久久，方士廷丢下三股托天叉，开始释放囚笼里的人，将他们一个一个拖出，信手举起一根巨烛，向大悲方丈亮声道：“大师的云天高谊，在下感激不尽，你救了在下的朋友，在下释放所有的死囚，彼此扯平，今后互不亏欠，思义两抵。跌下陷坑的人也死不了，但必须及早救出。”

大悲方丈念了一声佛号，欠身道：“方施主能听老衲一言么？”

“大师不必浪费口舌了。”

“施主与云龙双奇之间的误会，老衲愿为调人，双方如果再继续意气用事，实非江湖之福……”

“在下与双奇的事，双方各走极端，各自一意孤行，死了这许多无辜，已没有什么误会可以解释了，不是他死就是我活，不死不休。请转告双奇，今后不必连累别人送死，南昌的血案便是教训，在下的艺业，目下尚无法与双奇生死一决，但那天会来的，而且不会太久。”

你们快派人进来把这死囚拖出去，只有刚才张兄所走的路是安全的，此地的金银，留给大师济贫之用，再见。”

说完，将巨烛向金山上一伸，火焰骤升。云雷一声低啸，沿刚才翻江鳌所走的路线，急步首先向里抢。方士廷一声怪笑，托天叉脱手飞出，接着抓起附近的香烛，接二连三向云雷击去，火星化为阵阵火流，向云雷猛罩。

托天叉以一发之差掠过云雷的顶门，凶猛绝伦。

云雷不敢向左有闪避，掌剑兼施，展开绝学将击来的香烛一一震飞，但不能前进半步。

等香烛已尽，方士廷的身影已没入神台的后面去了。

金山火焰长腾，只片刻间便大火冲上屋顶，大悲方丈指派一些得力的人人内救人，老禅师感慨万端地说：“一念之差，万劫不复；年轻人行事任性，害了别人也坑了自己，岂能不慎？善哉！老衲无能为力。”

焰火燃着了屋顶，火光熊熊。

神案后。不见方士廷的踪迹，四周皆有人围观，但谁也没有看见士廷出来，最后方找出案下有一条地道，地道口已经封死了。

南昌的一场迫在眉睫即将发生的大屠杀，因翻江鳌的出现而消弥。大悲方丈总算没能参予南昌群雄一方，而能消弥了一场杀劫，不但未曾受到南昌众雄的敌视，反而声望更隆。

云雷兄妹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懊丧地离开了南昌。

当夜五更时分，蓼洲彭家的后院秘室中，火德君星一家大小，设宴替方士廷饯行。

火德君星彭世泽年届古稀，但脸色红润，脸上皱纹甚少，脸上堆着和蔼的笑容，向方士廷笑问：“哥儿何不就在舍下安顿？舍下亭园广阔，甚少客人光临，你大可在舍下隐身，苦练一年半载，不但老朽可以指点你用功，同时可修书至庐山，将敝师兄孤山一鹤请来，他可继续指点你的拳剑，全未竟之功，何苦再四处奔波冒险？双奇绝不敢前来舍下窥探，他们也决不会想到你藏在舍下隐身。”

方士廷长叹一声，苦笑道：“老爷子的盛意，士廷只好心领了。日后有暇，当前来向老爷子请安，今夜必须动身……”

小风吁出一口长气，不胜依依地说：“士廷哥，你就不能多留几天么？”

他淡淡一笑，说：“夜长梦多，早一天走比较好，云雷兄妹提早到达，如果我所料不差，龙飞兄妹恐怕也会在这两天中赶到，龙飞的朋友比云雷多，消息灵通，早晚他们会查出我的藏身处，那时就麻烦了。如果我猜得不错，大悲方丈这位神奇莫测的人，他也不喜欢我留在南昌的。”

火德君星笑道：“大悲方丈与龙飞的师爷四明怪客交情不薄，但他今晚的言行，似乎不满意双奇的所为，这点你大可放心。哥儿，其实今晚你可接受大悲方丈的要求，有他出面，四明怪客也不便护短哪！”

“四明怪客倍龙飞追到湘南，可知他师徒俩已经是一鼻孔出气的人，在他们面前，有理说不清，委实于我不利，我必须暂时避开他们。”

“你打算……”

“先回家看看，再找地方苦练。”

“这……请记住，如有困难，别忘了前来找老朽，至少老朽尚可尽绵薄。”

“老爷子云天高谊，士廷永志不忘。”

破晓时分，一艘小舟驶离了得胜门隐蔽的江岸，扬帆下放，驶向烟波浩瀚的鄱阳湖。

接近龙沙江面，一艘小舟从江弯中驶出，从斜刺里迎来。

坐在舱面的方士廷一怔，心说：“会不会是鄱阳蛟的人闻风赶来？”

他向船上的三名船夫看去，三船夫脸露喜色，不住向他微笑，不住向他微笑。

他摸摸腰带上的飞刀，付道：“必要时，夺船向岸上靠，你们来吧。”

小船上只有一个人，相距在百丈外，叫声传到：“鄱阳蛟已在湖口相候。兄弟，上我的船。”

方士廷大喜，亮声道：“是张兄么？鄱阳蛟怎知小弟的行踪？”

“他并不知你的行踪，但料定你必定从水路离开南昌，因此连夜先发，赶赴湖口等候。”

南昌各码头眼线密布，十分讨厌。”

“这艘船……”

“船上的三位老弟是朋友，他们已和我取得连系。”

说话间，两船开始靠拢。方士廷一跃过船。笑道：“你的消息也灵通哩，怎知我要在得胜门江滨备船远行？”

翻江鳌向三船夫打招呼，一声呼哨，船向下航，说：“兄弟出城之后，找到两位朋友，知道你在得胜门外江面，弄到五千两黄金，因此心中一动，便到那一带江边察看，果然找到了昨天你雇来的船，恰好三位船夫都是兄弟昔日的朋友，如此这般一说，还不明白？”

“呵呵！做贼的门道毕竟不同。你是第一个猜中小弟行踪的人。”

“好说好说。兄弟，要到何处去？”

“小弟想回家一趟。”

“老弟，千万不可回家。”

“怎么啦？”

“我也猜你要回家，云龙双奇的才智比愚兄高得多，他们恐怕已经早一步动身了。”

“哦！这个……”

“我们回头。”

“回头？”

“你听说过鱼洲其地么？”

“没听说过。”

“从府城向东走，廿里是黄家渡市，再往东四十里是赵家坊，再东行四十里便是团鱼洲，与饶州府旁余州府的余干县交界，地处偏僻，鬼打死人，也是三不管地带。在那儿躲上一千年，恐怕也无人发现。”

“呵呵！真要躲上一千年，岂不要变成老不死的人精了？好，走！”

“那么，准备靠岸，从陆路走。”

船向东岸靠，方士廷问：“张兄，七星盟的三爷紫燕姑娘，你知道么？”

“知道，这次鄱阳水贼火拼，便是她与双头蛟策动的。双头蛟湛兄利用走私船，藏在运白瓷土的运土船队中，散布谣言秘密递送书信，搞得十分秘密而有声有色。老弟，要不要去看看杨姑娘？”

“不必去打扰她了。过些日子再说。”

翻江鳌将船靠岸，把活舱门拉破，江水一涌，船渐向下沉。两人提了包裹登岸，将船向外一推。

“今早我得到消息，五更天曾家被一个女儿闹得天翻地覆。”翻江鳌信口说。

“是什么人？”方士廷也信口问。

“是一个白衣姑娘，找曾巩讨取你的消息，姓龙。”

“哦！是龙飞的妹妹找来了。我们快走！”

18

七月杪，大江两岸炎阳似火。

桐城县西北八里的碧峰山下方家，主人方秀山闭门谢客，门前冷落车马稀。

自从七月鬼节盂兰大会过去后，方秀山总算离开了他闭门苦读年余的披雪阁，与亲友们有了往来。但他的心情始终是沉闷的，脸上的神色从未开朗过。

当地人，并不知他的爱子方士廷且下究竟在何方，也不知方士廷在春秋山杀人。他绝口不提爱子的事，有不识相的人问起，他的回答是简简单单两个字：死了。

“死了！”这两个字在他口中说得轻松，但他的心却在淌血。家门不幸，出了一个杀人的孽子，在一个书香世家珍惜声誉的人来说，死了一个儿子不可哀，出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儿子，却是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岁月如流，想将这件事淡忘，但他怎能忘掉？

知子莫若父，他当然了解爱子不是凶顽恶劣的杀人凶手，对龙飞登门问罪的事存疑。但转瞬一年，爱子始终不见返家，这一来，他的信心消失了，已对爱子杀人的事深信不疑，他不得不绝望地希望爱子死去，一死百了，死在他乡以免有辱家声，这样结局彼此也好过些。

最痛苦的该是士廷的母亲，她所受的打击比任何人都要沉重。

她与方秀山所抱的看法不同，她的信念是爱子方士廷决不是杀人的凶

手。即使爱子真有一天要杀人，而错决不在爱子一方。她与天下间的母亲一样，对亲子有强烈的、不渝的爱，凭母亲的直觉她知道爱子，是无辜的。

这天一早，一位丰神绝世的少年书生，带了一名俊美的小书童，登门拜望本县的名儒方秀山。仆人们已知主人不再谢客，便领着两人到了披雪阁。

披雪阁矗立在花木扶疏的园林中，仆人引书生至楼门外，和气地说道：“公子爷请先至厅内小坐，小的登楼请示我家老爷，至于是否接见公子爷，稍待便可分晓，我家老爷闭门谢客年余，心情不好，精神不佳，如不接见，公子爷请包涵一二。”

“有劳大叔先禀，说晚生无论如何须与秀老面陈要事，务请秀公接见是盼。”少年书生用近哀求的语音说。

“小的当将公子爷的话转达；请里面坐。”

仆人安顿下少年书生主仆，由一名小童在厅中招呼奉茶，持名帖登楼，直赴书房叩门。

“进来。”方秀山在内低唤。

他早读未毕，正在全心全意阅一部周易。

仆人轻掩上门，呈上名帖说：“禀者爷，楼下有一位姓龙的公子爷，前来拜望老爷，不知老爷是否肯接见？小的敬候吩咐。”

方秀山一听是姓龙的，心中一跳，脸色变了。去年清明前夕，龙飞穿了儒装前来拜会，晴天霹雷，令他痛苦了年余岁月。

“他来了，他又来了！”他喃喃地说，接过了名帖，手在发抖。

当他看清了名帖上的具名，心中一宽，不是龙飞，具名是：“晚生浙江龙玉拜。”

他松了一口气，说：“请他稍候，我下去见他。”

“是。”仆人应喏一声，出房而去。

片刻，他出现在厅中，不由一怔。

客人是个年仅十三四岁的少年书生，眉清目秀，有一双充满智慧明澈的眼睛，唇红齿白粉脸桃腮，还是个大孩子，毫无方巾味，所带的书童，也俊秀如处子。

龙玉含笑离座整衣，脸上红云涌现，急赶两步长揖到地，他说：“晚生龙玉，秀公万安。冒昧投帖拜望，秀公海涵，蒙公接见，晚生万分荣幸。”

方秀山回了一揖，笑道：“龙公子不必客气，请坐请坐，简慢了。”

龙玉行礼告坐，方秀山含笑问：“浙江距此数千里，龙公子是游学而来么？”

龙玉定下神，笑道：“晚生四出游学，刚途湖广返程，从经贵地，特来拜会令郎士廷兄，并向秀公请安。”

方秀山脸色一变，久久方问：“龙公子与小犬相识？”

“晚生去岁在右江相识，意气相投称莫逆。”

“小犬已经去世了。”方秀山木然地说。

龙玉大惊，倏然离坐惊疑地急问：“什么，士廷兄去世了？这……这是何时发生的事？他……是如……如何发生的？”

“去年清明前夕去世的。”

“这……”

“不肖子横死沟渠，桐城方家已无方士廷其人。龙公子，不是老朽不情，那畜生在外胡作非为，桐城方家已不承认他是本族的子孙，因此怨老朽不能

尽地主之宜，公子爷回城去罢。”

龙玉紧张的神色松弛下来了，说：“听说年初令郎尚在江西……”

“龙公子，者朽已经表明，桐城方家已没有方士廷其人。公子爷请自便，老朽精神不佳，少陪了。方义送客。”方秀山沉静的说完，说声失礼，径自登楼而去。

龙玉主仆在厅中发僵，主人既已逐客，不走不行，黯然离开了披雪阁，回城去了。

方秀山命方义返家，告知所有的仆人，凡是方士廷的朋友来访，概不接见。

整天，他老人家心乱如麻，傍晚时分，方返回宅院。

这件事替方家带来了一阵不安和骚动，少爷的朋友远道来访，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使得一家大小都不安宁，也像是带来了一阵愁云惨雾。

午夜到了，方秀山，心绪不宁，披衣而起在院中徘徊，不住喃喃自语：“我造了些什么孽，竟生出这种不肖孽子？”

方家的宅院甚大，大厅仅供了家神，在内院另设了家庙，那是把奉祖先的庙堂。

他在愤怒中，也感到无比的酸楚，深深地叹息，信步向家庙走去。

明月当头，众星朗朗，但他的眼前象是出现了黑雾浓烟，心情沉重已极。

家庙的门，不论昼夜皆是不上锁的，以便由仆妇照顾，决不可让神台上的长明灯熄灭，早晚还得上香，两天换一次香花供品，初一十五的礼更是隆重而不可或缺。

推开虚掩着的门，他吃了一惊。

灯火摇摇，神案上有新的供品，香炉上有三炷香，烛台上烛光摇曳；檀香座加燃了两盘檀香。

拜台上，跪伏着一个高大的人影。

“谁！”他悚然地叫。

拜台上的人倏然而起，转过身来日定口呆怔住了。

这人是方士廷，穿了一身青直裰，束发采戴冠，脸上泛现着健康的色泽，因乃父的突然出现而慌了手脚。

“畜生！是你。”方秀山厉叫。

方士廷跪下叫道：“爹爹……”

“住口！你还有脸叫爹爹？”方秀山怒叫，一步步向前走近；

方士廷俯伏在地上叫：“爹，请听孩儿……”

“呸！你回来做什么？”

“孩儿回来向爹娘……”

“闭嘴！畜生！你还知道有爹娘？你在外行凶杀人时，为何没有想到爹娘会因此而受连累？家门不幸，出了你这种败坏门风有辱家声，甚至连累族人亲友的孽子，你……你这畜生！”

“噗”一声响，他一脚将方士廷踢翻，奔向墙角，恰好有一根木棍。

方士廷爬起又跪倒，哭叫道：“爹！请听孩儿申诉，孩儿并未杀人……”

方秀山绰住木棍，一串泪珠滚下襟前，浑身在发抖，铁青着脸说：“畜生！你还敢狡辩花言巧语脱罪？为父已经向衙门打听过了，那龙飞是官府中公认的剑侠义士，去暴锄奸的侠客，他会平白无故诬指你是凶手？你！”

“爹，孩儿蒙受不白之冤，尚请爹……”

“噗”一声响，方秀山重重地打了他一棍，怒叫道：“杀人偿命，法理不容，为父先打断你这畜生的狗腿，然后绑至县衙，由县衙派人通知龙飞前来认凶，让国法制裁你这凶顽恶毒连伤六命的凶手。”

他棍下如雨，全向方士廷的腰下部招呼。好一阵痛打；但方士廷仍然跪伏在地，始终不曾倒下。

父子俩都在淌眼泪，方士廷更是痛哭出声，不住叫：“爹爹，请让孩儿申……申诉……”

“你……你这畜生！到……到衙门去申诉，打断你的腿，免……免得你逃走……”

门再次推开了，方夫人掩面哭：“老爷，不能再打了，让孩子说明白……”

方秀山手都酸了，大叫道：“妇道人家，不许多管，出去！”

“老爷，要打用家法打，用大棍打，你下得了手？”

家法就挂在神台右首的壁上，那是两根荆条。

方秀山不用家法，盛怒地说：“反正他是死，不问绞也得问斩。儿子教不好，你我都有罪，打死他也就算了。”

“噗噗噗！”他一连三棍重重地打在方士廷的背上。

方夫人大叫一声，奔上叫：“老爷！你……”

方秀山一把将她拉住，向门外拖，大叫道：“不许袒护他，再打断他的腿送官究治，总有一天他会做出杀人放火大逆不道的事来，到那时连累九族悔之晚矣！”

角门里窜出老仆纪忠，一把拖起伏地痛哭的方士廷低叫道：“快走！再拖下你将是那不孝之子，快！”

“忠伯伯……”方士廷凄然叫。

纪忠不理他，连拖带拉将他拖出角门。

方秀山将乃妻推至院中，回身掩上了大门，怒吼道：“这畜生逃走了，好大的胆子，畜生……”

他追入内堂，那有半个人影？

次日一早，方秀山带老仆纪忠纪孝两人，急急入城扑奔东大街，到了济安堂药局。

济安堂药局不是官营的，官营的府、州、县俱称惠民医局，设有官医，称为医师、医生、医士。惠民药局设自洪武三年，本来每一局设有医生四至六名，十三科俱备（三科为大方脉、小方脉、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接骨、伤寒、咽喉、金镞、按摩、祝由）。

医生医士官，皆须出身医学，各有专科。事实上，医生们人数不够，分科也就马马虎虎，每一名医生可能负责五六科，甚至还有全科的医生。

官医人数有限，因此私医便应运而生，这些私医统称为郎中，而不称医士。但郎中除了那些走方的密医之外，皆受各地官府管制。以县来说，县医学的医官称为训科，郎中须经过考试，方能挂牌行医的。大明的医学制度，与教育制度同样完备。

济安药局是本城的方姓族人所开设的，规模比惠民药局要大得多，不但十三科皆备，而且郎中多至二十余名。

药局早年聘了一位何郎中，大名是涤尘。但大家都叫他为何郎中，知

道他的大名的人少之又少。何郎中擅长四科，即大方脉、针灸、接骨、金镞。大方脉即今之内科，接骨与金镞即今之外科。

以往，方士廷经常往济安药局跑，他向何郎中学医，因此口头上他叫何郎中为师父。

何郎中不是本地人，谁也不知他的底细，只知他医道高明，仁心仁术有口皆碑。

方秀山只知爱子向何郎中学医，却不知爱子向何郎中偷偷学内家拳剑，糊涂得可以。

何郎中四前年离开药局出外采药，可能已到四川去了，至今音讯全无，下落不明。

方秀山昨晚被爱子逃掉了，余怒未息，一早便入城到济安药局，看何郎中是否已经回来了。爱子已经逃走，唯一的去处可能是来济安堂药局找何郎中藏身。

药局刚开门不久，病人不多，前进是药局，后进是医室。他沉着地进了医室，医室的管事夫子是方家本支的季字辈子弟，与他是同辈，叫秀琦。

方秀琦在堂口相迎，含笑拱手问好，说：“噢！三哥，你好，今天是什么风，把三哥吹进城来了？呵呵！里面坐，里面坐。”

方秀山沉着地回了礼，笑问道：“琦弟，不必打哈哈，愚兄来找何郎中的。”

方秀琦一怔，说：“三哥，你不是不知道，何郎中一走四年多，至今音讯全无，你怎么今天找起他来了？”

“哦！我以为他已经回来了。”

“没有，局里少了他，委实令人十分怀念，至今几乎三两天便有人问起他呢。我看，八成儿他不会回来了。”

“哦！那我就不打扰了。”

“怎么，不坐坐，……”

“不了，谢谢你，如果何郎中回来，可不可以派人告诉我一声？”

“一定一定，三哥放心好了。”

方秀山带了两仆向西走，纪孝急走两步低声说：“老爷，瞧，龙公子来了。”

龙玉带了仆人，正从十字街口转入东大街。方秀山一怔：“走，从巷子里走。”

其实，龙玉一直就在十街口监视着他主仆三人，从他们入城直至出了济安药局，始终在龙玉监视之下。

龙玉见他折入小巷，知道已露形迹，也就不再跟踪，信步向济安药局走去。

进了药局，他向柜上伙计买了一些膏丹丸散，有意无意地问：“掌柜大哥，刚才出去的那位爷，是不是方公秀山，名重儒林的秀公？”

伙计见他是儒生打扮，一看知是个少年文士，颇表诧异地说：“在本城，你们如不认识方老爷，就不配称读书人。公子爷你是……”

“小生姓龙，从外地来的。秀公光临贵局，不知有何贵干？”

“哦！他是来找敝局一位郎中的。”

“他有病找郎中？”

“不，他是问那位郎中的下落。”

“哦！那位郎中是……”

“姓何，名涤尘。何郎中四年前动身至各地采药，至今音讯全无。以往，方老爷的爱子方士廷，曾经向何郎中执弟子礼。”

“唉！那位方公子目下……”

“唉！别提了，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听说他失踪了。这件事我也不清楚，我在此地不到一年。”

龙玉问不出方士廷的下落，买了药出店走了。

不久，进来了一位脸色褐黑的高大村夫，冲伙计一笑，掏出一两碎银说。

“请给我一包地黄丸。伙计大哥，何郎中回来了么？”

伙计一面包药丸，一面笑道：“没有，今天你是第三个问起何郎中的人。”

“那两个也是找何郎中治病的？”

“不是，一个是方老爷，一个是姓龙的公子爷。”

“姓龙的公子爷？”

“是的，是外地人。他问起方老爷，人长得好俊。”

“他问方老爷？”

“信口问问而已。”伙计不再多说，将药包递过，招呼另一位客人去了。

村夫揣了药丸出店，冷笑道：“果然不错，他们在附近等我，哼！我会找到你的，但在本城我不会与你动手。”

他是方士廷，脸上用了易容药；他认为姓龙的公子爷是龙飞，以为龙飞已查出他的行踪，在他家附近等他哩！

当天，他离开了桐城。

龙玉在桐城等了五天，晚间在方家附近潜伏，但终于失望而去。

云龙双奇在江湖行踪飘忽，如不在通都大邑打听这两位豪侠的消息，根本不知在何处。

而且即使打听出他们曾在何处现身，那也是十天半月后的事，再到该地去找，保证扑了个空。方士廷人单势孤，他不可能循踪追寻。

听说神偷鬼窃两人，曾经在饶州的浮梁出现，依行判断，两个老贼很可能逃向黄山一带偏僻城镇鬼混。

八月初，方士廷到达徽州府。

失去了两老贼的消息，在这里他不知何去何从。这里两条路，一条至浙江，一走宁国府至南京。

到底该往何处追？他决定往浙江。龙飞是浙江人，这家伙在他的家乡伺伏，他为何不可以到龙飞的家乡亮相？

在徽州府的江湖人口中，他对自己的江湖名头感到有点震惊，一些二流江湖人。把他说成惊天动地的了不起人物，说他是唯一敢与云龙双奇决斗的好汉，说他是击毙双奇不少朋友的顶尖高手。总之，方士廷三个字：在江湖人的心目中，份量重得出乎他意料之外。

人怕出名猪怕肥，他知道自己的处境愈来愈险恶。但他不怕，他日下已以亡命自居了。

龙飞在他的家乡等他，这件事所给予刺激是相当强烈的。这也是他走浙江道的原因之一，仇恨的原因之一，仇恨在将他因向危险的性格改变歧途。

鄱阳湖的百日苦练，与沿途辛勤不辍的用功，他的练气与拳剑方面，

进境令他自己也感到吃惊。再就是邪魔外道的迷魂魔眼。他已参透了其中三昧。在仇恨的驱策与报复的欲望支使下，再加上求生的意念所鞭策，他苦练的环境是空前艰辛的，他发誓要臻于大成，不惜付出毕生的精力去完成它。

天下无难事，他逐渐进入了巅峰状态。

曾经先后出现了三次学习高原境界，但每届高原现象出现，他毫不灰心，毫不满足，以大恒心大毅力，去突破那种令人壮气的高原现象。因此，他成功了，咬紧牙关再三突破了那种高原困境，每突破一次，艺业立即突飞猛进，直至第二次高原出现，此中辛苦，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的，他付出的心力血汗，只有自己知道其中甘苦。

这期间，他对翻江鳌的全力相助，感激万分，刻骨铭心。

从徽州进入浙江，除了山还是山，鸟道羊肠，走上大半天不见半个人影，有些地方鸟兽绝迹，有些地方全是无尽的原始丛林。走这条路的人，绝大多数是土著山客，运送山货的商队。三两天方可见到一人，百十担山货有百余人之多，可防盗劫也可防猛兽，罕见单身上道的旅客，宿站有是有，不易控制脚程，因此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携带食物宿的行李，当然少不了带些防身的家伙以防猛兽袭击。

山区空气清新，凉风扑面。他背了一个包裹，佩了剑，腰带上多了一把短匕首，仆仆风尘踏上旅程。

这条路在本朝初年，太高祖皇帝带兵攻下徽州，入浙江取建德，走的就是这条路。但年深日久，行军由兵开设的路已经日渐坍塌，变成了鸟道羊肠的小径啦！

从府城至两省交界处的县岭关，一百二十余里分为两程，第一程七十里至中梅渡，第二程六十里抵王千寨。王千寨距且岭关相去不足三里，设有巡检司。

中梅渡是一座小镇，小得只有五十余户人家，有两家客店，店供应饮食，在街口设有棚屋，挑夫伙计带了货担一律在棚屋安顿，只有货主与少数伙计可以住店。如果没有商队投宿，镇中冷冷清清。

方士廷的脚程快，未牌左右，他踏进了中梅渡的镇口棚门。

“该找地方找食物裹腹了，问问看前面多远才有宿站？”他自语。

街右的安福客栈挂了一块酒牌，妙极了。

踏入店堂，狭隘的店堂共有六副座头，已有三副座有客人。他在店伙的招呼下，占了内侧壁角的座头，向店伙说：“来两壶酒，大块肉切来就是，有野味下酒更好。”

“有有有，小店有新鲜的鹿内，红烧生炒客官尽管吩咐。”店伙捧上一碗茶说。

“烧一盘，再炒些下水，来两碟小菜也就够了。”

“小的这就吩咐下去，客官请稍候。”

“你忙你的，不必来张罗我。”他解下包裹说。

一面喝茶，一面打量四周的客人。有两桌的客人像是本镇的酒鬼，每桌两人用土语低声谈笑，他一句也听不懂。隔邻一座的四位客人，一看便知是江湖好汉。一个年约半百，秃眉凸眼大鼻海口。一人生了一张不讨好的三角脸，鼠目流光四转。另一人黑脸膛，粗壮结实。

主位上那位仁兄大马脸，鲇鱼嘴，留了两撮大胡子。

所有的人，皆佩了剑，挂了暗器囊，凳旁搁了包裹和一根打狗棍，风

尘仆仆。

四人盯了他一眼，不住打量他的剑和匕首，当然也在打量他的面貌。

他并未易容，剑眉虎目，脸上泛着健康的色彩，玉面朱唇，日朗神丰。青直蹶不起眼。

但健壮魁梧气极不凡，少不了惹目。

大马脸中年人见他太年轻，不再多看，灌了两口酒，向同伴说：“诸位贤弟，咱们这次进入南京，大地方，我们得检点些才是。”

徽州属南京管辖，说进入南京并不算错。

三角脸贤弟冷冷一笑，问：“大哥，检点些什么？”

“大地方卧虎藏龙，高于名宿辈出，不检点会招祸的。”大哥慎重地说。

黑脸膛大汉哈哈笑，说：“咱们浙南四义怕过谁？除了云龙双奇之外，咱们兄弟见过的高手名宿不算少，哈哈！如此而已。”

“三弟听说过新近名震江湖的方士廷么？连云龙双奇也栽在他手中哩！”

“有机会的话，咱们得找那姓方的斗斗。”秃眉大眼的中年人口沫横飞地说。

“为何要找他斗？二弟，一千万不可乱来。”

“只要咱们斗败了方士廷，浙南四义的名号，将威镇江湖，值得一斗。”秃眉大眼二弟意气飞扬地说。

“要扬名立万，必须找成名的人斗，这是成名的捷径，冒风险是有代价的。”

近过道一座的两名土打扮酒鬼，缓缓地抬头向四人眯着醉眼打量，其中一人年约伞百，生了一双斗鸡眼，露出一排黄暴牙，改用官话向四人叫：“喂！你们浙南四义真想成名么？”

大马脸大哥一怔，讶然道：“咦！你这厮是真人不露相哩！贵姓？咱们认识么？似乎……”

“在下姓房，咱们素下相识，但在下认识你们的师父活阎王田勇，够了么？”

“咦！你是……”

“哼！活阎王田勇早年是宇内闻名的魔头，被四明怪客一剑割下一耳，从此便龟缩不出，躲在浙南调教出你们这四块足不出浙的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你们听说过六指准提么？”

“哎呀！你，……你是六指准提房景星？”

酒鬼一手拉掉头巾，向四人一伸。

手有六个指头，脑袋的短头发中，可看到天灵盖上有块戒疤，一看便知是受过戒和和尚，虽然已经还俗，戒疤永远长不出头发来。

“哦！失敬。”大马脸大哥欣然地说。

“你们要出浙扬名立方么？”六指准提问。

“是的，前辈有何意见？”大马脸大哥反问，语气中并未带了多少尊敬的成份。

“找方士廷较量争取成名的机会，不如找云龙双奇好些。”六指准提将凳挪近低声说，低得只有对方能听见。

“这……咱们根本没把握能胜双奇……”

“当然你们不能硬碰硬自讨没趣。”

“这……”大马脸大哥点头承认。

“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恐怕……”

“再找几个人帮忙，必可成功。”

“要人帮忙，怎显得咱们四义的威风？”大马脸大哥仍然不同意。

“难道令师就不想报昔日一剑丢耳之仇？你们做弟子的就不想雪师门之恨？哼！真没出息。”

大马脸大哥也哼了一声说：“咱们有自知之明，可不愿枉送性命，以后再说。”

“目下有一个机会，你可以考虑考虑。”

“什么机会？”

“附耳过来。”六指准提神秘万分地说。

大马脸大哥显然有点好奇，凑耳恭听。六指准提在对方耳畔喃喃了许久，最后含笑问：“怎样，有兴趣么？一举两得，你们是公私两便，机会难逢，千万不可错过。”

大马脸大哥兴奋地问：“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

“好，咱们算一份。”

“那么，你们到绍兴府去找九天玉龙报到，我给你一件信物为证，到陈音山芳苑村，自有人接待你们。”

“前辈呢？”

“我还得去找几个人助拳。咱们这次势在必得。要搞就搞他个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管叫他不死也得脱层皮。”说完，将一面三寸长的竹牌递过。

大马脸大哥将竹牌揣入怀中，欣然地说：“好，咱们明天就动身返回浙江。”

六指准提又附耳道：“邻座那佩剑的小后生，已听去咱们不必秘密，宰了他灭口，千万不可放过他。”

“好。”

“沿途可能有咱们的人，遇上了彼此也有个照应，切口是单日问青天，答白曰：双日问龙虎，答风云。手式是单日上指天，下指地；双日是先指你，再指我。”

“晚辈记住了。”

“在下立将你们的事传出讯息，如果你中途变卦，有死无生。”六指准提阴森森地说。

“笑话，晚辈答应的事，决不反悔。”

“那就好，咱们日后见。”六指准提喜悦，将凳挪回自己的桌，向同伴含笑点头示意大有所获。

之后，双方各自进食，不再打交道。

方士廷并未听到对方的阴谋，说话的声音太低，而且他们时附耳私语，更是听不真切，他也不想听。

但他已知道这土村夫打扮的人叫六指准提房景星，四大汉是浙南四义。

他曾经听说过六指准提其人，听说那是个江湖上最恶劣最坏的黑道恶贼，心狠手辣无恶不作。还俗的十余年中，可说坏事做尽，白道人士恨之切骨，可惜无奈他何，这恶贼擅长易容术，鬼计多端机警狡猾，逃走时一夜可逃出三百里外，谁也休想钉得住他，一直就逍遥法外，采花杀人劫财放火依

然无所不为。

至于浙南四义，他毫无所知，但一看四人的像貌，便知不是善类。

他与这些人家的不相识，做梦也没料到六指准提要浙南四义杀他灭口。

他不理会旁人的事，一面进食，一面向店伙打听入浙的路程。听说六十里可以到王千寨投宿，他决定膳罢动身，六十里真要赶。一个时辰足矣够矣！

会帐毕，他背起包裹出店上路。店伙一怔，拦住他苦笑问：“客官，天色不早，你还要上路？”

“是呀；怎么啦？”他讶然反问。

“你一个人？”

“不错，一个人。”

“老天！你一个能走？山路崎岖，路虽只有六十里，但极为难走，因此仍算是一天脚程。沿途虎豹熊出没，山精木客妖魅害人，你一个人……算了，还是在小店住宿一宵，明天结帐启程，出门人求一个平安，何必由省几文店钱而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

“谢谢你的好意，在下自己会小心的。”他含笑道谢，出店走了。

六指准提也随后离开，但走的是至府城的道路。临行向浙南四义打眼色，阴笑着上路。

浙南四义并不急于跟上，稍后从容拾缀上路。岂知他们估错了方士举的脚程，半个时辰仍未追上，不由心中暗惊，开始以陆地风腾术急赶了。

方士廷连赶四座山头，廿余里路程向上，又是崎岖的山路不好走，右面是河谷，险峻处如果失足掉下去，不粉身碎骨才是怪事。

绕过一处山脊，小径弯入一处山隘。已经是申牌时分，满山蝉鸣，飞鸟逐渐归巢。

后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他扭头一看，看到了飞步跟来的浙南四义。

“好家伙，是不是想打主意来了？”他想。

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暗自留了心，仍然大踏步向前走，不动声色。

路径再次绕出，前面水声如雷。转出山腰凸出处，视野开朗，河谷的景色尽在眼下，溪水从前面的山峡下冲出，沿峻陡的溪床下泻，乱石泻奔流，飞珠溅玉十分壮观。

路右外侧建了一座小亭，立有围栏，倚亭下望百丈深渊。胆小朋友与思有畏高症的人，必定目眩心悸可能昏倒。

小亭中，坐着一个穿了青道袍的中年老道，戴九梁冠，佩长剑，仙风道骨，黑赁飘飘，颇有些有全真道的气概，右凳上放了一只小包裹，一看便知不是在这一带修真的道侣。

后面脚步声已近，浙南四义快到了。

老道以一双精明锐利的眼睛，目迎大踏步而来的方士廷直至方士廷接近至五六丈内，方含笑点头招呼道：“施主行色匆匆，路赶得太急，决非走长程之道，何不坐下来歇歇？”

他颌首一笑，说：“赶了二十余里，真该歇歇啦！道长要往何方去？”

“呵呵！贫道云游四海，走到那里算那里。施主要到浙江？贵姓？”老道一面说，一面盯了他的包裹一眼。

“小可方大郎。请教道长上下如何称呼？”他放下包裹坐下笑问。

“贫道上太下玄。哦！那四位施主可是施主的朋友？”老道盯着急步赶

来的浙南死义问。

“不是小可的朋友，不久前曾与他们在中梅度食店中进食。”

大马脸大哥一马当先进入亭口，怪眼不住在两人脸上转。四人一字排开，已阻住了老道与方士廷的出路，迫至深渊险境的一面，久久向方士廷问：“阁下，你是一个人么？”

“不错，你们……”他沉着地问。

“这位老道……”

“贫道恰好在此地歇脚，诸位施主有何见教？”太玄含笑问，眼中冷电一闪而没，

大马脸大哥哼了一声，说：“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

“施主……”

“你不走，太爷便连你也宰了。”

太玄缓缓站起，冷笑道：“原来施主们是强盗，贫道慈悲你们。”

“呸！杂毛老道你敢说咱们是强盗？”

“那你们……”

“太爷们要杀这小子。”

“快滚，凭你们几个小辈，也敢在贫道口中讨吃食，你知道这条路上的买卖由谁在作主？”

太玄叱喝。

方士廷一怔，心说：“好啊！这老道的口吻变了，不是有道全真，而是劫路的强盗啦！”

大马脸大哥脸色一变，问道：“道长是金钱豹武当家的人？”

“你知道就好。”

“这样吧，咱们要人，道长要财，如何？这小子与咱们有过节，饶他不得。”

“这还差不多。”太玄脸色略转地说。

方士廷急忙将包裹打开，放在石栏上，笑道：“金子给你们，拿去好了。”

金光耀目生花，一百块十两重的金砖，与及三叠一两一块的金叶子，其余的是些换洗衣物，一些小药包。

太玄笑笑，得意地说：“贫道已看出你背的是金子，没料到居然这么多。你怀里还有，拿出来。”

他从怀中掏出五锭银子和一些碎银，笑道：“全在此地了，让你们分了吧。”

“你带了剑，为何不拔剑而斗？”

“呵呵！算了吧，以一比五，好汉不吃眼前亏；金银身外物，在下犯不着。”

“你很知趣，贫道要财不要命，但如果你拔剑，又当别论。”

浙南四义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金子，眼都直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浪迹江湖的人，说穿了还不是为了混饭湖口？谁也不会愚蠢得将金子往别人怀里送。马脸大哥自然不愿将黄金拱手送人，猛地向前冲出，飞腿便踢。

三角眼贤弟也不约而同向前冲，右手疾扬，“卡”一声袖箭离开了袖口。

太玄老道太过自信，做梦也没料到对方突起发难，大喝一声，伸手拉住来腿扭身便摔。

这瞬间，袖箭没入老道的左腰。

方士廷及时将金子亮出，用意是挑起双方的贪念而拼者命，果然有效，浙南四义突然出手袭击了。

老道敢独自做案，当然身手必定了得高明。但四义突起发难，防得了人却躲不了暗器，将马脸大哥向后摔出，却挨了三角脸贤弟一袖箭，毫无闪避的机会。

马脸大哥向外飞腾，发出一声惨叫，飞越外栏，在惨叫声摇曳中，落下百丈深堑去了。

“哎……”太玄老道也在狂叫一声，摔到石栏下，站不起来了。

三角脸贤弟抓住了包裹中，一面打包裹结一面向黑脸膛大汉叫：“将死尸丢下去。”

黑脸膛大汉去抓老道。秃眉大眼二弟则双手箕张扑向方士廷，来一记“金雕献爪”抓向方士廷的五官。

方士廷冷哼一声，右手像电光一闪，便架偏了抓来的一爪，右掌疾扬，“噗噗”两声闷响，劈在对方的左右颈根上，快得令人目眩。

“嗯……”秃眉大眼三弟闷声叫，上身向后仰，仰面便倒，立即失去知觉。

几乎在同一瞬间，“噗”一声响，方士廷一脚端在三角脸贤弟的背心上。三角脸贤弟正在打包裹，手一滑倒在石栏下，金砖洒了一地。

黑脸膛大汉扭住了老道的双手将人抓起，尚未向外抛便发觉同伴已遭了殃，大惊之下，放了老道跃退丈外，伸手拔剑下门户大喝道：“阁下，亮刀。”

这位仁兄外表粗野蠢笨，其实却机警灵活，一看两位同伴全倒了，便知碰上了扎手人物，怎敢再冒失地扑上？因此先退再拔兵刃戒备。

方士廷呵呵笑，徐徐拔剑道：“你们不是要找方士廷较量，以便成名立万么？”

“不错，有此打算，你……你是……”

“方士廷，桐城浪子方士廷。”他信口答。

黑脸膛大汉脸色骤变，连退四五百步。

“阁下贵姓大名？”

“我……在下丁……丁德隆……”

“你是四义的老三？在下给你一次公平决斗的机会。”

丁德隆突然扭头便跑，撒腿狂奔。

方士廷正想追，太玄老道虚弱地叫：“救……救救我……”

方士廷弃了丁德隆，走近老道冷笑道：“自作孽，不可活，在下不能救你。”

“方……方施主……”

方士廷收了剑，说：“救你这种人，确是心中不甘，忍着点，我替你取箭，痛死你这妖道免得你再去害人。”

他用匕首割开创口取箭，老道痛得叫苦连天。他带有上好的紧创，替老道上药裹好伤，冷笑道：“你的伤还不算严重，快滚！”

太玄吃力地站起，脸色灰败，嗫声说：“贫……贫道感……感激不……尽，后会有……有期。”

目送老道蹒跚的背影消失在山壁后，他拖起了三角脸贤弟，将对方弄醒，推至外栏旁，冷笑道：“老四，该你招供了。”

三角脸老四好半天方神智恢复，恐惧地问：“你……你要在下招……招什么？你是谁？”

“招你所知道的，一切，别管我是谁。”

“你……”

“你不招！在下将你丢下去……”

“不！不……”

“如果你招不实，也得下去。”

“我……我招……”

“招了你之后，在下再问那位老二，你两人只要有一句话不对，两人都得下去。”

三角脸老三福至心灵，三角眼一转，急急地说：“既然你是方士廷，你该是暗们的同道……”

“什么话？见你的大头鬼，谁是你们的同道？”

“请……请听我说……”

“好吧，你就说说看。”

“咱们是应邀前往收拾龙飞的人……”

“什么？你……好吧，你说，说清楚些。”

太玄老道伤势甚重，做梦也没料到方士廷不但不杀他，反而替他取箭裹伤，以德报怨放他走路。他挣扎着进入山峡中的一座密林，再也支持不住了，探手怀中取出一只铜哨、发出信号后再也无力举步啦！

第二天，浙南四义除了老大跌碎在深壑下之外，其他二四两人的尸体被吊在小亭中，当晚便被野兽吃掉了。

十天后，太玄离开了金钱豹的山寨上，飘然进入浙江地境，到处打听桐城浪子方士廷的下落。

方士廷无意中获得了绰号，桐城浪子方士廷到了浙江的消息不服而走。

出府城大东门东行，九十里到东城。东城目下称关驿。从东关驿沿曹娥江南行，六十里曹娥坝。这里有处渡口，渡江便是上虞县界。继续南下，可达乘县的三界镇。

渡口有一条小径向东北行，十里是东山镇，属上虞县。东山镇距晋朝谢安所居的东山不足十里，与江西岸的高桥村隔江相望。两镇之间，有渡船往来，但由于不是交通要道，乘船往来的都是本地人。

高桥村，也就是龙飞的故乡。

高桥村龙村龙家是本地望族，会稽上虞两县的人，谁不知龙家的子弟不好惹？

从东山至东面的四明山，目视可及。四明山固然是大名鼎鼎的名胜区，其实东山也颇为巍峨。巍然特出，众峰环抱，登峰四顾，万峰林立，云海渺然。龙家在蔷薇洞建了一座进尘山庄，这里，也就是龙飞拜四明怪客为师的地方。

八月中秋。高桥村便不时发现有来历不明的人出没，龙飞的父亲龙鼎新，也是武林健者，可惜他不是江湖人，并不知江湖的动静。爱子龙飞与爱女龙玉雯出外行道江湖，经常在外甚少在家。尤其最近两年来，兄妹两连一封平安家书也不见捎回，龙鼎新居然丝毫不在意。

中秋佳节过去了，暑气全消，进入了秋凉季节。

龙家的宅院位于村东南，北面便是至东山镇的渡口，东园傍水建了一

座水榭，高有两层，可坐在伸出的飞廊上垂钓，面对清澈翠绿的曹娥江，令人心旷神怡，尘念尽消。

村西的棚口外，便是南北大道，北至东关驿，南下曹娥坝。棚外除厂一座歇脚亭由村中供应茶水之外，通常不许外人入村的。因此，陌生人不可能入村逗留，想入村查探，那是不可能的事。

云龙双奇连袂行道江湖，迄今将近七年了。七年来，结了的仇家自不在少数，前来高桥龙家找麻烦的人，确也难以计数。当然，来的人都不是什么成名的人物。即便是稍具名望的高手，一问清龙飞不在家，也就干脆脆离开，冤有头债有主，算过节必须找龙飞本人，与他人无关，找错对象那是犯忌的事。

但那些江湖败类，却不管什么江湖规矩，不管龙飞在不在，同样的来向龙家的人报复。

龙鼎新不在乎有人前来找麻烦，他本人的艺业本来就深不可测。敢于侵入村中生事的人，根本就用不着他出手，他的几位侄儿与几名仆人，任何人皆可独当一面济身于武林一流高手之中而毫无愧色。村中有几位管理佃户的长工头儿，这几位仁兄的身子，也足以和江湖的高手名宿相提并论。

但除了龙飞之外，村中人从不在江湖走动，因此，外界皆不知村中这些高手子弟的底细。反正知道不少前来找麻烦的人，皆垂头丧气地溜之大吉而已，当然也有不少人从此失踪。但失踪的经过谁也不知其详。

这就是高桥村龙家，一处江湖人不敢正视的地方。

龙家这四代的辈份排名是宝、鼎、兆、祥。龙飞出外闯荡行道江湖，用的名是飞，但在家的辈名是兆平。

这天一早，龙飞的一位堂兄带了两名长工，出村南下走向十里外的丁家埠。两名长工押了一乘暖轿，两名轿夫不是高桥村人，而是曹娥坝的轿店伙计。曹娥坝是大市镇，有各种行业的店号。附近村镇皆用小船往来，富有的人家自备有轿的人不多，雇轿必须到曹娥坝去请。

轿中自然是女眷，也必定有要事方雇轿外出。

一行五人选题南下，踏着朝阳向南又向南。曹娥江河谷沃野，稻田中种着杂粮，遍地桑麻，一片升平气象。两岸远处青山连绵不绝，不时伸出三两条山腿插入曹娥江，因此大道不时绕山脚而过，或者越岭脚而行。

大道在五里外向上升。蜿蜒直上一座不算高的土岭，路侧茂林已现秋色，一阵风呼啸而过，落叶纷飞。

年轻的小伙子龙兆璧，穿了一身宝蓝色紧身，腰带上带了一把匕首防身，唱着俚曲一步步领先向上走，满脸春风，状极得意。

穿越一座桂林，金黄色的佳花散满一地，但仍然异香扑鼻，令人心神振奋。

龙兆璧扭头回顾，山下有两个村夫在后面跟来。他不在意。继续赶路唱道：“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

暖轿中突然传来沥沥惊声叫道：“官人，你胡说什么？”

“呵呵！娘子，不许唱么？”他扭头笑问。

“官人，你明明是嘲笑妾身高攀你龙家哪！是不是嫌……”

“哈哈！娘子请别多心……噢！”

前面路两侧的树后人影一闪，跳出两个黑衣劲装大汉，拦在去路，肩上剑稻飘飘，神色阴森森来意不善。

龙兆璧举手一挥，两名长工左右一分，在长布卷中取出了连鞘长剑抓在手中。

轿夫止步停轿，已意识到有点不妙了。

两名黑衣大汉仍在五丈外屹立路中，不言不动。

脚步声入耳，后面两名村夫逐渐上来了，每人手中点着一根细长的斑竹手杖，其色暗红，光泽耀目。两人像貌极为神似，皆是所约花甲上下的老村夫，满脸风霜，看脸貌显得老。右首那人留了花白八字胡，左面那人是三络短髯。脚下利落，挺胸直腰毫无龙钟之态，与像貌完全不同，象是年轻人。

“小心后面。”龙兆璧和一名长工叫。

长工闪至轿后，全神戒备。

左面林中突然传出一声怪笑，一名小花子在六七丈外现身，年约十三四岁，百衲衣油污闪亮，点着一根打狗棍，腰带上插了一根洞箫，挂了一只中型讨米八宝袋，脸上脏兮兮黑腻腻，一双大眼明亮锐利。

看长相与身材，是个十三四岁的小花子。但看步伐与一双露出外面的双手，手背约可看到青筋，明眼人立可看出，这小花子的真实年龄已经不算小了，少估些，三十出头已是最保守的估计。

三面受敌，虽则尚未到达的两个老村夫尚未有所表示。

小花子大踏步而来，站在路旁扳住树干含笑问：“喂！你们怎么啦？”

“有人拦路。小花子，何必明知故问？”龙兆璧沉着地答。

“哦！这个……他们好象不是拦路的强盗呢。”

“小花子，你们到底有何用意？”

小花广搔搔头皮，怪笑道：“请你们歇歇脚，并无其他用意，喂：你们是那座村的人？”

两村夫到。在暖轿后三四丈止步，留八字胡的老村夫叱道：“你们好大的胆子。谁不知他们是高桥龙家的人？”

“哦！高桥龙家的人？失敬失敬，这位爷尊姓大名，能否剑告？”小花子怪笑着说。

“在下龙兆璧。”

“久仰久仰。请教，龙飞是你的什么人？”

“乃是敝堂弟。”

小花子向两端的人亮声叫：“喂！你们听见没有？他是龙飞的堂兄。”

“听见。”两黑衣大汉，与两村夫同声答。

“咱们怎么办？”小花子再问。

“正用得着，向他请问消息。”

“好，正用得着，我小要饭的请他。”小花子怪腔怪调地说，站正身躯向前接近。

龙兆璧已看出不妙，沉声问：“阁下，咱们有仇么？”

“没有。”小花子信口答。

“那……”

“但咱们与龙飞仇深似海。”

“噢！龙飞与你们结仇，与在下何干？”

“虽与你无关，但你是他的堂兄……”

“住口！他的事……”

“你少抖威风。咱们……唉！咱们也是不得已。”

“噢！你们……”

“咱们宰了你，那龙飞不是可以早些赶回来么？他如果赶回来，便可以少管些闲事，少杀些在江湖上混饭糊口的江湖朋友了。”小花子怪胜怪调地说。

龙兆璧知道不妙，手按匕首柄冷冷地说：“你们既然找上头来，在下不叫你们失望就是。”

“谢谢！呵呵！”怪小花子笑着答。

“诸位请亮名号。”

“是想到阎王爷面前控告咱们么？”

“就算是吧。”

“抱歉，反正你死定了，何必告诉你？”

老村夫嘿嘿笑，叫道：“老丐童，告诉他无妨。”

“那么，你们自报名号好了，出了纰漏可不能怪我。”老丐童不以为然地说。

老村夫杰杰笑，说：“咱们既然来了，还在乎出纰漏不成？我，川南双煞大煞罗龙。”

“二煞龙虎。”另一名老村夫接口。

前面两名大汉也亮声叫：“汉川双杰，狂风剑客极启明，旋风剑客赵起风。咱们都是失巢之鹰，被龙飞那小子迫得无处藏身，仇深海恨比天高。”

老丐童嘻嘻笑，此牙咧嘴说：“在大河两岸混的人，谁不知我者丐童吴泽是个睚眦必报的报应阎王？小辈，你先别慌，咱们会给你一次公平决斗的机会。”

龙兆璧哼了一声说：“在下不认识你们这些人，但你们既然找上头来，在下已别无选择……”

“你还有选择，选择如何死得痛快些。”老丐童欣然地说，似已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一般。

“你们并无必胜的把握，何必在嘴上逞英雄？”龙兆璧沉着地说。

“哈哈！咱们在高桥村附近潜伏了月余之久，贵村的一举一动，全在咱们监视之下，一直就在等候机会，也等候加速赶来的人。虽然咱们至今仍不会入村查探，并不是咱们不进去，而是怕打草惊蛇得不偿失。目下咱们已准备妥当，从今起开始不下手报复，如无必胜的把握，怎敢公然出面拦截阁下。高桥附近十里内，高手如云，贵村三十余户人家，男女老少仅两百八十二名，鸡犬不留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不过你们几个提早去见阎王而已。哈哈哈哈哈……”老丐童口沫横飞得意洋洋地说，在狂笑声中，突然疾冲而上。

龙兆璧匕首出鞘，拼开马步立下门户，匕首半伸虎目生光，凝神候敌。

川南双煞往路旁的树干上一靠，大煞呵呵大笑道：“听说高桥村龙家，一条狗也会几爪绝招，咱们得好好瞧瞧，看是否言过其实。”

老丐童身材矮小，十分灵活，一声长笑，打狗棍来一记怪招“庄家乱劈柴”，泼野地急劈而下。

龙兆璧不慌不忙后退两步，棍招落空，冷笑道：“你的棍虽比巴首长……”

“哈哈”老丐童怪笑，招变“铁牛耕地”迫进攻下盘。

龙兆璧突从棍侧切入，快！快速电光石光，象是向前撞入，匕尖倏吐，直探中宫要害。

老丐童吃了一惊，向侧一闪，杖尾猛带，斜点对方的腰肋。

“得”一声轻响，巴首一挥，削断了半尺长的棍尾，龙兆璧身匕合一，旋风似的紧迫跟进，匕芒匹练横空，紧跟在老丐童的肋背，森森冷电行将及体。

老丐童第三次陷入危局，不由火起，笑容消失了，向前一扑，大喝一声，棍花一翻，突然点出，凶狠地点向龙兆璧不敢大意迫进，火速撤招暴退，双方都失招落空。

老丐童一跃而起，展开了花子打狗绝招，形如疯狂，七歪八扭棍出如狂风暴雨，毫无章法，但第一招皆出乎双方意料之外，乱七八糟估计困难，奇招迭出变化万千，只片刻间，便将龙兆璧圈在棍中，右冲右突脱身不得，险象横生。

龙兆璧起初想脱身，被迫得手忙脚乱，右大脚外侧挨了一棍，幸而身法快捷闪得恰到好处，未被击实，但已感到大腿发麻。他把心一横，改采以守为攻的拼命险招封架，反而逐渐稳下来了。

好一场凶狠的激斗，似乎棋逢敌手。

三照面五盘旋，老丐童攻了三十四招，龙兆璧也回了二十余匕，双方都感到心惊。

旁观的狂风剑客胡启明暗暗心惊，叫道：“拖下去没意思，小心有人路经此地露了咱们的行藏，为何不用你的看家本领以法宝速战速决？”

声落，激斗中的险恶局面突变，蓦地八音齐鸣，令人闻之心神大乱，气血浮动。

人影倏分，恶斗乍止。

龙兆璧倒飞丈外，“砰”一声摔倒在地，“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胸正中衣破血涌了。他胸口被箫所点中，胸骨断了一对。

老丐童如影附形纵上，左手的箫余音仍在。右手的打狗棍猛地劈下，要敲破龙兆璧的脑袋瓜。

一名长工及时抢到。一剑挥出叫：“慢来！”

“喀”一声响，剑震偏了打狗棍。

老丐童大怒，箫再次发出令人昏眩的魔音，拂向长工的肩膀。

长工身躯一震，突又一声怒啸，脱手将剑掷出。

老丐童没料到想到长工存心拼命，更没料到长工并未完全被魔音所控制，剑虹入目，躲闪已来不及了，也将箫掷出，拼个两败俱伤，捞回本钱死也死得瞑目。

双方相距不足八尺，伸手可及，谁也躲不开对方的拼命一击。

剑贯入老丐童的右胸，箫也射入长工的小腹。

“哎呀……”两人狂叫着倒下了。

重伤难起的龙兆璧突然拼余力大叫道：“回去报信……”

第二名长工不假思索地向侧一窜，跃入林中逃命。

大煞罗龙右手疾抬，狂笑道：“躺下啦！哈哈……”

长工刚入林，青虹似电，淬了奇毒的六寸柳叶飞刀，无声无息地贯入脊心，奇准无比。

长工仅身躯一震，入林仍向林木深和飞奔，奔出十余步，突然一声嘶叫，重重地摔倒。

二煞虎冲向暖轿，一把拉掉轿帘叫：“女的给我。”

旋风剑客到了，剑光一闪，蜷缩在一旁发抖的一名轿夫，脑袋应剑飞落。

二煞罗虎手向轿内伸，厉叫道：“你不能自杀……”

可是，已叫晚了，轿中的美丽少妇已用头上的凤钗，刺入自己的咽喉。

旋风剑客的剑虹再闪，另一名轿夫的头也同时落地。

狂风剑客扶住了老丐童，惊叫道：“吴泽兄，你……”

老丐童吴泽厉叫道：“先毙……毙了那……那小……辈……”

狂风剑客急忙放下老丐童，奔向挣扎着想坐起的龙兆璧，拔剑便待挥出。

前面的大树后突然闪出一个高大的青衣人，好快，刚看到人影出现，眨眼间便到了眼前。

狂风剑客的剑在这刹那间挥出，先杀了人再说。

“挣”一声巨响，青衣人的剑已及时挥出，硬接了狂风剑客的一剑。

狂风剑客的剑，突然脱手横飞，翻腾着飞出三丈外，被一株大树的枝丫所挡，翩然坠地，剑已缺了抬头大一个缺口。

狂风剑客的虎口鲜血涌现，横退三四步几乎失足跌倒，吓了个胆裂魂飞，脸色灰败。

青衣人抱起了龙兆璧，一跃两丈，入林飞奔。

“站住！留下咱们的人。”大煞罗龙大叫，急起狂追，势如射星逸虹。

二煞罗虎将尚未断气的少妇拖出轿外，闻声放手，也跟着大煞去追青衣人。

旋风剑客赵起凤刚要跟纵追击，狂风剑客却叫道：“兄弟，不必追赶，愚兄受了伤……”

“你……”

“虎口裂开了。同时，老丐童必须及早起剑医治，快带他走，迟恐不及。”

汉川双杰带了老丐童走了，得以保住老命。其实，狂风剑客胡启明奸似鬼，他已看出刚才那位年青人可怕极了，能一照面便将他的剑击飞的人，岂只可怕而已？迫去必定凶多吉少，因此阻止拜弟旋风剑客追赶，藉口救人要紧，带了老丐童逃之夭夭，奸猾怕死的人有福了。

川南双煞自命不凡，拼者命狂追不舍。

青年人抱了龙兆璧，掠起如飞，抱了一个人，脚下依然快速绝伦。

大煞起步得早些，二煞远落在六七丈后。

起初，大煞距青年人约四丈左右，追入林中里余，林中不易全力施展轻功，须闪避树木，双方都不便，但被追的人要占便宜些，可是已从四丈拉远至八九丈了。

大煞愈追愈心惊，渐渐心中发毛。

龙兆璧神智仍清，这时感到伤口痛得受不了，咬牙强忍片刻，叫道：“兄台请……请转回去救……救贱内……丢下我……”

“你的妻子已经自尽了。”青年人答。

“不……不，不会是真的……”龙兆璧狂叫。

“在下已听得清清楚楚。”

“不……”

“救一个是一个，不必穷叫。”

“天哪！不……”

青年人突然止步，将他放下说：“只有两个人追来，在下可以放心收拾他们了。”

说完，冷然转身，双手叉腰屹立，向奔来的大煞冷笑道：“阁下，阳关大道上行凶杀人，连轿夫与妇女都一个不留，你们这些人天理难容，拔剑！”

青年人叫对方拔剑，自己却无拔剑的意图。他背系长剑，腰带上还有一把短匕首。匕首也就是短剑，标准尺寸是长一尺八；短匕则短三分之一，仅一尺二寸。

川南双煞皆未佩剑，只有手中的暗红色竹杖，无剑可拔，这也是青年人不拔剑的原因之一。

大煞追到，站在丈外惑然打量眼前这位年轻小伙子，似乎不相信这年轻小伙子是刚才抱人急奔的人，久久哼了一声，困惑地问：“小子，你练了几年功？”

年青人剑眉一挑，沉声道：“你问这些甚么？在下问你为何在大道上劫路。”

“你知道在下是谁，怎敢如此无礼？”后到的二煞厉声问。

“在下不管你们是谁，看长像，你两人是双胞胎。”

“咱们是川南双煞，你小子听过咱们罗氏兄弟的名号么？”大煞傲然地问。

“没听说过。在下过路之人，亲见你们杀人行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两人官司打定了。”青年人虎目威睁，愤怒地说。

“哼！你贵姓大名？”

“你少问这些蠢话。”

大煞勃然大怒，有手一抬，柳叶淬毒飞刀一闪而出，看到刀影已及体。

青年人早有准备，虎腰一扭，让飞刀擦身而过，厉声道：“突然以暗器袭来，可知你定然不是好东西。”

声落，左掌一引，疾冲而上。

二煞挺杖超越乃兄，急迎上叫：“让给我……”

叫声中，一杖捣出，不快不慢地攻向青年人心口，走中还狂妄地递招。

青年人右手疾出，翻腕扣住了点来的竹杖一带。

糟了！竹杖应手夺过，不费吹灰之力，但一把锋利无比功沉重狭锋剑从杖中脱颖而出，原来剑藏在杖内，竹杖也就是剑鞘。

二煞鬼眼凶光暴射，乘机一剑点出，喝道：“小辈纳命！”

青年人骤不及防，大吃一惊。但他反应奇快，竹杖到手一带之下，便看杖内光芒一闪，便知不妙，本能地避开正面移位一闪，剑“嗤”一声擦胸而过，森森剑气澈骨奇寒，划断了长剑的系带，背上的剑往下坠落。

二煞稳可中的无往不利的一剑突袭，终于落了空，不由心中一震，手下一慢，接着一声怪叫，凶狠地迫进，连挥六剑之多，剑气破风声刺耳。

青年人连闪六剑，毫无缓口气的机会，连换五次方位，退了两丈左右，剑虹在身前的胸腹要害吞吐，一而再拂过顶门与腰腹，险象横生，生死间不容发。最后，他斜掠丈外，以可怕的速度冒险从剑尖前飘开，脱了险境。

身形未定，大煞恰在他的身后，卑鄙地一声不吭，悄然发出了三把淬毒飞刀。

他从二煞眼神中看出了危机，向侧扭身便倒。这瞬间，他已拔出了匕首，同时将夺来的竹杖信手反挥。

“得”一声轻响，击中了从身旁飞越的一把飞刀。

飞刀猛地翻腾，折向而飞。

真妙，二煞恰好冲来，飞刀折向，不偏不倚恰好飞向扑来的大煞，速度增加了一倍，但见一个青灰色的旋转光球，奇快绝伦地掠过二煞的左肋，飞出三丈外去了。

二煞的左肋被划破了，衣破肌裂。

由于飞刀被击中飞行速度增加，二煞知道乃兄的飞刀飞行路线，因此竟然未发觉左肋被飞刀擦过，仍然挺剑飞扑而上，叫道：“小子你死定了……嗯……”

青年人向侧闪开，伏地飞窜丈外。

二煞如中雷殛，踉跄止步，叫声摇曳欲倒。

大煞尚不知用弟变故，扑向青年人叫：“小子，尚有我呢！”

青年人丢掉竹杖，向侧一闪，冷笑道：“你的飞刀击中了你的同伴了，阁下好歹毒的飞刀，手法差劲。”

大煞一惊，止步向乃弟看去。

二煞以手掩住左肋，剑已经丢掉了，晃了晃，突然向前一栽，噤声叫：“我……我怎么了？我……”大煞大惊，急上叫：“不可运功，我给你解药……”

青年人突以奇愉的身法从大煞的身后掠过，巴首一挑，挑断了大煞腰旁百宝囊系带，百宝囊下坠，被青年人拾起了。

大煞伸手掏百宝囊，摸了个空，不由肝胆俱裂地中：“哎呀！我的百……百宝囊！”

青年人站在三丈外，举起百宝囊在眼前轻晃，说：“在下捡到一个，是不是你的？”

大煞大骇，冲上厉声叫道：“给我！给……我……”

青年人举步便走，在十余丈外绕树乱转，怪笑道：“你得来捉迷藏，你得卖些劲。”

大煞怎追得上？迫了五六圈，追得心中发慌，追得心向下沉，狂叫道：“快给我，囊面有解药。”

“在下为什么要给你？”

“给我救人。”

“你救甚么人？”

“救兄弟……”

“哈哈！为什么不救那个轿夫？为什么不救轿中的妇女？为什么不救那两个……”

“阁下……”

“住口！你这畜生不如的凶手，你们杀人逞一时之快，必须受到报应。你看你那位同伴已经受到报应了。”

可怜的二煞，倒在地上翻滚、扭动、蹦跳嘶叫，像在发疯。

不远处坐在树下按住伤口的龙兆璧，被二煞那发疯兽般的嘶号声惊得血液像要凝结了。

大煞一声厉号，向青年人拼命扑去，一口气打出了八把飞刀。

青年人轻易地避过了刀雨的袭击，将大煞向二煞倒地处引，一面冷笑道：“你别慌，在下不杀你。苦主在此，在下要擒住你送官并迫捕余凶。你

川南双煞死在浙江，做了客死他乡的孤魂野鬼，天理昭张……你走得了？”

大煞知道绝望，不再追逐，向侧方飞逃。

只逃出五六丈，便被青年人拦住了，喝道：“跪下就缚！”

大煞竹杖凶猛地点出，怒吼道：“老夫与你拼了！”

青年人这次不上当了，扭身斜掠而出，“噗”一声响，一脚踢在大煞的胯骨上，掠你丈外冷笑道：“可惜，未踢中你的大筋，下一次你必须就擒。”

大煞被踢得倒地滚了三匝，方狼狈地爬起。

“丢下杖，跪下！”青年人叱喝。

大煞拔出杖中的剑，厉声叫道：“来吧，我……”

剑光一闪，剑锋划断了咽喉，尸身扑倒。

青年人一怔，说：“哼！这凶煞果然名不虚传，自杀倒是干净利落的，难怪他杀人如屠狗了。”

他回到二煞身旁，二煞已停止了呼吸，脸面与双手暴露在外的肌肤，青肿而泛灰色，似乎可嗅到腥臭味。

“好歹毒的暗器。”他悚然地自语。

他走向犹有余悸的龙兆璧，立即熟练地替龙兆璧裹伤，苦笑道：“在下是过路的人，来晚了，无法救其他的人。你的伤十分沉重，度得过今夜，你就死不了。凶手死了两个，其他的三名凶手你得自己设法缉捕了。”

“谢谢你，兄台……”

“不必谢我，救人是本份，在下不过问你们之间的恩怨是非，只知这些人屠杀轿夫妇女，必定不是甚么好东西。走，在下送你至附近就医，你是……”

“兄弟是高桥村人，往北数里……”

“你是高桥村的人？”青年人变色问。

“是的，高桥村龙家……”

青年人放手站起，哼了一声道：“呸！在下为何要救你龙家的人？”

龙兆璧吃了一惊，惶然问：“兄台与……龙家有过节么？”

“龙飞是你的什么人？”

“他……他是我的堂弟。”

“哼！”青年人扭头便走。

“兄台……”龙兆璧虚脱地叫。

青年人拾起了自己的剑，佩上，向原路走。

“天哪！”龙兆璧绝望地叫。

青年人脚下一慢，走了几步，最后停住了，脸上神情百变。仰天吸入一口长气，喃喃地自问：“你龙家的人，害得我够惨了，我方士廷为何要救你龙家的人？”

他继续向前举步走了六七步又停下了。

他闭上双目，不住深长呼吸，脸上颊肉在抽搐，心中必定在天人交战。

龙兆璧在绝望地叹息，泪下如雨，口中在喃喃呼叫乃妻的名字。这时远离道路，而他无法行走，乃妻死活不明，是否有人前来找得到他？希望太渺茫了。

方士廷再向前走，但只走三步，突又停下来沉思，徐徐转头回顾。

龙兆璧以手掩面，绝望点头呻吟。

他苦笑一声，转身向龙兆璧走去。

不久，他抱着人到了现场。那儿，有三名村夫在大呼大叫，有个人向

北飞奔，看到他们两人，急忙迎上大叫道：“这里有人被杀，快来帮忙。”

方士廷将龙兆璧放在轿旁，轿前，少妇尸体已僵，龙兆璧奋力一扑，扑在乃妻冰冷的尸体上狂叫，声如中箭的哀猿。

方士廷向一名村人说：“他是高桥村龙家的人……”

“他是二少爷龙兆璧哪！”村夫惊惶地说。

“有五个凶手在此行凶，两名凶手死在西面里外的林子里。在下凑巧路过此地，救了这姓龙的。出门管闲事，不能在此作证打官司，好好照料他，在下走了。”

“爷台，你不能走，你……”村夫大叫。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是向南走的。他在曹娥坝落脚，今天本想到高桥村探消息，没想却碰上了这桩事。

